第二十二战：白登之围

天下太平了，至少眼下看起来是这样的。

几乎耽误所有人升官发财享受创业成果的项羽死后，所有人都陷入了狂欢。

但只有一个人现在仍然欢不起来。

因为他面临着一个天大的抉择。

这个人，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刘邦。

项羽作为刘邦的一生之敌，在死后，依然恶心着刘邦。

因为他太牛了，刘邦的这份家业，是多方力量豁出老命帮着打下来的。

刘邦面临的现状是，合伙人太多，他只不过占有着一个大股份而已。

来看一下除了刘大地主之外，还有哪几个小地主。

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燕王藏荼，长沙王吴芮，韩王韩信。

前三个，都是熟悉面孔，也是灭项羽中，股份占得最大的。

后四位，很有必要交代一下。

赵王张敖，新面孔，但他爹我们都很熟悉，张耳。

这位张敖后来娶了刘邦的闺女鲁元公主，成了刘邦的女婿。

燕王藏荼，原本是最初燕王韩广手下的大将，当初带着燕国子弟兵在巨鹿城外看密室逃脱真人秀，结果惊人的发现了天皇巨星项羽。

随后，换腿抱了。

项羽分封后，将燕国一分为二，令藏荼当燕王，而老燕王韩广被扔到了极北苦寒的辽东，做辽东王。

这就好比自家的伙计，出去跟别人游行了一趟，回来后伙计就带着革命分子要把东家的铺子给分了。

人家东家当然不干了。

于是，伙计藏荼和东家韩广干了起来。

随着旧世界被砸个落花流水，同志们起来起来，伙计藏荼砸碎了东家的锁链，得到了整个世界。

可怜的东家被伙计杀掉了。

不过韩广的底子也不干净，他最早是武臣（陈胜派去略赵地）的手下，武臣派韩广去攻略燕地，拿下来之后韩广就脱离老领导的领导了。

冥冥之中，也算是报应，而且是现世报。

当然，这位藏荼，最终也得到了他的现世报。

在杀掉韩广后，燕国和辽东国一股脑归到了伙计藏荼的手里。

没有项羽，藏荼这个伙计，也就永远谈不上翻身农奴把歌唱，所以对于项羽，藏荼是很感恩的。

不过这份感恩，在另一个中国北方头号恐怖分子韩信的威慑下，也没太好使。

藏荼很明智的选择了背叛。

史上最家喻户晓的叛徒吕布被称为三姓家奴。

其实大家不知道，吕布的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小儿科。

三叛算个屁！比他牛的有很多，比如这位藏荼先生就跟他平起平坐。

先叛韩广，再叛项羽，这就两叛了。

这并不是他的最后一次。

藏荼反楚归汉，随后在自己的地盘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搞京津冀一体化，用不作为，为自己的前程投了一票。

长沙王吴芮，这个人我们之前提过，他作为秦朝的南疆基层公务员，在天下大乱后马上变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并迅速造反。

他还有位好女婿，就是淮南王英布。

在灭秦后，项羽分封他为衡山王。

在楚汉战争中，他和藏荼，一个最南头，一个最北头，两个人由于远离中心纠纷地带，所以也没人找他们麻烦。

这哥俩也乐得不表态，不参与，直到打出了结果后，吴芮作为南方小地主，上表肯定刘大地主的领导地位，被刘邦分封为了长沙王。

他和女婿英布，都被刘邦改了名字，由原来项羽封的衡山王和九江王变成了长沙王和淮南王。

给孩子起名字，是每一个爹，对自己孩子宣称从属权的巨大权利。

看到这里，你还认为，让算命先生帮着起名字，是好事吗？

要知道，古往今来，无数英雄好汉打来打去的重要目的，其实就是争一个冠名权而已。

最后一个，韩王韩信。

韩信这个名字，应该是个好名字，因为秦朝失鹿，群雄逐之，在天下打成了一锅粥后，最终产生的屈指可数的几个王里面，居然有两个韩信。

但也应该不算个好名字，因为这俩韩信下场都挺可悲。

这个韩王韩信，一直被另一个韩信的巨大光芒所掩盖，而且他也一直没干什么能在历史舞台上闪光的事情，所以，整个楚汉战争中就一直没怎么提他。

这位韩王信，是韩国王族，在刘邦的西行漫记时就跟着刘邦混了，后来还跟着刘邦去了汉中。

革命要趁早啊！

在跟随刘邦平定项羽立的韩王郑昌时有功，后来也一直在刘邦身边。

项羽打破荥阳后，他降了项羽，后来又逃了出来，再度归降刘邦。

要感谢那个时代，“忠”并非最被人看中的元素。

这个“忠”字，没有多长时间，就该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了。

在当时，无论你境遇如何，哪怕投降别人了，只要没干出特混蛋的事，你只要还能回来，当权者往往就不会太在意。

他的识时务，帮助他获得了汉初的最后一个异姓王位。

看着这七个小地主，大地主刘邦心中是很不是滋味的，因为他虽然是天下最大的地主，但这七位爷，却有几个很不好惹。

大力娃，铁皮娃，喷火娃三合一的项羽虽然被干掉了。

但还是有水娃韩信

隐身娃彭越

以及低配版大力娃英布的。

项羽，作为前朝贵族后裔，之前我们说过，他对于秦的那一整套制度，有着极大的不认同并产生了过激性反应。

但就像当初的胜利者项羽认为失败者秦帝国的那一套不行一样，今天的胜利者刘邦同样认为项羽搞的那一套分封制是不行的。

封建制，是已经回不去的从前了。

谁说地方大了管不了？谁说就一定得分封出去才能消停？

老子打项羽时靠着半个中国当奶牛，人家奶牛温顺着呢！

从刘邦撺掇所有人帮他抬点儿当皇帝时，就可以看出来，他骨子里，是非常认同秦帝国的那一套的。

不过他认同，不代表和他一同创业的那七个小地主也认同。

这七个地主还是认为，刘邦和项羽是一个意思，**刘邦的这个皇上，不过就是另一个霸王。**

只不过这个霸王，本事没项羽那么大，出手却比项羽大方而已。

在七个小地主眼里，霸王可以是村长，但绝不是爹。

我自己在家怎么玩，我随便，只要在我自家的院子里，无论是什么露骨派对，只要我没祸害到别人家，别的地主和村长就不能拿我怎么样。

刘邦不光想当爹，他还想当爷，但现实却是，由于大量功臣宿将的制衡，他在自己家都只能当爹，村里还有七个小门户，这七家别说当爹了，他连腿都伸不进去。

而且如果他非得强势要求当所有人的爹，这帮人就会合起伙来坑他这个爹。

所以说，看似面临巨大抉择的刘邦，其实选择并不多。

他是个明白人，所以他选择了眼下最合适的半封建，半郡县制度。

中国史上又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

刘邦虽然眼下选择了妥协，但他却始终没忘了自己的目标——当所有人的爷爷。

当所有人都山呼万岁时，他们不知道，刘邦之所以封他们为诸侯王，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一下子掌控全国而已。

在刘邦当皇帝之后，他选择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作为都城。

洛阳。

选择周朝的首都作为自己的新都，刘邦也在宣示着自己的政治意图：都把眼擦亮了，我是天下共主。

在刘邦刚刚定都洛阳之后，他遇到了自己晚年，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位谋士。

这个人从三件极其重要的大事上，都提出了正确的决策，刘邦听了其中两个，都泽被了后世很多年，而没听得那个，差点让他死在了国外。

这个人，叫娄敬，是齐国人，他到陇西戍守边塞，路过洛阳，听说汉家皇帝在这里，就对自己的老乡，同样是齐人的虞将军说：我想见皇帝谈谈国家大事。

对于这种身份的人，提出了这种要求，一般将军的做法，基本上就是上去给一鞭子，然后吼一些：你撒泡尿照照自己之类的话。

但这位娄敬很幸运，他托付的这位虞将军并没有轻蔑他的请求，而是吩咐手下人，给娄敬找一件干净的衣服去。

不过这位娄敬却说:“我穿着丝绸衣服来，就穿着丝绸衣服去拜见，穿着粗布短衣来，就穿着粗布短衣去拜见，我是决不会换衣服的。”

虞将军进宫把娄敬的请求报告给刘邦，刘邦从娄敬的这份气概和造型中，看到了当年高阳酒徒郦食其的影子。

这位故人死在了齐地，眼下一位齐人又以这个套路前来觐见，刘邦触景生情。

似是故人来啊。

刘邦召娄敬进宫来见，还赐给了他饭吃。

见也见了，饭也吃了，刘邦该验货了。

娄敬的第一句话，就让刘邦觉得很知己:“陛下建都洛阳，难道是要跟周朝比试一下谁更持久吗?”

刘邦说:“没错！就是拼拼咱爷们能不能比他的时间长！”

娄敬说:“甭拼了，陛下取得天下跟周朝是不同的。

周朝的先祖从后稷开始，积累德政善事十几代。做了很多众望所归的事后才成了禀受天命统治天下的人，贤能之士吕望、伯夷自海边回来归附于他。

周武王讨伐殷纣时，八百诸侯不约而同的自动到孟津会盟，大家都说殷纣可以讨伐了，于是就灭掉了殷。

周成王即位，周公等人辅佐他，就在洛邑营造成周城。

之所以把洛阳作为天下的中心，是因为四方各地的诸侯来交纳贡物赋税时的道路都是均等的。

那个时代，还是拿德行号召天下的。

凡是建都于此的，都想要像周朝一样务必用德政来感召人民。

在周朝鼎盛时期，天下和睦，四方各族心向洛邑，归附周朝，仰慕周君的道义，感念他的恩德，依附而且一起侍奉周天子。

周天子不驻一兵防守，不用一卒出战，八方大国的百姓没有不归顺臣服的，都来进献贡物和赋税。

但到了周朝衰败的时候，分为西周和东周两小国，天下没谁再来朝拜，周室已经不能控制天下。

不是它的恩德太少，而是形势太弱了。

如今陛下从丰邑沛县起事，招三千士卒，经数十战，席卷蜀、汉，平定三秦，与项羽在荥阳交战，争夺成皋之险，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使天下百姓血流大地，父子枯骨曝露荒郊之中，横尸遍野不可胜数，悲惨哭声不绝于耳，伤病残疾欲动不能。

这种情况却要同周朝成王、康王的兴盛时期相比，我个人认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秦地有高山被覆，黄河环绕，四塞之固，即使突然有了危急情况，百万之众的雄兵是可备一战的。

借着秦国原来经营的底子，又有肥沃的土地为依托，陛下进入函谷关把都城建在那里，山东地区即使有祸乱，秦国原有的地方是可以保全并占有的。

与别人搏斗，得掐住他的咽喉，打他的后背。

如果陛下进入函谷关内建都，掌控秦国原有的地区，这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击打它的后背啊！”

娄敬一口气的给刘邦说了一大段，核心思想就是：建都洛阳，要靠德行。

您没什么德行，打天下也没靠德行。

现在世道不一样了，还是要务实一点，选块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面对娄敬指出的那块好地方，刘邦是很有感情的，毕竟自己就是从那个地方混出来的，所以他把娄敬的这个想法当做正式预案提上了朝堂。

结果成为了扔进茅坑里的炸弹。

一听说要定都关中，所有功臣宿将们态度惊人的统一：不合适，洛阳这地方就挺好！

反对声音中一个比较核心的论调就是：周朝建都在洛阳，称王天下几百年，秦朝建都在关内只到二世就灭亡了，那建都不吉利。

面对扔出来的风水论调，刘邦很是犹疑不决。

不过他也明白，之所以阻力大，是因为自己的这帮手下都是山东人（崤山以东），不愿意再往西跑到关中。

如果换个提案往东走，同志们就该说：吾皇英明，周亡于此，实在不降！老家沛县就挺好，咱赶紧麻溜挪地方。

问他们等于白问。

大事不决问张良，是刘邦一直以来的最后一道保险，这次也不例外，从没让他失望过的张良，最后帮他进行了分析。

张良从更加实在的地方为刘邦进行了分析，他敏锐地提出了洛阳的一个巨大弱点：**土地贫瘠，腹地太小，非用武之地。**

很牛的一句话，得细说说。

啥叫土地贫瘠呢？

还记得“马陵之战”中说军粮时，我们说的“韩地险恶吗？”

“著名的挑拨离间者张仪先生就曾经说过：“韩地险恶，五谷所生，非麦即豆，一年不收，老百姓就得吃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两年的积粮储备都没有。”

洛阳东西整条豫西通道，基本上就是过去的韩国，指着这个地方是没办法产生供给一个全国性都城所需要的粮食的。

首都，要饲养皇权吞金兽，皇宫就是一个日费千金的大托儿所。

除此之外，还有庞大的官僚系统与功臣集团，这还会衍生出巨大的得道鸡犬军团，你还得配备大规模精良的卫戍部队来保护。

当然，还有乌央乌央的首都人民。

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粮食！

那么你会问，可以全国调啊！

接下来就是张良说的“腹地太小，非用武之地了”。

先看图。

这是洛阳附近的几个粮食产区。

洛阳这点地方，北面是黄河，南面是群山，东西是狭长的豫西通道，从物质供给上讲，主力基本是本土的可怜产出与河内地区的供应，西边当然也能运来，但糟蹋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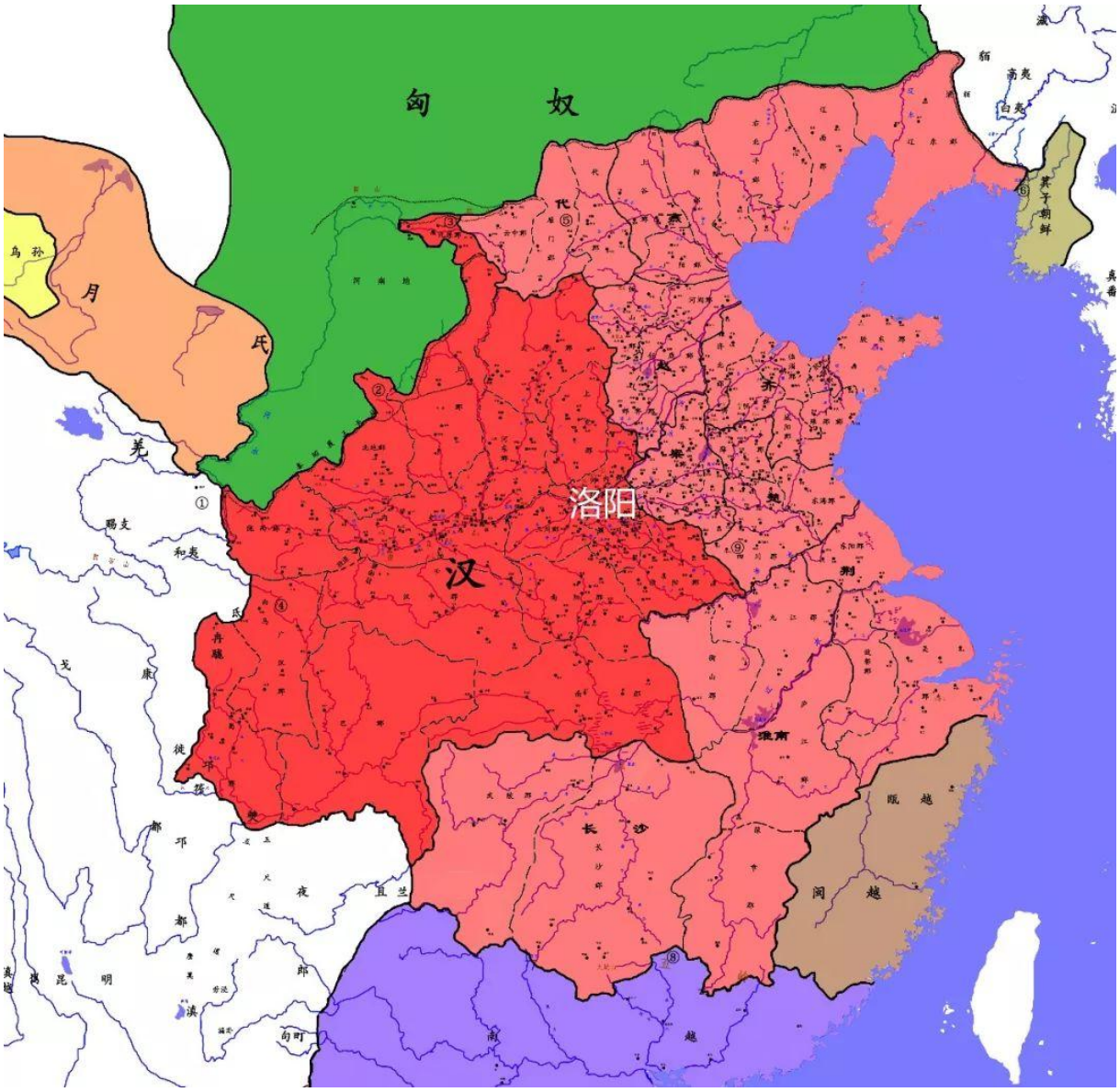
西面的关中平原和运城盆地运过来的成本相对来讲非常高，原因我们说过，黄河这段脾气暴，代表地点是三门峡，往往只能走豫西通道的陆运。

陆运的成本就太高了。

但是还有河内地了啊！河内可了不得，户口殷实人民富足，当年东汉的成功可是号称“光武据河内啊”！

话是不错，但问题又来了，河内地虽然是产粮大户，但它的粮食主力都要进敖仓作为战略物资储备。

为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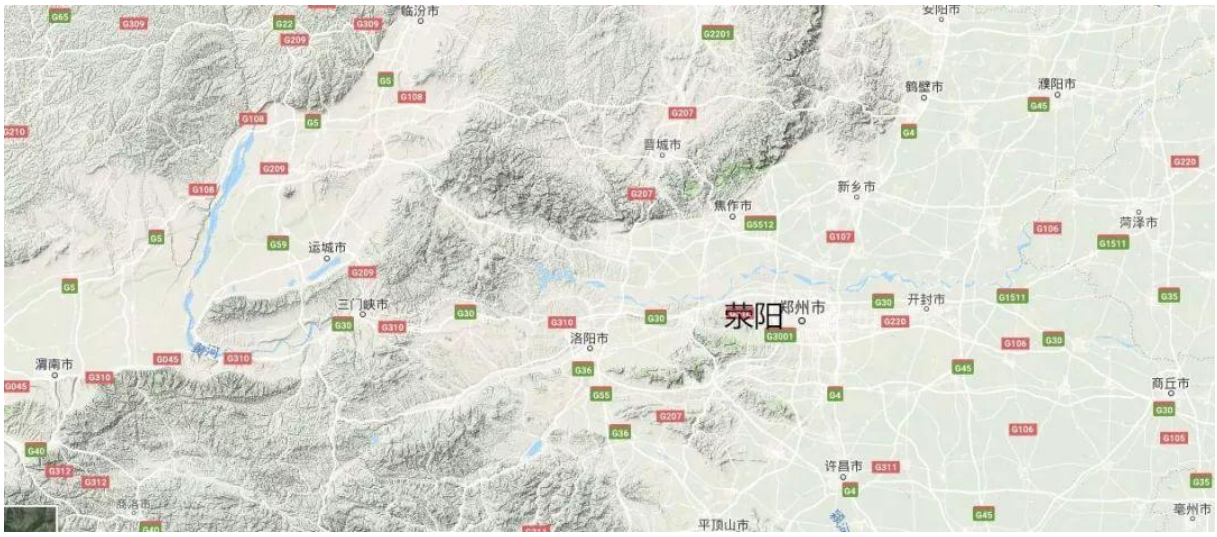


洛阳此时已经处于前线的，整个中原的膏腴之地全让他分红了。

图七　敖仓与河济鸿沟水运图

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大堆河，全都不会再把粮食运到你这个总枢纽敖仓。

但是，敖仓、荥阳、成皋这个防卫体系仍然是整个中国此时的重中之重，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必须就还是当年的老思路，主力顶在荥阳，控天下咽喉。



但是，粮草就只能指望豫西通道的陆运和河内地的就近了。

刘邦死活要把河内地拿在自己手里，也是因为此地能在战时成为最指望的上的粮草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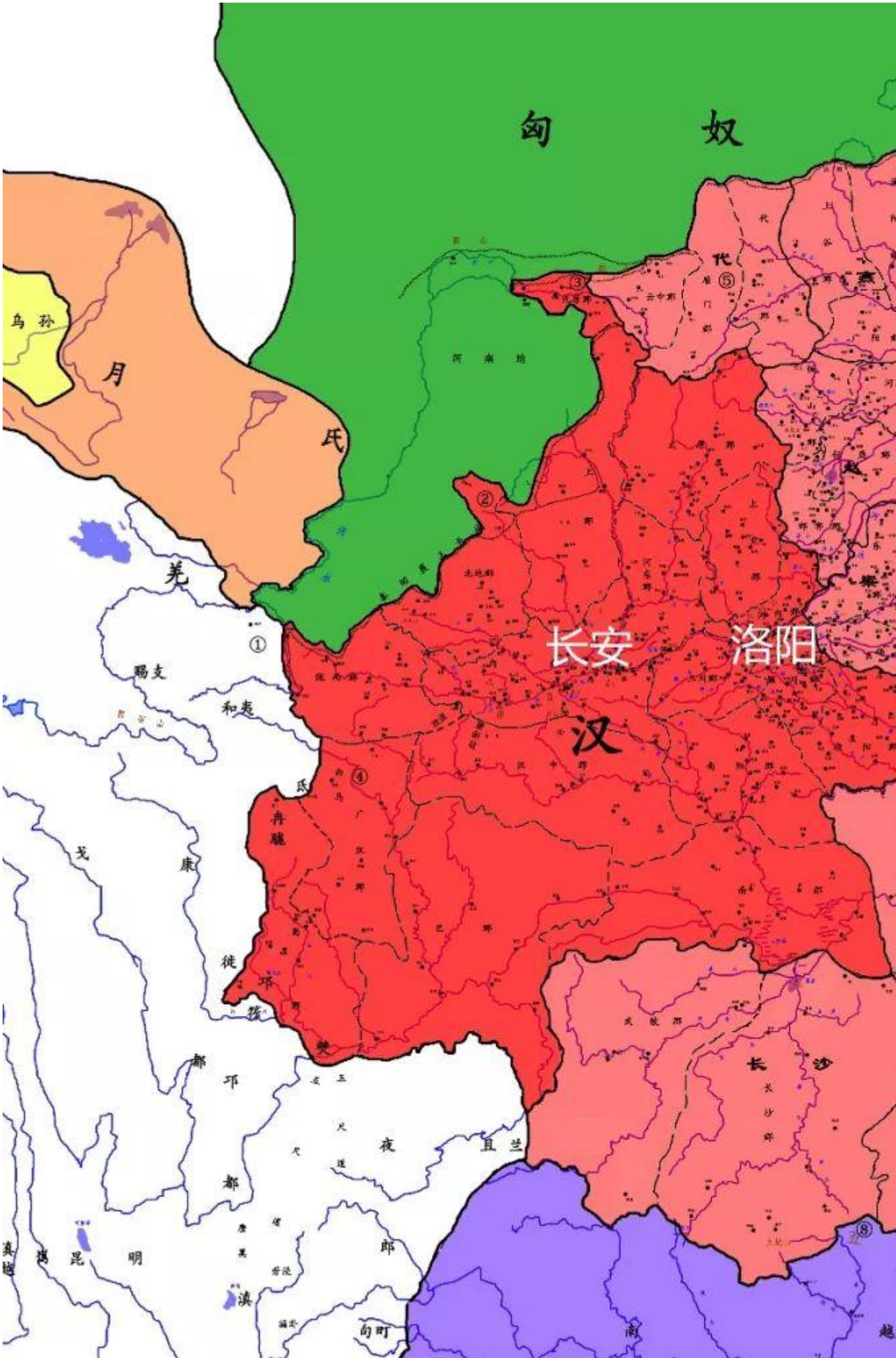
所以说，此时的国情跟洛阳自身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根本没法在这建都！

如果迁都长安呢？

关中和整个山西最值钱的晋西南连为一片，人家还自带静静的渭河与汾河。

无论钱粮还是物流成本，都没得挑。

最重要的，关中处于刘邦目前的地盘最中央！


匈奴
长安
洛阳
汉
长沙
月氏
羌
乌孙
河南地
代
燕
赵
秦
①
②
③
④
⑤
⑧

关中是四塞之固，这个我们说了很多遍了，除此之外还有被忽视的一点。

由于此时武都还没大地震，伟大的天池大泽还存在，汉中平原乃至下游的江汉平原粮产区的钱粮也能够走水路成本很低的送到关中。

人家是连成一片的！

关中经济带+晋西南经济带+汉中乃至江汉经济带跟洛阳经济带这么一比，高下就出来了。

刘邦还惦着跟周朝大哥比谁的时间长，脑子纯属被踢了。

他时间长有啥用！好几百年罐里养王八。

你看最后都抽抽成啥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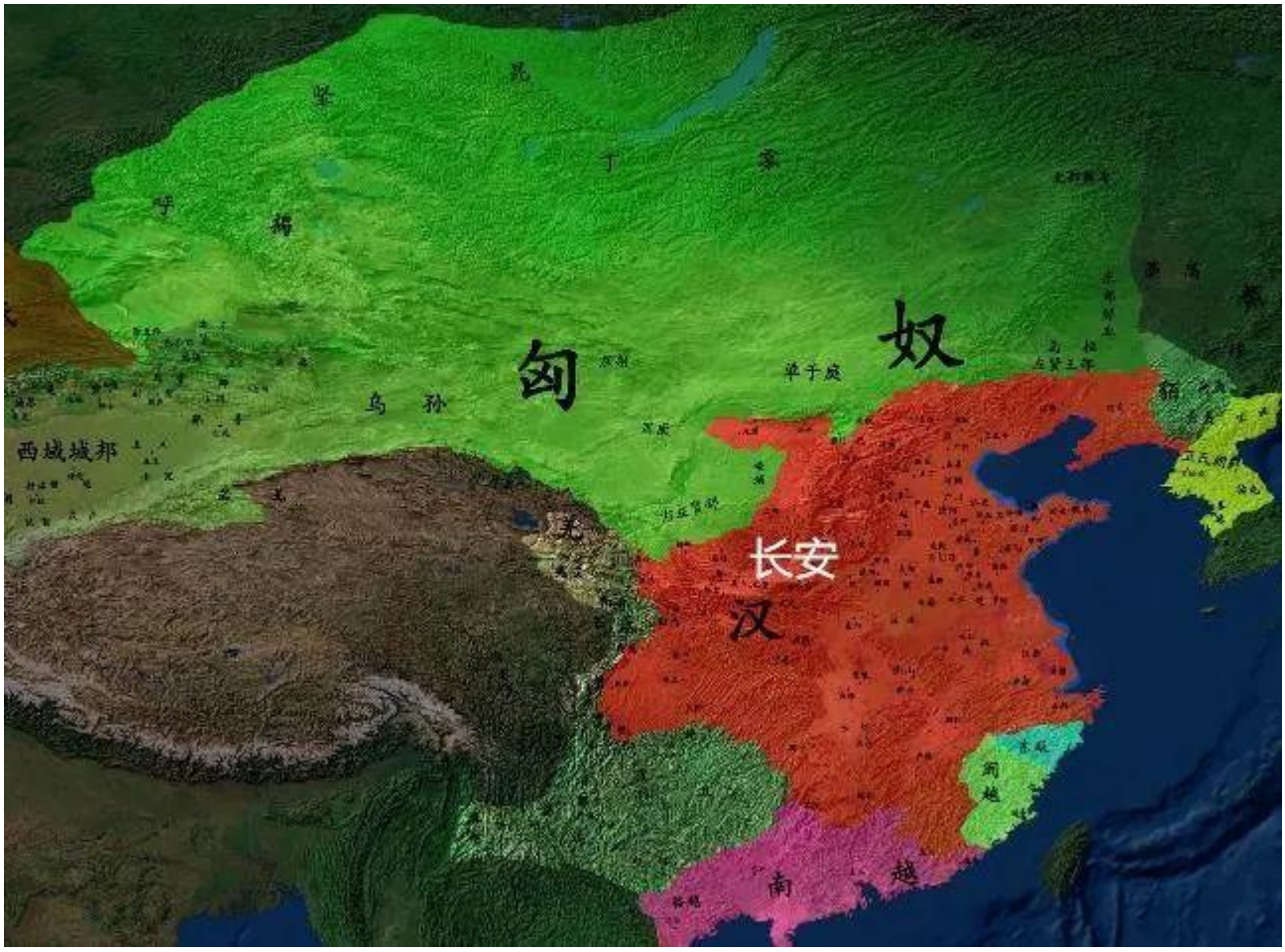
不过虽然刘邦脑子总被踢，但明白人再踢一脚就能给踢回来，张指导这一脚下去，刘邦下定了决心，定都关中。

娄敬因此被刘邦赐姓刘，授给他郎中官职，称号叫奉春君。

此次迁都，看上去无足轻重，实际上潜在意义巨大。

此时如果刘邦定都洛阳，看似在天子守国门，实际上几代之后就真成天下之中了，届时中原就能反哺洛阳了。

但是，关中此时看似的天下之中，在几代之后，却变成了天子守国门。



这是武帝初年的国际形势图。

关中周边少数民族混杂，汉、胡、羌气氛微妙。

作为对比，后面的东汉定都洛阳后，整个西线就是在被逐渐蚕食的状态，关中更是变成了汉羌杂居，弃凉（放弃凉州）的声音基本贯穿了东汉中后期。

首都意味着全国的重心所在，如果不是此时此刻的定都关中，很有可能有一条传奇的通道，将来就打不开了。

这将对中国与世界，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次改变整个世界的迁都，它的蝴蝶效应震撼非凡。

在迁都的同时，刘邦还干了几件利民大事。

第一件事，安抚过去的诸侯遗族。

过去的诸侯子弟，愿意留在关中的，免 12 年赋役，愿意各归故乡的，免 6 年赋役。

第二件事，安抚出生入死的将士们。

军吏卒有罪赦免，无罪者各阶层皆有封赏，复员军人返乡后，按功劳分予田宅。

第三件事，天下大赦。

战乱以来，不少人上山当土匪的，都赶紧回来踏踏实实过日子吧，过去事都既往不咎了。

总体上来说，刘邦在天下大定之后，在政治与体制上，吸收并全盘接过了大框架的秦朝郡县制度。

毋庸置疑，想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秦朝那一套还是最科学，最靠谱的，秦并非灭在了这套制度，而是死在了自己的纵欲上。

鉴于此，刘邦也吸取了秦朝暴火狼烟的失败教训，开始休养生息，积蓄民力，团结一致向前看了。

此时的刘邦，他自己折腾了这么多年，也打算歇歇了，但他没有想到，他这棵树欲静，但外面的风没止。

他一直看不顺眼的这帮小地主，开始一个个冒出头来了。

第一个冒出来的，是他从来也没正眼看过的藏荼。

这个实力倒数的诸侯王，居然在这个天下大定的祥和年份，出头鸟般的跳了出来，举起了大旗，反了。

公元前 202 年，七月，燕王藏荼造反。

此时，距离汉高祖刘邦登基继皇帝位仅仅过去了五个月。

关于藏荼的谋反，从史书中留给我们的信息来看，很离奇。

战火纷飞的时候，在整个天下都打散了的时候，这位燕王选择了坐山观虎斗。

但如今天下都已经平定，刘邦占据着绝对优势的时候，他却跳出来了，实在是让人看不明白。

要知道，他可是一位非常识时务的人，当年韩信威震华夏，臧荼马上就乖宝宝了。

有一种论调说，是因为刘邦大举逮捕过去的亲项分子，所以藏荼作为过去的亲项分子，慌了。

这是不靠谱的。

因为并没有看到刘邦怎样屠戮项羽的老臣，项羽的葬礼刘邦亲自主持，项家的头脸人物也都封了候，项羽这边叛逃过去的人，刘邦都用的好着呢，除了逃往到韩信处的钟离昧之外，并没有看到刘邦如何的找历史的茬。

那么到底是为啥呢？

一般我不搬史料，但涉及到破案了，必须得上了，我们来看一下吧。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七月还，从击燕王臧荼，臧荼降。

《史记高祖本纪》：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

《资治通鉴》：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藏荼。

从上述史料中，有三点有价值信息。

第一，臧荼真反了。

第二，臧荼攻下了代地。

第三，时间有出入，但有一点跑不了，臧荼造反最早在公元前 202 年七月，也就是秋天。

年份和季节都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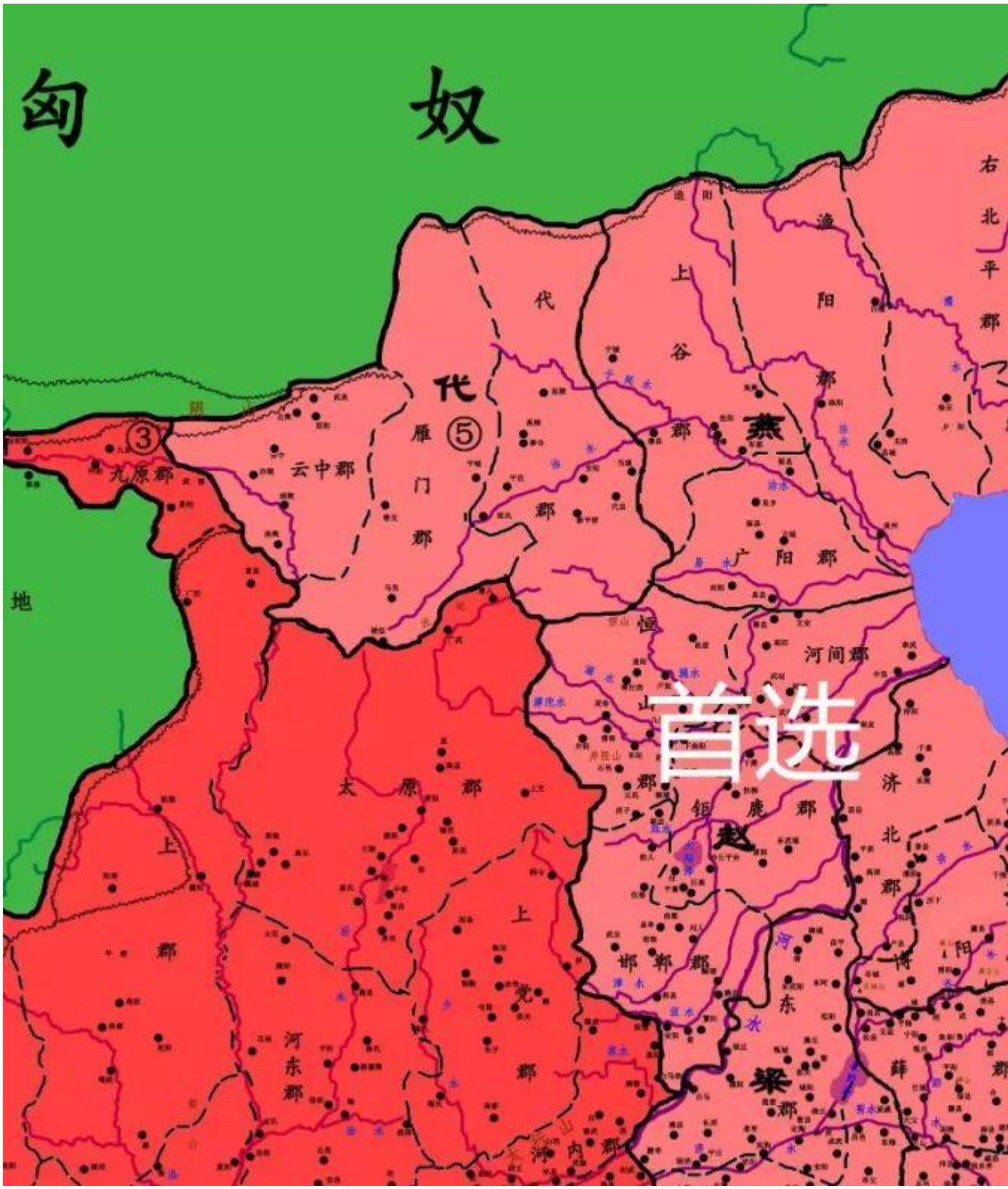
挨个来分析。

第一，臧荼不是被冤枉的，不是被告发的，这一点的跟后面的韩信、彭越等的描述全不一样，史书中涉及到谋反但凡有什么枝节都会交代的很清楚。

这回明确就说，这位爷反了。

第二，他攻打了代地，这个听上去没啥，但实际上非常无厘头。

因为自燕地，也就是东北发兵来的，基本上第一战都会是冀州。


匈
奴
地
代
⑤
雁门郡
云中郡
九原郡
③
上谷郡
渔阳郡
右北平郡
燕
广阳郡
恒山郡
河间郡
太原郡
上郡
河东郡
上党郡
河内郡
钜鹿郡
赵
邯郸郡
济北郡
东梁郡
薛郡
首选

为啥呢？

因为居高临下，一马平川，财富多，粮草辎重不用愁，只要军力强，很顺利就能拿下冀州平原。

随后靠着太行山脉和黄河，你能很容易的达到割据状态。

后来的刘秀跟袁绍都是靠着这片土地发家的。

但自燕地去拿下代地，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战略角度，收益都微乎其微，那个时代又不烧煤。

你拿下代地，基本上战略价值只有南下一条路，而且你要过重镇太原。

太原有多抗造我们第一战就说过了。

臧荼不选此时明显的软柿子张敖去捏，反而要直接攻打刘邦的领地（此时代郡尚未被分封），

这就给我们的这道谜题拼出了一大块图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先记住这个黑圈圈哈。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地图，令无数宋朝粉伤心的一张图。

著名的“燕云十六州”。

后来让北宋北方根本无险可守，脑袋上始终端盆水的燕云十六州，其实跟此时的燕代两地是基本重合的。

再来看一下这十六州的地形图。

黑线以上，基本囊括了中国北方的形胜之地，居高临下，山势环绕，易守难攻，下山则摧枯拉朽。

但是，这个地形对于**纯汉族政权**往南打**夺天下**的**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虽然形胜，但是资源的动员能力弱，你自保有余，进取艰难。

中原民族打仗，永远第一位的是资源！

但是，这片土地如果说在游牧民族的控制下，就该变成了中原王朝的噩梦了。

人家有马！人家的战争成本低，人家撒丫子来就能抢你一通！

你无险可守！只能干看着！

后来金灭北宋，就是自燕、代两地撒丫子而来，除了在著名爱国景点太原那费了半天劲，基本上就是一路平推。

臧荼的出兵思路，其实已经把他背后的大哥隐隐约约的暴露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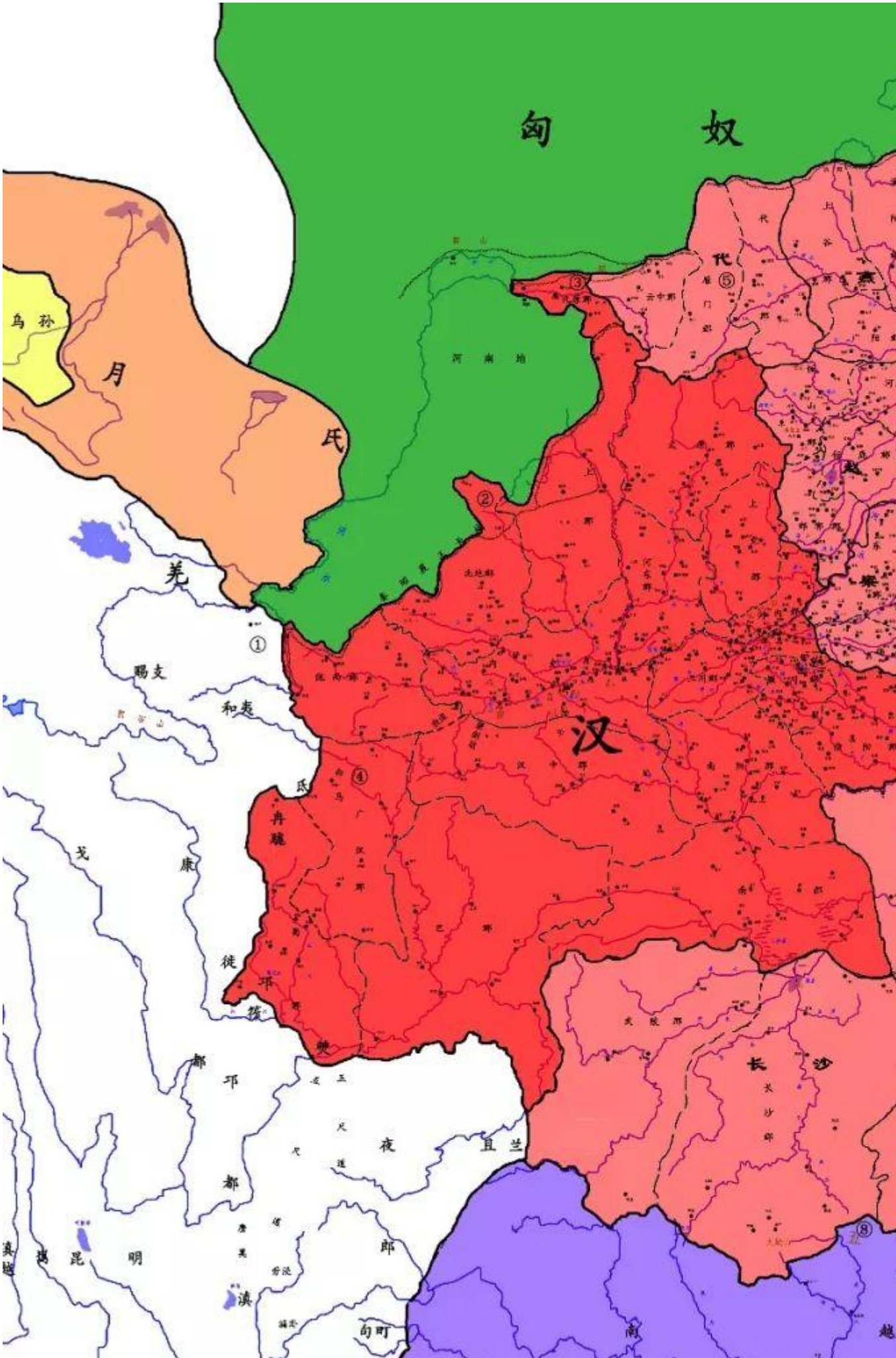
我们再来看上述史料的最后一个关键，前 202 年秋七月。

为什么是前 202 年才造反呢？

楚汉争霸那么热闹时你咋没动静呢？

很凑巧的一点，前 205 年到前 202 年，匈奴完成了对西面大月氏的第一轮胜利，彻底完成了对北方草原的统一。

他背后的那位大哥楚汉争霸阶段也很忙，也在着手统一大业。



匈奴
乌孙
月
氏
羌
①
赐支
和夷
氐
冉驄
戈
康
徙
邛
都
邛
都
夜
且兰
郎
滇
昆
明
句町
汉
②
③
④
⑤
⑧
长沙

那为什么是入了秋后，臧荼才来造反？

又有一个很凑巧的地方。

这基本符合游牧民族的出兵时间，因为游牧民族是春夏忙，又是打狼又是接羔又是贴膘，入秋后，套马的汉子们有空威武雄壮了。（具体咱汉武大帝时代再细讨论）

这个季节，也是战马最有劲的时候。

再来看最后一个线索，臧荼被平后，他的儿子逃亡了匈奴，还得到了一定的重用。

这上述四点一汇总，基本上可以让我们进行一个很大胆的猜测了。

臧荼跟匈奴混的很熟，他的造反，是在外国武装势力力挺下的有计划预谋。

他要是跟匈奴不熟，他不会去自发的攻打刘邦的领地然后帮助刘邦保卫边疆。

那么漫长的北境长城，你守他干啥。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跟匈奴谈好了，人家成一家子了，他把北部边境趟平，让匈奴不用再担心长城和平城（大同）等一道道险关要塞。

然后方便匈奴支援与出兵，哥俩一块发财。

所以出兵的路线跟时间，都是为匈奴而设计的。

但是，接下来问题来了。

刘邦听说臧荼反了以后，抱着武装旅游的态度带着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等百战名将前往大汉的东北轻松平定了臧荼。

匈奴外援呢？

这一整年整个帝国的北疆风平浪静，好多年没打仗的臧荼被刘邦没两脚就踢死了。

臧荼被晾在那，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匈奴在剿大月氏的尾声又出了突发状况没拔出腿来。

还有一个，是发生了大天灾，看过《狼图腾》的朋友可能比较理解草原上的白毛风对于游牧民族是什么样的状态。

总之，这次匈奴人的迟到，使得臧荼成为了中国历史中轻描淡写的无厘头角色。

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弹了。

人家游牧民族，也完成大一统了。

而且对你，很有些想法！

平掉臧荼后，刘邦随即将卢绾封成了新的燕王。

这位卢绾是谁？

之前我们没怎么提到过。

他时任太尉，也就是当时的全国兵马总司令。

这个位置，可是在周勃樊哙等人之上哦。

比较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整个秦末纷争和楚汉战争中并没有看到这位卢绾有什么闪光的地方，但为啥这个不声不响的人，却能够闷声发大财呢？

这就得说一下，人是真的有命这一说的。

卢绾是和刘邦是老乡。

老乡有很多种，都是新疆人，你哈密我喀什，离着上千公里，这种老乡的含金量就不大了.

人家卢绾和刘邦两人是一条街上的老乡，而且是从小光屁股长大的，这种老乡就很值钱。

而且更神奇的是，卢绾和刘邦是一天生的。

同时出场的刘邦和卢绾从小就非常要好，不仅如此，他俩还算是两代之好，两家的大人，卢绾的父亲和刘太公的关系就很不错。

二人一起长大，一起上学，混成了铁哥们，刘邦做平民的时候，不对，做流氓的时候，经常因为吃官司而东躲西藏，即便这样，卢绾还是常常追随他，替他打掩护。

对于这位着三不着两的兄弟，卢绾始终没有瞧不起，无论刘邦干出什么事，卢绾始终是无条件的挺刘邦。

说到底，刘邦对于卢绾来说，是他的好兄弟，这份纯粹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了两人四十九岁的时候。

在这一年，刘大爷起义了。

卢大爷自然也跟上了。

谁成想，刘大爷几年下来变成了刘皇帝，卢大爷从龙有功，自然也变成了卢太尉。

中国人是有着严重的乡土情结的，到最关键的时刻，只有自己的家人和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兄弟，是靠得住的。

平掉藏荼之乱后的刘邦，脑子中在反复的思考着这个问题。

卢绾当燕王，肯定不会叛变，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那啥啥啥的兄弟不信，还能信谁？

但刘邦没有想到的是，人是会变的。

无论是卢绾，还是他自己，都会变的。

藏荼是九月被平定的，很快，就在十月，刘邦收到了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

有人告楚王韩信要谋反。

刘邦最害怕的一件事发生了。

这颗没人能控制的原子弹要炸！

刘邦向诸将征询对此事的意见。

诸将们听了义愤填膺，都说：“赶紧发兵，咱活埋了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子！”

刘邦没有吭声，其实心里已经骂上了：谁埋谁啊？你们这帮货谁能埋韩信？

刘邦此时非常想念一个人，张良。

他的这位知心哥哥此时已经功成身退随赤松子修仙去了。

朝里的事，人家不掺和了。

这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天下奇才，特别明白一个道理：**可同甘苦，不可同安乐。**

对比另外两位汉初三杰，萧何这位作为后世丞相楷模的高洁之士晚年需要刻意的欺负老百姓自污名誉去保全自己，韩信则更是死的窝囊至极，张良算是早早就悟明白了这一切。

从当初那个破落的韩国贵族。

到散尽家财暗杀秦始皇的愤青。

到天泉桥下的那个拾鞋后生。

到鸿门宴中刘邦的救命恩人。

再到指出灭楚三英的那个天机神算。

直至云游归隐的传奇谢幕。

张良的这一生，精彩之至，传奇之至，更加智慧之至。

他选择了在与刘邦相交的最高点，悄然离去，彼此都留了好大的念想。

我相信，刘邦的晚年，一直脑海中不断想起的会有三个人。

一个人，是项羽，这个梦魇令他敬佩之至。

一个人，是张良，这份知心让他感恩之至。

最后一个，是韩信，让他羞愧之至。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对不起人家。

张良内退后，刘邦身边，有脑子，能商量合计阴谋大事的人就只剩陈平了。

这位大汉情报局的陈老板，对此态度上很小心，毕竟韩信算是天下的二号人物，老大和老二之间，分寸的拿捏是很重要的，始终支支吾吾，不肯正面回答刘邦。

直到探明白老大是真想搞死老二，刘邦说出了："我打算亲自派兵前去讨伐他，你看怎么样"的话之后，陈平才张嘴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平先是反问道："这次上书告发韩信造反的这件事，还有人知道吗？"

刘邦说：“除了几个最近的大将外，没人知道。”

陈平问：“那韩信自己知道吗？”

刘邦道：“应该也不知道。”

陈平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陛下的军队比韩信的军队厉害吗？”

刘邦回答：“不如。”

陈平又问：“陛下手下的战将中，有谁在战场上能敌过韩信？”

刘邦想了想，回答：“没人是他的对手。”

陈平说：“军队实力不如韩信，将领又不是韩信的对手，现在您反而要出兵去打韩信，胜负难以预料啊！您的这个决断，我真是很为陛下担心啊！”

刘邦心中已经很愤怒了，陈平也是多余，刘邦问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山穷水尽的事，但刘邦还是耐下了性子，问：陈老板说该怎么办呢？

陈平说：“古时，天子常常巡行九州，会见各地的诸侯。

您也走一趟吧！

南方有一个地方叫云梦泽，景色不错，陛下可以装作出游云梦泽，要在陈县会见各路诸侯。

陈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邑，在楚地，韩信听到天子出游，又到了他的地盘上，他这个小弟当然会来拜见长官。

当他拜见陛下的时候，您便可以把他抓起来，这样不用派兵，只需一个武士就足够了。”

刘邦依计巡游云梦泽。

轮到韩信这边打鼓了。

皇上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韩信是不是真的要谋反。

关键人物一：告韩信谋反的人。

这个人是谁，史料中没有记载，韩信将要采取怎样的措施谋反，史料中也没有记载，我们仅仅就是知道，一个人，他告韩信要谋反。

一般来说，像诸侯谋反这种事，兹事体大，**是需要大量举证的，需要进行多方证伪的，需要得到对方整军备战，打造兵器这种明确信号时，**才能进行明面上的讨论的。

毕竟造反不是过家家，这人说他想抽中南海你就说他颠覆政权啊？

现在是，有一个人，举报韩信要谋反，没有任何的证据，要有的话，史书中应该会大书特书，但在目前已知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刘邦就已经炸毛了。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韩信要不要反，其实无所谓，主要是刘邦非常害怕他。

关键人物二，刘邦。

刘邦为什么害怕他，要办他？

因为刘邦觉得失控了。

刘邦从最开始，就始终对韩信不放心。

原因我们之前讨论过，**韩信自带核武器威慑，刘邦这边对他始终没有控制能力，所以韩信最终的悲惨结局是早就推断好的博弈结局。**

刘邦趁着有人告发他进行迅速反应，是正确的选择。

关键人物三，韩信。

如果韩信现在在筹备谋反，其实也是最优解。

前几年有一部大神级的科幻小说，叫《三体》，这部小说它通过科幻为载体，加入了深刻的哲学层面的讨论。

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推理，叫做：“黑暗森林法则。”

这个法则的大体意思是：**宇宙中，一定要尽最大可能的保护好自己的宇宙坐标不被其他文明知道。**

如果你知道了其他宇宙文明的存在，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动用所有资源去消灭它。

都不用一言不合，上来就得开干！还得往死里干！

为啥呢？

举例哈，小说中的三体星在知道地球后立马就要开干。

一测算，现在动身去消灭地球，需要 400 年。

它们做了模拟，它们现在的科技虽然大段位领先地球，但 400 年后的地球却已经大大的超越了它们。

这又是为啥呢？

科技爆炸的速度是超出人想象的，想想这一百年的变化吧。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时间差。

去往地球的这 400 年的时间差中，谁会发展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这也就意味着，谁也没有把握能够控制谁。

万一这 400 年地球又出了一万个爱因斯坦人家彻底逆袭了咋办？

万一这 400 年地球又出了一万个星际希特勒呢？

由这个推理模型推导出，你不知道对方会有着怎样的想法，同样你也没有任何能控制对方的手段时，你能做的，就是把一切往最坏想。

你只能往最坏的情形去猜测！

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

信息了解的越少，对方的实力越深不可测，你就越需要往最坏的可能性去设想并进行准备。

刘邦和韩信，其实此时已经处于了“黑暗森林法则”的适用范畴。

韩信对于刘邦，就是无法控制的一颗定时炸弹，他也许一辈子不会炸，但他也可能随时会炸。

这个时候，刘邦的最优解，就是第一时间拆了它。

韩信呢？

他是怎么想的，他到底要不要反，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站在他的角度进行理性的分析。

他的最优解，其实就是蒯通当初的劝谏，在项羽还没死的时候自立门户。

三分天下。

不过即便项羽此时已经死了，他再筹备谋反，其实也不晚。

因为刘邦那里，什么时候会灭他，他也拿不准，他也控制不了，所以他的最优解，也是往最坏处想，就是刘邦要灭他，他要趁刘邦灭他之前提前干掉刘邦。

“黑暗森林法则”在这两位这都适用。

刘邦此时扔出了他的选项，他要搞领地巡游，顺便看看大伙，你小子来是不来吧？

用了一辈子间谍的韩信，却始终没在刘邦身边安排俩，这是他这辈子的失策的地方，不过即便如此，韩信还是有的选的。

在不知道刘邦是什么意思的时候，由于你不知道对方的底细，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根据“黑暗森林法则”，你还是要先下手为强，趁着刘邦远离老巢发动所有力量去军变直接搞死刘邦。

这是韩信的最优解。

但是韩信如何选的呢？

他将所有的可能压在了自己所控制不了的刘邦那边。

他在赌，赌刘邦此行的目的不在他，仅仅是公款旅个游，顺便找他要点当地土特产。

但心虚的韩信还是交上了一份投名状。

钟离昧的人头。

项羽死后，钟离昧由于之前和韩信同在项羽手下混过，关系还不错，于是投奔了韩信。

不知韩信是因为政治白痴还是私交太过于亲密还是做在造反储备，总之他把这名骁将收留了下来。

但现在，刘邦旅游来了。

刘邦是不是因为钟离昧的原因怀疑我呢？

韩信一直在揣测这个问题，但最终，他选择了拿钟离昧的人头买自己的平安。

其实，这种功高震主的“韩信难题”一直会在我们的历史中不断地出现，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很多。

其实除了自己被干掉之外，韩信们还是有很多选择的。

取而代之的，像曹操。

功成身退的，像张良。

自我去势的，像曾国藩。

韩信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欲望大，想当王。

他的错误在于，自己明明是天下第一，想当王却不想当天下最大的那个。

他带着钟离昧的人头前去陈县，面见刘邦后，被做出了最佳选择的刘邦一举拿下，空有着天下第一武功的韩信，就此成了西湖牢底的任我行，基本告别江湖了。

韩信在说临别感言时，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如今天下平定，我固然该死。

此时什么都活明白了的韩信被刘邦一句话噎回去了：别废话了，有人告你谋反！

刘邦下令大赦楚地，安抚局面，并将韩信带回，旅游的事也不提了，将其贬为淮阴侯，看在了身边。

刘邦的天下，实际上，大半个都是韩信打下来的，无论他做的多么对，联系到韩信最后的悲惨结局，他是对不起人家的。

但是，权利的游戏中，谁又能对得起谁呢？

在韩信被刑拘后，刘邦大舒了一口气，现在他是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了。

他开始了自己下一步的政治计划。

将异姓王全部干掉，然后尽量都换上自家人。

有些意外，他并没有收回这些诸侯国，并没有完全继承让他无往不利的秦制。

他认为，完全走周朝的老路不太可行，但完全走秦的那一套似乎也不太靠谱。

毕竟秦二世而亡，榜样太臭了。

刘邦这人，其实和小平同志很像，他这辈子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他的人生行动指南，基本上就是在遵循“白猫黑猫，谁抓到老鼠谁就是好猫”。

他出道后不久，陈胜就完蛋了，紧接着他又联系景驹。

景驹被项梁踩死后他又抱了项梁。

更神奇的是，项梁死后项羽突然被夺权，楚怀王对刘大爷恩宠有加，让他走西路入关。

虽然无证据，但莫种意义上，项家不灵后，刘邦又抱上了怀王。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接着走，直到张良归队，郦食其张嘴，才算集团走上正轨。

总之，最开始野蛮生长的那段，算是纯生存主义，谁来都是爷，谁能带我过河我就抱谁。

随后的整个楚汉争霸，基本上就是臭流氓版的郭靖听各种黄蓉们的话。

张良是正版蓉儿让干啥干啥，郦食其给了嘴炮版的降龙十八掌，萧何在秦宫又帮他抢了九阴真经，韩信又一通操作替他开了左右互搏。

虽然邦哥哥混蛋时臭王八蛋，流氓时那都没人样了，但是，不耽误人家邦哥哥听话。

谁的话对，我听谁的，摸着路一步步推着走。

张良一直让他在汉中练块儿，等成泰森时再出去。

韩信说您现在是马云就够用啦，对面是李连杰甄子丹吴京。

他们都打不过你。

那就试试呗。

一试真灵，给中国动作片都打沉后一直往东打，到彭城被反杀，琢磨明白了。

自己打不过这真泰森。

再摸着石头走出了英布垫场，自己死扛，彭越游击，韩信勾拳的战略思路。

是一上来就规划好的吗？

哪有，张良只是指出了这三个人必须得独立参赛，人家可没规定动作打法。

全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

最终，人家站在了华山之巅。

以西 125 公里。

涉及到最终的土地产权分配时，项羽等所有诸侯的观点都在认为，秦那套没法要了。

但刘邦并不完全认同。

因为自从汉中霹雳手段打出来后，他迅速就将秦国几百年的故地攥手上了，再运起九阴真经一运转，太好用了！

谁说天下必须回到诸侯国的时代，谁说的？

谁说地方太大没法管，咋我占着半个地球连顶级大耍都耗死了呢？

少扯淡，多迈步！

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

这一遛，秦国这匹大马真好骑。

但是，再走一遍秦的老路就对了吗？

也不见得。

他行咋还死了呢？

肯定还是有不行的地方。

那哪不行呢？

咱们现在，可以上帝视角一开，“揭竿大泽乡”时分析两万五千字，但要是还原到当时，人们是看不明白的。

刘邦这辈子，由于没啥文化，从来不异想天开，从不搞顶层设计，只看眼前运转状况。

行我就贯彻，不行就赶紧换人。

这种人生心法再配上高明的参谋，会产生极其智慧的效果。

刘邦对于秦的大一统，也是没根的。

他死前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白马之盟”，杀了一只“汉朝大熊猫”表示这件事的级别很高。

他跟功臣宿将们盟誓：非刘姓而王，天下共击之。

他的最后几年，一直在贯彻一个思路。

让全天下的王，都是姓刘的。

现在我们看，这是一套很弱智的系统，几代之后亲脑袋就都打成狗脑袋了！几步就能推理出来。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当时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刘邦前面的例子有俩。

秦完蛋和项羽完蛋。

这让他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大一统不靠谱。

帝国太大，秦控制不了山东六国，最终出来个大耍干死他了。

第二个结论：不是自家人不靠谱。

项羽作为顶级大耍都干不过这帮外姓诸侯，非我之姓，其心必异。

那咋办呢？

只能拿着半个地球攥手里，然后将那半个地球分给刘家人们。

这是刘邦在当时的历史局面，所能给出的最好答案。

要知道，从 0 到 1 的过程是很难的。

大家知道马镫是经过了多就才发明出来的吗？

上千年。

骑兵出现了上千年，最终在南北朝时期才成型。

今天你可能会纳闷，没有马镫你咋骑马呢？

这样骑你得多累啊，你根本使不上劲啊！

古人这么傻呢？

不是傻的事，是这层窗户纸根本不那么好捅破的。

再举个例子，在古时候，中国的马力，比欧洲的马力要大三倍。

为啥呢？

不是中国马有多猛，是因为中国的马具是套在马肩上的。

欧洲的马具，是卡在马脖子上的。

这一点点变化没开窍，导致了欧洲的马力使用效率与中国天差地别。

再举个今天我们经历过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乔布斯出苹果前，谁知道原来手机可以不用键盘？

现在我 5 岁的侄子看见之前的手机都在说过去人真老帽，这破手机都能用。

过去我们觉得吗？

用的好着呢！

刘邦当时也一样。

他眼中，秦国本土再加上秦律那一套是他亲身实践过的，期间遇过天灾，遇过逃荒，遇过大魔王。

在如此严峻的考验下，秦国本土各种逃荒大串联，荥阳前线各路关中子弟兵。

好用！

烂根是山东六国，太特么乱了！

东部世界还是诸侯国吧，坏分子太多，得我们老刘家爷们齐上阵，分开来挨个治！

一步步拱嘛！

摸着石头过河嘛！

当年股市刚要开的时候，各方面讨论极多，小平同志指示：先开嘛，不行咱再关嘛。

股市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成熟的将股市纳入到经济结构中了，这就说明它是具有很高的可行性的。

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但你永远没办法一步到位。

先试试嘛，一步一步走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题外话：中国的股市，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建设进行融资的。

摸着石头二十多年了，其实内在仍无变化。

没法再细说了，只能说这个河有点长，石头不好摸，河里专门长韭菜。

愿我所有“散户级别”的朋友们还是将资金瞄准“北上深杭”的市区房子吧。

现阶段，买国家的股票，比买公司的股票靠谱多了。

散户的投资时代，在我国还远远没有到来。

撒切尔夫人当初死活抵制欧元，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你可能会疑问，不对啊！你应该加入欧元区啊，那才叫摸石头过河啊？

欧元是顶层设计的产物，没有摸过石头。

相反，英镑是日不落帝国摸了几百年的石头走出来的历史选择。

所以撒切尔夫人当年说：我们的政府只相信英镑。

那你会问，中国的股市不是也从来没有过吗？

股市跟欧元又不一样了。

股市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运转的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太多的雷已经被趟过了。

但很多国家用同一种突然顶层设计出来的法定货币，这是全世界还没趟过的雷。

放着自己摸了几百年的河不走偏偏要去趟雷，你说智慧吗？

所以说，还是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

刘邦此时，就是在继续他的摸着石头过河。

秦那套不行，项羽那套也不行。

但目前老秦国很行，那么我就摸着“姓刘的当王”这块石头走。

结果就是，七个小地主此时已经打倒了两个，刘邦却并没有收回这两块分封出去的土地，而是将他分封给了更亲近的人。

最远的燕地给了见过世面的光屁股兄弟卢琯，韩信的楚地被一分为二，封给了他的堂兄刘贾和弟弟刘交，后来还封了私生子刘肥当齐王。

我们无法说，如果此时刘邦完全将天下变成郡县就一定会成功。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历史同样是需要时机的。

IPhone 在 07 年能横空出世，但搁五年前即便你知道那是未来，你也弄不出来！即便你死机白咧弄出来，你也火不起来！

因为屏幕、技术等一系列软硬件配套全都不成熟。

齐楚等国被灭也仅仅二十多年，大量的遗老与暗流仍然存在，谁知道此时全天下变成郡县后大汉会不会是第二个大秦。

当时刘邦的眼中，这就是天下太大，没法消化。

我们也无法说后来发生的“七国之乱”就一定是刘邦的制度设计一手造成的。

只能说，他在他的时代，做了他当时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不顶层设计，结合前人的教训，趋利避害的往前走。

还是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吧。

当初小保时捷想做一款完美的汽车，结果搞出来了保时捷 911。

时至今日，这都是一款堪称完美的车。

但是，这是有巨大偶然性的。

很多错误，是必须要犯的，很多进程是无法一蹴而就的。

需要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刘邦在分了亲人们当王后，又想起了之前自己摸过石头的一段河。

颍川。

好地方，地势险要有钱人多，离荥阳前线还近。

用得好我就得拿手里。

办完楚王韩信马上他又办了韩王韩信。

韩王信被刘邦由兵家必争的韩地，迁到了晋北。

作为补偿，刘邦把太原郡划给了韩信，让他防备匈奴。

韩王信很知趣，再次表忠心，上表不怕苦不怕累要为革命事业再立新功！

咱们爷们要将都城迁到更北边的抗匈一线马邑（朔州）。

我为国家戍边疆！跟这帮北狄们势不两立！

刘邦欣然同意。

刘邦的心思很贼。

因为晋北一线，总是有匈奴的边患，防守成本高，麻烦大。

把你仍在那，你扛得住，我落了个消停，你扛不住，我就找茬办你。

正所谓打死敌国平外患，打死诸侯平内乱。

你俩去零和博弈去吧。

刘邦的如意算盘打的噼啪直响，但他有一点没有算到，万一人家诸侯和敌国好上了呢？

半年后，公元前 201 年九月，韩王信献出马邑，投降匈奴，冒顿单于率大军自马邑南下，攻击太原郡，兵锋直指晋阳。

这事其实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怨刘邦。

刘邦逼反人家的信号太过于明显的。

或者说，刘邦对匈奴的准备实在是不足！

韩王信在表忠心去马邑后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是有差距的。

而且差距还很大。

他认为，自己什么阵仗没见过啊？项羽怎么样，当年老子和刘皇帝守荥阳时，这么多年不才投降了一次嘛！

区区的匈奴，一群没文化的蛮夷，叫个事吗？你能比项羽厉害吗？

但他去了以后发现，人家确实没文化，确实很落后，但人家打你，才真的不叫个事。

和项羽比咋样不知道，但足以让你再投降一次。

韩王信北上赴任后发现，对方的实力并非想象的这么简单，大规模的骑兵武装经常上他的领地不断骚扰，而且远不是抢了就跑的初级阶段，而是不仅抢你，人家还围你，灭你。

自打一入秋，韩信基本上就处于半神经状态，跟 44 年的日本鬼子一样，天天蹲炮楼，根本就没法出门。

出门就死外头。

人家的冒顿单于还率大军亲自包围了马邑。

韩信在看清现实后，双管齐下。

一面找刘邦要救兵，大哥我撑不住了，一面跟冒顿那边秘密谈和，咱要不别打了，你有啥需求，你提，咱谈就完了，动刀动枪的没必要。

刘邦在发兵的同时，知道了韩信和冒顿秘密通使的情况，于是刘邦抓到了韩信的小辫子，致书信谴责韩信：蛮夷们攻马邑，你真的守不住吗？你就是不下死力气罢了！

这封发现小三的信把大体意思说明白了：你小子有二心，别以为我不知道。

韩王信没办法了，咋地都是死，我来完成臧哥哥未竟的事业吧。

刘邦在消灭两个天下第一后，认为自己就是天下第一了，所以也是带着蔑视心态看待北方匈奴的。

他认为韩王信偷奸耍滑，而不认为韩王信搞不定北方的匈奴，这小子这是要准备里通外国。

为啥会这样想呢？

匈奴啥样，之前没见过。

那么多年都没见过！

只知道当年匈奴据说让长城军打跑了，长城军让项羽打泥里去了，项羽让我耗死了。

刘邦这样想没错，但他不应该写出那样的书信，这样就一个后果，把人家逼反了。

或者说，刘邦根本就不害怕韩信被逼反。

因为很快他出动了三十万大军。

还特么亲征。

这哪是要帮架救援来了，这就是踢场子来的。

韩王信这位臧荼第二，开始南下跟刘邦打擂台了。

从后面的剧本看，匈奴人是把早就设想好的剧本，在本该去年就上演的剧本，娓娓道来。

十月，刘邦又带领周勃、灌婴等功臣宿将们武装旅游来了。

刘邦的出征再次异常的顺利，先是大破韩王信的部队，杀掉了他的大将王喜，收复太原郡，随后紧接着又收复了马邑，并再破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

收复失地后，代表两个文明的强大势力终于碰到了一起，农耕与游牧之间，长达几百年的恩怨情仇，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刘邦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整个东亚版块，文明大一统的集中年份。

不仅文明一统，英雄人物更是辈出。

短短的几十年间，各种不世出的人物扎堆登上历史舞台。

刘邦项羽这边，我们介绍很久了，下面该详细的说一下代表着草原游牧文明的北方匈奴了。

匈奴这边，出现了一个第一次将北方草原统一的强大霸主，他的名字叫冒顿单于。

这哥们有点草原秦始皇的那意思。

当年秦始皇当初统一中国后，因为匈奴逐渐势大以及“亡秦者胡”的原因，派大将蒙恬率大军 30 万北征。

蒙恬打跑匈奴后，秦始皇在今天河套以南地区(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地区)设置了 44 个县，并移民实边，从内地强征刑徒到“河南地”屯垦。

当时的匈奴首领，叫头曼单于。

单于就是匈奴对于王的叫法，这个头曼单于，就是匈奴王的意思。

名字挺响，但匈奴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很强大的部落，无法抗御强大的秦军，头曼单于只得率众北徙。

后来天下大乱，诸侯并起叛秦，被强征戍边的士卒纷纷逃走，原先戍边的秦朝正规军被调走在王离的带领下四处平叛去了。

头曼单于趁着这个机会，几年后率部落南下，重新夺取了黄河九曲，唯富一套的“河南地”。

我们要说的这位冒顿单于，是头曼的儿子，曾是头曼单于的继承人。

不过后来他被老爹放弃了。

因为头曼单于所钟爱的阏氏生了少子，头曼于是打算废掉冒顿，改立少子。

不过头曼并没有那么直接，做法很艺术。

当时匈奴并没有统一整个草原，他的东邻是东胡，西邻是月氏，都十分强大。

头曼与月氏结盟，把冒顿作为质子送到月氏，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并不仅仅是中原的诸侯们将公子互相为质，押儿子这件事属于国际通用的外交招数。

甭管哪个时代，扣你儿子都是坦诚相见的重要方式。

头曼把冒顿送到月氏为质以后不久，就发兵攻打月氏。

一举两得，趁你不备占你便宜，你肯定猜不到我连儿子都不在乎，捎带脚你再帮我干掉我儿子。

草原刘邦头曼先生可谓手狠心黑。

不过后来的事可以证明，他儿子不仅继承了他的性格基因，还将这份手狠心黑青出于蓝。

身在月氏的冒顿在知道老爹偷袭月氏后，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于是先下手为强，偷了一匹月氏宝马逃回了匈奴。

冒顿逃归后，头曼觉得他这个儿子有两把刷子，爱才之心大起，拨给了他一万骑兵统领，希望再观察一段时间。

估计是准备再让儿子一万人打十万人去。

对于父亲不喜欢自己，甚至花这么大心思想搞死自己，现在又拿自己做实验这件事，冒顿觉得自己很有必要不能再这么被牵着鼻子走了。

在中原正统中，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

父亲对于儿子，就是天。

在权利的中心地带，儿子不招老爹待见，只有玩命表现和干掉自己兄弟两条路。

但到了匈奴，还有第三条路。

冒顿决定，干掉自己的老爹。

我不能指望你的心情决定我的命运！我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先下手为强的“黑暗森林法则”再度起到作用，冒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史上，最少人谋划的篡位大戏，就此上演。

冒顿的弑父篡位，确实是有史以来的孤例。

因为自始至终参与谋划的，从设计思路，到逐渐实施，再到最终的一锤定音，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例。

冒顿打算弑父后制作了一种鸣镝，这种鸣镝射出去之后，会发出声响，起到声音上的信号弹作用。

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在练习骑射时均以他的鸣镝为号，鸣镝所射的目标就是诸军射杀的目标，有不从者斩。

在照着鸣镝的规矩操练一段时间后，冒顿玩了一把邪的，在一次训练时，突然以鸣镝射向自己的宝马。

草原上的民族，爱马如命，尤其是宝马，有很多犹豫的，结果全都被杀了。

在射马后，过了一段时间，冒顿再出神招数，他把鸣镝射向自己的爱妻。

又淘汰了一帮临阵爱思考的人。

在两轮淘汰赛之后，胡琢磨的人都被杀了，剩下的这帮都是不爱琢磨的，达到了冒顿的要求。

冒顿在不断练兵时，将这颗篡位的心，按捺的很深，深到了自己的老爹从未有所怀疑。

直到有一天，头曼召冒顿随同他一起出猎时，冒顿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他在狩猎途中突然把鸣镝射向自己的父亲，一直紧盯冒顿鸣镝的部下们毫不考虑的将箭统统的射向了那个方向。

匈奴的最高领导人，冒顿的父亲，一瞬间，被这支鸣镝武装射成了刺猬。

杀死头曼单于之后，冒顿靠着鸣镝武装立即夺取了匈奴的统治权，并根除后患，除去了那位头曼单于所心爱的阏氏及其所生少子。

夺权现场，凡不听命者，当场尽数杀之。

这一年，是公元前 209 年。

冒顿，项羽，刘邦，三个左右东亚格局的男人全部都是在这一年登上历史舞台的。

历史好神奇。

一场血腥的政变，在冒顿的一人谋划实施下，成功实施。

心狠手辣心脏大，这是整个政变中，冒顿让我们看到的过人素质。

冒顿登位后，正是东胡强盛时期，东胡听说冒顿杀父登位，便打算试探一下这位新单于的脾气，于是派使者对冒顿说，头曼死了，听说他那匹马是千里马，给我们吧。

冒顿假么假事的征求臣子们的意见，大臣们表示：咱们是草原上的民族，哪有把宝马送给别人的？

冒顿说：“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

于是把头曼的千里马送给东胡。

东胡一看这小子是个窝囊废，要马给，决定再狠点，不久又提出了新要求，想得到冒顿的一个阏氏（匈奴的后妃）。

冒顿又假么假事的问群臣，左右大臣都愤怒地说：“东胡无理！竟然索要阏氏，请您派兵攻打他们！”

冒顿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

于是又把一位自己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

无论哪个时代，美女和超跑（千里马）都是男人的心头肉，但冒顿用实际行动告诉东胡，我怂了。

在摸着匈奴的底后，东胡开始越来越瞧不起冒顿，愈发骄横起来，马和女人不过瘾，我得找你要地，东胡和匈奴之间有一千多里的荒芜地区，无人居住，双方各自在自己的边界地区建立了哨卡。

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没什么用，我们想占有它，你说呢？”

冒顿再次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认为这是荒弃之地，给或不给都可。

其实经过上面两个东胡问题后，所有人都已经无所谓了，你爱咋地咋地，媳妇都能送你啥干不出来？跟我们又没关系！

但这次，冒顿突然大怒，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

之后便把主张给东胡土地的大臣都杀了。

人间处处有冤骨啊！摊上这样一位主子，你的命完全就是随机的。

谁知道这王八蛋怎么打算的，这位爷又特别爱下大盘棋，最后杀招之前，根本不知道哪步棋都是什么意思，你跟着一步走错了，脑袋就没了。

冒顿发兵袭击东胡，下令全国士兵，后退者皆斩！

东胡认为匈奴软弱可欺，渐渐放松了警惕，但这正是前面两次冒顿的退让所预期的效果，等到冒顿引兵来犯，整个东胡惊慌失措。

匈奴大败东胡，斩杀东胡王，掳掠了他的人民和牲畜，吞并了整个东胡部落。

灭东胡后，匈奴后来又向西又打败了月氏，向北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部落，尽使北方各族服从他的统治，向南吞并了楼烦部落还全部收回了当年蒙恬所夺取的所有匈奴土地。

横扫整个蒙古草原后，匈奴开始侵入燕、代两地。

短短不过八九年时间，冒顿成为草原第一大势力，完成了整个草原前所未有的大功业，手下有能弯弓射箭的骑兵多达三十余万，设左右贤王二十四长，称雄于大漠南北。

恰巧这个时候，刘邦也完成了中原的角逐，成为整个华夏系列角逐的最终胜出者。

历史神奇的在同一时间，将中原与草原两大势力，农耕与草原的两大文明全部攒成了一个整体，摆在了擂台上。

在这一时刻，两个文明，两个种族之间的斗争，正式成为后面上百年的主旋律，交响了乐章。

刘邦北伐，汉匈大战第一回合正式拉开了序幕。

汉军对于韩王信合匈奴联军的节节胜利，印证了刘邦先前的假设，老子如今天下第一，越发轻敌。

到达晋阳后，听说匈奴驻兵于代谷(今山西省繁峙县一带)，于是派出探马侦察冒顿虚实。

冒顿的用兵思路，和兵仙韩信其实是很像的，大体上都是先骄兵示弱，再出其不意，不过韩信的套路更加复杂精细。

这两个人，都是《教父》中所说的：“让敌人高估自己”的典型代表。

冒顿将其精锐士兵、肥壮牛马等隐藏起来，只显露出了年老弱小的士兵和瘦弱的牲畜。

刘邦也是老司机，他怕匈奴玩邪的，连间谍带使臣派出了十多批，回来后，得出的结论都是：这帮匈奴很弱小，可以一股歼灭。

只有一个人例外。

先前建议迁都关中的娄敬，现在赐国姓后叫刘敬了。

刘敬的观点很不一般：两国交兵，这时该炫耀显示自己的长处才是。

现在我去那里，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这一定是敌人故意显露自己的短处，而埋伏奇兵来争取胜利。

我认为匈奴是不能攻打的。

这时汉朝军队已经越过了句注山，三十万大军已经出征。刘邦听了刘敬的话非常恼怒，骂刘敬道:“齐国孬种！凭着两片嘴捞得官做，现在竟敢胡言乱语阻碍我的大军！”

流氓就是流氓，披上龙袍也是流氓，一急眼流氓习气就喷涌而出，大骂之后，刘邦将刘敬拘禁起来押在广武县，准备凯旋后进行处罚。

此时已经深冬，在茫茫的北方边境，北风那个吹啊。

史书记载，汉军当时被冻掉手指的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

实际上，此时刘邦的用兵条件已经很不利了。

他此刻就像当年穿着夏装进攻苏联的德国人一样，只不过区别在于，对面的匈奴人可没有苏联这么脓包。

意得志满，一心歼灭匈奴主力的刘邦率精锐部队先到达了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此时汉军步兵主力还未赶到。

刘邦已经很轻敌冒进了，他没有进入平城等待大军齐聚，而是来到了平城东北 30 里的白登山，准备登高望远，观察匈奴动态。

不远处，一道睛光寒意袭来。

终于把你老小子等来了。

刘邦豪迈登高欣赏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分外妖娆的正欲与天公试比高呢，山下面来人了。

冒顿看到刘邦掉进了包围圈，你甭特么登高看了，直接杀过来让你面对面好好看看。

冒顿这次倾国而来，40 万大军包围了白登山。

此时的刘邦，手中仅仅几万人。

围定后，冒顿下令四面齐攻。

刘邦在白登山上肠子都快悔青了，这辈子就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马。

花式那叫一个繁多，匈奴骑兵西面的是清一色白马，东面是清一色青马，北面是清一色黑马，南面是清一色红马，四色马队齐发，企图将汉军冲散。

形势很危急。

接下来，在传统观念中，刘邦这货算是碰见草原项羽了。

又一次变成“丑角”了。

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

当时的情况颇有点类似于朝鲜战场上美军势如破竹后意得志满突然看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感觉。

刘邦是扮演**乞丐版**美军陆战一师角色的。

冒顿则是**强壮版并穿了棉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冒顿志愿军打算将刘邦陆军一师在白登山（长津湖）包饺子。

这时候，在尸山血海中拼杀了几百年的中原民族，让匈奴人见识了，啥叫汉民族的血性！

并捎带脚让冒顿总司令知道了啥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事实上，整个汉代一朝，汉朝正规军对匈奴士兵的战损比例，都是优于对方的，甚至碰上汉军精锐时，往往匈奴兵会被大汉的兵哥哥们追的满地跑。

虽然匈奴人是天生的战士，但实际情况却是汉族小伙子们扔下锄头拿上武器也并不怂包。

除了当时的民族血性尚武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汉军的军用装备当时已经非常先进了。

匈奴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在这上面吃了大亏，他的很多弓箭原材料还是兽骨呢。

看一下匈奴兵此时的造型。

防护上基本只能靠兽皮，最多再配个简易盾牌，还不方便射箭。

有点类似于高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装备水平。

来看一下汉军的装备。

这是步兵的，长戟和弩的穿透杀伤极强，而且汉军的护甲和盾牌制作也已经很精良了。

类似于乞丐版的美军装备。

差距肯定没有美军和志愿军之间的那么大，但绝对不小，咱不较真，举这个例子是方便大家理解。

此战并没有涉及骑兵对打，相关的汉军骑兵介绍等到武帝时代细讨论。

战场上，经常会出现，匈奴的射出的箭穿不透汉军的铠甲，而汉军的兵器轻松砍断匈奴马刀的情况。

匈奴的打法基本上就是远射，所谓**“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但是在攻坚战中，尤其在汉军占据制高点，利用盾牌和护甲进行防护时，匈奴那些质量不达标的箭根本占不上便宜。

真要是肉搏，你又不敢。

不夸张的说，近距离攻山的话，匈奴兵基本上就是个死。

后来在武帝时代，肉搏的冲击战术成型后，卫青和霍去病的汉军精锐进了大漠跟大屠杀没啥区别。

你的防护和兵器差的太远了。

而且刘邦带出来的，是帝国精锐，整个中国当时的兵尖子几乎都在这，所以冒顿虽然占了先手，但刘邦依托白登山布置的防御阻击，匈奴人根本占到什么便宜。

这次战斗，并没有像后世史书中说的，对方多么多么牛，汉军多么多么怂，刘邦都吓死了，还是靠吹枕边风，刘邦才活着出来的。

并非是这个画风。

真实的情况是，双方在白登山的一照面，真刀真枪的大战了几天后，双方的心都虚了。

刘邦这边没有想到，匈奴是如此的实力强大，居然有如此庞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这家伙，好几十万！这个势力不能惹。

冒顿那边同样也心虚了，我倾国之力，打不下来汉军的这几万人，而且人家别看人少，打咱好像还挺轻松。

据说后面还有好几十万没到呢！

这个国家不同于之前的那些，不可小瞧。

双方都对对方产生了尊重与忌惮，这是当时，是两个势力最高层的一致看法。

汉军组织了几次突围，没有成功。

匈奴同样进行了多次攻山，也没有什么成果。

七天七夜，双方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刘邦最大的危机并非是军事上的，而是粮草上的，时间越久，断粮风险就越大。

在这期间，大汉帝国的情报局陈平陈老板又站出来了，对刘邦说：皇上，把所有钱都拿出来吧，还是我去花钱买平安吧。

刘邦觉得陈平这个同志简直太好了，每次只要给钱，就从不让你失望。

刘邦打心底里觉得还是这个套路好，成果经验多，战果丰富，于是将此时所有的钱都给了陈平。

而后面史书中的记载，很有意思。

对于这场战争的收尾阶段的所有记载，《史记》中在高祖和陈平这两个最关键当事人的资料中全没写，反而在韩王信的记载中写了这么一段。

《高祖本纪》是这么写的：**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令樊哙止定代地。立兄刘仲为代王。**

《陈丞相世家》是这么写的：**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韩信卢绾列传》是这么写的：**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

《匈奴列传》中在韩信那基础上又加了：**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

《资治通鉴》与《汉书》中基本上也是参照了《韩信卢绾列传》与《匈奴列传》，在这里就不列举了。

咱们来看一下哈。

《高祖列传》字面意思是：匈奴围平城，七日而后自己走了。

表达的意思是：领导也是人，要留面子，都别特么问了。

《陈丞相世家》字面意思是：陈老板找人办事找的是冒顿的女人，具体是啥计，全世界都不知道。

表达的意思是：这计肯定是上不了台面的，实在是没法说。

《韩信卢绾列传》字面意思是：找人找的冒顿媳妇，他媳妇说：咱拿了汉地也住不了，两个君主是不能互相围困的。

七天后，包围开始减轻，又来了大雾，龙又开始帮忙了，汉派出了小分队来回趟做试探，匈奴没反应，陈平安排拉满弓安上箭，慢慢整军逃出包围。回到平城，救兵也到了，匈奴彻底散了。

《匈奴列传》中又加了冒顿怀疑韩王信，所以自动解围一角放他走人。

后两个，就比较详细了。

为啥要从韩王信和匈奴的角度去写这件事呢？

因为此时韩王信已经是汉奸了，他是知道这事的，从汉奸和敌人的角度说出来的这里面的情况是不用付啥责任的。

你们可以随意解读。

但最关键的两个当时人没法说。

因为里面有事，还不是小事！

除了大雾再次显示出了刘邦的“龙背景”之外，史书中有三点透露出来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是陈平那段里面的“其计秘，世莫得闻”。

史书是很少这么说话的，不知道的事情往往不会提。

太史公这么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加了这一句，基本透出了一点：**就是这件事是丧权辱国没法说的。**

第二，是韩王信那段中的“阏氏劝”，通篇全是从汉朝的角度说的话。

像什么“两主不相戾”的说词基本就是个幌子，听听就好，尤其以冒顿的性格和做派，他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建议，尤其是女人的。

所有人都是棋子！他只相信他自己的判断。

所谓的“汉地不能居”就更可笑了。

古往今来游牧民族可没少居“汉地”，而且更重要的是，游牧民族往往对“汉地“的喜爱要远超自己的草原老家。

再加上冒顿此次的手笔绝对是为了弄死刘邦来的。

再结合之前“无厘头”的臧荼以及韩王信叛变后迅速就南下去打太原了，冒顿大概率是对入主中原有想法的。

东邪西毒北丐我可全去了，就差你一南帝了。

这段“阏氏劝”基本上就是一个托词，陈平立功的关键谈判另有内幕。

第三，“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

这非常重要。

这里透出了一点关键，汉朝援兵到了，就在刘邦撤回去的前后脚。

结合前面七天的战斗，综合起来上面说的这三点，可以推出下面的一个场景。

1、双方开打，互相见识厉害，匈奴拿不下，刘邦走不了。

2、时间拖得越久粮草越成问题，陈平开始活动，许下了根本没法往外说的条件。

3、冒顿在权衡，仍然不打算放你走，毕竟宰了你中原大乱对我的好处更大，我还是围山饿死你吧。

4、七天了，天下大雾了，情报还说汉军的援军到了，冒顿决定见好就收，答应前面的条件放你走。

说到底，此次“白登之围”刘邦能顺利下山，有三个关键。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

汉军的强大武力威慑，才是有资格谈判的关键。

“弱国无外交”，这是句颠簸不破的真理。

任何时候，城下之盟都是没的谈的，这七天七夜的浴血拼杀，对于刘邦能够最终走下白登山，至关重要。

阏氏所说的那些，即便再有说服力，那也都是利弊。

冒顿亲眼所见的汉军精锐，则是他内心深处权衡的最主要根源。

第二，主力抵达。

这是第二关键的，因为主力如果不到，匈奴大可以接着围你，因为如果陈平那么厉害谈拢了的话你当时就该放人啊！

慎着干什么呢？

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别看你陈平都“其计秘，世莫得闻”了，但我冒顿觉得你出价还是少，不够我的胃口。

二、你嘴里答应我们的不靠谱，我亲手拿到的才靠谱。

冒顿的整个人生就是在笃定践行这句话的。

第三，陈老板的谈判。

陈老板的谈判算是间接拿刘邦的财宝给冒顿报销了此次的出兵军费，并许下了大利益，起到了一定程度软化冒顿围死你想法的作用。

但是，陈老板咋谈的，咱又特么不知道了。

但是后面的事情发展，我们大概率是可以猜到大体是个啥谈判条件的。

咱们暂且先按下不表。

刘邦逃回平城，冒顿兵威解除，撤回草原，汉军班师，只留下樊哙平定代郡民变。

刘邦行至广武，赦免刘敬，并道歉认错，封刘敬两千户，号“建信候”，剩下那十多个说可战的全部处斩。

代地刘邦封给了自己哥哥。

两个月后，匈奴再次来犯代地，代王刘邦他哥直接跑路，让匈奴大抢大杀了一顿，刘邦大怒，将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哥哥贬为候，封自己的幼子刘如意当代王。

经白登一役，匈奴的兵强马壮给刘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停地边患也让刘邦陷入了深刻的思考，怎样处理匈奴问题，成为了新生的汉帝国，迫在眉睫一件大事。

经过深入了解后，刘邦发现，对游牧民族尽量要避免开战。

因为人家天生具有战争成本上的巨大优势。

以匈奴为例，这个时候，可以算是匈奴的极盛时期，总人口，百万左右。

听起来不算多，还没有汉朝一个大郡的人口多。

但你要是听到他能动员的兵员人数时，你会惊掉下巴。

冒顿此时可以征调的大军达到了惊人的四十万。

而且全是骑兵。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得从草原的生活方式说起了。

游牧与农耕的战争成本

草原上的民族，打起仗来是不需要国家专门征兵，训练士兵的。

人家天生全民皆兵。

他们不从事农业耕作，不进行工业生产，他们的生计来源在于放牧和打猎。

这两项吃饭的营生都极强的锻炼了一种能力：战斗捕杀能力。

你可能会问，打猎确实需要好箭术，放牧咋还锻炼战斗力呢？

《史记匈奴列传》中是这么描写匈奴人生活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

人家的生活就是战斗。

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前些年的一本奇书，它的中文版已经再版了 150 多次，这本书叫做《狼图腾》。

如果我们看过这本书的话，对草原上的一个大概的生活状况就会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

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极其壮丽的草原生活，比如你在草原上放羊，就要提防狼掏了你的羊。

狼为了吃你的羊，会动用各种心机，耍出各种手段，加注百般耐心。

你为了驱赶越来越鬼精的狼，就要时刻高度警惕，日夜练好弓箭，选拔最快的战马。

狼与人，在草原上打了上千年，彼此都在不断地进化。

所以，只要是从大草原长大的孩子，经过十几年的训练熏陶，长大后都是合格的战士。

这就解决了兵源问题。

更牛的是，对于中原政权的粮草问题这个大困扰，人家游牧民族更是天生就自动屏蔽。

咱们种植粮食，人家放牧牛羊。

我们的农作物变成能吃的饭很复杂。

这也导致了我们的军粮制作工序较多并不省心。

人家游牧民族就轻松多了，利用风干技术，将大牲畜杀死后，风干成肉干，将牛奶做成奶酪，骑在马上就能吃，方便还耐储存。

除此之外，人家的军粮还有一个巨大地优势。

蛋白质和热量高。

对比一下，想想我们今天一天吃的饭，你可能会说：我吃的不多啊！

没错，但我们绝对吃的杂。

我们要吃米，面，肉，蛋，奶等等。

所以看上去你吃的并不多，但总体需求达到了。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实验，这一天到晚，别的都不吃，就光吃干粮，吃大米饭就咸菜，半个月后，你会惊人的发现，自己变成了大饭桶。

莫名其妙的，饭量大了，但天天仍然觉得饿。

这就是老话说的：“肚子里没油水了。”

因为粮食的热量低，蛋白质低，所以你需要多吃，才能满足消耗的需求。

同样是重体力消耗的士兵，一个匈奴兵，一天一斤的肉干就保质保量了，一个汉族士兵，可能四五斤的粮食都不饱。

人家的肉干随身带，牛羊满地跑，后勤问题也解决了。

你的粮食没法随身带，带了也带不多，需要大量的后勤进行供应，供应的还都是死沉死沉的粮食，死沉死沉的粮食吃起来消耗还大，不禁吃就更得源源不断地运。

草原与华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争成本差别，其实说到底，就是后勤问题。

不仅如此，除了兵源与后勤以外，草原民族还具有这一个极大的装备优势，就是马。

马在当时，不仅仅具有着骑兵对步兵的天然战力优势，它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马大大的增加了部队的战略投放能力。

你两条腿，那么你这一天，正常来说，也就 50 里地的奔头。

首都在长安，我在即墨造反，我最起码有三个月的时间无忧无虑，敢打敢杀。

为啥？

消息传回去，再军事动员，理顺粮草供应，再杀过来，这上千里路你就走去吧。

所以放纵呗，反正有大把时光。

但如果你有了马，你的战略投放能力就能乘以五至十倍。

朝发夕至，千里之行不再遥远。

而且骑兵更恶心的地方在于当你调大军来打我时，我根本不担心，我可以跑，你又追不上我，我还可以跑到你防守薄弱的地方搞破坏，让你疲于奔命。

上千公里的边防线，你能面面俱到吗？

不可能。

所以说，兵源，后勤，战略投放能力，这三大方面，使得中原政权在面对北方的游牧政权时，天生就有着巨大的劣势。

话虽如此，但他不见得真的能靠着这几十万骑兵征服你。

草原民族的**维度升级**实际要靠**中原和西域的反哺，再过个几十年他们才会有少量能和中原文明正面对打的军事装备。**

但是，很遗憾，那个时候他们又碰上了整个民族的梦魇。

此时他们碰上攻坚战是没戏的，再亮的马刀也砍不了城墙，在快的骏马也爬不了城墙。

我们昨天说过了，**在两晋前，真正硬碰硬的开打时，他们是不灵的！**

但他的百姓对你的百姓是很灵的。

他的百姓就是军队，你的百姓却并不具备军队属性。

他南下，成本极小，随便抢抢就回本了，但是你防着他抢的成本，却太高了。

他会拖垮你。

这就好比当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确实是打不进日本人的炮楼，但你日本人同样不敢出来。

日本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是他们打不过，而是打不着。

不是害怕看得见的敌人，而是害怕看不见的敌人。

所以说，刘邦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家的日子得过，但总有小流氓骚扰你。

你要是光防着小流氓了，日子就别过了。

你要是想出门打小流氓，小流氓骑摩托就跑了，没几天，又在你家门口吹口哨了。

自打刘邦回来后，匈奴就没完没了的骚扰边境。

这让刘邦焦头烂额。

这个时候，刘敬又送上了即迁都，慎战后的第三个建议，和亲。

再次扔出了锦囊妙计的刘敬说:“汉朝天下刚刚平定，士兵们被兵火搞得疲惫不堪，对匈奴是不能用武力制服的。

冒顿杀父淫母收编老爹的后宫，凭武力树威势，这种人是不能跟他讲仁义道德的。

刘邦问:“那该讲啥呢？”

刘敬回答说:“陛下如果能把皇后生的大公主嫁给冒顿作妻子，给他送上丰厚的礼物，他知道这是汉帝皇后生的女儿，还送来丰厚的陪嫁，再粗野的外族人也一定会把大公主作为正妻，生下的儿子必定将来是要接替单于位的。

陛下拿一年四季汉朝多余而匈奴少有的东西多次抚问赠送，顺便派能言善辩的的人用礼节来开导启发他。

冒顿在位，当然是汉朝的女婿，他死了，您的外孙就是君主。

哪里听说国外孙子敢同姥爷分庭抗礼的呢？

咱们的大军不出战便可以让匈奴逐渐臣服了。

如果陛下不能派大公主去，而让皇族女子或是嫔妃假冒公主，他也会知道，就不肯尊敬亲近她，那样就没什么好处了。“

刘敬的这个外交方向，点中了草原与中原之间的**最大利益纠纷点——汉民族的产品。**

不是说和亲能够真的让两家罢兵，像外孙子不敢打姥爷这绝对是扯淡的话，秦楚通婚十几代，照样误不了秦国不断地欺负楚国娘家。

原文是这样的：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

真正重要的是那几个黑体字。

亲戚不重要，利益很重要。

中原王朝必须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原因在于，**中原各势力的利益关注点，是土地。**

我打你，是为了你的那块地，你那块地到我手里就能变成财富，我想当大地主，就不能容得下你这小地主。

但到了**草原与中原这两股文明这，利益关注点就变了，地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

你的那地不能种，一开垦就沙漠化，我们中原人不稀罕。

你那地我们草原倒是挺喜欢，暖和钱还多，但庄稼我们不会种，你们人又那么多，所以入了中原我们也玩不转。

但是你的锅，碗，瓢，盆这堆东西，我们很需要。

你们有的东西，我们自己没本事做，但我们有的东西你们全能做，所以我们只能抢你的。

更开心的是，我抢你了你还逮不着我。

这就是游牧民族的朴素想法。

货物，生活的必需品，才是这两个民族之间，最大的利益矛盾点。

通过和亲，让两家不断地融合血脉。

通过赐给你生活必需品，缓和必须抢的矛盾。

这两味药，尤其后一味，算是直达病灶。

但是，刘敬出的这个主意，真正值钱的在哪个地方呢？

在“和亲”的这个借口上。

没有这个借口，根本没法花钱买和平！

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单方面的利益输送，基本全是在军事战争后达成的。

一个国家输了，服了，城下之盟了，才会宣布每年给你进贡。

这是属于国耻的。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白登之围”刘邦败了。

并没有。

是你冒顿没打下来，我自己扛得住，后面我的大军来了，你拿不准了才放我出来的。

没有输赢一说。

明面上，谁也没服谁。

但是，陈平去进行的那次秘密谈判是什么，通过刘敬这次的“和亲”，大体上也就可以猜测出来了。

应该是类似于定期给你们送钱送东西，咱当哥们，你放我们一马。

但这话是没法往外说的。

最终，在《史记匈奴列传》露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这个“**约**”是哪来的呢？

当初肯定是陈老板约的呗。

肯定是答应每年给人家上供了呗。

结果刘邦自走了之后就没再提这茬，人家匈奴就没完没了的骚扰你，臭不要脸的咋说话不算呢！

越是巨著越得抠细节，也才越能体会出作者的伟大。

太史公理论上并没给大汉丢面子，但是所有的事情还是都给后人交代清楚了。

刘敬的“和亲”，给了汉帝国一个非常体面的台阶。

咱们这让他当姑爷。

你这老丈人给点陪嫁，哄他不哭。

通过和亲，两个民族缔造盟友关系。

台阶一给出来，刘邦马上就从善如流了。

当然，刘邦并没有真的送上亲女儿，而是找了个宫女以大公主的名义，送给了冒顿，同时两国订立了议和联姻盟约。

冒顿真的不知道这个“公主”是个冒牌货吗？

他肯定知道。

但他在乎了吗？

没在乎，因为每年有各种东西源源不断地送过来。

白登山下这七天我也看出来了，入主中原是彻底没戏了，还是拿钱过日子吧。

“白登之围”前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种种机缘巧合下，算是为后面两千多年来，中原政权与草原政权的共处开了个好头。

刘邦的轻敌其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差效果。

两个民族因此面对面的互相展示出了自己的力量。

那七天，双方都产生了尊重与忌惮。

刘邦如果打铁却不自身硬，让冒顿直接干死了，后面中原很有可能会陷入混乱。

此时是匈奴的极盛时代，“五胡乱华”也许会提前五百年上演。

冒顿如果不一次性的把四十万扯地连天的阵势给刘邦拉出来，刘邦不会踏踏实实规规矩矩没有怨言的后来定期交好处费。

最后刘敬提出“和亲”台阶，**为两个文明的和谐共处指出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共同发展方向——花钱买太平。**

看上去，跌面子，糟蹋钱。

实际上，成本极低，收效极大。

后面的有些朝代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好。

尤其两宋，直接给岁币，自己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巨头。

两千年来，草原的威胁一直都在，但在很多朝代却并没有成为时代主旋律，就是因为政策对路。

和亲，岁币，互市等一系列围绕着“要买卖不要杀害”而展开的外交政策都催生了许多没有喊打喊杀的太平盛世。

面子不重要，日子很重要。

发火不重要，发展才重要。

我日子越过越好，你也别眼红，想要什么咱做买卖，你要是不想掏钱也没关系，我每年送你点，咱都好好过日子。

这是种极高的政治智慧。

但看不懂这种智慧，或诚心搞对立的政权也不是没有。

最终扬眉吐气的有，比如后面即将出场的汉武帝，但属于杀敌一千自损一万的惨胜。

最终国破家亡的也有，明朝最硬最爷们，自始至终不承认蒙古跟满清，就在北疆没完没了的打，最终碰见了概率极小但终究会出现的公元 1644。

“白登之围”，是个需要我们记住的历史战役。

它某种意义上，为汉初的“黄老之治”奠定的土壤基础。

刘敬从匈奴回来后还建议刘邦，“匈奴在河南的白羊、楼烦两个部落，离长安最近的只有七百里路，轻装骑兵一天一夜就可到达关中地区。

关中此时战后凋敝，人丁稀少，而土地肥沃，可以大大加以充实。

当初各地诸侯起兵发难时，若不是有齐国的田氏各族以及楚国的昭、屈、景三大宗族参加，联军是不能兴盛起来的。

如今陛下虽然把都城建在关中，但实际缺少人口。北边靠近匈奴敌寇，东边有六国的旧贵族，宗族势力很强，一旦有什么变故，陛下是不能高枕无忧的。

我建议把齐国的田氏各族，楚国的昭、屈、景三大宗族，燕、赵、韩、魏等国的后裔以及豪门名家都迁移到关中居住。

咱们还是把这帮搁眼皮地底下看着吧。

既心里踏实，又充实人力。

刘邦又按照刘敬提出的意见把十万多的人口迁到了关中。

刘敬的一系列建言，展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良好素养，**“和亲”与“移民”的政策也将目前最大的忧患匈奴和过去的贵族威胁暂时的都稳定了下来。**

不过，“攘外必先安内”似乎并不仅仅是蒋委员长的专利。

这句话在两千多年前，同样非常有市场。

刘邦本人就是先驱倡导者。

臧荼和两个韩信，已经都被刘大地主打翻在地了。

剩下的几个，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历史的车轮滚到这里，注定一地鸡毛。

第二十三战：灭诸王

这一章，注定凄凉伤悲。

没办法，历史的车轮碾压到了这里，异姓诸侯成为了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史前动物了。

他们什么也没做错，只是历史的车轮自我演化的开始无情启动。

这一群当初扛起反秦大旗的难兄难弟们。

这一群和前天下第一的男人鏖战九州的战友们。

最终，除了极个别的，都没有当初那个世界最强反派的下场好。

项羽当初这个人民公敌虽然脑袋悬赏万户，但死后排场宏大，一生之敌亲自主持丧事，项氏多人封侯，那真叫是“死亦为鬼雄”！

如果他知道，后面这几位当初没有站在他这一边的人的下场，他应该会含笑九泉。

上一章中，藏荼被杀，两个韩信一个逃往敌国，一个软禁长安，还有几个异姓王，我们来一个个看一下他们的最终结局吧。

第一个，是赵国的老张家。

公元前 200 年，也就是白登之围后，刘邦回国时，从平城走赵国线视察，女婿张敖自然要好好表现一番，从早到晚亲自侍奉饮食起居，态度很谦卑。

不过刘邦这个老丈人却为老不尊，席地而坐，两条腿支开，像个大簸箕一样，这在当时是很失礼的动作。

不仅如此，在白登受了一肚子气的刘邦将情绪都撒在了姑爷身上，态度傲慢，横挑鼻子竖挑眼，但人家张敖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涵养很高，一直得那听着。

不过人家姑爷涵养高不等于人家姑爷手下的不来气。

赵国的国相贯高、赵午等人都已六十多岁了，原来是张耳的宾客，这帮人性格豪爽、易于冲动，看到刘邦这副流氓德行马上就怒了：“咱们赵王太懦弱了！”

这帮老前辈们一块对张敖说:"您侍奉陛下那么恭敬，而陛下对您却粗暴无礼，请让我们替您杀掉他!

张敖高低是个明白人，知道这帮没挨过流氓打的老愤青误国，先是把手指咬出血来表姿态，然后怒道:“你们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当年先父亡了国，是依赖陛下才能够复国，恩德泽及子孙，没有我老丈人哪有我们的今天！这种话今后都别再说了！”

绝大多数时候，爱国贼都要比卖国贼更可怕！

因为卖国贼基本上只能卖一次，后面你就有防备了。

最可恨的就是这帮打着对你好旗号却使劲坑你的人！

张敖他爹养的这帮门客，就都是这路货色，一把胡子了还很傻很天真。

贯高、赵午等十多人开始进行讨论：“我们的大王有仁厚长者的风范，不肯背负恩德，这是他的原则。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原则！

咱们决不能这么受悔辱！

如今汉帝悔辱我王，他活不了了！

谁说这事一定要玷污我们大王的手呢？

咱们自己也可以谋划啊！

事情成功了，功劳归大王所有；失败了，我们自己承担罪责！

话说的挺漂亮，但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如果成功了，你们大王必死，而失败了，你们这帮小把戏却担不起这罪过。

就这样，这帮货们过家家般的开始筹划天底下最危险的活动。

张耳当年作为一国之主被陈馀靠着三县之兵就打跑了的原因终于在十多年后浮现了出来。

手下一群神经病，打得过才怪。

转过年来，公元前 199 年，刘邦率大军扫清韩王信在北方的余孽，途经赵国，日头西落，刘邦准备留宿，问手下，此处何地？

左右回答：柏人。

刘邦皱眉道：柏人和迫人发音相似，不吉利，换个地方。

刘邦神奇的躲过了一次暗杀，因为此时，赵国的宰相贯高在柏人的驿馆中埋伏了杀手。

这一次应该不是刘邦的运气好，而是张敖的运气好。

因为古往今来基本上没有听说过皇帝能被刺客刺杀了的。

要知道皇帝的安保力量是你安排杀手就能搞定的吗？

要这么容易，楚汉打成那样，项羽和刘邦怎么没弄刺客互刺去呢？

刘邦的一转念，留了他女婿一条命，因为这帮老傻 X 派出去的小把戏露馅后张敖作为东道主算是百口莫辩的必死无疑了。

再转过年来，阴谋败露了，贯高的仇人告发了贯高的阴谋。

刘邦大怒，下令将张敖为首的赵国恐怖组织一网打尽。

比较搞笑的是，在被逮捕后，这十多个人的阴谋团伙都争相要自杀。

都是明白人，知道后面等待他们的酷刑会让他们后悔出生过。

赶紧来个痛快的！这就是他们当初说要承担罪责的方式。

在这个时候，唯一还剩一个没怂的，匪首贯高怒骂道:“谁特么让你们自杀了！

如今这事，大王确实没有参予，却受到了牵连，你们都死了，谁替大王辩白！”

这伙人被押到了长安，贯高代表团表现出了够意思的一面，出庭受审后自始至终反复表态：只有他们这些人参予了，赵王确实不知。

但现实确是，无论赵王知不知，刘邦都希望把他牵连进去。

在这种司法授意下，贯高被严刑鞭打了几千下，用烧红的铁条刺遍全身，身上没有一处好地方。

但即便这样，老愤青始终没有屈打成招。

在这个过程中，吕后也好几次替女婿说情：“张敖这孩子一直敦厚，再说自家的女婿，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但刘邦却表示了非常政治家的一面，怒道:“傻娘们！若是让张敖当了皇帝，难道他还会在乎你的狗屁女儿吗!”

吕后估计浑身一哆嗦，又回忆起来当年在楚营做俘虏，公公被按到菜板子上的场景了。

在不断的大刑伺候下，廷尉在审理现场始终没有突破，于是把贯高的硬汉状态和供词报告给了刘邦。

刘邦在听说后感叹道:“够爷们！别再打他了，谁了解他，通过私下交情去套套话。”

中大夫泄公说:“我和他是同乡，一向了解他，我去吧。

见到泄公后，贯高说:“人都有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父亲妻子呢？如今我三族都因为这件事已经被杀，难道会用我亲人的性命去换赵王吗？（还好意思说）因为赵王确实没反，只有我们这些人参与了啊！

贯高详细地说出了所以要谋杀刘邦是因为刘邦无故耍流氓，而张敖不知内情的情况。

于是泄公进宫，把了解的情况详细地作了报告，刘邦下令赦免了张敖。

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王位是不要再想了，不过因为娶了鲁元公主的缘故，张敖被封为宣平侯。

赵国被刘邦拔掉了。

张敖算是幸运了，他的深厚修养与德行护佑他在这场汉初诛杀异姓王的政治风暴中，唯二能得到善终的。

接下来的故事，越发悲凉。

又有一个人反了。

还是要从白登之围后说起，刘邦自平城回归后，封了一个叫陈豨的人做赵国国相，负责督统赵国、代国的边防部队。

职能类似于帮韩王信填补边防空缺的。

当时的赵王是张敖，代王刘邦封给了他哥刘喜。

张敖那一群老傻 X，刘邦他哥就一个高级富农，你让一个富农去当国王就开玩笑了。

刘喜也确实有喜感，刚上任就被吓尿逃回来了。

刘邦也知道这俩地方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派了这位陈豨做赵国的国相，督赵、代的边防兵。

这个人牵出了汉初一个巨大的历史疑团。

首先身世就存疑，这哥们是谁？

这个人在整个汉初历史中，就像秦始皇时代的昌平君那段一样，很重要，却被大量掩盖。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汉初的“昌平君”比始皇时代可多多了。

又到了破案环节了。

涉及到陈豨时，《史记》中太史公又玩了玄机，说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加入刘邦的（**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

汉书中更是简简单单的在卢绾的传记中带了这么几句。

从篇幅上，简直就是个路人甲。

但这个人重要到什么程度？

韩信，韩王信，彭越，卢绾四个王的被灭，都是因他而起！

堪称汉初最大爆破手。

陈豨这个汉初最大的爆破手是如何引爆的，我们还是一点点从史料中抽丝剥茧吧。

史记中记载：

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
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
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

太史公上来的开篇，压根就没提陈豨在整个反秦和楚汉战争中的表现，他就好像武侠小说中的大反派人物一样，前面怎么样你不知道，但这哥们出场就已经很厉害了。

“**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呢？

举个例子哈，刘邦把长子刘肥封为齐王时，知道自己这私生子没本事，派的是军功第一的曹参当齐国国相的。

虽说东秦的齐地更为重要，刀刃上用的肯定也是最好的钢，但客观来说，赵代二地是老赵国的底子，战略上并不比齐地差到哪去，而且还有北方匈奴窥伺。

所以一个能够托付边境军事大权的人，绝不可能是一个无名小辈，绝对是资历老，能力强，领导信任的人。

最起码不会比曹参的分量轻到哪里去。

太史公“不知始所以得从”后，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做了如下注释：**以特将将卒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朐，至霸上，为侯。**

这句话把辈分给兜出来了！

这位爷是位地地道道的老资格！

刘邦刚刚闹革命时就入伙了，还带来了五百人！

当时刘邦在沛县仅仅是三千人！

更重要的是，刘邦在入关后的第一波小范围封侯时就有他！此时老革命灌婴还没捞上候呢。

后来从正式的开国分封中，这位陈豨被封为阳夏侯，具体封了多少户被删除了。

不过无所谓，从后面看，我们能知道，他来头不小。

陈豨有个偶像，是魏国的著名公子信陵君魏无忌，他对这位偶像算是真爱，从各方面都在致敬偶像。

他的交友极广，影响浩大，可以说是继承了信陵君的衣钵，成为了汉初的唯一一个“公子”级别的政府官员。

陈豨由此休假回乡时路过赵国，他的随行宾客就有一千多辆车子，这帮人把邯郸所有的官舍全部住满，排场就大到这个份上。

不仅如此，人家还有高人衬托。

天下第一的那位兵仙，韩信导师非常看得起他。

终于回到兵仙这了。

终于要来到他的最后一出戏了。

陈豨在赴任代地为国守边防之前，向重量级大佬韩信辞行。

韩信拉着他的手避开左右侍从在庭院里漫步，仰望苍天叹道：“你是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吗？

我有话要对你说。”

陈豨说：“一切听将军吩咐！”

韩信说：“先生所管辖的地区，是天下精兵聚集的地方；而先生又是陛下信任宠幸的臣子。

如果有人告发说先生反叛，陛下一定不会相信。

再次告发，陛下就怀疑了。

三次告发，陛下必然大怒而亲自率兵前来围剿。

与其这样，不如我为先生在京城做内应，天下就可以取得了。”

陈豨回答：谨奉教。

能够得到韩信的青眼是极罕见的，来说一下，韩信这个人，在刘邦的政治结构中是个什么分量。

他被刘邦软禁之后，一直郁郁寡欢，经常称病不上朝，史载：“羞与绛、灌等列”

“羞与绛、灌等列”是啥意思呢？

“绛”是周勃，跟他没什么从属关系，但周勃在最后封赏时，仅次于曹参的万六百户和张良的万户，人家是八千一百户。

萧何被刘邦夸了一溜够，真论功时是八千户，后来增的封，才凑到了万户。

“灌”是灌婴，刘邦麾下骑军总司令，当年自己的老下级，跟樊哙、陈平都是五千户级别。

这二位，韩信嫌他们掉价。

这是他的自我定位，这算是侧面给陈豨做了烘托。

一次韩信闲来无事，去樊哙家串门，樊哙是行跪拜礼进行恭迎恭送的，并说：“大王竟肯光临臣下家门，真是臣下的荣耀。”

原话是：**“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

韩信出门后，自嘲笑道：“唉！没想到我这辈子居然混到了同樊哙等为伍！”

韩信的自嘲，仅仅说明了他自己对自己江湖地位的认可，没啥意义。

重要的是樊哙的表现。

“跪拜”和“称臣”，这个分量实在是太重了。

樊哙是谁？

刘邦的妹夫，汉军第一先锋，战功无数，鸿门宴上是敢怼项羽的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位猛人从来没有过跟韩信的从属关系，自始至终都是刘邦的心腹势力。

这样一个皇帝身边的一担挑，对韩信如此态度，说明了韩信的威望之高。

这就好比樊哙虽然啥妖怪都打，但也就是孙悟空的级别，而刘邦和韩信则是如来佛祖和弥勒佛祖的级别。

《西游记》中弥勒佛祖在收他下界装佛祖的童儿时，对孙悟空说了一句话：悟空，认得我吗？

一句话，吓得孙悟空说道：弟子失回避了，万罪！万罪！

一句“认得我吗”，就把一向嘴没把门的孙悟空吓得连说“万罪，万罪。

“失回避了”是个啥意思呢？

是最高级别的恭敬。

看到大领导时，不是磕头鞠躬作揖就表明尊敬了，最高级别是你要先回避，要给领导让出地方。

领导喊你时你才能过来。

“万罪”这词从孙悟空先生嘴里说出来，不觉得落差极大吗？

弥勒佛祖在收黄眉怪时，跟对孙悟空一样，问了一句：认得我吗？

真正的牛人是从来不说狠话的！

吴承恩用了两句普普通通的话，就把弥勒佛祖的崇高地位给凸显现出来了。

太史公这也一样，他选的孙悟空，是威猛先生樊哙。

樊哙跪拜是“表姿态”，称臣是“万罪万罪”，“大王乃肯临臣”是“失回避”。

这就是此时，韩信这只被去了势的老虎的分量。

就这么重！

刘邦和韩信两个大佬有一次盘道时，刘邦和韩信坐而论道谁更能打，刘邦问韩信：“像我的才能，能统率多少兵马？”

韩信说：“陛下能统率十万。”

刘邦说：“你怎么样？”

回答说：“我是越多越好。”

刘邦笑道：“你越多越好，咋还被我拿下了？”

韩信说：“陛下不善于统领士卒而善于领导将领，这就是我被陛下辖制的原因。况且陛下是上天赐予的，不是人力能做到的。”

这段话什么分量呢？

还是要举个《西游记》的例子。

《西游记》中的最难关卡狮驼岭中，要抓最牛妖怪大鹏鸟时，如来佛祖出动了如下阵容：

三个精即驾云来赶。行者将身一闪，藏在佛爷爷金光影里，全然不见。只见那过去、未来、见在的三尊佛像与五百阿罗汉、三千揭谛神，布散左右，把那三个妖王围住，水泄不通。

过去、未来、见在的三尊佛全来了！

史上最强阵容！

最后，拿下大鹏鸟后，原文是这样的：

妖怪说：**你若饿坏了我，你有罪愆！**”

唯一一个被抓了还敢龇牙的妖怪，还是被佛祖抓的。

佛祖收大鹏时是这样的：佛祖**不敢**松放了大鹏，也只教他在光焰上做个护法，引众回云，径归宝刹。

佛祖拍孙先生时是这样的：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行山”，**轻轻**的把他压住。

一个是“不敢”放松，一个是“轻轻”怕给拍死。

差距体现出来了吧。

你就说这鸟能耐有多大吧！

同理比过来，天下自成一档的两位，兵仙和大龙在盘道，已经被抓进笼子的兵仙仍然可以如此傲骄的跟大龙这么说话，而且大龙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反驳。

韩信就是这只大鹏金翅鸟。

这已经不仅仅是韩信的自信问题了，侧面已经显示出来韩仙爷在江湖上的辈分有多么的高了。

这两段，是《史记》中，后面韩信要造反的重要前期伏笔。

还是那句话，太史公基本上是没有闲笔的。

《史记》中，在“樊哙称臣叩拜”和“两大佬论兵多多益善”这两段话之后，就是今天我们开篇韩信跟陈豨的那段对话了，在给陈豨抬完点儿后，就是韩信的最后篇章了。

这一章，基本上是破案的一章，疑点太多，必须看原文。

汉十年，陈豨果反。

（果然反了）

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

（刘邦亲征了，韩信得病了。）

阴使人至豨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

（韩信给陈豨传信了，放心打你的，我从中央帮你）

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

（韩信与家臣打算晚上用假的诏书赦免罪犯，打算靠这支力量袭击吕后和太子。）

部署已定，待豨报。

（部署已经完成，等待陈豨的消息）

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

（韩信的门客得罪韩信了，韩信囚禁他并打算杀了他）

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

（门客的弟弟向吕后告发韩信）

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

（吕后打算办韩信，怕弄不过他，于是找来了萧何）

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

（老萧给出好点子，说前方来报，陈豨一死，要办联欢会，都得来）

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

（萧何亲自骗韩信说：虽然得病了，你也得过来装装样子）

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

（韩信刚来，吕后在长乐钟室宰了韩信）

韩信就这么被干死了。

后世人们一直在怀疑，韩信为什么手握重兵时都没反，被人家软禁后却联络别人反了。

这是一个很有理有据的怀疑，毕竟造反不是打游戏，可以存档重来，你只有一次机会，而且成功率极低。

韩信此时已经没有本钱，有可能是牵强附会，被泼了脏水，找茬杀了。

而且很多人开始嘲笑韩信，打算赦免罪犯做武装力量去造反，嘚瑟多了脑子不正常了。

真的是这样吗？

没那么简单。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要展开一个较深入的冷门讨论了。

在古代，造反成功需要什么条件。

古代的造反，往往是两种方式。

一个是中央政变，一个是地方造反。

我们印象中的“造反”，往往是拉大旗扯虎皮占山为王的那种揭竿而起。

其实那种造反的成功性极低，成功案例必须要赶到王朝末年，在一大堆造反派中最后厮杀出一个胜出者。

在太平盛世中，地方造反的唯一成功案例是燕王朱棣篡了他侄子建文帝朱允炆。

这个的不可复制性太多了，可谓是祖孙三代齐联手打造的剧本，将来明朝我们会讲到。

综上所述，**在王朝彻底崩坏没法要之前，地方造反的成功率基本为零。**

因为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健康的中央实际上是在以全国敌一隅，你多大的能耐也很难翻天。**

代表案例就是刚刚被刘老三分红军团活活搞死的项羽。

真正造反的高成功率，其实是在权利中枢搞政变。

哪怕国家机器健康无比，也有一定几率彻底把权利中枢大脑给拿下。

虽然说几率仍然小，但比地方闹事的几率高多了。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个基本面：**就是韩信无兵无权进中央后，从造反的成功几率上讲，并不意味着就比在全副武装的楚地低。**

下面，问题就缩小成了**在古代，在权利中枢搞政变需要什么要素？**

首先明确一点，**在权利中枢搞政变，跟在外地造反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地方造反说白了就是一架小机器在和中央的大马力比输出，这个好理解。

权利中枢政变，则比较复杂。

为了大家形象理解，先来简要说一下中国史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次著名政变作为参考。

司马家族咸鱼翻身的“高平陵之变”。

具体细节三国时代再论述，咱们先看司马家篡权的关键几个步骤。

第一步，**司马懿奥斯卡级别的长期装死**，曹爽带班子去春游。

第二步，**司马师召集自己当“中护军”时培养的“死士三千”。**（这个“中护军”类似于汉代的“北军”，今天的“北京卫戍区部队”的首长，**具有着选拔、提拔下级武官的权利**，知道为啥人家能“阴养三千死士”了吧）

第三步，政变当天，**司马懿上来直奔“武库”（军火库）。**

第四步，司马师（二号人物），司马孚（司马懿三弟，司马家三号人物）**占领司马门，火拼掉当天的当班宿卫禁军，随后屯兵宫中，切断皇宫内外联系。**

第五步，司马昭（四号人物，此时跟他哥的差距类似于）**占领内宫，拿下太后拿到政治合法性。**

第六步，**找老同志们出来，靠着太后文件去拿下曹爽兄弟们的禁军。**

第七步，**陈兵洛水桥，忽悠曹爽。**

这是他家的整个政变流程。

里面有几个关键。

第一，“武库”，也就是军火库，平时由少量精锐部队看守，这是重中之重。

所谓的禁军（南、北军）你别看人数多听着挺牛，但**除了当天当班的担任宿卫宫禁的“中央警卫团”之外，剩下的所有禁军基本都是没有兵器的，兵器全在武库中。**

里面给你下批文，你才能领兵器动武！

只要占领了军火库，外面多少人也没戏，没有铁你咋杀人？

第二步，司马门。

当时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位置。

当然今天不可能，但是在古代，**控制了这里，基本上所有的政治权利就全都被你拿下了。**

所有的重要印鉴玉玺，虎符等等全在这里，文件要从这里出来才生效！

在汉初，相权还大，当然会比司马懿那个时候更复杂一些，主要在此方便大家理解。

控制了这里，外面的人进不去，你要是擅闯就是杀头的罪，外面的武装只能干看着。

里面的人出不来，皇权只能被胁迫。

这是“中央警卫团”的这个角色看起来实力不大，人数并不多，但极其重要的原因！

古往今来全都是皇帝最为最为亲信的人，才能干这个岗！

后面的“灭诸吕”，我们会详细讲“南军”和“北军”。

第三步，是控制里面的皇族。

司马门拿下来了，基本标志着大局已定，所以司马懿派出的是还不成器的司马昭去进宫。

最后，是派高柔等老臣拿下了没有武装的曹爽的全部禁军。

看出来古代政变的关键点排名了吗？

武器》截断政令》政令中枢》军队。

而不是绝大多数朋友想象的。

军队》武器》政令中枢》截断政令。

敲黑板了哈。

最重要的，是军火库！

只有控制军火库，你才能源源不断地武装起部队，你才能断绝别的武装跟着瞎掺和的可能。

这叫开源节流！

次重要的，是截断政令！

只有截断了政令通道你才能保证没有别的政治势力跟你瞎掺合的可能。

这叫确保政治的唯一合法性！

这两个是重中之重！

但拿下这两个关键的“杠杆支点”，却并不需要太多的人数。

此时此刻，禁军主力都让刘邦带走抽陈豨去了，看完这个，你还认为韩信的政变需要很多人吗？

这是硬件要求，看着已经很惊心动魄了，但实际上，后面才是真正重要的！

政变不是你控制了皇宫，就算成功了。

你还得是那块众望所归的料！

在帝国中枢搞政变，除了前面说的“武库”和“司马门”这种关键支点外，政变还需要一个关键要素。

威望！

这是比阴养多少死士都重要的无形因素！

威望是啥呢？

是你能完成顺利接管中央政权，并使国家机器继续衔接运转的关键因素！

司马懿站出来后，很多朝中老臣都出山来帮着政变了，当然这里有曹爽当政十年比较作的助攻，但是，这跟司马懿四朝元老的巨大威望也是有着巨大关系的！

著名虚构桥段“空城计”中有句司马懿形容诸葛亮的话：“孔明一生不弄险”。

实际上，这句话却是在真实世界中，在司马懿搞政变后，所有人心里的盘算。

“仲达一生不弄险”！

所有人觉得你这人靠谱，你这个从不弄险的老家伙豁出老命搞这一下子肯定没问题，人家才会出来。

毕竟这是杀头的罪过！

而且，这些人都是事先并没有参与政变预谋的。

每个人都是现场直播！

每个人都是被临时通知参演的！

司马家的谋国剧本，直到政变的前一天，自始至终都只有司马懿和司马师父子两人知道！

所有人在突然接到重大抉择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永远是判断你这个人是否靠谱！

放到韩信这里也一样。

当所有的禁军看到是你司马懿派人来接管，才会认怂接受太后的临时诏书！

最后哪怕司马懿前面全都没走错，他控制了禁军后，他并没有发兵去逮曹爽，而是去骗。

他有底气去骗，是因为自身传奇的巨大威望，和如此威望下指着洛水放的那个屁，不对，发的那个誓。

司马家拿下曹家的权利中枢后，除了司马懿几十年官场生涯没涉及过的淮南战区外，剩下的荆州战区，幽州战区，关中铁票仓，都乖的很。

荆州和关中，老爷子都作为最高军政长官干了七八年。

幽州此时不重要，但平辽东时老爷子还是亲自走了一遍。

威望，是司马家侥幸得手后真正能够篡天下的关键因素！

再反过来看看韩信，韩信哪怕被去了势，但仍然具有颠倒天下的可能。

太史公的“樊哙跪拜”和“多多益善”描写说明了韩信是具有巨大威望的，除了刘邦之外，谁看见他都哆嗦的主。

再次重申一下太史公写樊哙这个人物的关键用心，**这个人是被精挑细选出来帮韩信的威望站台的。**

从来没有过隶属关系的皇帝妹夫，大汉军界前几名的实力担当，这么牛的人，对韩信跪拜！

称臣！

别人会是个什么态度呢？

权利这东西，很多时候说白了也是信心。

当所有人都害怕你时，你就能控制住局势！

当所有人都服你时，你就很可能完成蛇吞象！

韩信的巨大威望，他的不败神话，本身就是最大的一笔资产。

虽然是无形的，但影响巨大。

再来看一下太史公关于韩信政变的部署：**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

这句话信息量很大。

他有家臣。

“诈诏赦诸官徒奴”是他计划中的政变潜在力量。

“袭吕后、太子”是他的出手方向。

这里面没提武库的事，但是既然敢“袭吕后、太子”，说明已经要打皇宫和东宫了，肯定是将兵器的来源算进去了。

“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

这句话是一直被忽略的一句话。

吕后收到告密后“预召”，但已经“恐其党不就”了。

这五个字非常重要！尤其那个“党”字！

说明“舍人弟”在给吕后的告密中已经把韩信此时手中的力量告诉吕后了。

说明韩信并非此时是光着屁股！

说明韩信并非要全部指望那帮被赦免的囚犯做主力！

说明此时韩信手中也已经有像司马家那样的“阴养死士”了！

而且规模不小！

吕后觉得突然去拿下他已经不太可能了。

韩信要是孤家寡人，吕后是不会绕一大圈无可奈何的找当初他的推荐人萧何去谋划计策的！

此时刘邦又带着所有能打的嫡系出去了，韩信突然掌握中央的消息一旦传来，第二天，整个长安城就会趋向于默认。

因为根本无力反抗。

因为整个政治结构中，韩信的威望太高。

他只要手里有兵，就没人认为他会失败！

很多人会疑问，大部分将领都是刘邦封的，他们会鸟韩信吗？

看上去这是个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只要韩信控制了长安，谁的人，谁封的功臣宿将就都没什么意义了！

因为几乎所有功臣宿将的家属全都在长安！

这对于此时刘邦身边出去平叛的所有人的信心打击是毁灭性的！

曹爽当年是隐形皇帝，但他最终被什么击垮了呢？

家眷嘛！房子和地嘛！

司马懿对他的那句评价“驽马恋栈豆”其实适用于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

这个时候就跟刘邦方面的威望有多高没有多大关系了！

因为人性是更现实的。

如果韩信侥幸占领中央后，刘邦前面的平叛部队在收到消息后会是什么心理状态？

还特么打什么打！

谁打的过！天下都是人家打下来的！

当初这货背着水都把赵国团灭了！如今又特么背着我们把长安包饺子了！

太吓人了！

我媳妇孩子老娘都在人家手里，还好我特么没怎么得罪过韩爷，赶紧找后路！

说了这一大堆，是为了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韩信大概率是真反了，因为所有的史书中都很确凿，并非被吕后找茬宰的。

第二，韩信的造反谋划，有一定的可行性（我并没有说很高哈），而并非当初有兵有将不反被逮起来后脑子犯病了。

最后说一下韩信的动机。

虽说韩信即便政变成功了，最终成功的可能性也不一定很大，因为**还是那句概率论的话，综合实力相差悬殊。**

但却是韩信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

因为刘邦绝对不会放心他这个年纪轻轻的同等威望的核武器走自己后头！

刘邦迟早会下手！

韩信在被坑多次后终于琢磨明白并极大概率也选择了“黑暗森林法则”！

韩信如果想造反，找外援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

必须要有一个够分量的人，将中央的大部分力量调动出去，尤其是刘邦被调出去之后，他的威望和预谋才能起作用！

就好比曹爽等曹氏重臣必须都出去打猎，司马懿才敢发动政变一样！

陈豨就是韩信选中的一个实力派。

更何况，每次刘邦走后，整个关中的实际大当家，跟他有着巨大的渊源。

萧丞相。

如果韩信政变成功后，萧丞相会怎样的态度呢？

永远不要相信人被刀架在脖子上时的话。

人性是永远禁不起考验的。

韩信政变成功后萧丞相的态度我们永远不知道了，我们只看到了萧丞相在政变之前的态度。

吕后在知道信息后，第一时间找到了萧何谋划。

为啥要找萧何呢？

她难道不知道是萧导师当初给韩仙爷按得灯转的身吗？

在生死存亡时刻，政审可是最关键的一环！

吕后是个高明的政治家，她不会不知道。

她喊萧何来，说是谋划，其实是俩意思。

既出主意又当人质！

萧何根本没得选的最终选择了站队皇家。

并不怀疑萧丞相的纯洁度，只是就事论事的说一下萧丞相的处境。

从形势角度，他人已经到吕后这了，根本没得挑。

这就好比如果韩信政变成功后，一群兵围住了萧何，让他配合国家操作系统帮他打刘邦，届时，萧丞相会做怎样的选择说啥样的话呢？

是大骂韩信臭反贼还是狂卷老流氓对不起韩仙爷呢？

真不好说！

历史长河中，时至今日，被强奸和为爱鼓掌永远只是一线之间。

狗掀门帘子，全凭那张嘴，一个人的动机永远要看当下他所经历的形势。

萧何在立场上站得稳，政治上不动摇之后，一手设局导演了干掉韩信的最终曲目。

这位秦末、楚汉的旷世兵仙起步绚丽如夏花，终了却没能洁白如冬雪。

谢幕的过程颇为屈辱。

这位传奇不仅仅生前功绩人间第一，武略天下无二，而且起点与终点，都是那么的具有对称之美。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亲手将你带上这舞台，也亲手将你接引而下。

当年的月下，这位忠厚长者对他说：跟我回去！

你是要角逐天下的人！

我一定帮你不负平生！

十几年中，你声名鹊起，威震神州，秦，魏，代，赵，燕，齐，楚，几乎一手打下了整个天下。

有吞天之能，无雄霸之志，最终全都想明白了，却也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韩信，成为了第二个退下历史舞台的诸侯王。

刘邦后来在对陈豨战事大局已定后，返回了长安。

回来后，知道了韩信被杀的劲爆消息。

刘邦的态度：**“见信死，且喜且怜之”**。

为什么“喜”呢？

他早晚要解决的头疼，政委帮他搞死了。

至于为什么“怜”，我相信只有刘邦自己最能体会当时的那种感觉。

《史记》中，韩信死后，太史公给出了自己的点评：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
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
余视其母冢，良然。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我去淮阴，当地人对我说：韩信当年布衣时，就志向异于常人了。

他妈死后，他没钱安葬时仍然找到了一个高处宽敞之地，将来旁边是可以安置一万家为他守墓的。

我亲自去看了看，确实如此。

如果韩信能够谦让不显摆，他于汉家的功勋是堪比周公、召公，姜子牙的！

他没能走这条路，在天下已经被统一后却决定谋逆，宗族被杀，不合时宜不应该啊！

太史公最后的评价，关键是两点。

一个是韩信最终成为兵仙，是人家生来志存高远。

一个是韩信的功勋于汉家，堪比周公、姜子牙。

秦灭，太史公把功归给了项羽。

“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重点是“**将五诸侯灭秦**”和“**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在《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算是比较隐晦的把汉兴的一种很重要的一部分功劳算给了韩信。**

毕竟谁都知道周公和姜子牙是谁。

而在《高祖本纪》中，太史公是这么给刘邦做总结的：**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说到底，非人力所及，不过是“**得天统矣**”。

司马迁的笔下，秦末楚汉这段波澜壮阔，一个实录的伟大史学家给出了他客观公允的最终的评价。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岁月啊，你带不走。

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韩信离去了，但他倒下的整个过程中，陈豨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一个如此巨大的流量倒下了，也把陈豨这个汉廷想要掩盖的历史人物重新曝光到了历史舞台上。

下面让我们看看陈豨的造反经过吧。

陈豨那次上千宾客住满旅馆的拉风返乡后被刘邦派给自己三小子赵王刘如意的国相周昌盯上了。

周昌打了小报告，说他宾客众多又独掌兵权、恐怕会有变故。

随后刘邦就命人去追查陈豨，查到了很多陈豨的宾客在财物等方面违法乱纪的事，其中不少事情的最终矛头都指向了陈豨。

陈豨听说了风声，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暗中和他边防任务中需要剿灭的韩王信流亡政府进行勾结。

197 年七月，刘邦的父亲刘太公过世，刘邦征召陈豨回长安，陈豨称病。

197 年九月，又是这个长天一色秋马肥的日子，陈豨自立为代王，联合了组建流亡政府的韩王信举兵反叛。

韩王信南攻马邑方向，陈豨自东垣南下，两路进兵。

代，赵皆危。

刘邦这边，知道陈豨造反后，一面令周勃，柴武自晋阳向北反击，一面自己亲率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等往赵国赶，并广征诸侯兵。

刘邦再次使出自己的打群架套路，所有能动的全都去抽人。

十一月，刘邦疾驰至邯郸。

赵国第一重镇邯郸此时仍然属于汉帝国控制，刘邦大悦道:“陈豨不据守邯郸，阻击漳水，由此可知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刘邦这话说的，非常有水准，打了一辈子仗的他，此时也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家的层面了。

趁这个机会要说说赵国在华北平原上的这片土地了。

朋友们可能会疑问，这一片大平原，有啥可说的?

还是很有些代表性的。

前面我们详细的讲过关中的四塞之固，函谷关，武关，潼关和蒲坂渡口这些著名景点基本意味着八百里秦川的归属。

我们讲过秦岭对于汉中和关中间的关键性，讲过汉水对于沟通这两个地区的潜在意义。

讲过荥阳虎视关东，总扼中原咽喉。

这些都是中国非常著名的兵家必争之地，**属于一地系千里兴亡的大争地。**

除了这些著名地点，每个省，郡，同样也有小争地。

比如说赵国，看一下我们曾经展示的这张图吧。

赵地南部是大平原，唯一的天险就是漳水和黄河，只要拿下漳水这条线，整个赵国平原往北就再无险可守。

邯郸是赵地第一大城，经济实力，人口数量都最强，算是整个黄河以北最重要的物资补给地点。

邯郸卡在关键大动脉上！

来看一下宏观地图吧。

而且如果细观察的话，更为有意思的是，不光在秦汉，时至今日，华北平原上的主要城市仍然是太行山边上的这一串。

在当时，这一条线不仅有秦驰道，实际上也代表着整个华北最为值钱的地方。

陈豨自造反后，只能从北往南的这一路太行山角啃下来，东边的那一大片平原的意义反而不是很大。

为什么河北的这些大城市要紧贴着太行山呢？

原因比较多，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老母亲。

太摇摆了。

这图看的乱的话上静态图，最粗的那根黑线是此时的黄河。

黄河母亲脾气大，泥沙多，所以整个华北平原不定期的总要接受“洗礼”，用我们主席比较浪漫主义话讲：“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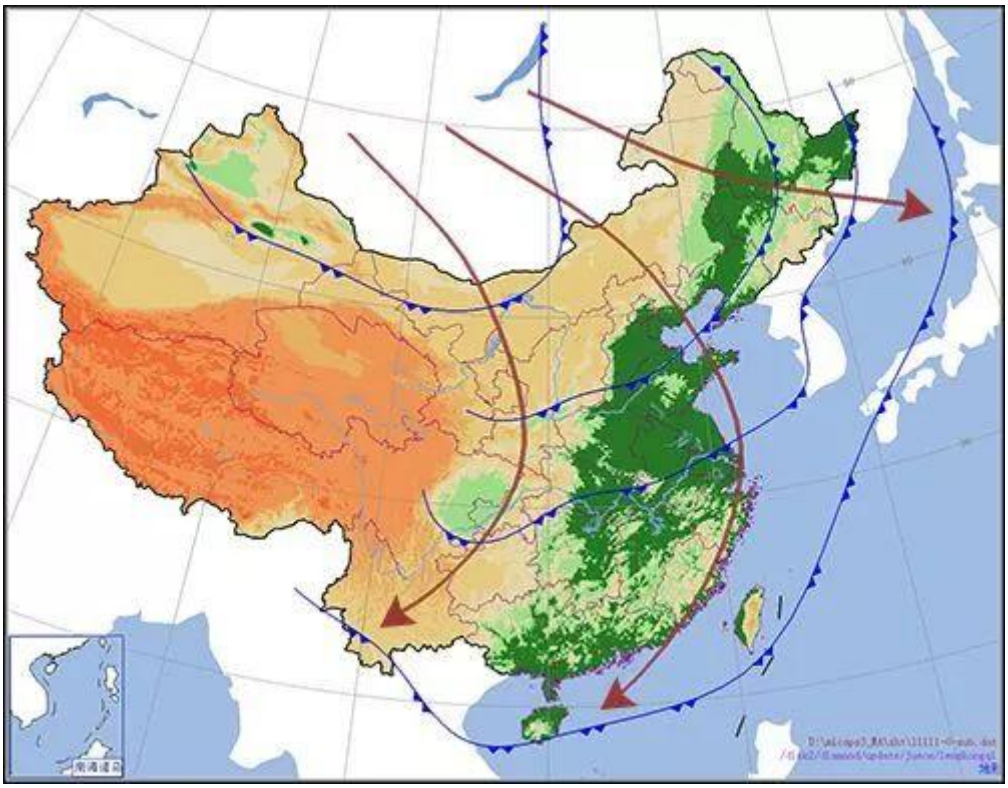
而靠着太行山这一大遛呢，由于地势高，所以水往低处流的母亲就横溢不到那里去，尤其在对天灾没有反抗能力的古代，太行山麓天然自带避险属性。

谁家过日子都是奔着天长地久去的，也不想天天提心吊胆当鱼鳖，所以太行山麓这条线上的人民们上百年下来，就积累成了华北经济带。

除此之外，还有气候原因。

南边的暖风到了太行山脉就过不去了，上升凝结成云导致这地方湿润爱下雨。

由于西伯利亚冷空气流南下有太行山扛了一大下。



导致太行东麓经济带不仅比山西高原暖和的多，还比东边没有挡头的大平原有温度。

藏风聚气好风水啊！

刘邦做完对战争形式的判断后又来到用人艺术专场。

周昌上奏把反情严重的常山郡守、郡尉斩首，理由是：常山有二十五座城，陈豨一反叛迅速就丢了二十座。

刘邦问：那郡守、郡尉反了吗？

周昌说：那倒没有。

刘邦说：不怨人家，他们力量不足，陈豨是领边防军的大将，打不过正常，随后赦免了他们并恢复了官职。

之后，刘邦又询问了陈豨的将领都有谁？

左右回答说：有王黄、曼丘臣等。

紧接着，参谋们还附加了一句额外的情报：陈豨的帮手们大多以前都是商人。

刘邦说:“我知道怎么办了。”

社会人刘邦派出间谍展开了金钱攻势，去贿赂陈豨的部将们，并开出了大额赏金，悬赏王黄，曼丘臣等人。

紧接着刘邦又问周昌：赵国还有能带兵打仗的吗？

周昌说：我这还有四个。随后喊了那四将来拜见刘邦。

刘邦继续欲扬先抑的老招数，一见便先一通大骂：你们这几个瘪犊子也能为将？

就在四个人瑟瑟发抖之时，刘邦又每人封了千户。

不仅巨大的广告效果又出来了，这四个备胎还被狐狸精嗔怒后的一个媚眼彻底拿下了。

又准备为了女神炸碉堡去了。

左右近臣谏劝道：领导您这不是胡来吗！无功咋能乱赏呢？

刘邦说：你们知道个屁！陈豨叛后，邯郸以北都丢了，我现在急令天下兵往这赶，都还没到呢！现在正指着人家邯郸兵呢！

何必吝惜千户不抚慰赵国子弟呢！

正式开打后，汉军与陈豨叛军的交锋打了一年，汉军在曲逆城下攻击并斩杀了陈豨的大将侯敞、王黄，又在聊城把陈豨的大将张春打得大败，斩首一万多。

另一路，太尉周勃进军平定了太原和代郡，在攻打马邑时出现了巨大阻碍。

周勃大怒，再次发动了猛烈攻击，攻陷后，展开了报复性屠城。

马邑老百姓实在是比较倒霉。

十二月，刘邦亲自率军攻打反革命老窝东垣，但未能攻克，大量的叛军士卒辱骂刘邦。

顶级大流氓都敢骂，胆儿太大了。

不久后，东垣投降，凡是骂刘邦的士卒一律斩首，其他没骂的士卒处以黥刑，在额头上刺字。

刘邦余怒后把“东垣”改名“真定”，估计大意是“真龙搞定”。

后来这地方因为一个大名人而享誉全国，七出七入的常山赵子龙先生。

真定这个名字后来一直用了一千多年，直到公元 1723 年，为了避清皇帝，大名鼎鼎的四爷胤禛的“禛龙”名讳，“真定”被改为了“正定”。

这个名字跟各种龙有关的地方又过了二百多年，有一个小伙子下地方从政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在这里当了三年的县委书记，并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好地方啊。

东垣拿下的同时，王黄、曼丘臣被刘邦的金钱攻势所结果，他们的部下杀了他们投降汉军，陈豨的反叛也因此基本宣告了大势已去。

另一路同样出现了重大突破，在周勃拿下马邑后，柴武在参合（山西阳高县）斩杀了韩王信。

第三位被干掉的诸侯王。

两个韩信，基本上算是同一时间离开了刘邦。

韩信死后一年，打了很久游击的陈豨被樊哙追到灵丘斩杀。

这是在刘邦开国后的数次平叛中，最牵连日久，抵抗最顽强的一次。

本来应该有更多细节的，但史书中却寥寥数笔。

为什么汉史要如此掩盖一个大能量的人物，有三个原因。

第一，陈豨和当年造反让李信背了黑锅的昌平君一样，都是皇帝亲自部署寄予厚望的。

当得知陈豨反后，刘邦说了这么句话：**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

陈豨是他非常信得过的，却伤害他非常深。

第二，　陈豨造反的前后，涉及了两个韩信的死，尤其是那位“千古无二”，需要掩盖的太多了。

第三，陈豨跟吕家的关系，非常不一般。

吕家，又是汉史要重点抹去的痕迹。

下一战中，我们还将提到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重量级人物。

这个人，将再次刷新我们的认知。

刘老三这个天下，真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好汉三个帮**拿下来的！

陈豨的反叛告于段落，但作为汉初最大爆破手的他，在牵死了两个韩信之后，又波及了另外两个人。

这个死亡的游戏，还在继续。

刘邦在讨伐陈豨时，曾经向彭越征兵，但彭越说有病，只派出将领带着部队到了邯郸，自己没有去。

彭越的病来的很不是时候，这个表姿态的关头，你说你病了，但领导并不一定这么想。

刘邦很不高兴，还是像前面对韩王信那样，派人去责备彭越。

此时的刘邦，心态有点过于膨胀了。

因为这样的做法大概率还是会逼反彭越，北边您还没拔出腿来呢！

现在这个时候惹天下第一游击队长是很不明智的，毕竟当年彭越是怎么恶心项羽他是知道的。

但所幸是，彭越真的不想反，他很害怕，打算亲自前往谢罪。

刘邦前面的所作所为已经明白的昭告了天下，卧榻之侧，他刘邦是不允许他人酣睡的，他的部将扈辄就说:"大王当初不去，被他责备了才去，去了就会被捕。不如就此出兵造反。"

毕竟已经有先例了，韩信就是这么死的啊，但彭越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纰漏还是出在自己这，彭越的高级干部太仆得罪了他，彭越准备杀掉他。

但这位太仆看来是比较了解新闻时事的，知道现在中央的第一大方针就是打击不是姓刘的，于是太仆逃到了刘邦处，控告彭越谋反。

彭越冤吗？

挺冤的，但冤又有什么用呢。

刘邦一听有人告彭越造反，十分兴奋，派出了特种小分队潜入梁地，实施斩首行动，趁彭越没有准备，在他的根据地将其逮捕，并押回了洛阳。**（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

由于整个秦末汉初就是一笔烂账，后面的诛灭诸吕更是乱的一塌糊涂，因为前面这帮刘家所谓的乱臣贼子在历史中的定位是处在对立面的，里面的很多问题都不好说。

再次让人诧异不已的剧情出现了。

天下第一游击队长，最擅长敌进我退、避实击虚的彭越，居然被斩首行动窝囊的控制了。

对方可是诸侯国的国王啊！

韩信也是刘邦将他调出大本营才拿下的，而且拿下后刘邦马上红利安抚楚地，并麻溜的跑回了自己的地盘。

彭越被拿下这段，可信度太低！

因为你去对方势力稳固的中心去拿下人家的老大，变数太多！

最大的可能就是根本拿不下，人家当时就反了！

即便你拿下了，人家儿子也反了。

这其中，应该有很多细节的操作。

最大的可能，就是彭越的权利核心中，干部构成肯定有大文章。

很多魏国关键岗位的干部都有问题！

但具体人事资料我实在找不道了。

期待将来捋清这个悬案的论文出现。

彭越被立案审查后，经司法部门审理。

经多方会审，“不出意外的”，彭大王的谋反罪证具备，请求刘邦依法判处。

刘邦大度赦免了他，毕竟此时已经没有威胁了，彭越被废为平民百姓，流放到蜀地青衣县。

彭越埋头西去，走到郑县，正赶上吕后从长安来，打算前往洛阳。

彭越看到了当年的刘大嫂，认为长嫂为母，小叔子是儿，也许能帮帮自己，于是对着吕后大哭一场，分辩自己没有罪行，自己老了，富贵也不要了，只希望终老于故乡昌邑。

吕后答应下来，又带着他一块向东去了洛阳。

见到刘邦后，吕后露出了冷酷的嘴脸，说：彭越，壮士也，如今把他流放蜀地，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患，不如杀掉他，你看，我把他带回来了。

蜀地可比梁山泊更容易打游击，看到自家政委这么一提醒，刘邦斩草除根的心再次被搅动了。

什么过往的交情，都烟消云散吧。

杀彭越，夷三族。

短短五个月，韩信，韩王信，彭越，全部被杀。

灭楚三英被吕后亲手干掉了其中两个。

这个女人非常不简单，记住吕后这个人，下一战是她专场。

彭越不仅没有善终，尸身都没能保全，被刘邦剁成了肉酱，装在罐儿里做成了恐怖礼品被分发给了各诸侯。

其实就是给两个人看的。

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臣（吴芮之子，此时吴芮已死）。

或者说其实应该就是给一个人看的，就是英布。

人家长沙王的老吴家，特别明白怎样保存自己。

吴家封王后，就一直低调行事，把自己大部分领地让给了刘氏宗族，又将自己的一部分精锐亲兵分到荆王刘贾(刘邦堂兄)帐下，表明自己没有威胁。

英布在收到彭越做成的酱货时正在打猎，当他看到昔日的一方英雄豪壮如今装在了罐儿里，那一刻，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既然已经英雄末路，索性再燃烧一次吧！

无论结局如何，终归要像个男人一样迎接自己命运的结局！

英布下定造反决心后，开始暗中部署，集结军队，侦察邻郡的意外警急。

英布的密谋，虽然事事小心，但还是走漏了风声。

倒霉在了一个小人物身上。

起因是英布宠幸的爱妾病了，但被一个叫贲赫的小官盯上了。

爱妾多次去医师家治疗，正好这个贲赫住在大夫家对面，他是个比较会钻营的人，认为这个夫人路线的拍马屁机会不能放过，于是总在那个妾看病时送去丰厚的礼物，还陪领导的女人在那大夫家喝酒。

这个贲赫比较倒霉，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他投资的那位爱妾在侍奉英布时开始说贲赫的好话，称赞贲赫是忠厚老实的人。

但不知是这位爱妾平时就桃花外露让人不放心，还是贲赫的名声不好，还是赶上英布那几天心情不好，英布开始暴怒。

你特么怎么知道有这么个王八蛋的！

虽然这位爱妾把说贲赫好话是因为收人家礼了的原因告诉了他，但英布仍然疑心她和贲赫私下有一腿。

贲赫听到风声后，大恐，借口有病不去上班。

英布听说更加恼怒，派人逮捕贲赫，贲赫展开了逃亡。

贲赫一路向北，直奔长安而去，英布派出追杀的人没能赶上。

贲赫到了长安，上书告变，说英布要造反。

一向对于造反事件猴急的刘邦看了他的报告，突然斯文起来，找来了萧何商量。

萧何说:“英布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恐怕是有怨仇诬陷他。还是先把贲赫关押起来，派人暗中试探淮南王吧。”

英布这边心理素质不太好，看到了汉使前来就杀死了贲赫的全家，起兵造反。

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刘邦释放了贲赫，然后召集将领们问道:“英布造反，咱该怎么办?”

和当初有人告韩信谋反一样，将领们还是那一个套路:“出兵打他，活埋了这小子，还能怎么办!”

夏侯婴回家后和自己的门客们谈论此事。门客薛公说:“他本来就当造反。”

夏侯婴说:“小点声！不要命啦！皇上给他裂土封王，赐爵显贵，面南听政，立为万乘之主，他为什么反呢?”

薛公说:“彭越，韩信都死了，这三个人当初都有同样的功劳，自然会怀疑祸患殃及自身，所以肯定会反。”

夏侯婴把这些话告诉了刘邦，并说:“我的门客原楚国令尹薛公，这个人很有韬略，您可以见见他。”

刘邦于是召见了薛公，薛公说:“英布造反不值得奇怪。假使英布计出上策，山东地区就不归汉王所有了；计出中策，谁胜谁败很难说了；计出下策，陛下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刘邦问:“什么是上策?”

薛公回答说:“向东夺取吴国，向西夺取楚国，吞并齐国，占领鲁国，传一纸檄文，叫燕国、赵国固守他的本土，山东地区就不再归汉王所有了。”

刘邦再问:“什么是中策?”

薛公回答说:“向东攻占吴国，向西攻占楚国，吞并韩国占领魏国，占有敖仓的粮食，封锁成皋的要道，谁胜谁败就很难预料了。”

刘邦又问:“什么是下策?”

薛公回答说:“向东夺取吴国，向西夺取下蔡，把辎重财宝迁到越国，自己跑到长沙，陛下就可以安枕无虑了。”

刘邦问:“你觉得英布将会选择哪种计策?”

薛公回答说:“选择下策。”

刘邦问:“为啥？”

薛公说:“英布本是原先骊山的刑徒，自己奋力做到了万乘之主，这都是为了自身的富贵，而不顾及当今百姓，不为子孙后代考虑，所以说他选用下策。”

刘邦说:“说的好。”赐封薛公为千户侯。

每个异姓王的造反，总会有几个搭上封侯末班车的，像薛公说“不为子孙后代和百姓”这都是扯淡，不过薛公开头说的还是挺对的，**出身决定了英布的见识。**

我们来分析一下，薛公的这三策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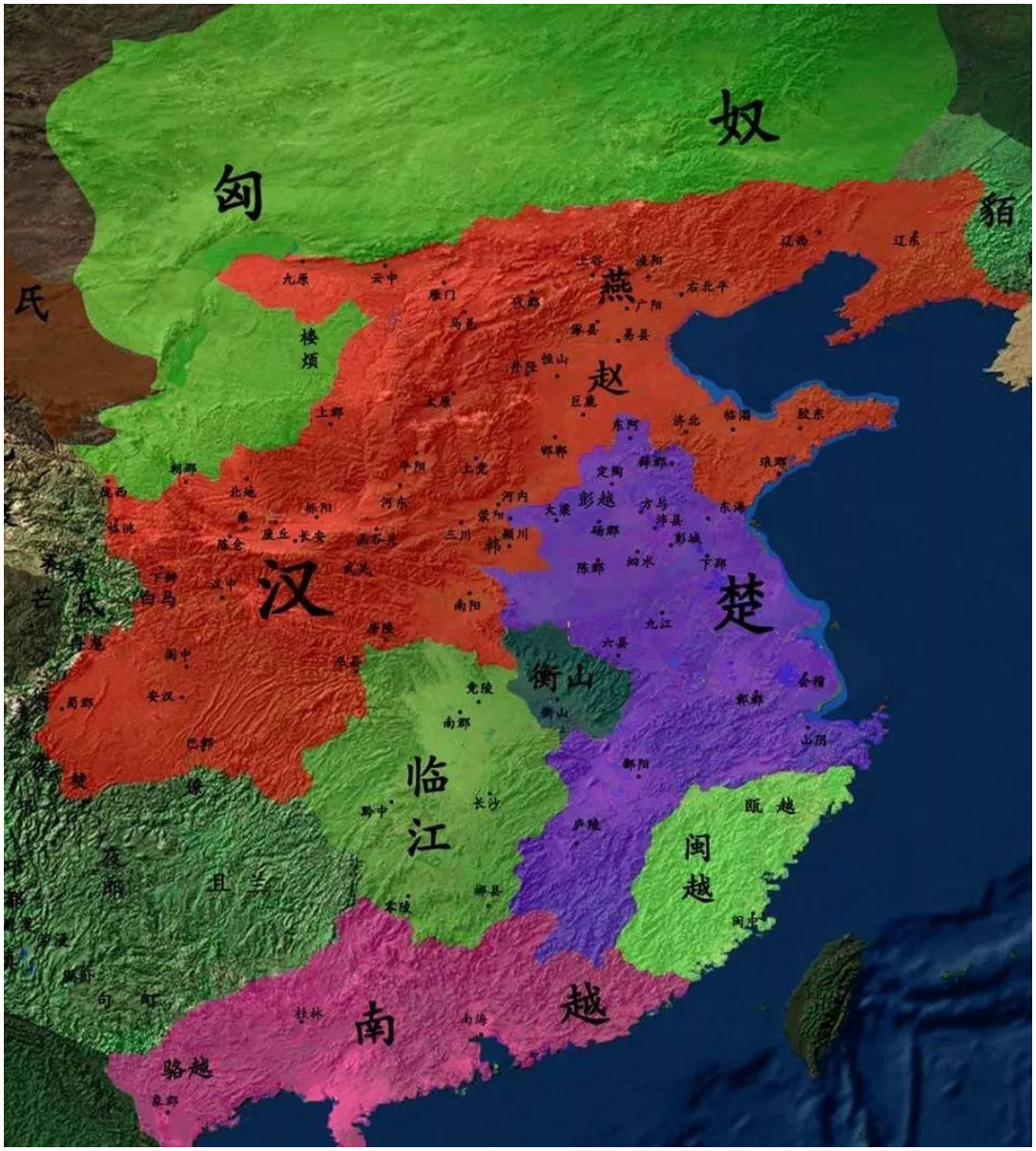
上策和中策，相同的地方都是取吴下楚，这个好理解，巩固南方的根据地。

区别在于上策是并齐取鲁，中策是并韩取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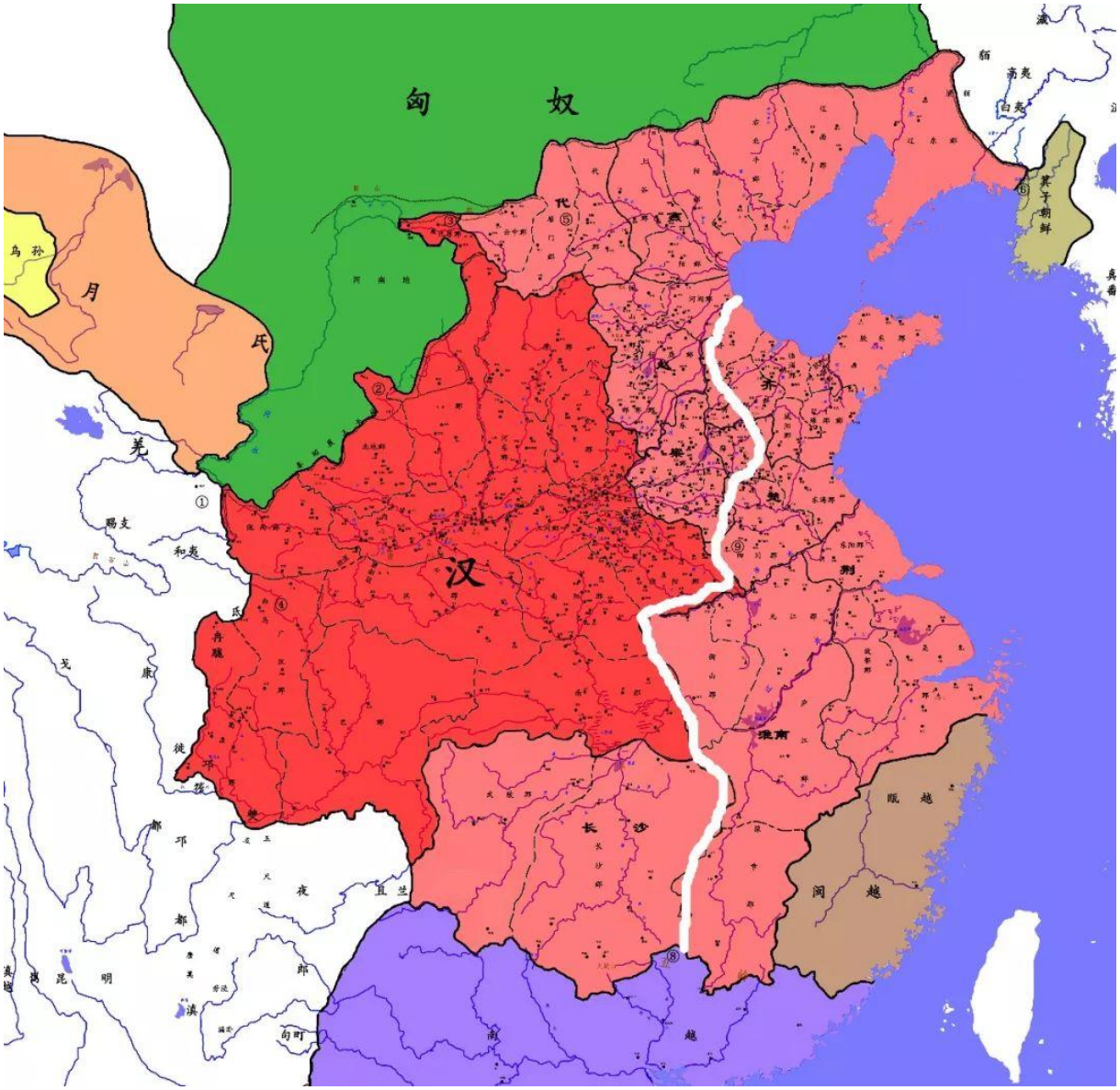
之前我们说，韩地是天下之中，中国咽喉啊！为什么不如齐地呢？

关于这一点，刘邦同志是比较感同身受的。

采取中策，英布顶天了就是个项羽。



采取上策，就不好说了，至少不会速败。



别看韩魏的中原土壤可能比齐鲁大地更肥沃，但两者的经济实力和防御成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齐国北边有黄河、济水，西边有泰山，南边有泗水，东边是一望无尽的东海。

从地势上，一直有东秦的说法。

关中是四塞之国，齐地其实也差不多，整个国家的边境都有天险的守护，而且南可击楚，北可伐燕，西取赵魏，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这个地方产盐，经济实力强劲，从管仲时代就是经济特区，刘邦把整个山西高原全分红了，但唯独死死攥住了晋西南的河东地，也就是运城平原。

因为那里有着当时中国最大的盐池。

关二爷之所以后来封神进入“神仙中的“帝”级编制”，最开始起步跟作为老家守护神守护运城盐池有着很大的关系（北宋时我们会有涉猎）。

盐，就是那个时代的石油，我们在开篇第二战就讲了。

当年齐国靠着这片土地称王称霸了七八百年，韩信打下了这么多国家，全都没正眼瞧，直至打到齐国，才踏下心来威胁刘邦。

项羽豪气干云，睥睨天下，北边打成什么样都没当回事，但韩信拿下齐地之后，放下身段开始恭维韩信。

这片土地，就是这么重要。

无论英布那边是计出上策还是中策，刘邦其实都不好办。

但英布真的就选了那个下策。

下策的东取吴越，西取下蔡，身归长沙，**实际上就是想凭淮河之险，搞地方割据。**

这种战略五百年以后可以，但现在不行。

因为淮河以南此时的综合实力太弱了。

而且北面也远不是摸索阶段拎不清的五胡们。

中央以全国敌一隅，你英布也不是项羽、韩信，所以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败局。

战略这东西，需要身边有高人帮你分析，谋划，当你身边没有明白人时，你只能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最终的结果也好不了哪去。

就像薛公所说，说到底，他英布就是个骊山囚徒，眼界就在那。

刘邦这面进行预判时，英布也进行了战前预测。

造反之初，他对将领们说:"皇上老了，打仗也打烦了，肯定不会亲自带兵前来，只会派遣将领来。

诸将中我只害怕韩信、彭越，如今他们都死了，其余的没什么可怕的。"

英布在给属下们打气，其实差点真让他猜中了，刘邦此时生病了，真的是不想来的，但他家的政委却真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吕后再次出场。

刘邦开始的打算是让太子刘盈代替他出征的，但大政委知道后又开始找大领导沟通去了。

她很清楚，自己的儿子哪里见过那种阵仗，而且作为太子赢了无可赏，输又输不起，于是找刘邦哭诉。

英布天下猛将，诸将又跟你平辈，小孩子哪里控制的了你那帮虎狼之将，英布一听说太子出征更会大受鼓舞。

您虽然身体微恙，但仍请勉力一行，您躺在车上指挥，那帮将领就不敢不尽力。您虽劳苦，可却是为了妻子儿女啊！

刘邦听后大骂：这小子狗屁不会，最后还得老子亲自上阵！

骂归骂，但人家政委的有道理，刘邦在一通瘪犊子王八羔子后再次御驾亲征了。

英布那边上来向东攻打荆国，荆王刘贾出逃，死在富陵。

英布合并了荆国之兵北上攻打楚国。

楚国调动军队在徐、僮（今宿州地区）之间和英布作战，楚国分兵三路，想采用相互救援的掎角之势。

有人劝告楚将说：英布擅长用兵打仗，百姓们一向畏惧他，况且兵法有云:咱们现在是在“散地”作战，一旦士卒危急就会四散奔逃。

如今兵分三路，他们只要战败我们其中的一路军队，其余的就都吓跑了，怎么能互相救援呢？

咱们应该合兵一处，与他决战。

这正经是个读过兵法的人说出来的话！

啥叫“散地”呢？

《孙子兵法》在“九地篇”中是这么说的**“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

啥意思呢？

在自家国境内作战的，叫散地。

为啥叫“散”地呢？

在自家这片土地上，人心容易散，队伍不好带。

你可能会纳闷，不对啊！在自家门口不是更应该同仇敌忾吗？不是应该更容易激发斗志吗？

你看看很多体育比赛中营造出来的主场氛围那威力可是相当的大。

这个疑问其实挺对的。

但只能说万事万物皆有特例。

关于主场作战，别的事情可以那么套，但真一到了生死时刻，就完全两回事了。

真打起仗来，当你一看见血，看到身边吴老二肠子流了一地，你马上就崩溃了，光剩下尿了。

这个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跑！

对于国家和将领来说，在本土作战最可怕的情况就出现了：**这帮大兵不仅知道怎么跑，往哪跑，还因为惦记着老婆孩子于是非跑不可！**

你跑我跑大家跑，这仗就没法打了！

所以《孙子兵法》中说:**“散地则无战”**

那么，“散地”就真没法打了吗？

也不是，你比如我这个天津兵要是去北京打比划，我坐城际就尿回来了。

哪怕部队把我身份证扣了我顺辆自行车也蹬回来了。

回家就搂着媳妇抱着儿子找地窖藏去了。

但是，我要是被拉到内蒙去武斗，完了，这回非死那不可了，抢多少匹马也跑不回来了。

本国打防御战时，如果必须打埋伏战或野战这种带有攻击属性的战斗时，尽量用外乡人！

用我们“背水一战”中的那句话：**你跑不了了，意识到拼命才能活下来，才会激发战斗力，爱拼才特么会赢！**

那是不是本乡人守本土就不行了吗？

也不是，另有妙用。

本土人守“散地”时，压根就不能带队伍出去打！

要迅速坚壁清野，将所有人口跟粮食财富聚拢到城里，上炮楼凭城死守！

为啥这就行了呢？

因为这相当于把他全家后路断了！

他全家现在跟他在城里共存亡了！

他保卫的还是他自己的媳妇，城破了你媳妇就该当你面被慰安了！玩命吧！

唉！

老话讲“慈不掌兵”。

在古代，啥叫“掌兵”呢？

真以为是带着队伍指哪打哪挥斥方遒无限风光啊？

心不凉成王八蛋是干不了那个活的！

古时候，所谓“掌兵”。

就是断了你人生的所有退路！

毁灭了你的所有念想！

调动起你心中的全部恐惧！

激发出你身体内的全部兽性！

再给你一把刀，让你杀出个未来！

珍惜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退路的美好生活吧。

当个太平人，有个好祖国，有一群伟大的子弟兵，真好。

前面我们说了啥叫“散地”，作为配套，还要讲一下啥叫“轻地”。

永不过时的《孙子兵法》中说：“**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轻地则无止。**”

进入敌国国境不深的地区，叫“轻地”，你处在“轻地”时队伍不能停，得赶紧往敌国深处走！

又一个跟我们认知相违背的地方，不是得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吗？

其实原因跟前面的“散地”是一样的。

离家近，你知道咋跑回去。

刚刚进入敌国境内，这个时候，士兵的心理状态最脆弱，最容易伤感。

咋安慰呢？

帮他彻底找不道回家的路呗。

那是不是“轻地”就一定没法呆呢？

也不是，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你突然进入拿下敌国的“轻地”是险要，比如你一出门没多远就拿下函谷关了，你就大可以踏踏实实的守在那里等敌人来打消耗他，还能减轻本国的物流成本。

因为你守着险要，兄弟们心里就有底，待下去大概率还能捡人头立军功。

有利可图危险小，这就不怕同志们跑了。

如果你是进攻方，在“轻地”要迅速通过，深入敌国境内二三百里，让所有人都迷路没办法跑时再停下来。

这时心就踏实下来，能跟你豁出命去了。

同理，如果防守方在“轻地”看到敌人后应该咋办呢？

赶紧跟他打呀！最好死磕。

这个时候士兵还没进入状态，正是提心吊胆想家乡的时候，有个风吹草动非常容易崩溃。

英布打楚国时，那个三处布防的楚将就没有听劝，在“散地”跟英布玩分兵，还梦想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结果英布先拔一路据点后，其他两路军队还没打就全吓跑了。

比较轻松的肃清楚地后，英布继续前进。

那边刘邦自率主力前来，令曹参带领齐国子弟兵南下助战，在蕲县西（安徽宿州），所有部队相遇了。

英布的军队精锐，刚灭两国气势如虹，刘邦先是采取了守势，在庸城深沟高垒，坚守不出。

英布则摆开阵势，准备进攻，刘邦看到英布列阵颇有当年项羽的风范，比较闹心，和英布遥望相见，隔空喊道:“你何苦要造反呢?“

英布没有说那堆“对得起跟对不起”，比较直接:“我想当皇帝呀！”

刘邦大怒，开始标志性大骂，随即两军大战。

刘邦在正面扛住英布的同时，令曹参率军占领蕲北高地，然后令灌婴率骑军与曹参同攻英布北部侧翼，斩杀了英布的侧翼副将和三个楼烦将外援。

击破北部军后，汉军又继续击破了英布的上柱国和大司马的部队。

刘邦看到英布军阵已乱，派郦商在正面开始对英布进行冲击。

英布大败，率残部渡淮水南走，汉军不停追击，英布在退却中，组织了几次阻击，又都起不了什么效果，最终仅剩百余骑逃到了长江以南。

整个过程不细分析了，真没啥可说的，就是大块头坐死了小身体。

绝望中的英布收到了自家亲戚的邀请，长沙王吴臣伸出了援手。

吴臣算是英布的大舅哥，英布很感动，但他很快将体会到什么是世态炎凉。

亲戚算个屁！

这个世界是看实力的。

前往投奔的英布被吴臣诱杀在了兹乡（江西鄱阳县）。

自此，所有和刘邦打天下的小股东们，这帮功臣宿将们，除了听话无害的吴家和自己的女婿张家以外，全都被刘邦剿灭，斩草除根。

当年汉军“七龙珠”中的“灭楚三英”全部身首异处，下场各有各的悲惨。

当然，还有一位，后来上位的刘邦那位异姓兄弟，卢绾。

之前我们就说过，人是会变的。

当年是兄弟，今后还会是兄弟吗？

问世间权利为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许。

还是要从陈豨造反说起，这哥们是异姓王的死亡枢纽。

刘邦在邯郸攻打陈豨时，燕王卢绾也率军攻打他的东北部。

陈豨派王黄去向匈奴求救，与此同时，卢绾也派部下张胜出使匈奴，声称陈豨等人的部队已被击败，不要助纣为虐。

张胜到匈奴以后，看到了前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他也逃亡在匈奴，见到张胜说：“您之所以在燕国受重用，是因为您熟悉匈奴事务。

燕国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是因为诸侯多次反叛，战争连年不断。

现在您想为燕国尽快消灭陈豨等人，但陈豨等人被消灭之后，接着就要轮到燕国，您这帮人也要成为俘虏了。

您为什么不让燕国延缓攻打陈豨而与匈奴修好呢？

战争延缓了，能使卢绾长期为燕王，如果汉朝有紧急事变，也可以借此安定国家。”

这番兔死狗烹的话打动了张胜，于是没有来得及回禀卢绾，便暗中做主促使匈奴帮助陈豨攻打燕国。

没看到陈豨势微却等来了匈奴兵，卢绾开始怀疑张胜和匈奴勾结，于是上书皇帝请求把张胜满门抄斩。

但没多久，张胜回来了，还把从匈奴带回来的先进思想向卢绾进行了再转述。

卢绾听后觉悟了，原来这帮匈奴兵是幌子，觉得张胜从北国带来的好思想真是棒，于是找了一些替死鬼冒充张胜的家属处死了，然后派张胜成为来往匈奴的长期间谍。

没多久陈豨兵败了，卢绾又暗中派遣手下范齐到陈豨那，帮助他长期叛逃在外，时不时恶心刘邦一下，使战争连年不断。

但好景不长，没过多长时间，刘邦东征英布时，樊哙在代地将晋北游击队长陈豨斩杀。

陈豨一员投降的副将为了好好表现重新做人供出了燕王卢绾经常派范齐到陈豨处互相交通情报。

卢绾养寇自重的把戏被揭穿了。

刘邦听后很伤心，觉得自己六十多年的友谊被背叛了，派使臣召卢绾进京，卢绾称病推托不往。

听说好兄弟病了，刘邦又派高规格代表团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前去迎接燕王，并顺便查问燕王部下臣子。

卢绾更加害怕，干脆闭门不出。

私下里，卢绾对自己宠信的臣子说：“不是刘姓而被封为王的，只有我卢绾和长沙王吴臣了。

去年春天，韩信被满门抄斩，夏天，又杀掉了彭越，这都是吕后的主意。

这个女人太阴了，从沛县老家时我就看出来了，现在皇帝重病在身，把国事大事全部交给了吕后，但吕后这娘们总想找个借口杀掉异姓诸侯王和功高的大臣，我不能前往。”

卢绾还是推托有病，拒绝进京。派出查卢绾手下的审食其根本就没有找到燕国的公务人员。

不过卢绾的话还是泄露了一些被审食其听到了，并连同这一次的燕国闭门羹之行报告给了刘邦。

刘邦此时已经病了，听到后更加愤怒，但仍然没有什么动作。

有可能是病的太厉害了，也有可能，刘邦还是在心底真的在乎这位兄弟的。

光屁股的情谊啊。

再后来，汉朝接收了一些投降的匈奴人，这帮人说当年的燕奸张胜根本就没死，而是逃到匈奴成为了燕王的使者。

多方取证确凿无误的刘邦终于被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下定了决心，派樊哙，周勃攻打燕国。

樊哙中途被调走，原因我们下一章再讲，独自指挥的周勃三破燕兵，卢绾率领数千部众逃往匈奴，匈奴封他为东胡卢王，过了一年多，卢绾在匈奴逝世。

至此，七年间，曾经分封的八个诸侯王，除了长沙吴家，全部被刘邦剿灭。

他终于安心了，天下全是他刘家的了。

没有对手的他，也该谢幕了。

在击破英布的战斗中，刘邦人生中第二次中箭。

第一次中箭时，项羽差点射死了他，但他缓过来了。

剧本没走完，你也不能走！

这一次，是小伤，但架不住他本来就有病，年岁也高了。

最主要的是，你这届领导班子的所有戏份已经全部走完了。

回到长安的途中，箭疮开始恶化。

少年夫妻老来伴，结发妻吕后找到了一位名医前来给刘邦医治。

刘邦似乎也预知天命，秦末天下大乱，他的时代开启，剧本波澜壮阔上演，如今群雄皆死，他的剧本任务也已经全部演完了。

是该谢幕了，刘邦对那位医者说：我本布衣，提三尺剑取得天下，此难道不是上天之意吗？

我命自有天注定，甭费劲啦！

吕后知道刘邦时日无多，询问当家的后事：你百岁之后，萧何也会去世，到时谁接替相位？

刘邦说：曹参。

吕后问：曹参后面呢？

刘邦说：王陵，不过这个人有点憨，要请陈平帮扶他，陈平虽然智慧超群，但缺乏魄力，无法担事。

刘邦顿了顿：周勃也是个人选，虽然他憨厚不善言辞，但他日护佑我们刘家天下的，必然是这个人，可以让他当太尉（兵马总司令），作为梯队准备。

吕后问：谁接替周勃呢？

刘邦叹息道：再之后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刘邦最后的托付，证明了他之所以能够最终获得天下，真的并非偶然。

他所点出的这套班子，真的在他走后，帮助他的刘家王朝，冲破了一个个开国初期的艰难险阻，扶大厦之将倾，挽乾坤于既倒。

在托孤之后，公元前 195 年，四月二十五日，刘邦于长乐宫中驾崩，享年六十二岁。

这条大龙，终于谢幕了。

他的一生，算是绝对意义上的大器晚成。

命运最终用极其绚烂果报丰厚的 13 年，酬劳了他前面碌碌无为看不到希望的 49 年。

这个从出生就和龙的故事缠绕在一起的神话男人。

这个 49 岁酩酊大醉的斩蛇亭长。

这个撞狗屎运打进关中的沛公。

这个鸿门宴上卑躬屈膝的糟老头子。

这个打回三秦的“胡汉三”。

这个被项羽追到穷途末路把儿女都扔了的汉王。

这个老爹被按菜板子上嘻嘻哈哈要汤喝的臭流氓。

这个被群臣奏表称帝的大汉皇帝。

这个屠灭异己的传家老翁。

62 年，时光匆匆过，从战国到大汉，从秦始皇到汉高祖，多少英雄豪杰登场，多少雄健男儿谢幕。

群雄逐鹿，谁知最后胜出的，会是这个流氓痞气的刘老三！

当然，历史的编剧埋剧情线是非常高妙的。

谁说当年没有人能看出这货将来能凌驾九霄？

当年他除了一身痞气一无所有时，有一个男人看到了他，惊为天人，并将女儿嫁给了他。

当年的吕太公没有看错，他的女儿确实是要嫁给大人物的。

但这位相面之神却并不知道。

他猜到了这开始。

却没有猜到这结局。

第二十四战：诸吕之变

这一章的主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当权主政的“女皇”。

过去的春秋战国时代也会屡有太后摄政的事情发生，但那时候还属于邦国时代，影响并没有今天这位这么大。

吕后，自高祖驾崩开始，直到她追随刘邦而去，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都是整个大汉帝国的实际控制者。

当年的相面爱好者吕太公并没有看错自己选的女婿，也更没有看错自己这闺女。

他这闺女比自己这女婿坐了更久的天下。

在我们的历史中，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男人具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有很多女同志，她们凭借自己独特的政治手腕，守寡的特殊机遇，孩子的少不更事以及在一系列的因缘际会下，手握权柄，甚至独断朝纲。

比如说整个两汉史中，太后及其衍生出来的外戚力量就将占据权利游戏的很大篇幅。

历史长河中的很多皇帝们，由于爱好众多，而且很多爱好往往对身体消耗比较大，那个时候又没有发明出来那些他好我也好的保健品，很多猛药又都是毒品，所以很多时候折腾不了多长时间就都累死了。

这就导致了留下的皇子往往非常小，大臣们又没法完全信任，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中，后宫干政的事情实际上是长时间，多频次出现的。

但即便是大频率出镜，这帮太后们留给我们印象却并不多。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我们脑子里能够留下的太后的名字，应该加起来超不过五个，还得算上电视剧的各种贡献。

比如说芈月宣太后和乾隆他妈老佛爷。

因为能干好的太少了，干砸了的倒是有的是，**而且太后们往往只要有一点干的不咋地的地方，就会出现“一胖毁所有”的效果。**

浪子回头是金不换的，但浪女回头是大家看的。

这个世界很多地方对女性有着太多的不宽容。

更别提女政治家了。

比如说慈禧老太后其实算得上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排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算的上是前列，比很多皇帝都要强。

但因为赶上了数千年的大变局时代和她的一些个人事务，这位老书记被无限妖魔化了。

似乎只要提到了这位老太后，就会让人联想起来她是个穷奢极欲，脑子还不好使的顶级败家老太太。

她的那堆黑材料，比如同时对全世界宣战、镇压变法、囚禁光绪等等事情，她其实有她的不容易，咱们这个专栏没有把晚清算进去，这里给大家推荐一套书：《慈禧全传》。

高阳先生写的，大神之作。

话说回来，女人当政总落埋怨也不仅仅是因为世人眼光的不宽容问题，也因为女同志面对政治这东西，其实是具有很大的先天劣势的。

政治这东西，比较考察理性和平衡。

任何时刻，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你得仔细的评估多方力量，了解各个利益集团的关注点，满足上中下三个人群的基本诉求，等等等等。

作为一个政治家，你就要像一个没有口袋的机器猫，但总是还要变出来一些东西来去满足各方面的利益。

或者说，你要去牺牲掉一些可以被牺牲的群体，去安抚住所有不能得罪的集团。

什么时候要妥协，什么时候要强硬，什么时候必须演戏，这都是贯穿一个政治家一生的课题。

不要认为皇上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的皇帝是干不过一个月的。

最大的权利往往也意味着最大的反噬，你为所欲为没两天刀就架脖子上了。

代表人物就是被霍光废掉的傻冤家刘贺。

从上位到被废，前前后后不过 27 天。

这就是真拿皇位当大托儿所的下场。

总体来说，主政做主，尤其是当最高决策者，这是一个脑子里时时刻刻需警醒，勤算计的工作。

但是，脑子始终要清醒，要理性，这其实是非常难的。

因为我们是人，并不是机器，我们总会有自己的好恶与需求，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影响。

这活儿往往男人都干不好，更别提并不以理性见长情感容易充沛的女人了。

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到袁世凯窃国，一共 494 个皇帝，但有道的明君，也是一分钟就能数的过来的。

不过，面对这么一份绝大多数人干不好的工作，刘邦的妻子，吕雉，却做的相当不错。

整个汉初，由于刘邦本人的领导流氓化以及帝制磨合新时期的特殊环境，刘邦死后的政局是并不稳当的。

虽然异姓王都被扫干净了，但还有一帮老革命呢！

一大堆的功臣宿将，过去都是和老皇帝喝酒扯淡拍屁股打哈哈的主，光是给刘邦磕头就都学了很多年。

这帮人服不服你，你镇不镇得住，对于年轻的汉政权来说很重要。

刘邦总是喊着：老子这份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

这种话说起来往往特别过瘾，但对别人也会起到榜样的作用。

毕竟你当初不就是个街道居委会主任嘛！你既然可以打，也许我也能呢？

你确实很牛，总是有大龙护体，但你儿子可不一定哦。

关于刘邦的接班人问题，史书中比较热闹，各种篇幅的“换太子”描写有很多，但实际上，即便是刘邦非常想，但他真正落实时，却并没有什么选择。

因为他只要想到自己会有一天过早的离开大汉人民，他就会想明白，在他死后，只有他的正妻吕后，或者说以吕后为首的吕家，有这么大的分量能够镇的住他的刘家江山。

但是吧，吕家的这兄妹几个忒能耐也成为了困扰刘邦人生最后几年的头疼事。

人生岂能尽如意啊！

吕后从刘邦创业的那一天，就将自己定位成了老板娘，贤内助，大政委。

以吕后哥哥吕泽为首的吕家集团，则是刘邦定鼎天下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大分量因素。

可以说，刘邦纵有千般无奈，最终还是托孤给了自己这位媳妇的。

你办事，我放心，你特么看着来吧。

刘邦一辈子识人没打过眼，可见吕后无论从能力还是立场，是让他放心的。

下面我们就要来看看，吕后的人生修炼历程了。

吕后的本命叫吕雉，吕太公当年相中刘邦后，为了表达自己对多年都没有看到过的奇葩面相的喜爱之情，将自己的亲女儿送了出去，认为自己不平凡的女儿终于找到了正主。

吕雉由此开始了不平凡的一生。

所谓不平凡，就是上半辈子劳身，下半辈子劳心。

她人生的前半段，并没有像自己老爹说的那样，显露出什么大富大贵的模样。

日子一天一天过，美女变成老太婆，吕后望穿了秋水却依然没有看到什么转机的可能，而且不要说富贵了，自己简直是被当成了老爷们使。

由于刘亭长经常满世界浪荡，又不干活，挣得那俩钱又不够他自己败的，所以吕后只能一手事生产，一手带儿女，亲自带着孩子们下地干活。

我相信，吕雉的内心深处对他爹是很不满的，因为他爹明明白白的看走了眼，刘邦都成糟老头子了，天天还吊儿郎当的，哪里会是什么贵人！

不过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吕太公的家庭教育是有多么的到位，因为即便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吕后依然日日夜夜的为家操劳，帮衬刘邦，无怨无悔。

吕太公教养出了一个相夫教子，贤惠持重，任劳任怨的好女儿。

守得云开见月明，人生很长，只要不死，就会出头，但迎接大福报的前提是，你自己修炼的够深厚吗？

吕雉还不知未来等待她的是什么，但生活却一直在往她身上加砝码，似乎就是要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器量！

受了半辈子累的吕雉在刘邦四十大几黄土都埋到脖子的时候又迎来了人生下限的新挑战，由于刘邦私放了囚犯，逃入了芒砀山，他自己倒是跑了，吕雉却因此被抓进了大牢。

在牢里面，人往往是没有什么尊严的，尤其女人，有时候，会受到很多不堪的侮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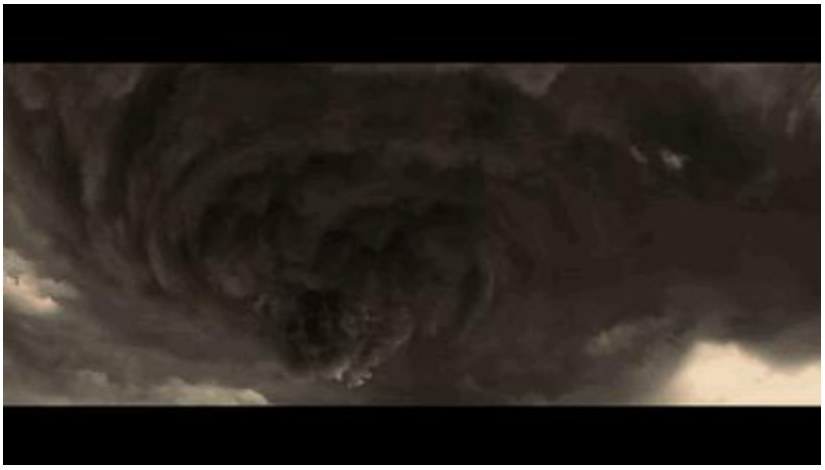
吕雉在里面，受了不少苦。

不过刘邦有个好哥们，叫任敖，也在监狱中当差，有一次任敖看见自己的同事在虐待吕雉，一怒之下打伤了那个狱卒，并高调宣称，这个女人今后谁也不能再碰！

这份情，吕雉是很感恩的，掌权后，她将当初的这位恩公任命为了御使大夫，算是为当年急公好义的这份情谊开了一张大支票。

后来，天下大乱，吕雉被放了出来，她不仅没有恼怒刘邦牵连了自己，反而经常去芒砀山中给成为了原始人的刘邦送吃的，送穿的，还经常为自家男人做广告公关。

她告诉沛县父老，是因为我家老头儿脑袋上总顶着云彩，所以我才能找到他。



刘邦的很多广告宣传，都是自家政委吕雉的亲手出品。

是啊！不是自家的男人，谁会去这么精心的观察呢？

不是拿这个男人当成自己的性命，又怎么会如此的无怨无悔呢？

不是将自己的一生和这个男人绑在一起，又怎么会找机会就往自家老爷们脸上贴金呢？

吕雉是一个好妻子，好贤内助，这一点，刘邦是知道的。

事实上，刘邦这辈子掏心窝子商量的对象就两个，一个是张良，一个就是自己的妻子吕雉。

多年的坎坷与风霜让吕雉渐渐通达人性，在不断的摔打与跌倒后，她明白了一个道理：**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好挂在嘴边。**

感恩的，会心中有数，不感恩的，说再多也没用，反而会害了你。

这么多年来，直到刘邦驾崩，吕雉从来没有喊过自己当初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哪怕是刘邦后来准备换太子时，吕雉也从没有提到过自己当年咬牙流泪忍过来的岁月。

她明白，过去的就都过去了，想保住自己儿子的地位，还得靠自己。

作为一个妻子，吕雉是委屈的，从开始到最后，这一点从未改变过。

天下大乱，刘邦提着脑袋闹革命，终于混出来了。在汉中当汉王时，没有派人回来接吕雉，打破项羽老家醉生梦死时没有找吕雉，直到被项羽打的屁滚尿流时，才想起来接自己这位结发的妻子。

但你早干啥去了呢？

吕雉和刘太公被项羽抓走了，这一抓，就是三年。

直到荥阳和谈，吕后才被放了回来，但回到自家男人身边时，刘邦早已宠妃成云，最受宠的那个，叫戚夫人。

时光如流水，女人的好时光，就都这么过去了，此时的吕后，已经快四十岁了。

自家男人的心，算是再也拽不回来了，但好在还有一双儿女，还有这份家业可以经营。

老爹当初的预言实现了，虽然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而且自家男人打下了天底下最大的一份家业，这是她没有想到的。

谁都不是开始就放哪哪灵的，但她却也开始真的学着像一个政委一样，帮着刘邦操持这份家业。

吕雉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却将自己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到了刘邦打天下的这帮功臣宿将中，**这在历朝历代的开国女皇后中，都是唯一的。**

她导演并制片了杀韩信，剁彭越，手段狠辣。

杀韩信时，她心思缜密的先扣了萧何，或者说萧何主动投诚选边站到了她的一边。

杀彭越时，是彭越亲自哭着送上门来的。

她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与政治筹码，彭越是不会走她这条门路的。

戚夫人自恃得宠，总希望自己的儿子赵王刘如意能够继承皇位，没事就跟刘邦哭，史书中记载，甚至达到了“日夜啼泣”的地步。

她的这种办法，就特别的妇女化。

总认为跟自家老爷们哭闹，就能获得想要的。

但女人不是孩子，会哭并不意味着就有奶吃。

对男人提要求时，一定要说他还能从你这得到什么，尤其你面对的，还是天字第一号大流氓。

你戚夫人，能指望刘邦还从你这得到什么呢？

不过即便戚夫人不作，刘邦还是真的有换太子想法的。

有两个原因。

一个小原因，是太子刘盈性格柔弱，子不类父。

一个大原因，是吕家的势力太大了。

先来说第一个，接班人的性格问题。

他刘邦自己豪气干云，兴之所至可以砍大蛇，也可以把读书人帽子扔地上撒尿，可以回老家泪流满面的唱“大风起兮云飞扬！”，但这个儿子却太特么不性情中人了！

刘邦认为，自己的这个嫡子实在是太没出息了。

子不类父，咋看咋碍眼！

刘邦在看着太子不时皱眉时，却忽略了自己就是儿子性格柔弱的始作俑者。

从小，刘盈这孩子就没怎么有过父爱，因为刘邦总是三天两头的不见人影，后来几岁的时候，自己的父亲就成通缉犯了。

在一场兵荒马乱中，他和姐姐看到了父亲，兴奋地大喊大叫，幸福的觉得终于得救了。

但在自己屁股还没有坐稳时，自己就和姐姐被踹下了车。

夏侯婴叔叔将他们救了回来，但自己的爸爸又将他们踹下了车。

拍着满身的泥土，他从爸爸凶狠的眼神和不停地咒骂中，他听清楚了，原来是怕他和姐姐拖累了父亲逃跑。

父亲不应该是孩子们的最坚强的臂膀吗？

好在有夏侯婴叔叔，顶着凶神恶煞的爸爸将我们救了出来，但后来我又知道了一件事，一直陪伴我的妈妈被抓走了。

母子这一别，就是三年多。

刘盈在青少年阶段，缺乏父爱，突经大变，唯一的依靠母亲又离他远去，自己这位爹又是连自己孩子都不要的混蛋大流氓，这一切，让他的性格变得柔弱且缺乏安全感。

但好在，他的母亲还是回来了。

吕雉的青春流逝了，再也回不来了，付出的心血和苦劳，也不能指望自己的男人会怜惜，还是靠自己吧。

刘邦经常出去平叛，后方主要就靠吕雉和萧何，吕雉在不断地政务处理中慢慢的积累着经验，慢慢的积蓄着能量。

这些不断涵养的势能，慢慢的在不同的层面散发着热量。

刘邦曾经大庭广众的试探过换太子的问题，但效果就像惹了一群超级大弹簧，那家伙让人怼的啊。

朝中的元老们全都旗帜鲜明的站在刘盈身边。

叔孙通说：太子，国之本也，根本一动，天下震动！

周昌更是直接，急的嘴里磕巴，满脸通红，蹦出几个字：不可以！

除了刘盈是嫡子之外，他的沛县籍贯和他妈的政治影响，帮助他渐渐夯实了自己的太子之位。

从龙的这帮功臣宿将，大多起于淮泗，很多还与吕后久识。

比如夏侯婴，如果不是从小看着这俩孩子长起来的，是很难有勇气在那种紧要的关头，在迎着刘邦拔剑破口大骂的时候，铁着心护这俩孩子的。

吕雉母子，对很多大臣，除了君上的关系之外，还有另一层关系，就是乡情。

咱们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共同的团结在一个大流氓的旗帜下打下了这份家业，不挺我们刘大嫂我们挺谁？

除了吕后本身就极具政治手腕之外，他的娘家也成为了刘邦在做储君大位决断时的关键因素。

老刘的心情比较复杂。

复杂在于他不必担心自己这位柔弱的儿子坐不稳皇位，但又非常担心自己这辈子最终为谁辛苦为谁忙。

吕家的势力实在太大了。

吕家在古往今来的外戚集团属于比较特殊的，他们家并非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那种族以女贵的暴发户家族。

人家吕家对于汉王朝的军功贡献非常巨大。

由于吕家后来被汉功臣集团给团灭了，所以大量的史实也被销毁掩盖了，史书中往往仅能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但即便是蛛丝马迹，也足够震撼吓人了。

比如说，汉初功侯封赏的阳都侯丁复，封了七千八百户，仅次于萧何的八千户排名第五。

曲成侯蛊逢（虫达），封了四千户，陈平不过五千户。

这都是明确从属于吕泽的大将。

比如刘邦的铁杆亲信，封了四千六百户的靳歙，起于宛朐的上一战中的关键爆破手陈豨，

这些重量级人物都跟吕泽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来看一下吕泽在史书中留下的片段吧。

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史记·项羽本纪》。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史记·高祖本纪》

吕后兄周吕侯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汉书·高帝纪》

这里面有这么几个关键点。

第一，“客从”。

啥叫“客从”呢？

就是拿出了一定的股本，有着自己的一套班子加入的，类似于股东。

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萧何，郦食其，王陵。

郦食其和王陵不意外，都是一方豪杰，带着队伍加入的，但没想到萧大爷这个沛县高级公务员手中也有班底吧。

整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一百四十三个封侯者中，“客从”的侯有十二个，其中包括吕泽、吕释之这哥俩。

第二，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

刘邦集团的最早第一波封侯中有他，还定三秦中有他，反攻中原后率先打进了当年的老根据地砀郡。

为什么要单独说一下这个“砀”呢？

因为吕家老家是砀郡单父县的，当初避仇到泗水郡沛县时是**“重客”**。

人家吕家在还没天下大乱时，就属于砀郡非常有势力的家族了，人家这回是来拿回自己的地盘。

砀县加入到革命的封侯者中，高达 23 人，其中多人都跟吕家有关系。

因为雍齿突然叛变，刘邦最开始在丰邑各种吃瘪时，却轻松拿下砀，还收编了体量当时是自己一倍的砀郡子弟兵（**收五六千人）**，这其中的凑巧，史书无载，但颇有玄机。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

《侯者年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在吕泽的史料全部被抹除后全部只留下了一件事。**

因为如果这件事不留下，整个剧情就衔接不过去了！

当年刘邦在彭城大屠杀中抛儿弃女差点被项羽追死的时候。

是丧家犬般逃到吕泽那里的，而且是吕泽发兵帮他东山再起的！

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史记·项羽本纪》。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史记·高祖本纪》
吕后兄周吕侯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汉书·高帝纪》

这些史料中，非常一致的用了几个词。

“居下邑”、“从之”、“稍收士卒”、“军砀”。

啥意思呢？

“居下邑”（今砀山县）和“从之”，说明刘邦一无所有后去投奔了这位大舅哥。

并非是去了自己的下属大将那里，而是去投奔！

这位大舅哥在下邑算是独立武装，并非完全从属于他！

“稍收士卒”和“军砀”，说明刘邦在这里，才算稍微立住脚。

这个位置离彭城大本营并不远，是项羽一通摧枯拉朽后没打动的，刘邦要是没有吕泽在这拦一脚根本逃不回荥阳！

《**侯者年表**》**中“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这句话的分量极高。

其中“佐”和“天下”的字眼，在一百四十三位功侯表中，分别只在另外三个大神的功劳簿上出现了。

“**佐上定诸侯**”，这是萧何的评语。

“**常计谋平天下**”；**出六奇计，定天下**”这是张良和陈平的评语。

萧何国家操作系统的那种输出帮助，叫“佐”。

张良和陈平那种挽救革命级别的算无遗策，叫“天下”。

吕泽至少是跟汉三杰平级的！

而且只高不低！

再来看一下他弟弟吕释之的功劳簿：**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释之为建成侯。**

前面跟他哥哥一样“**客从，击三秦**”，中间这一句非常有意思“**奉卫吕宣王、太上皇**”。

吕宣王是他爹。

太上皇是刘邦他爹。

吕宣王不仅排太上皇前面，而且真打起来后，太上皇和儿媳妇被项羽逮走了。

倒是吕宣王无病无灾享天年。

更重要的是，吕泽“居的下邑（今砀县）”，这个刘邦能站住脚的地方离刘邦老家丰邑（今丰县）仅仅 40 公里。

说明啥呢？

吕家集团并非是完全从属刘邦的！

不然不可能对大领导的爹不上心，或者说他自己的爹要远比大领导的爹重要！

这一大串串联起来后，是一个啥框架呢？

1、吕家兄弟在刘邦革命时最开始是加盟股东。

2、手下有一帮很厉害的将领，丁复、陈豨、蛊逢等。

3、最早一波封侯时就有他们哥俩。

4、能打，还定三秦的关键战役是主力，打出山东后先拿回了老家。

在项羽核心地不远率先占住了砀郡根据地，后来项羽大杀四方反攻时没打动他家。

5、并不完全从属刘邦。

6、在刘邦后面的征战中，是至少和萧何、张良一样“佐”定“天下”的关键性功劳。

具体吕家的细致功劳，将来如果想真相大白天下的话，估计要看考古突破了。

但是，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已经很能说明吕家的功劳和势力了。

吕家的这兄弟俩有势力，有人脉，有军功，有资历，对于刘邦集团举重若轻。

因此，刘邦对于立不立刘盈有着巨大矛盾。

他不用犹豫在于，刘盈的这个姥家肯定能帮他坐住江山！而且吕雉这个太后的政务能力还是加分项。

但他又犹豫在于，吕家这一家子从媳妇到舅子们忒特么厉害了，万一吕家把这外甥给踢一边上去呢？

别我最后全扫平了成了给你家做嫁衣裳了。

这是汉初的太子位归属大戏频出的真正原因！

他一个劲的扫平异姓王不把地收回来而是安排给自己的亲戚们一个很大的关键，也在于他在防着吕家这一点。

最好的齐地，他给了大儿子刘肥，配了最好的国相曹参。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很深算计的安排。

刘邦的重大疑虑在高祖八年时其实散了一大部分。

吕家的掌门人吕泽在这一年死了。

但是，刘邦对于太子大位仍然没有最终拿定主意。

他对吕家，仍然不放心，老大死了，老二吕释之还在，再加上太后的妹妹，这个势力依然强大。

关于太子之争，曾经一度闹得比较凶，吕后还派吕释之去威胁已经不问世事的求仙达人张良。

原文比较目瞪口呆。

吕释之“**劫**”张良，说：现在皇上要换太子，你能置身事外吗！（**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

吕释之强迫张良：赶紧帮我想办法！（**强要曰:"为我画计。**）

这透露出两点。

第一，吕释之也非常牛。

第二，张良其实是跟吕家有联系跟往来的，尤其那句“**君安得高枕而卧乎?**”

张真人对吕释之说：炮火狼烟中，皇上听我的，现在皇上的家事，我就递不上什么话了。

但“**强要画计**”后，张真人又说：在商山中，有四位高士，皇上一直仰慕，但人家却一直不出山，江湖上人称“商山四皓”，想办法让太子请这四位出山吧。

不论是当年的张指导还是如今的张真人，不变的永远是疗效。

吕雉派人带了太子情真意切，言辞谦卑的亲笔信，并配了一份厚礼，前去商山求贤。

好在是命中有缘分，四位大神共同出山并成为了刘盈太子位的最强背景光。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史记·留侯世家》

看见没，刘邦重病后，**被吕家“强迫”的张良可是主动“谏”了哦！**

这可是自从修仙后，啥都活明白了的子房兄首次发声哦。

涉及到吕家，张真人这仙休的可真不那么清净。

看到张良在帮吕家使劲了，刘邦人生中第一次没有听张良的话。

这说明刘邦很可能知道张良跟吕家有关系。

在张良劝不听后，不久的一次朝宴上，商山四郜这四位老人终于使上劲了。

宴会上，刘邦发现太子身边有四位毛发全白的老人侍立，衣帽考究，飘飘若仙。

刘邦很奇怪，问道：你们是谁？

四位老人上前自报姓名：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刘邦听说后大为吃惊：“我请了你们多年，你们却总是逃避我，为何现在反而要跟随我的儿子呢？”

四位老人回答道：“陛下轻视读书人，又爱骂人，我们坚决不愿受辱，所以才因为恐惧而逃亡。如今听说太子仁孝恭敬，爱护天下读书人，天下人都愿意为太子效死力，所以我们就来了。”

刘邦长叹一声，道：“烦请诸位好好替我照顾太子吧。”

刘邦是天下最会看事的，他明白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信号。

太子羽翼已丰。

吕家是他一直提防担心的，但商山四郜却侧面说明了一件事：**太子有能力打造自己的班底了。**

他并非是个被摆布的软弱二百五。

自己都没请来的四位老爷子，吕家也不可能，倒是刘盈这孩子此时的政治符号是好使的，市场上是认账的。

自此，纠结了好几年马上要走人的刘邦终于放弃了挣扎，再也不提废立太子的事了。

在这一系列的连环博弈下，刘盈最终坐稳了皇位。

吕后，也迎来了自己主政的十五年。

公元前 195 年，刘邦驾崩，刘盈继位，大汉帝国的第二任皇帝汉惠帝登台了。

人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将吕雉彻底打成了一个老巫婆般的大反派。

原因在于，她很不大气的杀了一些人。

个中原因，有多年的怨恨，当然更有巩固他儿子帝位的利益驱动。

她将当年抢她吕家集团命根子的戚夫人虐待成了“人彘”，具体是啥这里就不说了，比较恐怖。

戚夫人也算是出来混肯定得还，她但凡聪明点，刘邦死的时候自己就应该抓紧时间千古相随。

怎么可能会饶了你！

你抢的不是小孩子的棒棒糖，你抢的是全世界诱惑力最大，杀伤力最强的权利与家业。

人家抛家舍业蹲号子，你就知道一哭二闹三上吊，你配吗？

吕后残忍对待戚夫人后，还杀掉了儿子的最大竞争对手刘如意，而且她还打算杀刘盈的哥哥，那位刘邦的私生子刘肥。

谁让你齐国是七郡的大东秦呢？

只要有威胁，都得死！

但刘肥经高人指点，不断让出自己齐国的封地给吕后的利益集团，终得善终。

吕后的所为，确实私德欠缺，尤其是你杀戚夫人三尺白绫即可，何必如此残虐呢！

不赖后世给你家泼粪时拿此做文章，说出大天去，人家骂你你也没话说。

但是。

除了上述外，我们并没有再看到吕后还有什么过分动作。

于私，这娘们狠毒不大气。

于公，对于这个国家，她的一系列执政举措却善莫大焉。

惠帝此时还小，吕后这个实际的国家操纵者并没有过多的干预朝政。

她顺从了刘邦的遗命，先是继续萧丞相的理政路线，在萧何死后，派曹参当丞相，听从刘邦遗命定下的最佳政治接班人。

这个政治接班，为后世留下了很著名的成语——萧规曹随。

曹参继任丞相后，对所有的事全部遵循萧何所制定的法令与制度，没有丝毫的变化。

曹丞相（好吓人的称谓）所选的相府官员全是拙嘴笨腮的，谁跟他提建议他就灌谁酒，整个宰相府就如同一个大酒吧。

刘盈认为曹参这是对他这届政府的蔑视，太拿我不当回事了！于是派曹参的儿子曹窋去给他爹提意见。

曹窋回家刚一张嘴就让曹参打了一顿，大骂道：你懂个屁！天下事，轮不到你小子插嘴！

转过天来，刘盈问曹参：你儿子问你那话是我让他说的，你怎么个意思？

曹参脱帽致歉，却答非所问道：陛下，您认为您的能力比先帝如何？

刘盈道：我哪里比得上先帝！

曹参再问道：陛下觉得臣的能力比得上萧何吗？

刘盈道：你似乎不如萧何。

曹参道：先帝和萧何共同平定天下，制定法规，已经十分完善，如今陛下袖手高坐，我们尽忠职守，谨慎遵循，莫出差错，难道不是最正确的方法吗？

刘盈思索再三，道：你说的有理。

史书中，关于刘盈当政的这七年，基本上只在吕后报复他那帮兄弟时着了些笔墨，突出了刘盈是个厚道孩子，至于政绩方面，乏善可陈。

刘盈确实在从政的这七年中，并没有干出什么政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没有政绩的七年却为西汉王朝后面的二百多年开了一个好头。

整个刘盈政府的无为而治，给已经战乱了几百年的中原人民带来了雨露般珍贵的休养。

刘盈也许暗弱，但绝不怠政。

懒政怠政之人，不会拐弯抹角的费半天劲就为了点拨一下自己的丞相的。

而刘盈的平稳七年，更重要的，要感谢他的这位妈妈。

吕雉放手让自己的儿子历练，并没有给他什么压力，并没有强加什么欲望，就是在背后作为一个隐形的操盘手，默默的观察着，守护着，克制着。

为什么要说克制？

因为总有一些忍不了的东西。

刘邦死后三年，北方的老对手冒顿单于派使臣送来了一封极其傲慢猥亵的信。

内容大致是：我是一个寂寞的北方一哥，你丈夫初死，想必也是空房难耐，既然我们都不快乐，不如你跟我过日子来吧，咱俩凑合凑合。

冒顿的信很有杀伤性，生生在伤口上疯狂的撒盐呐！

你不知道吕大姐那房都空了好几十年啦！

吕后当时看完就怒了，冒顿简直比先夫还流氓！

于是迅速召集御前会议，准备打击报复草原臭流氓！

妹夫樊哙说道：我愿率十万大军，扫平匈奴，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

但季布马上呛火道：就凭这句话，樊哙就该处斩！

当年先帝被围在平城，樊哙作为上将当时都无法解围，现在去了就能扫平匈奴？

匈奴就是蛮夷，跟动物一样，他们歌颂的话，不值得高兴，恶心的话，也没必要气恼，您还是别跟动物一般见识了。

吕后听完，思索再三，咽下了这口气，并回信道：感谢你夸奖，我年老色衰，去了估计你也不会高兴的，不过既然你张嘴了，我们还是会选一名公主前往和亲的。

这种克制，这种天下为重，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因为类似于这种侮辱性质的两国外交文书，几乎全部都开战了。

那个时代，是很少有“强烈谴责”的智慧的。

吕雉咽下了这口气，并优雅的化解了这次外交尴尬。

窝火吗？

肯定窝火，忍字头上可是一把刀呢！

吕雉的理智与大局观让她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极少数，也挽救了整个大汉帝国。

为啥要说挽救？

因为当时的条件，根本无法支撑新生的大汉帝国打一场会把裤衩都烧没的越南战争的！

形势不如人，这需要正视，而不是满肚子的义愤填膺。

韩寒有个金句：小孩子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但多少人，一辈子都是个孩子呢？

公元前 189 年，曹参逝世，吕后继续遵循刘邦的遗命，命王陵当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封为太尉。

多年后，刘邦的识人之智，依然在闪耀着光辉，但没有吕后这位忠心的政委，他只能人亡政息。

如果历史就这样走下去，吕后也许除了她虐待情敌，杀赵王刘如意这几件事之外，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记号，但取而代之的，将是惠帝之治。

这个平静的二代政府将完美的完成既老子打天下后，儿子守江山的衔接过度。

但人皆有定数，刘盈这孩子，只有七年的皇帝命。

22 岁，英年早逝。

吕后在对自己孩子的威胁上面反应过度，杀伐太狠，手段阴毒。

某种意义上，她得到了她的报应。

几千年的历史，太多这种机关算计最终却被打脸的故事了。

凡事做尽，事必愿违！

你的孩子确实没人威胁了。

但老天却把他收走了。

吕后受了一辈子的委屈所换来的希望之花，仅仅开了七年。

刘盈的逝世，也直接导致了吕雉后面的一系列更加过激的反应，直到害了与她有关的所有人。

刘盈的葬礼上，吕雉根本顾不上伤悲，光听干嚎，不见掉眼泪。

未来该怎么办，这是个太难的问题了。

母以子贵，如今子已经没了，刘盈的正宫皇后却并没有生下太子。

孩子倒是留下了，虽然是庶出小老婆们生的，不过太小了。

如何保存自己以及刘盈这一支的血脉变成了吕后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为刘邦还有很多血脉在世，谁都流淌着高祖血脉，谁的野心都不小，刘盈的英年早逝，无异于激发了很多人的想象。

吕后在思前想后中，做出了一个决断，命令惠帝的皇后收养庶子刘恭为帝，并杀掉了刘恭的亲生母亲，吕雉作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

这是有史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个女性走到了台前，亲自控制一个庞大的国家。

因为刘盈的英年早逝，吕后出于极大地不安全感，走上了台前。

这份不安全感，迫使吕后后面干下了很多败笔之事，结果就好像抱薪救火，愈演愈烈。

心中极度不安的吕后准备扩大自己的势力，封自己的娘家亲戚吕姓为王。

于是询问了百官之中地位最高的三个人，国家的三公。

刘邦临终前钦点的王陵，陈平，周勃。

王陵的态度很干脆：高祖当年斩白马为誓，非刘姓王者，天下共击之，而今吕姓为王，不合当年盟誓。

这也引出来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白马之誓”。

当年刘邦，在平定英布，废掉卢琯后，和这帮功臣宿将们曾经斩过白马为誓：**非刘姓不得王者，非功者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这个颇为江湖气的盟誓，既没有写进汉法，也没有昭告天下，就好像黑社会大哥开香堂立血誓一样，众兄弟拿马血抹过嘴唇，干完这碗马血酒，就都得遵守这个誓言。

一般来说，传统理解中，刘邦的这个帮会性质的临终盟誓，既堵死了这帮老将们的非分之想，又布置给了这帮老将们一件最后的使命。

总体来说一句话，兄弟们，保我老刘家的江山！

是这个意思吗？

还真不那么简单。

说“白马之盟”前，要先说名气不那么大的另一个誓言。

“封爵之誓”。

当年刘邦在开国大封侯时最后是这么总结的：**“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

啥意思呢？

看过“还珠格格”的朋友们肯定很能感受到这种情怀。

当黄河变成了裤腰带。

当泰山变成了磨刀石。

只要咱们爷们打下来的这国家在！

咱们爷们的后人们就永远端着这碗饭！

这相当于刘邦同志亲口给了打天下的这帮兄弟们永久性的股权认证。

所有的汉初 143 个封侯者中，刘邦只杀了俩。

韩信和陈豨。

这哥俩是谋反的罪过。

剩下的，刘大哥全都没动，很够哥们义气。

这个“封爵之誓”最重要的是个啥呢？

兄弟们！大哥我封的这个侯是特么海枯石烂的！

封地的收益让子子孙孙有饭票！

都踏下心来好好跟我过吧！

这个“封爵之誓”承诺的是：列侯世袭！

再看刘邦临死前的“白马之盟”是个啥意思呢？

“非刘姓不得王者，非功者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前半句，大家都知道，不是我们老刘家的，不能当王！

其实后半句同样重要，不是有军功的，不能封侯！

这是刘老三死前跟这帮老兄弟做出的互相承诺！

前一句话，堵死了外姓人当王的可能性，保证了他刘家的皇权、王权的纯洁性。

这是第一个排他性规定！

兄弟们你们都见证，谁将来要是威胁我刘家的皇权，谁敢在诸侯王这个层面上动心思，大伙一块帮我咬死他！

后一句话，基本堵死了非打天下的家族当侯的可能性，保证了军功阶层们侯爵的纯洁性。

这是第二个排他性规定！

兄弟们你们也见证，我刘家的后世皇帝，如果随便就敢乱封侯，你们就搞死那个被封的人。

侯爵的意义是啥呢？

不仅仅是封地，是饭票，**更代表着高级官位的门槛，代表着大汉官僚体系的 VIP 入场券。**

皇位、王位、官位，都是稀缺性的！

都是零和博弈的权力大饼！

“白马之盟”是个双向的承诺与利益划分！

你老刘家生生世世做皇帝当王爷没问题。

我们这帮军功家族也得祖祖辈辈当领导做大官！

再深一层次的潜规则是啥呢？

皇权和相权，这个国家的两个权利大饼，刘家人和打江山的军功集团永远平分！

这层潜规则，也成为了后面剧情走向的关键钥匙！

由“白马之盟”衍生出来的东西，有很多。

首先，就是刘邦得天下的法统问题。

太史公的最终评价，是“得天统矣”。

把刘家的江山说成是天命所归，这个理念其实是董仲舒先生把老天爷加入皇权解释后的思潮。

在刘邦那个时代，还未成为旋律。

所谓皇帝，是个新生事物，前面只有秦始皇一个蓝本。

但嬴政先生的法统合理性是刘邦根本没法往上贴的。

嬴政同志之所以可以把天下当成橡皮泥般随便揉搓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的法统是世袭继承而来！

我家祖祖辈辈就是秦王！

现在我升级为了最牛的贵族最大的王！

第二，我消灭了其他世袭的王权！

我将他们的贵族法统全部加到了我的身上。

那六国就是六块皇权碎片宝石，被我集齐后打的皇冠。

综上所述，人家嬴政这个皇帝，从法理上讲，是当时人们认知到的最大合理性。

甭管原来谁是你的王，现在都成皇的碎片了，老老实实跪那吧。

从成百上千年的进化角度上讲，人家是“奋六世余烈”后毋庸置疑的天下之主。

那么刘邦先生的这个皇帝后来上位的理论是啥呢？

第一，是天下最大的军功和虚无缥缈的所谓最厚的德性。

你根本没有血缘的加成！

你根本没有祖上能够让你继承的积淀！

没错，天下是你总嚷嚷的那样，“提三尺剑打下来的”，但这也暴露出了你这个政权的一个巨大短板。

你不过就是个平民造反，而且是目前为止，第一个造反成功的平民！

不就是个居委会主任嘛！

也因此，你刘邦并不具有始皇帝那样让人从心底害怕且仰望的家族底蕴！

第二，是所有诸侯王“民主“推荐的。

你并没有消灭所有王权哦。

和始皇帝相反，你恰恰是联合了那堆诸侯王去消灭了你独力所根本无法消灭的大魔王！

而且你这辈子的那个梦魇还仅仅是位**自封的霸王**！

这也就意味着，别看你通关的难度级别是地狱档，但从法理上，却并没什么分量。

没有血缘继承，暴露你无底蕴，缺威仪。

没有一挑 N，反而 N 挑一，暴露你能力有限，股东众多。

所以你这个“皇”，撑死了就是个大号的“王”。

一提到秦始皇这个皇帝时，摆在你面前的是这个造型。

一提到刘邦先生时，是这个造型。

刘邦整个打天下的过程，其实也在于早早就明白并贯彻了这个法理，刘邦分大头，韩信们分中头，兄弟们分小头。

兄弟们这个小头，就是“列侯”。

汉初这个“列侯”的含金量可不是一般的高。

1、可以世袭。

2、列侯治国，治民，自置吏，自纪年，具有着该片土地完整的统治权。

这其实就是缩小版的王国。

刘邦为什么打下天下后会这么大方，或者说做出如此多的妥协呢？

原因就在于前面我们说的，当年的老对手项羽太过于生猛。

几乎是当世全体人杰铆足了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向前看，才集体干掉了那位爷。

也就意味着，**干掉大魔王分红的时候，驱魔小分队的全体成员是自上而下有共识并都认可的每一个人的贡献价值的。**

天下是大家团结在同一个大流氓麾下共同打下来的。

都有份！

所以汉初的土地分配是中国历史中非常神奇的一个阶段。

最大的是汉帝国，受益人是功最大，“德”最厚的刘家。

其次是诸侯国，受益人是功次大，德次厚的“韩信们”。

最后是列侯国，受益人是刘邦集团的军功阶层们。

这是土地所有权的“三权分立”。

土地之外，还有权力的分配权。

也就是说，皇权以及相权。

更便于理解一点是啥呢？

皇权代表着最终裁决权和最高军事权。

也就是“这事行，或者不行”以及“这人抽，或者不抽”。

相权代表着行政处理权。

也就是“这事该咋办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以及“这人该咋抽的各种各样方案和后勤”。

在这两个权利中，皇权肯定是至高无上的，为啥呢？

因为我掌握着**决策权和兵权。**

很多事，你丞相说出大天去，我就不同意，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韩信“造反”时我们说过，你手里得有兵器，才能形成战斗力。

你丞相再牛，但武库没有皇帝的盖章文件是领不出来兵器的。

你太尉再牛，大将手中不拿到虎符，同样是调不动兵的。

说到这，皇权看似已经掌握所有了，那为啥还要单独拎出来“相权”呢？

因为国家在真正运营时，轮到皇权真正说不的时候是很少的。

比如说，在人事任免上，所有大官底下这帮真正干活的官员任免，你皇帝基本上一点手也伸不上。

你只能在所谓的“三公九卿”上动动脑筋。

基层官员的表现状况，所有政府的复杂处理，你根本伸不上手。

再比如说黄河闹灾了，丞相府给出一份救灾抗洪方案，拨几百万石粮食，从那几个郡拨，派哪个官员总负责去抗洪，你皇帝给指导一个？

提拔一帮基层官员，丞相府报上来一堆名单，你皇帝拒绝一个？第二天就全罢工告诉你没人干活了。

所以说，除非是特殊的情况，皇权对相权打过来的文件基本上是照单全收去盖章的。

轮到皇权和相权的博弈时，比较牛的皇帝比如刘邦，对萧何说：老萧，我要打英布啦！赶紧给我搞后勤调士兵！

然后一通盖章。

不太牛的皇帝比如刘盈，对曹参说：曹大爷，你给我动弹起来！新年新气象！

曹参说：动弹个屁！

刘盈：哦。

涉及到具体岗位时，你皇帝对于九卿级别，尤其像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类今中央警卫团），卫尉（掌管宫门警卫，类今北京卫戍区部队）等服务皇权的关键部位当然有着绝对的掌控权。

但是如治粟内史（掌管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类今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和廷尉（掌管司法审判，类今国家司法部）这种国家运营的岗位以及丞相府的“十三曹”（宰相秘书）等，你是基本上指导不上的。

这也就意味着，从权力上，打天下后，刘家和军功阶层的分工是这样的：

刘家具有最终决策权和军权以及高级干部任免权。

这就是此时“皇权”的定义，通俗点讲，就是树干。

军功阶层具有实际运营整个国家的操纵权和除少量高级岗位外的官僚系统人事任免权。

这就是此时“相权”的定义，通俗点讲，就是树枝和树叶。

再来看一下吕后提出要封吕家为王的要求后，军功阶层的反应吧。

一把手王陵就如同当年刘邦对他的临终判断一样，有些愚直，既然当年喝过老大的酒，老大说的话就永远算数！

你吕家没资格！

结果一把丞相王陵表态后，二把丞相陈平该说话了。

陈平作为整个汉初，最高段的审时度势者，他平稳的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并在一次次的权利洗牌中越混越壮。

每一次大的政治变化，他都是受益者，他都准确的判断对了方向。

人家陈平这次也不例外，说：高帝当年定天下，封王子弟，今天太后当一把，打算封王诸吕，没啥不行的。

陈佩斯表态后，不对，陈平表态后，周勃也跟着附议，认为吕姓可以为王。

关于周勃，刘邦当年说对了一半，这个被他给予厚望的浓眉大眼也叛变革命了。

他也许看起来憨厚，却不意味着他是个笨人，这是刘邦看走眼的地方。

但另一半，刘邦还是说对了。

几天后，王陵被架空，明升暗降，变成了太傅。

王陵也明白，直接称病回家了。

走之前，老王质问陈平与周勃：当年我们都曾歃血为盟，如今你们背叛誓约，死后有何面目与高祖相见。

陈平回答的很狡猾：当庭反对，公开指责，我们不如你，但日后保存刘家的江山，你不如我们。

这是个比较放屁的回答。

因为如果不是吕后在后来走错了棋，以他为首的这帮货们是谈不上保存什么刘家江山的。

吕家把刘家取代了又能咋地？

来分析下，为啥陈平、周勃会背盟？

因为跟他们没关系。

他们的土地与权力并没有收到丝毫的损害！

吕后要封王，动的是刘家的土地和刘家宗族的权利。

跟军功集团有关的无论是侯国的土地还是政府的操控权力，人家吕后可是一丁点都没动。

所以陈平周勃们为啥要反对呢？

刘老三算计了半辈子，临了临了宰了匹大熊猫，弄了这么大动静的一个大盟约，结果里面却有着巨大的权力逻辑错误。

非刘姓当王的时候，军功阶层人家没有任何约束的意愿。

因为只有义务没有利益。

只有真到非功臣为侯的时候，也就是有人掺和到相权（运营整个国家的操纵权和除少量高级岗位外的官僚系统人事任免权）时，人家军功阶层才会“天下共击之”！

陈平与周勃的这个组合其实并不瓷实。

周勃是老革命，陈平是半路僧，周勃是一刀一枪砍出来的，陈平是一阴一谋算出来的，俩人平时里总是不对付，不过这两人一到了大事上却知道家里外头，默契非凡。

原因就在于，俩人都是聪明人。

当年刘邦病重，有人诬陷在燕国平叛的樊哙也要反，已经病糊涂的刘邦一怒之下命令陈平周勃前往燕地，就地处决樊哙。

陈平和周勃在中途就达成了共识。

樊哙绝对不能杀。

为啥呢？

因为他是冤枉的？因为他和我们有战友情？

那都是虚的。

原因在于樊哙是老革命，资历深！

要杀只能你刘邦亲自杀，而且樊哙还是吕雉的妹夫。

这两重关系，绝对不是我们动的了的。

到达燕地后，周勃接替樊哙继续平叛，陈平将樊哙押回长安。

走一半，陈平听到了一个大消息：刘邦死了。

陈平发现自己处境非常危险，老皇帝让杀的人，在自己手上，但这个人是现在太后的妹夫，皇帝的姨夫，军队的老革命，这样回去一定会受到迁怒。

陈平十万火急的要先行跑回长安，但此时他已经接到了诏书，要让他和灌婴屯兵荥阳，防止天下有变。

陈平机警，知道这事必须现在说清楚，没有接诏书，而是一路飞车跑到了刘邦灵柩前一通大哭，并要求为刘邦守灵。

吕后很感动，陈平趁此机会说了樊哙的事，说他冒着违背高祖命令的危险将他带了回来。

吕后再感一次情，让他做了刘盈的老师。

樊哙后来自然无罪释放，同样也感恩了陈平与周勃的不杀之恩。

一系列的大坑，被高水平杂技演员陈平接连躲过。

陈平的例子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领导的话，一定要听，但一定要评估领导交代的事的分量与后果。**

有些事，你该病就得病！（同志们珍惜我冒死写下来的这句话哈）

千万谨记一句话：**绝大多数时候，能不惹的人就永远别得罪！万事留一线，将来好见面。**

陈平周勃这对组合为吕后封王开了头。

最后，也是他们收的尾。

会同三公开会后，吕后开始了自己巩固权势的脚步。

先是在前 187 年追封了她死去的大哥吕泽为悼武王，以此作为封立诸吕的开端。

随后在封活着的吕家前，吕后做了很多试探。

第一步，她先恢复了张家的王位。

她的外孙子张偃被封为了鲁王（封地割楚国刘交处而来）。

第二步，封了一批刘姓王。

封刘强（惠帝子）为淮阳王（原国王刘友，后迁赵王后裁撤），刘不疑（惠帝子）当常山王（割赵国而来），惠帝另外三子分别为侯。

最后，封了吕泽子吕台为吕王，后传至吕产（割齐国济南郡而来），吕释之的儿子吕种为沛侯，封外甥吕平扶柳侯。

公元前 184 年（吕后四年），又封其妹吕嬃为临光侯（罕见女侯爷），侄子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

公元前 180 年（吕后八年），封吕禄为赵王（赵王刘恢死后易主吕氏），吕通为燕王（燕王刘建死后易主吕氏）。

时间上是三个梯队，吕后先后分封吕氏家族十几人为王为侯。

继非刘姓为王后，非军功封侯的规矩也被打破了。

但是，由于此时吕家如日中天，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沉默。

这些小错误尚可忍受，因为大局并无变化。

来看一下为什么吕后封吕家和刘家的人为侯后仍然可以和军功集团相安无事呢？

因为她并没有动“相权”。

来看一下整个惠帝和吕后执政期间的中央“三公九卿表”吧。

表 A—2　惠吕期三公九卿表

	氏名	官位	爵位	阶层	任期
1	周勃	太尉	绛侯	军层	惠六年　～文元年
2	萧何	丞相	酇侯	军层	汉元年　～惠二年
3	曹参	丞相	平阳侯	军层	惠二年　七月～　五年　八月
4	王陵	丞相	安国侯	军层	惠六年　十月～吕元年　十一月
5	陈平	郎中令	曲逆侯	军层	高十二年　～惠五年
		丞相			惠六年　十月～文二年　十月
6	审食其	典客	辟阳侯	军层	惠七年　～吕元年
		丞相			吕元年　十一月～　七年　七月
		丞相			吕八年　九月～后九年
7	吕产	丞相[5]	汶侯	宗亲—军层 2	吕七年　七月～　八年　九月
8	赵尧	御史大夫	江邑侯	军层	高十年　～吕元年
9	任敖	御史大夫	广阿侯	军层	吕元年　～　三年
10	曹窟	御史大夫	平阳侯	军层 2	吕四年　～　八年
11	夏侯婴	太仆	汝阴侯	军层	汉元年　～文八年
12	阳成延	少府	梧侯	军层	高五年　～吕七年
13	叔孙通	奉常		军层—儒吏	高十二年　～惠六年
14	戚鳃	中尉	临辕侯	军层	高十一年　～惠四年?
15	育	廷尉		不明	高十二年　～吕七年
16	刘泽	卫尉	营陵侯	宗亲—军层	惠元年　～吕四年
17	冯无择	郎中令[6]	博城侯	军层	惠六年　～吕三年
18	贾寿	郎中令[7]		不明	吕四年　～吕八年
19	免	奉常		不明	惠七年　～吕六年
20	卫无择	卫尉	乐平侯	军层	吕四年　～　六年?
21	足	卫尉	关内侯	军层	吕六年　～文元年
22	围	廷尉		不明	吕七年　～　八年
23	根	奉常		不明	吕七年　～文元年
24	刘揭	典客	阳信侯	军层	吕七年　～文二年

基本上全是“军层”背景。

中间的吕产最后单说，最下面五个蓝三角，除了**郎中令贾寿明确非军层外**，那四位并没有查到名字，并不意味着这四位无名氏就不是军功集团的。

唯一那个有据可查非军功的郎中令还是属于服务皇权的贴身保安队长。

这个位置放个自己人无可厚非。

再来看一下诸侯国的国相表。

表 B—2　惠帝吕后期王国相表

	氏名	国名	爵位	阶层	任期
1	曹参	齐	平阳侯	军层	高六年　～惠二年
2	傅宽	代	阴陵侯	军层	高十一年～惠五年
3	张苍	淮南	北平侯	军层	高十一年～吕八年
4	陈婴	楚	堂邑侯	军层	高十二年～吕四年
5	宣义	燕	土军侯	军层	惠初年
6	利昌	长沙	轪侯	军层[26]	～惠二年～吕二年
7	齐受	齐	平定侯	军层	～吕元年～
8	王恬启	梁	山都侯	军层	～吕四年～
9	徐厉	常山	松兹侯	军层	～吕四年～
10	朱进	吕	中邑侯	军层	～吕四年～
11	召平	齐	子黎侯	不明	～吕八年
12	越	长沙	醴陵侯	军层	吕三年　～　四年～
13	吕更始	楚	藤侯	宗亲＋军层	吕四年　～　八年
14	吕胜	淮阳	赘其侯	宗亲	吕四年　～　八年
15	蔡兼	常山	樊侯	军层	～文元年

除了淮阳和齐、楚三国外，也全都是“军层”阶级为国相。

吕后做的非常克制且聪明。

她给吕氏封王封侯的举动并没有刺痛功臣集团这个群体，顶多算是温水煮青蛙。

但最终，她还是有两步棋走错了。

她封的那些刘姓王都是刘盈的孩子。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她不该动刘家诸侯王的蛋糕，更不该杀其他刘姓王。**

这直接造成了这个集团彻底的和她走向了对立面。

后来被她薅羊毛薅成葛优的齐楚在她刚一死就蹦出来了。

这是她走错的第一步。

刘邦第六子刘友，本来先是封为淮阳王，惠帝元年，吕后毒杀赵王刘如意后改封刘友为赵王，并给他娶了吕家的姑娘为王后。

她本来是要拉拢刘友的，但是这个刘友不太会做人。

他跟被推销过来的吕家姑娘关系没处好。

吕后七年，刘友的吕家王后因刘友宠爱其他姬妾，心生妒忌，向吕后诬告刘友想谋反。

吕后最恶心的就是这个，于是大怒，召刘友进京把他软禁起来，后来活活把他饿死了。

吕后打算杀鸡儆猴，但鸡宰了，猴们普遍没当回事。

刘邦第五子刘恢，先是封为梁王，刘友自杀后被迁换成赵王。

赵国是块好地，吕后迁往赵地的王都是打算重点培养的。

也是被包办给娶了吕闺女当王后。

人家吕后的心情比较朴素，咱是亲家，你将来生的孩子会继承王位，也有吕家的血脉，咱就是一家子了。

结果吕家的闺女也确实有问题，吕产之女到岗后就毒杀了刘恢的宠妃。

刘恢比较爷们，于同年六月，殉情自杀。

爷不活了！

吕后也比较愤怒，窝囊废！因为个女人自杀！于是裁撤掉了这一支的王位资格。

至此，从刘如意开始，到刘友，刘恢，刘邦的三个儿子，在赵王的位置都被吕后或直接或间接的干掉了。

赵王这个位置的死亡游戏还在继续，刘家人被裁撤掉的赵王位后来给了吕雉的侄子吕禄。

吕禄没有想到，这个不祥的王位，他也参与了击鼓传花。

刘邦第八子刘建算是好歹熬到了善终，但由于没有嫡子，仅与姬妾生有一子，吕后派人将他杀害并裁掉了燕国王位，随后又封给了吕通。

同样是他吕家的女婿刘泽，辈分比较大，是刘邦的堂兄弟，由于刘吕的两家关系，一直担任卫尉的关键岗位。

但吕后后来看出这个刘泽不简单，怕将来她死后刘泽这个大辈分的搞动乱，所以又封他为琅琊王做安抚派到了地方。

这个琅琊王咋来的呢？

又是割的齐国的地。

齐国在刘肥时代，就被割走了城阳郡做鲁元公主的汤沐地。

后来又割走了济南郡变成了吕国。

这又成立了琅琊国又划走了琅琊郡。

齐王葛优，不对，齐王刘襄人家心中对你吕家也是满腔的怒火。

对于刘邦的这些孩子和血脉，吕后真的是不客气，**她的过激反应也透出了她的恐惧。**

这些高祖血脉，理论上都是有竞争资格的。

她不希望自己的这一支血脉受到威胁。

她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自己的血脉能够得到延续。

但她的这种激进做法，却彻底的激怒了这群高祖余脉们。

天道好轮回，任何一厢情愿的顶层设计，无论你的初衷是怎样，老天都会以另一种方式让你明白，什么是造化弄人。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肯定吕后的历史功绩。

她杀了几个刘姓王，封了不少吕姓王，这其实都是最上层的利益划分，她的污点，也就仅限于此了。

她的历史功绩，在于给了全天下黎民百姓的活路。

吕后执政的这十五年，最大的功绩在于执行了“与民休息”之国策，倡导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

在民生上，她**鼓励生产，推行的授田与民**，让“耕者有其田”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惠帝一朝时，便已诏令郡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措施**，来鼓励百姓们从事生产。

后来又**“减田租，复十五税一”**的减轻百姓负担。

整体上，提倡勤俭治国、严厉治理铺张浪费的风气。

重农国策之外，还有步骤地逐渐放宽经商政策。

刘邦统治后期，下达抑商法令，惩治不法商人，农民出身的刘邦似乎对商人有刻骨的仇恨，下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刘邦认为，商人就是整个世界的蛀虫，这帮人忒可恨。

这一套商鞅的做法，其实已经不符合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的发展要求了。

这并不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并不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刘邦的这套做法，打击面过大，严重挫伤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也因此激化了社会矛盾。

老百姓过日子并不是做农奴，商人是整个社会的润滑剂，中国的劳动人民手再灵巧也造不出所有的东西，没有商人，老百姓也是不干的。

在惠帝，吕后时代，虽然仍有“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诏令，但朝廷还是**“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解除了商人在经济上的重负及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

惠帝六年，朝廷还兴建长安西市，使长安成为汉朝经济活动的中心，也为长安后来成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奠定了基础。

这也是整个吕后时代所动工的唯一工程。

吕后二年，朝廷又分别采取“行八铢钱”和“行五分钱”的措施，运用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进行管理调控，**对稳定币值、平衡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不仅在经济上，吕后知道刹车，在民法上，同样也进行了减负，放宽严刑，修改了汉法。

在她执政期间，除了刚刚所说的长安西市之外，**未见她实施过一件皇家工程。**

没看到她干一件伤耗民力之事。

除了象征性的对南越禁运铁器外，没有动过一次刀兵干戈。

每年的巴菲特午餐，这位全球最知名的股神，从来不告诉这帮花大价钱请他吃饭的老板们该做什么。

而是告诉他们，**人生不该做什么。**

比如说：

永远不投自己不懂的股票啦。

股票长期看永远会上涨，所以不要做空股票啊。

永远不要冒险加杠杆买卖股票啊等等。

大多都很浅显易懂。

但正是这些看上去的废话，却往往包含着普世的智慧。

知道不做什么，具有着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模块的普世价值。

于**治理国家来讲，就是少上政策，与民休息，不轻动刀兵，不大搞非民生工程。**

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极难。

因为人天生就有着作为的基因与欲望，尤其是男人，总希望自己的名字写遍天涯海角，传遍千秋万代。

折腾的，大多落不下什么好名声。

每个朝代的转折点，也往往在喜欢折腾的那位爷那开始。

吕后尊崇黄老之学，自萧规曹随开始，为整个国家刹车。

上行下效，领导懂得克制自己，下面就没有办法去借题发挥。

总体上，这是一段罕见的太平岁月。

为啥说吕后的执政十五年如此伟大呢？

啥也不干就伟大？

还是举个例子吧。

她下调了田租，老百姓们手中的余粮相应就多了，对灾年和意外怀孕的抵抗力就变强了。

她放宽了法律与束缚，整个社会的弹性就上来了。

民间的活力也就被激发出来了。

她不上马工程，整个国家的徭役就没有了。

她不妄动刀兵，国家的最大开支就没有了，加税、兵役、徭役、抚恤金等等一系列的负担就都不会压到百姓身上。

老百姓不用每年挤出时间来去给国家无偿干活和战斗，时间和体力上省下来的精力就全都能投入到日常生产和创造人口上。

老百姓们在一天天的清静下不是地主家也有余粮了。

灾年来了，没关系，有去年的底子。

闹洪灾了没关系，旁边村能逃荒，能救济。

抗洪时由于不咋有徭役，整个黄河两岸的老爷们都生猛有劲。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整个社会的抵抗力变得无比强大。

这样的王朝，是压不垮的！

民无扰，衣食足，中华大地上，百姓们经历了几百年的杀伐战争，徭役劳苦终于暂时的按下的休止符。

经历了战国纷争，始皇暴政，秦末纷乱，楚汉争霸，屠灭功臣的中华大地民生凋敝，刘邦当年出行都凑不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将相出门都只能乘坐牛车。

吕后顺应了时代的呼唤，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让华夏大地自我修复疗伤，也为后面的文景二帝开了个好头。

“文景之治”源始于“吕后治国”。

有良心的史官太史公最终给出了他的评语：**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几千年来，在当朝对反动派的盖棺定论从未有过如此客观的。

一码归一码，是一个伟大史官的最重要品质！

汉初七十年，开创中国第一个治世，其模式很简单：统治者只需减少税收、轻徭薄赋。

也就是常听到的：无为而治、藏富于民。

道教经典《道德经》中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并不是说，治大国要像做麻辣小龙虾一样，要大火猛料。

而是要像小心小鱼小虾一样，少折腾。

总拿铲子翻那些小鱼虾，它们就都翻烂了。

老百姓们，就是小鲜。

吕后的当政八年，在前面七年中，唯一走错的一步棋，就是对刘邦的孩子杀伐太狠。

但是，她临终时，走错了第二步棋。

公元前 180 年，七月，吕雉病重。

在弥留之际，吕后做了临终的最后一次人事任命，把赵王吕禄封为上将军，统御长安城内的北军，让梁王吕产统领南军。

撑起最后一口气，吕后在病榻前对吕禄和吕产说了最后一段话：

当年高祖与大臣们约过白马之盟，吕氏为王，大臣们只是表面服从，只因我在，所以他们不敢有所动作。

我去世后，皇帝年纪小，大臣们必会作乱，你们必须牢牢控制住军队守卫宫门，千万不要为我送丧，以防为他人所制！

每个卓越的政治家，临终的话，都具有着极大地预见性和对策性。

这是一生的历练所获得的见识！

这是一生的腥风血雨所嗅到的信号！

这是一生政治智慧所绽放迸发的最后光芒！

吕雉准确的预测了她死后的政治风暴，再三的叮嘱自己的这两位侄子一定要牢牢的攥住军权。

她说了三点预测：

1、大臣们会做乱。

2、据兵卫宫，这个是最重要的。

3、连送葬都不要为我去！以防出现司马懿！

这三个预测外，老太后还重申了“白马之盟”！

为什么？

很快我们在吕后的遗诏中看到了。

七月三十日，吕后逝世，**遗命吕产为相国，吕禄女为皇后。**

吕后非常明白自己的这道遗命是什么分量！

她抢了相权！

相当于你吕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把持了军权，还抢夺了相权，更可恨的是连下一任的皇后也变成了你吕家。

你吕家露出了极其丑陋的吃相！

你要霸占整个天下！

这触碰了所有军功阶层的底线！

所以吕后做出了上述三点的判断，并再三嘱咐吕产和吕禄，**千万千万把好军权，护卫好皇宫！**

为什么吕后这个一生几乎不出错的老政治家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走出这样一步险棋呢？

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吕后患病太突然。

史载：三月中旬，吕后祈福祓祭后，回来路上，一只“苍犬”撞到了她的腋下，再一转眼，这狗就不见了。

一占卜，说是刘如意的鬼魂索命。

吕后随后就开始得病了，而且迅速恶化，越来越沉。

吕后这些年的身体向来硬朗，**按照吕后执政的路数，她应该会逐渐的将手中的皇权过渡到吕家第二代这里，并安排吕家女孩接班皇后位置。**

她的本心，是巩固住这个权力局势，并不想挑战军功集团！

她这些年和相权划得都很清，而且政治手腕极高，从来都是最稳妥的蚕食路线。

所谓的吕家封王前面七年仅仅封了一个吕王。

赵王和燕王是高后八年患病前才封的。

但这突如其来的患病，打乱了吕后的一切部署。

吕后最终决定抢夺相权和军功集团开战，归根结底，因为不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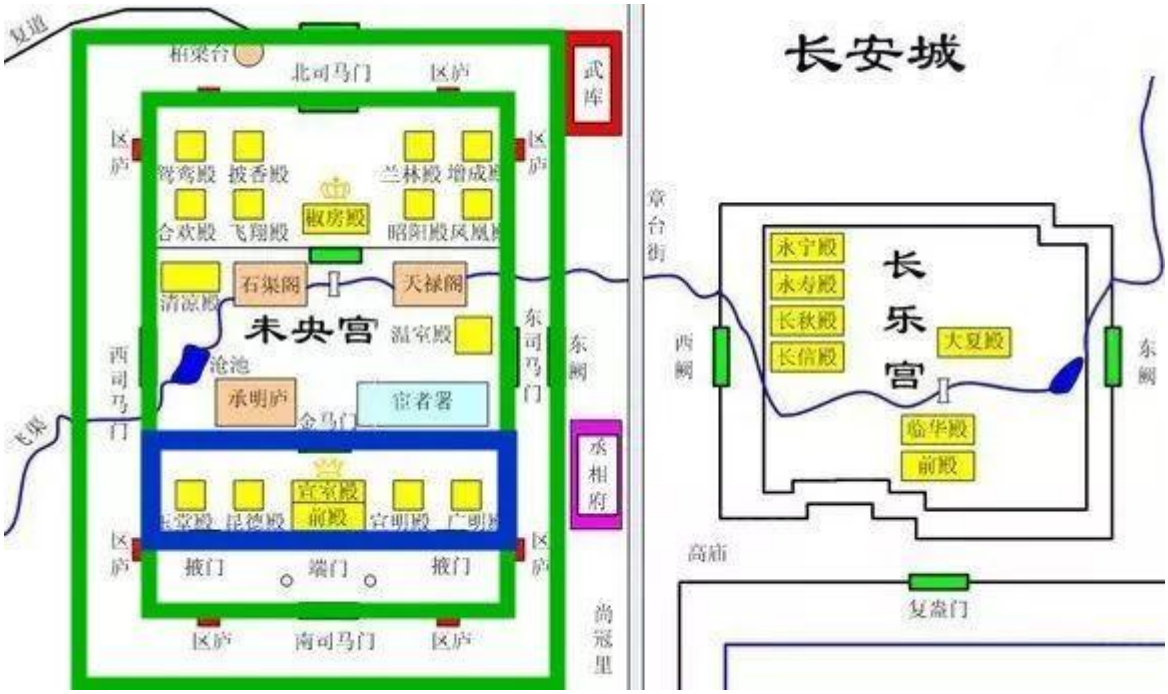
先来看一下她安排的重头戏，掌握帝国命脉的南北军吧。

所谓南军，就是护卫宫廷的，也就是护卫未央宫的。

准确来讲，应该叫“郎卫”和“兵卫”。

“郎卫”负责护卫宫殿，是皇帝的最贴身禁卫军，人数非常少，主管领导叫做“郎中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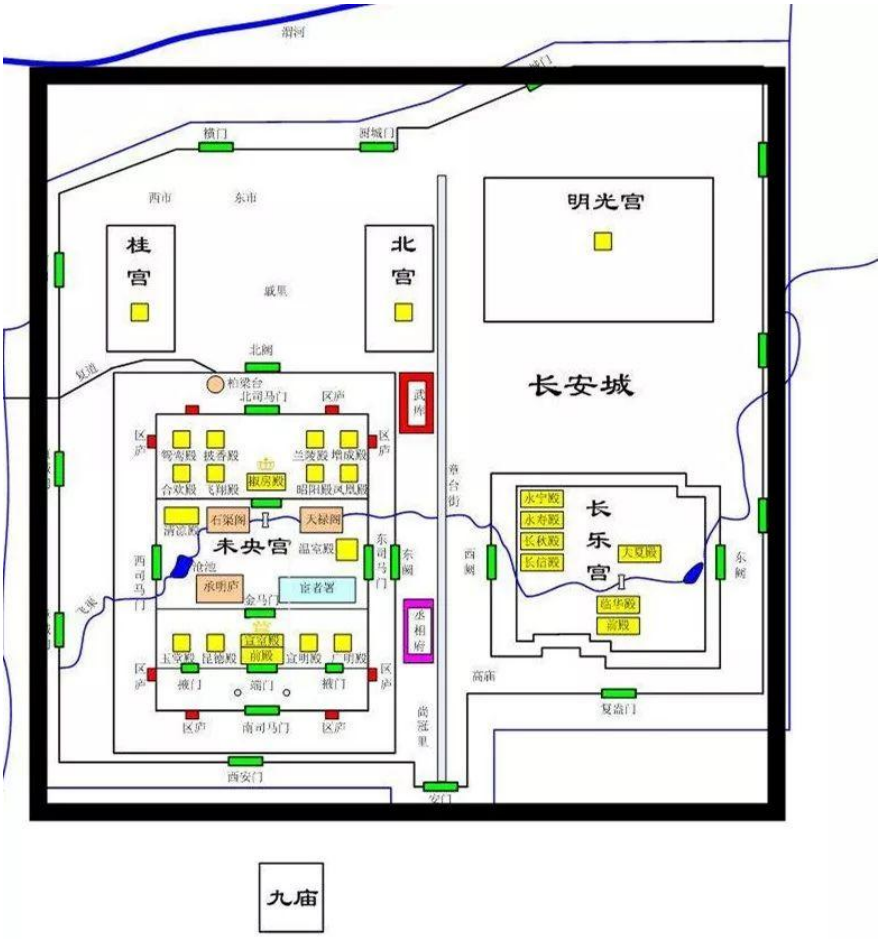
“兵卫”负责护卫宫门，是相对来说外围的部队，人数相对来说较多，总编制不超过两万，主管领导叫做“卫尉”。



绿色的两层区域，是卫尉的防区。

最里面蓝色的区域是郎中令的防区。

所谓北军，就是护卫整个长安城的，也就是下图的黑色区域。



主管领导叫做“中尉”，人数一般不超过五万，也是对外的中央野战军，刘邦同志满世界抽人时带的就是这支部队。

这两个谁重要呢？

看上去，北军人数多，还是负责京城治安以及对外征战的，最为精锐，应该是最厉害的。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一，从官职上讲，南军领导的级别比北军要高。

郎中令和卫尉，全都是九卿级别的官员。

但北军的主管中尉却并不是。

第二，从战斗力上来讲，当天宿卫皇宫的南军部队（郎中令和卫尉）手中是有兵器的。

但北军手中除了巡城治安的军队外，却并没有兵器。

武库属于皇帝直辖管理的，还是那句话，你没有兵器，就谈不上战斗力！

所以也许北军战时精锐，但日常是长安的警察叔叔。

南军才是京城第一战斗力！

第三，从归属来看，南军归皇权直辖，因为这支部队直接负责的就是皇族的安全。

北军归相权统领，因为这支部队日常负责京师治安。

所以综上所述，有以下两点结论。

1、南军的战略价值高于北军。

2、北军战争潜力大，属于相府直辖。

南军和武库的掌控权这些年一直在吕家手里，但北军并没有。

北军的巨大潜力与威胁是吕后不放心的。

也因此，吕后最后部署令吕产吕禄分掌南北军的时候，**尤其涉及到北军的掌控权时，主管的相府又是绕不过去的一关。**

这是吕后夺相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相权太大，她对自己的这些子侄的水平根本不放心。

如果说吕家这帮孩子能够有几个她这样水平的，她大可以按照此时的政治结构继续走下去。

如果说老家伙们都死她前头了，她也不会在死前弄这么一出。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老家伙们谁先走的问题！

吕家和军功派拼到最后的，其实是拼大佬们的寿！

知子莫若父，吕后知道自己的这帮后人是什么成色。

这些孩子和那群老江湖们比起来差的太远了。

自己前面得罪了刘家太多人，军派又是一帮老狐狸，**她无法放心相权这样一股无法控制的巨大力量在别人手里。**

由于突然患病，也使得吕后最终下定了决心，硬夺军功集团的权力大饼，通过军事高压让他们哑巴吃黄连的接受既定事实！

还记得先下手为强的“黑暗森林法则”吗？

这是此时此刻，吕后权衡再三下的最优解。

吕后当初在把吕氏家族带入这个权利的游戏独占皇权时，就已经无可避免的最终要走这条路了。

因为权力的滋味是世上最大的诱惑！

也因此，无论你吕后怎么选，都是错！

因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没有金刚钻，就揽不了瓷器活！

你用一生的智慧与经验浓缩出来的最后三句“其言也善”，并没有被子侄当成语录那样挂在嘴边与心头。

更重要的是，她人生中的最后一次盘算，忽略了牌桌下各利益集团间的暗流汹涌。

她忽略了自己这杆政治大旗倒下后，每一个人权衡后的操作系统都会重新启动。

这些汹涌的暗流，将最终颠覆她整个人生的奋斗果实。

此时此刻，人家军功集团和非吕氏血脉的刘姓王族坚定地站到了一起。

人家要“天下共击吕”了。

吕后刚死，她的遗言就被俩孩子忘光了。

吕禄与吕产并没有听懂姑姑的临终遗言，没有看懂为啥姑姑一定要让他俩据兵卫宫的人事安排。

这二位虽然跟随吕雉多年，但并没有从他们姑姑身上耳濡目染。

政治交锋是世上最高深的智慧，需要自身历练，需要领导领路，需要高人开悟等等。

但更重要的是，自身要有政治天赋。

没有历练，领路，开悟，哪怕你政治天赋再高，你也就是个井底之蛙。

但历练这堆后天的东西，却像是天赋后边的那一堆 0，而天赋则是那个 1。

你必须自身是那块材料，才能让后面的那些努力起到作用。

你不是那块材料，无论你多么的努力，你肯定会在一定层面上被淘汰，无法站到巅峰的台面上。

官职中，五六品跳三四品，是一个坎。

三四品跳一二品，又是一个坎。

就好比今天的处长一大把，但再往上的厅局级，突破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再往上的省部级，国家级干部，就更难了。

最终站到最高层次的，都是人中之龙。

不是人尖子，你跳上不去。

不是精英中的精英，你根本躲不过那么的明暗考验。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几乎是最关键的因素。

你的出身。

也就是说，你爹是谁，你的家族是谁。

你只有根红苗正，往往也才具备通往最高权力场上参赛的资格。

比如说吕产和吕禄。

这哥俩就是纯靠出身，并没有经过筛选就站到了最高舞台上。

但出身只能帮他们到这了。

真到交锋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对手，将是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段位。

这哥俩按说也在吕后身边耳濡目染了很多年啊？

咋最后就完蛋玩意了呢？

还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那个最重要的维度，你自身的政治天赋。**

开国的皇帝往往很牛，手下人也很牛。

但开国的皇帝死后，继承人往往就没有了开国之君那样的天赋异禀，洪福齐天。

此时就容易被层层选拔的官僚系统牵着鼻子走。

但汉初的情况还比较特殊，并非像后面朝代那样，皇帝的水平往往跟经历了层层选拔的官僚系统没法比，**而是皇权和官僚系统都是二代们继承的体制。**

这是一个两边都会退化的体制。

皇权这边，此时第一代的大牛人刘邦和吕雉两口子都退场了。

第二代的吕产吕禄被推向了台前。

但是，功臣集团的第一代老狐狸们却着实不简单的有几个寿星佬儿。

像陈平周勃这种尸山血海杀出来极高水准的天赋人精，再配合几十年的沧桑积淀，吕家的后生们很快就会体会到，啥叫娃娃抱着个金疙瘩了。

公元前 180 年七月三十日，吕后逝世。

先蹦出来的，是娶了吕禄女儿的姑爷的朱虚侯刘章（刘肥次子）。

吕后通过联姻网络了不少刘家后裔。

但通过死的那几个王来看，她吕家的产品效果并不靠谱，别看刘章的候都是吕后封的，但这家伙却一点也不感恩。

刘章在吕后生前就不是一个稳定分子，有一次入宫侍奉吕后喝酒时，他居然因为一位吕氏成员不遵守酒令而将其追到宫门外杀掉，吕后没有拿他怎么样，他认为吕氏怕了他。

他忘了自己完全是因为自己是吕家的女婿，才留下的这条命。

吕后一去世，刘章给自己的哥哥齐王刘襄写了封密信：我从你弟妹那得知，诸吕想要作乱，大哥你快发齐国之兵来长安，我充当内应，待诛尽诸吕后，拥你为帝。

刘襄就是这些年一直被吕家薅羊毛那位。

忍了很多年的刘襄开始密谋发兵。

吕家要是碰到的也是这种二代对手，也就不用担心了，就你那点可笑的实力你还想造反？

这两只出头傻鸟开始了行动，刘襄先是忽悠了自己爷爷辈的琅邪王刘泽（刘邦的堂兄弟），说爷爷辈分大，孙子愿意将齐国托付，拥立您当皇帝，希望您老来齐国共商大事。

刘泽来了之后就被扣了，刘襄吞并琅邪之兵然后西攻济南，同时送信给各个同姓王，列举诸吕的罪状，怂恿大家举兵讨伐。

第一个弱智出手后，第二个弱智也出来了。

吕产得到齐王反的消息后，派了灌婴率大军前往平叛。

从这一件事就看出了吕产的政治水平到底有多差，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个关键时期，军权决不能假手他人，只能你吕家人亲自上！

灌婴是刘邦的老人，无论他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他终究是外人。

外人，自然就不会和你是一条心的。

人家灌婴走到荥阳后，就不动了。

他先是派人跟刘襄说：诸吕现在没有叛乱的迹象，您贸然举兵难服天下，倒不如我们大家谁都不动，等诸吕叛乱一发生，再联合起来进军长安，平定叛乱。那时，谁是匡扶社稷的功臣，天下一目了然。

刘襄同意了他的建议，回到了齐国。

傻鸟刘襄再次暴露出了自己的弱智白痴。

你当过家家啊！

造反这事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

但这帮二代们谁也没比谁强哪去，继续菜鸡互啄，吕产紧接着继续全方位无死角的展示自己的政治白痴。

他不仅没有怪罪灌婴不攻齐王，看到齐王退兵后并没有继续追究齐王造反的罪名。

就搁那看着。

人家都明明白白的杀出来了，现在即便回家了，你也应该知道，这是颗已经探出来的炸弹了，一定要及早拆除，万不能姑息养奸。

灌婴对于反革命势力有所犹豫，也证明了他并不和你一条心。

这俩人都得办！一个也不能少！

尤其是灌婴！现在第一时间就得派人上前线替他去！

这是两个非常好做的判断，但凡政治素养过关，都不会是这种处理方式。

长达十多年，吕后亲自任教授的执政培训班，吕产并没有毕业。

他不知道，自己释放了一个怎样的政治信号。

长安城中暗流涌动。

刘家和吕家两个大傻 X 都已经登台亮相了，该军功集团了。

如果说吕家动了相位掌管北军是他们最大的动力。

那么齐王的举兵就是验吕家成色的最好试探。

而吕产的不作为以及昏招的军事任命则让军功集团摸到了吕家的底牌！

吕家的这帮后生，真的比吕后差太远了。

老一辈们过招，是这个造型。

现在刘家吕家的二代们是这个造型。

吕家的这几个抱着金子的后生娃娃，被所有的路人开始琢磨怎么抢下这块大金子。

一个潜伏了八年的默契组合，终于再一次站到一起，谋篇布局了。

这个组合，是当年捧诸吕的陈平和周勃。

周勃做太尉十多年了，太尉名义上是军事最高首领，但手中却并没有军权，搁那充当老吉祥物。

吕后一直牢牢抓着军权，周勃也就蔫了十多年。

陈平那边继王陵后就当上了一把丞相，这位跪舔吕后的大爷按理说在别人眼中算是标准的吕党。

但是，陈老爷子还有另一个标签。

顶级骑墙师。

两位老爷子在一通谋划之后，定下了政变的方案。

来到西汉第一政变的现场了。

看这场政变前，先回想一下，还记得我们前面说到古代政变的优先级排序吗？

武器》截断政令》政令中枢》军队。

第一，最最重要的，是武库。（中间那圈）

无论用哪种方式，合法或不合法，都需要第一时间占领这里。

这能保证自己的军事武装，也能阻止别人武装部队。

关键词：开源节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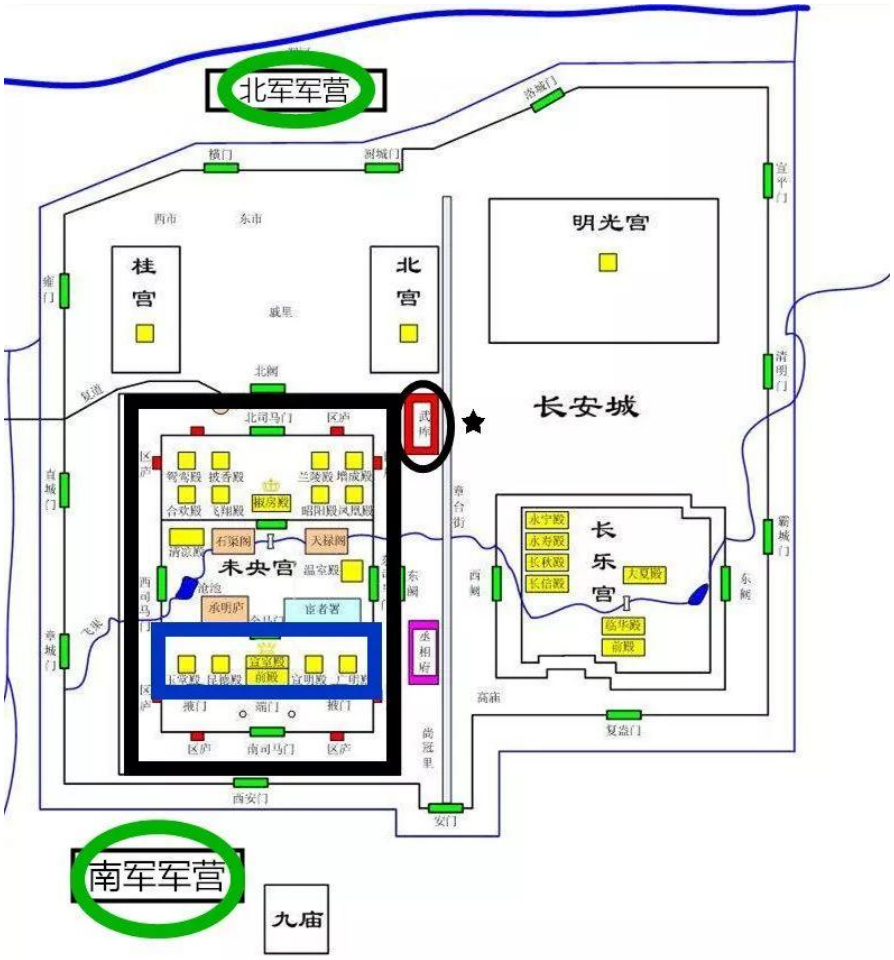
第二，要占领未央宫的宫门，干掉或拿下此时宿卫宫门的卫尉武装，截断政令。（下图黑区域）

关键词：拿下政治唯一合法性！

第三，然后是进去控制郎中令的部队，控制皇帝，拿下全部印符。（下图蓝区域）

关键词：占领政治制高点。

第四，是剩下的南军和城外的北军。（剩下那俩绿旮旯）



关键词：兵源并非最重要。

这政变的正解方案流程。

但最后回首时才发现，此次政变，成为了历史上非常无厘头的一次政变。

全都没按套路打。

军功集团出现了重大失误。

吕家更是在很多关键的人事部署上全都出了问题。

我们来看看这场政变过程吧。

已经修炼成了人精的陈平几乎做了人生中最冒险的一次试探。

他居然从一个小角度切入，完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张嘴释兵权”。

他派手下的特工劫持了曲周侯郦商。

郦商是元勋大佬的老革命了，陈平说是劫持，其实就是吓唬。

陈平有他的目的，郦商的儿子郦寄与控制北军的吕禄交情很深。

老爹被扣下后，郦寄没废多大劲做思想斗争就去坑自己这位铁哥们了。

或者说，郦商很有可能也是谋局者之一，在为革命演戏。

从后来的表现看，郦寄是军派早有预谋卧在吕家的第一个卧底，不过总是革命觉悟不坚决。

之所以劫他爹，是帮他下决心！

郦寄见到吕禄后是这么说的：兄弟，你知道为啥齐王会反吗？

吕禄道：为啥呢？

郦寄道：因为您已经被封为赵王，就应该去赵地，可现在居然留在长安不走，还控制着军队，这就是齐王为什么要举兵的原因。

想要杜绝诸王举兵的事情再次发生，就应交出军权，到封国去。如此，那些大臣才能安心，大家彼此和谐，可谓万世之利。

这是一番特别过家家的言辞，但甭管多么不中看，却真的中用。

因为吕禄居然答应了。

生活中，总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自家人说的话永远当放屁，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放的屁却特别好闻。

吕后此时此刻估计想从地底下爬上来抽这傻王八蛋大嘴巴。

老娘死前咋特么跟你嘱咐的！

就说了三句话啊！都当放屁啦！

不过哪怕吕禄答应了，其实到现在为止，吕家还是有翻盘机会的，因为吕禄将这件事开了家族会议。

吕禄的姨妈，也就是樊哙他媳妇听到这件事后鼻子都气歪了，怒斥吕禄：你个倒霉孩子！身为将军却要离开军队，这是大祸临头之事啊！吕家必死无葬身之地！

交权与不交权，吕家在这次家族会议中并没有达成共识，但事情的发展速度却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八月庚申日早晨，出使齐国探听情况的吕家心腹，郎中令贾寿归来见到了吕产，说出了一个重要情报：灌婴已经与齐国、楚国合谋，准备倒戈，诛杀诸吕。

咱得赶紧入宫谋大事！

贾寿在催吕产先下手为强！对灌婴和齐、楚的反革命开战！

这个没问题，你现在是具有最强政治合法性的，你就应该调集所有资源干掉冒头的反动派。

但是，这个关键消息却被御使大夫曹窋（曹参之子）知道了。

他此时在吕产这里合计政事。

这透露出了一个啥信息呢？

曹窋是吕家非常放心的人！是铁杆吕党！

不然贾寿不会当着他的面说出这件如此关系重大的事！

曹窋自惠帝时代就是惠帝心腹，他也算是军二代当中此时官最大的。

没有吕家的首肯，他这个军二代此时不会超越很多军一代的老前辈干到御使大夫这个官职的。

但这位被吕家视为自己人的曹窋却是军派放在吕家的第二个卧底。

这个人甚至可以说是整场政变最关键的总调度！

曹窋第一时间把这个重要情报报告给了陈平和周勃。

拉开了“庚申政变”的大幕！

两位大佬知道这个情报后觉得不能拖了，要迅速动手！

因为如果吕产先动手了，第一时间就会发布对灌婴和齐楚的政治定性文件，然后控制起全部军队一级战备戒严。

他们政变的机会就不会再有了！

于是，周勃火速奔往北军，但是根本就进不去门。**（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

这是军功派的第一次疏漏！

周勃肯定不会愣头青样的闯北军的！

他之所以敢去，是因为他肯定在北军部下了卧底，安排了进北军的计划！

但政变当天也许是**因为太过突然，当班将领轮换，卧底不在岗**等种种原因，第一个出手，就失败了！

来的太突然，原计划全乱了。

但是，没关系，有 B 计划预案。

这个时候，军派掀开了第三个卧底。

周勃运作了保管皇室符节的纪通（尚符节）派人持符节假传圣旨，说皇帝命令周勃掌管北军。

与此同时，军派的第四个卧底也上阵了！

周勃开始去拿北军虎符，那边一号卧底郦寄和四号卧底典客（皇权直辖的九卿，掌管王朝对属国之交往等事务）刘揭再次对吕禄展开游说。

“少帝已委任太尉暂行北军指挥之职，想要您去封国。

您还是马上交出将印，离开这里吧！

否则将大祸临头了！"

情势急转直下，突然的变故砸向了吕禄，前面是皇帝的圣旨，后面的是好友的怂恿，吕禄在最后的内心挣扎中，认为郦哥哥不会骗他**（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

匆忙下，终于大错铸成，交出了北军军印。

等周勃拿到虎符赶到北军时，吕禄已经交印离去，周勃对将士们说：挺吕家的露出右臂，挺刘家的露出左臂！

将士们全部扬起左臂，周勃虎符军印齐聚，由此完全掌控住了北军。

军功阶层首开纪录拿下了吕家大弱智吕禄的北军，此时此刻，军派已经摊牌了。

根据前面我们说的**“武器》截断政令》政令中枢》军队”的重要性，军功阶层这是走了步大错棋啊！**

你咋上来就扑最不重要的北军呢？

此时此刻，如果吕产要是狗急跳墙图穷匕见，你仍然没办法！

因为武库、皇帝、南军仍然在吕家手里！

军派确实忽略了武库的重要性，这是他们此次政变的最关键疏忽！

但是，剩下的环节，其实人家并没有走错！

先来抢北军，只是因为南军早就有谱了。

刚才我们看到了，皇权心脏部位的，非常重要的看管符节的官员被策反了，或者说早有预谋。

而且潜伏在吕家的心腹卧底，远不仅仅是那个“尚符节”那么简单。

陈平收到曹窋示警吕家有变的情报后，派出了刘家第一好枪，齐王弟刘章去周勃那。

周勃在拿下北军后也明白此时吕家实力尚存，因为吕家最厉害的掌管着皇帝、南军、武库的相国吕产，才是真正关键的。

周勃拿下北军后发布了**此次政变最被忽视的一个命令！**

下令曹窋对卫尉说：别让吕产进入殿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

这是句非常重要的话。

因为单看这句话，我们往往认为是周勃仅仅是告诉卫尉不让吕产进入宫殿门。

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他令卫尉杀掉吕产。

为什么呢？

先来看原文，史书这段的原文是：

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

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往来。

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

翻译过来，当时的情节是这样的：

周勃说：让曹窋去告诉卫尉，别让吕产进殿门！

此时吕产不知道北军已经丢了，并不知军功派已经政变拿下北军了，他进入了未央宫，到了内宫殿门时进不去了，开始溜达琢磨。

曹窋怕胜不了，再报周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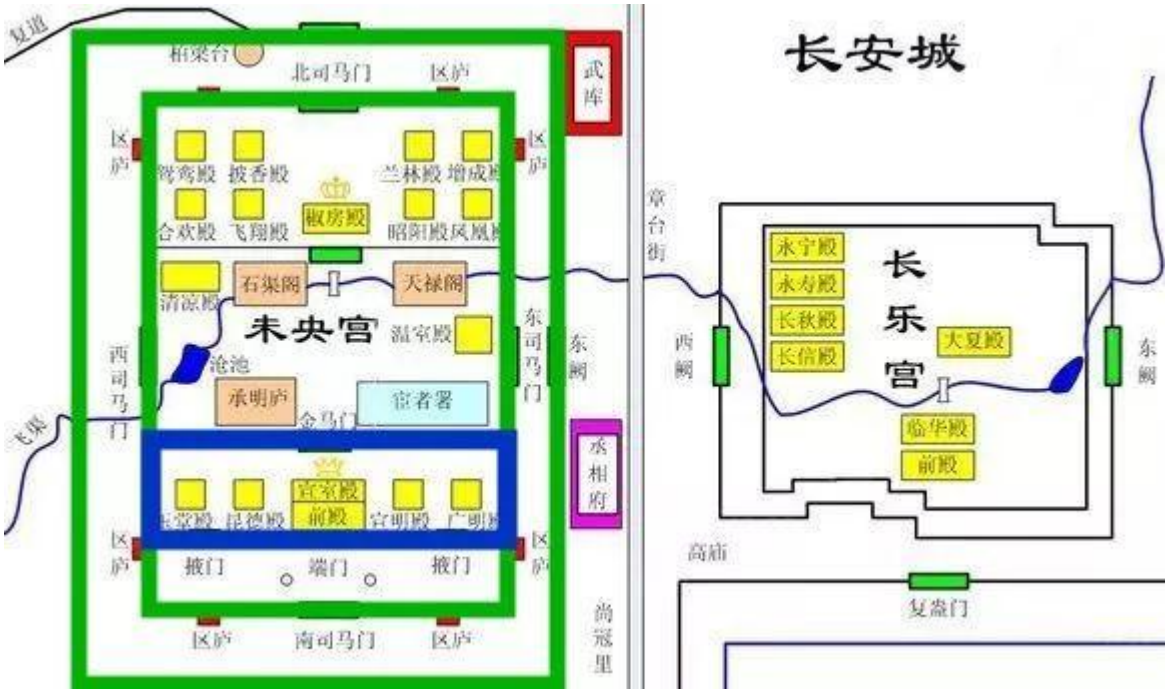
周勃仅仅说让卫尉别让吕产进门后就没有动作了，而后面曹窋又怕赢不了，马上再次飞车汇报周勃。

这就很无厘头了，你光不让他进门仅仅能阻止他，“胜”是哪来的话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殿门”是不归卫尉管的！

卫尉管的是宫门。

卫尉所控制的宫门是绿色的这两层范围。



周勃下令不让他进，而且此时他也确实没进去的那个殿门，是指最后的皇宫枢纽，那个蓝色的区域。

后面杀吕产的全部动作，全是在未央宫内进行的。

而且周勃早有把握吕产进不去殿门！

因为早有人封锁了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上图的蓝色区域！

那么这个殿门是谁给关的呢？

是军功派的第二道保险，刚刚和郦寄游说吕禄的大忙人刘揭。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写出了这个刘揭的革命贡献：**“以典客夺赵王吕禄印，关殿门拒吕产等入”**

这也说明了，不仅截断政令最关键的“兵卫”老大卫尉本人被军功派拿下了，连郎中令所控制的“郎卫”环节，吕家也失守了。

这并不是说此时的郎中令贾寿就有问题。

因为最终领导关门行动的明确说是刘揭。

这是说明郎中令的下属佐官中出问题被渗透了。

刘揭这个外部门领导成功的指挥了最后一道门的守卫，拦住了吕产！

所以，他说的那句话**"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不是让卫尉去关门！**

而是周勃已经策反了内鬼卫尉，让他去兵变杀吕产！

这个卫尉，是军派布置的第五个内鬼！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卧底！

这个核心岗位是突然杀吕产灭诸吕的关键！

但是，这个计划，又出问题了。

军功派的原本部署是这样的：

第一时间迅速拿下北军，北军最没有把握。

与此同时，封锁皇宫大殿，在未央宫内由卧底卫尉突然进行“斩首行动”，别让吕产活着进殿！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卫尉迟迟没有动手！

吕产还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般自由的游荡，马上就等到皎白月光了！

所以曹窋越看越不对头，越等越看不到卫尉下手的意思，才会“恐弗胜，驰语太尉”。

在周勃收到卫尉没动手的消息后，知道刘揭关殿门后支持不了多长时间，于是放出了最后的总预备队！

令傻鸟刘章去保护皇帝。

周勃派给了刘章一千多人。

这基本上是此时北军所有有兵器的武装了！

也就是平时维护长安治安的那支部队！

因为已经到图穷匕见的时刻，必须出动所有力量去搞死吕产！

这个时候，暴露出来了军派此次政变的最大风险：未占领武库，军力不足！

而且更关键的是，此时卫尉环节出了问题，周勃根本不知到底是怎样的情况！

你卫尉是临阵反水又倒向领导吕产了？

还是想下手但没有机会？

还是想再观察观察形势最后押注？

全都不好说！

如果说此时此刻，卫尉是个双面间谍，又摆了军功派一刀，那么此次政变就将完全失败！

因为宫门全是卫尉控制的“兵卫”把守的，你刘章这干把来人根本就打不进去！

此时此刻，主动权已经不在军功集团手里了！

所以周勃非常心虚的“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乃遣朱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

他派出了刘章当这支枪，这是在给未来如果兵变失败找台阶下。

这边傻枪刘章傻不愣登的在往未央宫赶，那边吕产却在殿门前左右徘徊。

这其实是老天在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军功派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打武库的主意，就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动静弄得太大让吕产有防备！

因为武库离相府和皇宫太近了！

他们认为是有办法暗杀掉你这个南军总司令的。

但是，这个布置失效了。

这是老天你吕家的最后一次机会！

你这个南军总司令此时却进不去殿门已经是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信号了！

这表明了至少“郎卫”环节出大问题了！

你吕产此时应该立刻逃回南军大营随后第一时间攻占武库然后攻打未央宫控制皇帝，随后开始政变。

但他在未央宫前开始犹豫不决。

这一犹豫，错失了最后的翻盘机会。

事情的最后发展，说明了**卫尉至少不是双面间谍并没有倒向吕产，大概率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刺杀吕产或者说在最后观望。**

因为刘章根本没有阻拦的就进入到了未央宫！

当时并非是吕产已经带领所有看守宫门的“兵卫”部队去攻打打不开的殿门了。

而是他在“**裴回往来**”，**而且根本不知道此时北军已经被人拿下了！**

他并没有意识到此时很危险！

所以所有的宫门岗位仍然在执行原岗位任务，也就是护卫宫门！

你一个跟南军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带着一千多武装擅闯宫禁，根本不可能让你进来！

直接就会给你灭在东阙和东司马门前！

最终，刘章带着一千人来了。

他进去了！

卫尉还是好同志！

他来到未央宫内，正看到吕产在殿门前徘徊进不去，于是一言不合就开打。

吕产带亲卫队开始撤退。

此时吕产仍然没有败哦。

如果让吕产逃回了南军军营，刘章这点力量仍然不够看。

但是，老天爷开始帮忙了。

突然间狂风大作。

吕产的卫队被吓傻了，全都不敢动了。**（天大风，从官乱，莫敢斗者**）

刘章终于在郎中令府的厕所中斩杀了吕产。

至此，刘氏宗族和军功集团联手的光荣革命尘埃落定。

吕家一败涂地。

吕产被杀后，皇帝命人持节安抚刘章。（**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

小皇帝此时八九岁，他知道个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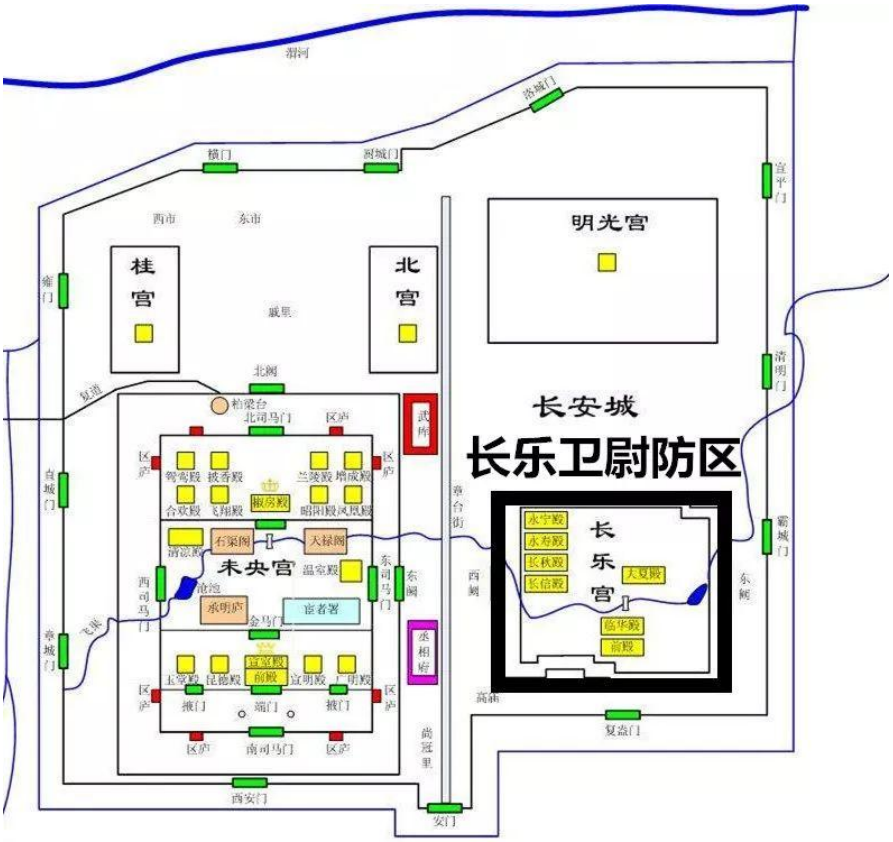
还是那句话，皇帝身边的很多位置都被策反了。

结果刘章打算抢符节，但持节者没撒手。

凭啥让你抢功劳！

于是刘章就跟持节官员同乘一辆车，凭其手中的符节在宫中策马奔腾，心中激荡。

迅速又赶到了长乐宫，突然袭击斩杀了长乐卫尉吕更始。



至此，吕家的所有武装被消灭了。

在得知吕产伏诛后，周勃彻底放下了悬着的心，派出人马搜捕吕氏宗族，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诛杀。

吕后的妹妹吕嬃被活活的拿鞭子抽死了。

咋说也是当年的樊大嫂，咋就这么狠呢！

大嫂算个屁，大哥我坑的就是傻弟弟！

吕禄被抓到干掉前，不知死前有没有想他的郦哥哥。

在这次几乎全体台面上的权力人员合谋下，诸吕尽灭。

那真叫“看前面，黑洞洞，定是傻吕巢穴，咱们爷们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此时距离吕掌柜逝世，仅仅一个月。

史书中云，这次光荣的革命原因是：**“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

“欲”字用的好，我们从头到尾看完后，也知道了，从头到尾出招的都不是吕家人。

只不过就是一场处心积虑的政变而已。

吕后过世后，权利大饼在重新分配的过程当中，吕家人德不配位，或者说能力不配位，从而被淘汰出局。

吕家的这两位，因为本身的能力太过于欠缺，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

如果吕产与吕禄坚守自己的政治底线，哪怕就是牢牢的攥住军权，这种屠杀或许可以避免。

但两个人都忘了吕后在临死前的谆谆告诫！

吕家先后两次将军权交给了外人，一次灌婴，一次周勃。

与此同时，政治上的一系列拙劣举措都让周围早就红了眼的饿狼们摸透了虚实。

群狼最终一拥而上。

出头鸟刘襄喊打喊杀。

老将灌婴按兵不动。

周勃陈平顶层设计。

核心间谍曹窋暗中报信。

卧底一号郦寄碎碎狂念。

暗牌“尚符节”关键输出。

典客刘揭及时关闭殿门。

卫尉环节失效后傻鸟猛男刘章一线冲杀，一锤定音。

军功集团和皇族之间配合默契，分工明确，将虚弱的猎物扑倒在地。

而这次合作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弱了。

除了事先埋好的各种卧底外，军派出错不少。

第一，忽略了武库的关键性，导致最终政变紧急预案时仅仅有千余人的武装。

第二，陈平和周勃在这场军事政变最关键的北军和南军环节安排的都非常险。

拿下北军环节是利用了对手对亲信的过度信任，原因在于吕禄本身迟钝的政治神经。

拿下南军环节对卫尉下了太大的注，差点满盘皆输。

第三，至于刘章，完全就是一个愣头青，带着一千人就敢去追杀尚掌有南军的吕产。

总体来讲，军功派的运气成分很大。

跟后世很多高级别政变相比，差距比较大。

吕禄是个傻二百五，纯的。

吕产是个反应慢的犹豫病患者。

说到底，还是俩孩子经事少，突然地变故一砸来，砸懵了。

当然，吕家最后的崩盘，全赖这俩孩子也并不应该。

这俩孩子在整个八月庚申日的灾难表现是仅仅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

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在太多关键岗位吕家全部失守了。

要命的卫尉和殿门全都出问题了。

身边你认为靠的住的曹窋和郦寄还有刘揭全是最终军功派能成功最关键的三个人物！

这就完了吗？

还要再往深倒。

更深层次，是吕后的寿。

吕后在临终前不久才令吕禄统北军，吕产做相国，兼南军。

这么庞大的权利架构，两个孩子根本没有时间消化。

你本应该扶上马再送一程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吕后重病太突然，一切都是逼到那没办法了。

吕后走的太突然，成为了吕家最终悲剧的总开关！

你吕家既然上了路，就不能回头！

只能在这条集权的路上跑下去！

既然你吕后愿赌了。

最终在九泉下，你就得服输！

但吕后的寿最后还牵出来了一个关键问题。

叫做“权利的信心”。

再来回顾一下非常关键的那一点，卫尉的那个岗位。

后来这个卫尉是谁史书无载，**但如果在吕后死后，及时将长乐卫尉吕更始这个自家人调整到未央卫尉，也许最终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吕家将控制住未央宫自带“截断政令”的关键助力！

哪怕北军丢了，刘章最后那一千多公安根本连门都进不去！

吕后死前，她的居所长乐宫是帝国中心。

吕更始当这个最关键的长乐卫尉是正确的。

但吕后死后，未央卫尉就变成了帝国的最关键保安岗位！

哪怕你吕产是南军总司令，哪怕未央卫尉这个位置是你放心的人，**但还是在说灌婴出征时我们说过的那句话，关键时刻，你只能信任你吕家人！**

更何况你吕家的吕禄哪怕是自己人都误不了是个傻王八蛋，就更别提别人了！

哪有什么自己人啊！

所谓的心腹，在你大权在握，八方臣服时，全都是乖宝宝，全都是指哪打哪，你让他把媳妇给你送来都不叫个事！

但是，你不行了呢？

吕后一死，吕家哥俩暴露出政治幼稚后，一看你不行，之前的所有心腹同党一瞬间就全部重新启动自己找退路了。

曹参和郦商的那俩儿子，都是标准的吕党，吕后要是能活到一百二，这哥俩绝对能达标到陪葬吕家祖坟死后继续站岗。

但吕后一走，一看这兄弟俩不行了，第一个要你命的就是他们！

管印符的纪通，典客刘揭，还有最关键的那个卫尉，他们都是曾经的最铁杆吕党。

吕家整整执政了十五年，不是铁杆根本不可能干到那个位置！

但是，为啥最后都成倒戈大流氓了呢？

是对这帮王八蛋，吕家看走眼了吗？

真谈不上，因为人性就是这德行的，你换谁都一样！

你有百亿企业时，一群女神对你说是真爱。

没错，那就是真爱。

但是你要是不行了呢？

人家拍屁股走人时那也是真不爱了。

人家并没有错！

无论是真爱还是真不爱，全都是真的！

只是你变了！

最归根结底，权力场上，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

差一点都不行！

司马懿死后，为啥那帮心腹们没有叛变呢？

而且司马家后来效力的很多核心干部全都是当年曹爽征辟的哦！

历史中对于后来司马师接班的五年有着极高的评价！

因为他让所有人看到，这小子不比他家老爷子差！

跟着他有未来！不跟他会死很惨！

也有过政变密谋的，但司马师最终铁腕到了废皇帝！

最凶险的淮南第二叛时，哪怕眼上长了瘤子，司马师也是亲自抓着军权去平叛的！

所有人在仔细琢磨后，在把算盘打了无数遍后，觉得还是对你司马家是真爱。

不是你家强迫，我们就是为爱鼓掌，司马家小伙儿威武雄壮哪哪都棒！

所以说，当你决定掺和权力的事时，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越高段位的权力斗争，要求的能力值越强，你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惨重！

你要强，你儿孙要强，你世世代代都要强！

但是，自古无不灭之朝，月盈哪有不亏的道理！

等待你家的下场，基本上永远是灰飞烟灭。

后来三代谋国的篡权典范司马家，最终司马懿这一支的所有后代于六十多年后在自相残杀中被团灭，在异族入侵下挫骨扬灰。

黑色幽默吗？

万事万物，皆有代价！

立志世界为棋盘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对我所有的朋友们，我只有一个建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千万别强求。

大大的忧悲苦恼也是七十亿人中数一数二的。

命里只有八分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知足长乐看淡些。

随缘吧。

战后分割利益大饼，周勃成为帝国官僚一把，右丞相，陈平依然当着二把手，左丞相，灌婴成为了太尉。

剩下的革命同志们各有封赏。

刘姓宗族中，出力最多的刘襄刘章这哥俩却并没有笑到最后。

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之前被刘襄阴了的琅琊王刘泽作为刘家仅剩的少数长辈率先不同意。

二是刘襄不仅自己过于强势，家中还有强势的娘家人。

吕后的印象留下的太过于深刻，群臣们以防止第二个吕氏家族的原因排出了刘襄的继位资格。

最终的幸运大奖砸在了谁的身上呢？

刘恒，刘邦的第四子。

刘邦一共八个儿子，此时尚在世的仅剩下两个了。

一个是刘长，吕后收养大的。

一个是刘恒，自始至终最为低调的。

刘恒的母亲薄姬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曾在韩信登陆三晋的第一战时介绍过。

魏豹当年听说这个女人将来会诞下天子，所以奇货可居的打算努力耕耘。

结果他是没这个命了。

在刘邦打败魏国后，将魏豹的后宫集体收编了，结果当年魏豹非常看重的薄姬却根本不遭刘邦待见。

薄姬后来在好姐妹的走后门帮助和自己的故事营销下（说梦见大龙盘她肚子了），才有幸得到了刘邦的一次临幸。

人是有命的，该你的剧本，哪怕就一次的机会你也会上场。

就像诸多国产青春校园打胎片一样，刘邦的命中率很高，薄姬一次命中，后来生下了刘恒。

公元前 202 年，刘恒出生，魏豹此时死两年多了，刘恒这个四太子不是三年才生下来的哪吒三太子，怀疑的朋友不要多想了。

刘邦一直不喜欢这个薄姬，直到刘邦死，她的地位和待遇也一直没提上去。

妈妈的不招待见也让刘恒从小就做事就小心，从不惹是生非。

低调给了这孩子人生中一笔最大的财富，几乎所有人，对这个孩子的印象都很好。

刘恒八岁时，三十多位大臣共同保举他做了代王，后来吕后曾经让他当赵王的，但刘恒表示愿意为祖国守边疆，谢绝了吕后的好意。

他躲开了这个谁沾谁死的可怕王位。

刘恒的从不出错，让他非常幸运地熬过了吕后时代，并靠着深厚的内功，等来了自己的春天。

最后要交代一下吕后立的少帝刘弘，他和另外几个惠帝生的孩子刘太，刘武等被全部秘密诛杀。

原因是，这帮孩子都不是惠帝亲生的，是吕后抱的野孩子。

我为啥特别崇拜太史公呢？

因为人家这真叫实录。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

自此，吕后殚精竭虑苦心孤诣的最终目标宣告破裂，无论是刘家还是吕家，她的所有血脉被全部连根拔起。

两千多年后，有一个被苹果砸过的英国人发明了一个定理，叫牛顿第三定律。

这个定律牛到无以复加，它给出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解释：**你给出了一个作用力，相应的，就会有一个相反的同等大小的作用力给你推回来。**

你给出的力越大，回来的力也越大。

这条定理，算是通智，可以应用在这个星球上任何我们想到的领域。

它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有意义的哲理：尽量多给出好的力，就当是为了将来能够收回来一个同样好的力。

牛顿虽然将这个大定理发明了出来，**不过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人就早已将这种现象做了一个无法量化的总结，叫做因果报应。**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你吕雉在诛杀刘邦的其他儿子时，也就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后代被他人团灭的准备。

吕后前脚走人没多久，看到后面紧跟上来的，一个没落下的自己这一大家子，不知会是怎样的心情。

“贺万钱！”

当刘邦顶着众人

或嘲笑

或惊诧

或不屑的

目光吹牛逼的时候

所有人的命运就已经定好了。

第二十五战：七国之乱

这场战争，水平不高，但名气不小。

在人们对西汉历史的印象中，似乎刘邦一死，就是吕后虐情敌，然后大忠臣周勃陈平挽救革命，后来就是周勃他儿子周亚夫再次拯救刘家危局。

说的跟刘家要死一样。

周勃跟周亚夫，这爷俩给人的印象就是“社会我周哥，人狠话不多”。

也因此，这爷俩在汉初的名声着实响亮，远超当时的一把领导文帝、景帝。

涉及到刘家这爷俩时，我们脑海中仅仅是一个“文景之治”。

大印象就是这爷俩在位这些年，老百姓们日子过得不错。

实际上，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

老百姓们在希望的田野上的那个“之治”，应该叫做“吕文之治”。

主力是吕后跟文帝。

“文景之治”另有玄机。

所谓“文景之治”的真正含义，是指文景二帝在四十年的统治期中，击败了军功阶层对“相权”的控制，并肢解了同姓王的封国势力。

使皇权，在真正意义上，开始独大。

为后面那位爷满世界扑腾奠定了权力基础。

我们来看看这不显山不露水的四十年吧。

先来说说率先登场的这个有大福气的皇帝。

纵观整个西汉一朝，这个人的福气可算两百年来第一，超过了他的威猛老爹和争议孙子。

这个人就是刘恒，汉文帝。

之所以说他福气第一，是因为福气拼的是一个综合指数。

包括运气，国力，国民幸福指数，自身执政质量等等因素。

有人会疑问，刘邦作为开国皇帝，难道不是最大福气吗？

没有祖宗哪来你后面这一大串啊！

刘邦先生那叫大运气。

哪怕放宽到整个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刘邦同志都是毫无疑问的运气第一。

他的一生自带神龙护体，很多条命，后世只有成龙能与其相提并论，无论让项羽挤兑成啥样都能逢凶化吉，**十战九不胜能拿下天下的，古往今来只有这位爷。**

注意，是唯一哦。

虽如此，他的福气却算不上最大，毕竟混沌了大半辈子，晚年又活在马上，天天提心吊胆，算不上享了什么大福气。

而他当年看不上眼的这位儿子，却当真是洪福齐天。

首先是在汉初的一系列政治风暴中，人家刘恒不声不响，稳如磐石的当了十六年的王爷。

然后最终摘了整个平吕政变的丰厚成果中最大的桃子。

之后又顺顺当当的当了二十三年的太平天子。

而且**他的大福气在于，无论他怎么做，哪怕就是错的事，最终都阴差阳错的变成了对的事情。**

记住这句话哈，后面有大篇幅论述。

这种咋做咋对，我们通常称之为“大福大报”。

有的朋友会说这是迷信，这种东西玄之又玄不可控，不能拿出来说事。

但实际上，**当我们的人生路越走越长，当你摔的跟头越多，看的冷暖越唏嘘，你就会有所体悟。**

命运这东西，不仅存在，还很重要。

比如说，江南是个好地方，但如果你生在了太平天国时期，你大概率会死的很难看。

比如说，你是个读书人，生在两宋，就很幸福，但如果你生在了被称为“臭老九”的年代，你就会去接受很多再教育。

再往大点说，今天，如果你生在中国沿海一线城市，你只要身体健全，能找份工作，踏实肯干，哪怕混的再差，下限也不会太低。

但你要是生在超险民主共和国，就不好说了，哪怕你一路都踩在老金家的前列线上，你的上限也不见得会有多高，而且善终实在是个高难度事件。

我们的祖宗总结过，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命是排第一位的。

一个人要有大成就，自身努力是一方面，可遇不可求的“命和运”同样重要。

刘邦如果不是赶上了天下大乱，他将作为一个二流子的鲜明案例形象成为沛县妇女教育孩子的反面典型。

马云如果早出生二十年，也许就是个长的比较讨喜的民办教师。

总之，我们无论何时，要对自己的所有境遇，心怀感恩。

感恩并**接纳、承认**我们的“命”。

无论好坏，都要活的精彩。

刘恒的“命”好，是他在历史上留名的必要条件。

吕产的“命”也不错。

但人家刘恒这“命”能继续好上二十多年，却跟自身的素质有着极大的关系。

上一章中，我们说了吕家后生德不配位的灾难表现和可悲下场。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好命的汉文帝，是如何完成**“大干部空降虎狼单位”**的人事难题的。

刘恒在上位之初，其实是充满疑惑与风险的。

当推举他当皇帝的消息传来时，普遍上的看法是一场风暴在袭来。

他曾经就是否去长安继位的问题和代国班子成员们反复讨论过，除了心腹宋昌，没人赞成。

反对派们的理由是朝廷中的那帮老流氓都是高帝时的大将，熟习兵事，多谋善诈，如今他们刚刚诛灭诸吕，血染京城，此时来接咱们当皇帝，谁知道接咱们去有什么阴谋！

宋昌的反对意见则是：吕氏不得人心，天下归心于刘家，那帮老同志是主持公道的，尤其大王是现存的高皇帝最长之子，勿疑！

最后，还是烧龟甲占卜听天由命。

占卜结果烧出来个“大横”，类似于上上签，极乐香。

大吉后，刘恒再次派出了自己的舅舅薄昭前去长安，问问到底啥情况。

薄昭把政变的来龙去脉讲过后，文帝听到整个政变的来龙去脉后，权衡下决定动身。

到了高陵后，刘恒再派宋昌去长安打探动静。

宋昌回来后说没问题，刘恒才敢再接着走。

从这几件事，就看出来了刘恒是个啥样的人。

刘恒在面对天底下第一大馅饼砸过来时，人家先分析。

听听身边人的意见，听听老天爷的意见，这是己方多维度分析。

随后，多方面求证，先是派舅爷去长安打探消息，后来走到了长安近郊时仍然不忘派人看看长安的动静。

看看我都出洞了，你们是不是真对我想不利。

如果想把我骗来宰了，此时一定会有征兆。

这种谨慎程度，就是我们上一章中所说的“政治天赋”。

此时的刘恒，仅仅 23 岁。

一百年后，同样有一个基本类似的情况。

帝位空悬权臣猛。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傻冤家，听说自己要当皇帝后第一时间兴奋的连跑了一百三十里地，骑死了 N 匹马，路上一直搞女人玩车震。

随后 27 天就被废了。

历史不会重复，只是会相似。

当考卷突然扔过来时，你在这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是否储备了足够的底蕴帮你回答那份考卷呢？

接下来的这段过程，我应该被每一个立志走向领导岗位的同志打印下来，将来以备不时之需。

到了霸桥时，以周勃为首的百官赶来拜见他。

刘恒懂规矩，下拜还礼。

这个时候，周勃老同志站出来，说了句：咱借一步说话。

心腹宋昌拦住：高声道：您要是说公事，就在这大大方方的说，要是说私事，王者是没有私事的！

周勃跪上天子玺。

九月己酉日，刘恒入长安，在之前的代国办事处接受群臣拥戴，即皇帝位。

当天晚上，刘恒要入未央宫。

有十个保镖在端门说：你谁啊！知道这是哪吗！

刘恒再次派人找周勃，周勃把这十个保镖领走后，入未央宫。

当夜，刘恒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心腹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然后下诏书大赦天下，宣布即位。

继位后，刘恒第一时间对“诸吕之变”的功臣们进行论功封赏，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功臣周勃拿回了军功派最看重的相位，而且文帝对这位老革命的待遇是“上礼之恭，常目送之”。

对刘家这帮，过去被吕后除国的刘友子刘递，被封回了赵王（原吕禄），由赵分出的常山国还给了人家赵国。

被齐王刘襄绑架的琅邪王刘泽，封为了燕王（原吕通）,废刘太（惠帝子）的济川国,将琅琊和济南全都还给了齐。

废鲁国（吕家女婿），将薛郡还给了人家楚国。

这是刘恒从一个懵圈王爷到大汉皇帝的空降过程。

一个新领导，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庙大妖风更大，池深王八更多”的混乱单位时，你要咋上岗呢？

复盘下刘恒的这一整套做法。

到了新单位后，第一轮过招，人家来接你，你拜谢还礼，**说明你这人尊重人，懂规矩。**

当这个单位的地头蛇对你试探，说咱哥俩说说悄悄话的时候，**要迅速立威，划清界限，我这人大公无私哈！**

而且很艺术，给周勃难堪和下马威的不是刘恒，伤人的话是宋昌说的。

宋昌的这段话是在表明刘恒的立场：**我不是个软弱听摆布的人。**

当文帝要入未央宫时，周勃跟他开始第二轮过招，那十个道具不让刘恒进宫，**表明你小心点，这都特么是我们的人！**

但刘恒当晚上就第一时间宣布，我的心腹张武当郎中令，护卫宫殿；宋昌总管南北军，还发明出来个“卫将军”。

这是啥意思？

刘恒真的掌控“郎卫”和南北军了吗？

差的远呢！

除了这俩光杆司令外，没有一个是自己人！人家要想弄死你还是分分钟的事！

但是，把你接来当领导不会因为你这几件事就跟你翻脸的。

刘恒摸准底线的玩造型还是在释放一个信号：我很强硬！我不会受人摆布！

并非我们到了新单位要以忍为上，甚至被扔过来了挑衅也要先逆来顺受，不动声色。

那样做会严重削弱你的威严！

你要尽最大的可能性表现出来“**我不会被你们牵着鼻子走，所有人都要围着我来转！**”

再重申一次：权力这东西最重要的看信心。

吕家的那帮完蛋玩意咋就众叛亲离了？

你让人看出来了不是那块料！

你的第一次出场表现，会给所有人留下极其重要的印象。

人们会对你迅速形成判断：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好说话还是不好说话，软弱还是强硬。

当你被人判定成窝囊蛋后，你的所有后续举措哪怕全都正确，也会容易被人看成笑话！

政令就出不了办公室了！

千万记住，同志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个领导一见面时态度上不热情就抵触你的。

下属之所以造反的最关键点是利益分配！

前途上，我干了你所有的脏活累活，你十年不提我！

奖励上，我拿下了一千万的单子，你给我一张购物卡！

既得利益上，我的利益大饼你这个外来人想要插一手！

这是下属捅你刀子的三个关键原因！

之前我们在刘邦对待英布时也说过：**在领导岗位上，所有的第一印象尽量不要春风拂面，要绷着点！**

此时树立的“威严”极其重要！

后面能不能顺利开展工作，你刚露面的这几天极其重要！

刘恒在继位过程中的这一整套流程里，都是在释放一个信号：**我不好惹。**

但是，紧接着人家在主持分红时，又完全的尊重了老爹的“白马之盟”。

而且除了那两个安全部门任命了自己人外，第一时间他并没有大封心腹，而是给这帮造反派大封赏的。

他将相权还给了军功派，对首功的周勃给予足够尊重。

将吕家侵占原来宗族们的地又都还了回去，对齐楚这两个造反派都给予了尊重和安抚。

人家在恢复秩序。

这对我们能有什么启发呢？

空降一个复杂的新单位当领导时。

你要“面冷、手稳、尊重人”。

面冷，是你要让所有人知道，你这人不好糊弄，你有你的一定之规。

你一定要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给予人们这种感觉。

这是你培养“敬畏”的最关键一步。

手稳，是指你一定不要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定要遵循现有规矩先走下去，一定要在全都摸透了之后再做动作！

可以有变化，有调整，但一定要温水煮青蛙！

复杂单位的问题永远都是人的关系问题！

你要释放一个信号：你不是革命者，不是搅局者，你是合作者。

“尊重人”，是指在利益上，对贡献者和关键位置要给希望给待遇，千万不要贸然动别人的奶酪，。

一定不要在还没弄清状况前就调整利益大饼！

最好能寻找到这个单位混乱前的利益状态，去恢复它。

所有的工作开展，都要等到这个单位被你理顺了之后，再去抽丝剥茧。

你的第一要务，是能在这摊浑水中先呆下去。

然后才是看清这浑水背后的门道。

刘恒在登基坐殿后，迅速安定了所有的利益集团。

新领导不好惹，但够意思。

都歇着吧。

再回想下吕家，但凡有一个刘恒，吕掌柜至于死前整那一出吗？

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

说个令人无限遐想的事，关于牺牲。

《史记》在写文帝皇后窦后时有这么句话：**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翻译下：

刘恒原来的代国王后生了四个小子。

刘恒还没当皇帝时这个王后就死了。

等到刘恒当上皇帝后，这个王后生的四个小子就全病死了。

刘恒这一年 23，**他那王后应该不会岁数很大。**

刘恒九月底当的皇帝，正月立的刘启（景帝）当太子。

中间这俩月，皇后这四个小子就全都病死了。

好凑巧！

这个代王后是谁，史书无载。

但这些年，**吕后对刘家这堆诸侯王可是基本上都配了吕家的闺女哦。**

今天，我选了一个好地方送

唉！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权力下的那些妥协，血泪斑斑，伤痕累累！

刘恒继位稳定政局后不久，体现他命好的第一个环节出现了，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贾谊。

这个人，可以说是西汉最终能成功转型的总设计师。

贾谊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三年，但把他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文帝服务中去了，活着就是为了忧国忧民。

他给文帝提了很多建议，包括“重农抑商，倡导儒家，不忍匈奴”等等一大堆。

这些建议在他得势时不停的提，失宠后依然不停地提，甭管文帝搭不搭理他，这哥们永远保质保量无怨无悔。

从经济到民生，从司法到国防，没有他不掺合的。

在这些建议中，文帝有的听了，有的没听，反正你爱听不听，我就不停嘚嘚。

在贾谊的诸多爱国策论中，有两项建议入选了大汉“金点子”工程。

成为了解决军功集团势力和诸侯王势力的关键切入点。

先来说说他是咋帮文帝下手军功集团尾大不掉的问题的。

人家那招数那真叫隐蔽到你说不出话来。

文帝二年冬十月，下召: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

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也无由教训其民。

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翻译下：我曾经听说，古时候诸侯国有一千多个，诸侯们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定期朝贡，王与诸侯脸上都好看。

现在列侯们都在长安待着，不去自己的封国，每年的利润都要让吏卒们千里迢迢的给运过来，列侯们也都不好好训话自己的子民，太劳民伤财了。

现在，列侯们都回自己的封国吧，在中央任官职或我明确不让走的，也得派太子去。

啥意思呢？

该上班的还在这上班，退休或赋闲的同志们就回国去当老大，去教化自己的臣民去，你们天天在这待着劳民伤财还增大人民负担。

没动任何人的利益，相反，还摆出了高大字眼帮你省钱。

贾谊帮刘恒点出了**军功集团的强悍原因：在权力中心密结的网络。**

刘邦打下天下后，这帮老兄弟们得到封地谁也不愿意回去，都在长安享受大都会的繁华，自己的封地就是个输血的钱袋子。

当然，搁今天，你也不愿意离开北京。

军功集团之所以能称之为“集团”，也是因此而来。

一帮老兄弟都在长安，有的本人在任职，有的子孙在任职，有的虽然全家赋闲但后台却依然梆硬。

因为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家小子娶了你家闺女，我跟你爸是一起扛过枪的弟兄，你妈的妹妹是我们儿子的三婶。

归根到底，这帮打下革命江山的大院成员全都是一家子。

一旦战友情和联姻走到了一起，这几乎就是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力量！

军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五湖四海人进去，铁板一块走出来，我爸到现在最好的兄弟仍然是当年的战友们。

西汉这帮老同志们在万里江山万里红后，动不动就要串个门，搞个联欢，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彼此扯淡打屁抱头痛哭中消磨时间，联络感情，谈论时事。

也因此，当吕家动了相权时，所有人才会如此义愤填膺！

一帮人遛晚串门时得那议论：听说了吗？吕家那倒霉娘们把老陈那丞相拿走让她外甥干了！

今后都是他吕家的天下了！

咱们打下来的革命江山啊！

这还能忍啊！忒拿咱不当人了！

咱们千万不能坐以待毙！

整死这王八蛋人家！

在周勃和陈平两个大佬最终政变时，可以派亲信在极短的时间里把所有能找来的人手全都聚拢起来。

所以我们能看到管印的纪通，老郦头家那吕禄的男友，管外交的刘揭如此源源不断的弹药最后向吕家倾泻。

因为都住的不远，因为都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这个集团的最关键力量，来源于老一辈的情感纽带。

老陈当丞相，老周头是太尉，我家小子当你的“西曹”，曹家那大小子是御使大夫…

这些台面上能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背后还有大量的擂鼓助威和建言献策以及出人出力。

这个庞大的势力所沉浸的整个网络就是一股几乎无所不在的力量。

在贾谊的这招釜底抽薪后，军功集团的后援团被打掉了。

大量的老同志们要去乡下当财主了。

没办法再一起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烤串搞春游串闲话了。

很多关键纽带，也因此被割裂了。

比如说，我儿子是张家女婿，我闺女是王家媳妇。

王家和张家就通过我，联系在一起了。

哪怕我家全部没有任官任职，我也是有着巨大价值的，因为王家张家因为我被联系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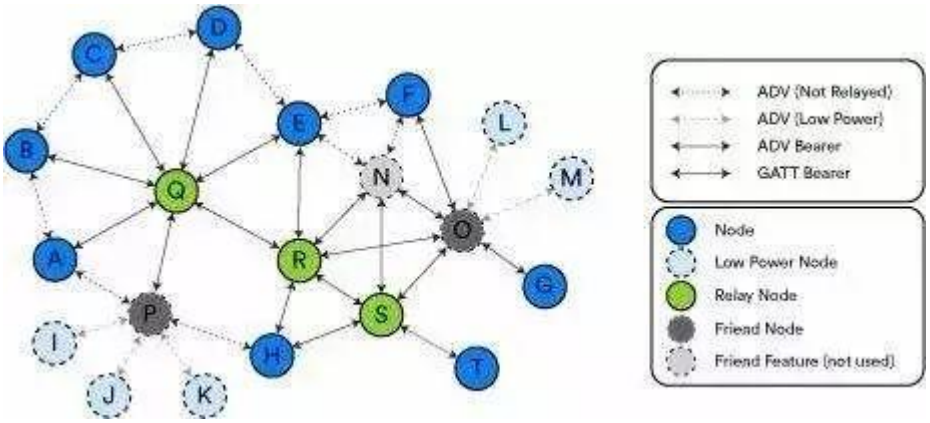
我这一下乡，这俩家彼此就热乎不上了。

大量的列侯归国，中央的压力要减轻好多。

虽然说所有的权力仍然是台面上任职的那些官员的，这些官员并不会回老家。

但是这帮人的联系，由过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盘根错节的一大坨。

变成了很多断线稀疏的一小坨。



虽然人家仍然会形成网络，但降维度了。

只要人际关系复杂的几何数量级降下来了，各个击破的难度就大幅度降低了。

更关键的是，由于大量列侯归国，**从军三代们开始，军功集团的新一代们将彼此不再熟识。**

这就属于把根儿断了。

军功团的势力也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枯萎！

干掉一个团伙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他们彼此间的联系。

如果核心弄不动，至少也要把家属观众们都清场。

除了让列侯去封地外，文帝还有相辅相成的组合拳。

中央把在别的王国中的封国迁到了中央的境内。

不白折腾你，我兜底，给你的新侯国比你之前的封国还大。

文帝在用自己的吃亏，进一步的温水煮青蛙。

不仅让你去封国，还把你控制在我的辖区，省的你跟诸侯王们勾搭。

效果有多好呢？

周勃同志在长安时谁瞅他谁哆嗦，皇帝都“目送之”。

后来卸任到了封国后仅仅一年多，河东守尉路过他地盘时，周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

一个小小的守尉路过，就让大干部周勃心虚成这样了。

为啥呢？

情报信息来源不及时，不准确。

他拿不准了。

当你远离了权力中心，你也就被减去了翅膀。

手法高级，但人家后面更高级。

文帝在令军功集团回老家后，终自己一朝，也没有动“相权”。

人家釜底抽薪后，大歇二十年。

人家是太太们打麻将，慢条斯理的吃一张牌，吐一张牌。

优雅！

二十多年一过，汉初的那股剑拔弩张的老干部军团，在釜底抽薪后渐渐的失去了那股谁也碰不得的戾气，也为后面景帝终结“白马之盟”铺平了道路。

关于文帝对诸侯王的出手，我们后面一块说，下面要说一下他的执政功绩了。

刘恒，他被后世谥号为汉文帝。

“文”这个谥号，是不得了的。

评功定调时，**文的依据分别是：经天纬地；道德博闻；愍民惠礼。**

这都是高大字眼。

他是咋“经天纬地”的呢？

总体来说，刘恒的这二十三年皇帝延续了吕后治国开的好头。

几乎无战乱，百姓有饭吃，君王无欲望。

再加上吕后的那十五年，这近四十年的时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华夏大地非常罕见的一段人人都有福气的岁月。

亚当斯密先生在《国富论》中，非常推崇“小政府”。

所谓“小政府”，就是政府的财政与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

税收不要过量，财政支出也应最小化，只承担一些安保事务与没人愿意做的公共事业就可以了。

尤其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用不着你没事瞎指导。

不过哪怕亚当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教父级别的人物，他的《国富论》指导了整个西方社会三百多年，但这种所谓的“小政府“也没出现过。

无论东西方，政府都在变得越来越臃肿，各种干预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这个没有办法，在说到秦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就说过，“大有大的难处”。

国家机构的臃肿与政治干预的力度都属于大国与强国所必须承受与面对的现状。

小政府往往只能存在于想象中。

正所谓**大国就别指望会是小政府，这是个永远也绕不过去的坎。**

不过历史上，有没有过小政府，大国家的时期呢？

还是有的，而且就出现在我们的古老中国。

这段“小政府”岁月，就处在我们的上一章和这一章所探讨的汉初六十年。

自此之后，“小政府的庞大国家”将永远的从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绝迹。（蒙古人应该算小半个）

所以朋友们，且看且珍惜。

“小政府”是现代叫法，我们的老祖宗对它有一个非常优美哲学的概括，叫做：“黄老之术”。

所谓“黄老之术”比“小政府”更加超脱，**综合思想就是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

再精炼点，就是我们上一章中讲的“不折腾”。

刘恒继位后，能够延续吕后执政的道家无为的整体思路，这点就很难得。

老爷们哪有不爱折腾的。

而且不仅统治者不折腾，汉初的官僚制度还是历朝历代最具有简约之美的。

这套官僚制度，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

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三公分别是丞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统。

九卿是九个方向与领域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

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也不多。

这种中央，郡，县的简单连接，给予整个社会生态带来了巨大的呼吸空间。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的官僚人数少，制度简单，**政府没有整体干预经济的想法，所以超级省钱。**

养活当时的整个官僚，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

哪怕按一百万石算，只用全国大约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养活这个官僚系统。

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政府运营成本自成一档的优秀存在。

这套体制虽然简约，但却并不简单。

中央对于局势的控制力度一点也没有弱化。

这段时间，反而是整个有汉一朝，刑事案件与社会矛盾最少的年代。

《道德经》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最牛的水平，是下面的人仅仅知道有这么个领导。

水平差点的，是下面的人赞美夸奖这个领导。

再差点的，是所有人害怕这个领导。

最次的，是所有人都在骂这个货。

比较意外哈，“亲而誉之”并不是啥高水平。

大家可以去品一品这里面的道理。

这段时间的西汉政府，就做到了“太上”的阶段。

下面只知道上面有皇帝，有政府，但具体是个啥样，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每天都能吃饱，徭役摊牌派很少，日子过得很好。

真的很伟大。

不仅百姓的日子好，中央的日子过得也很棒，因为国库开始充盈。

在《史记》中，太史公对当年的富裕是这样深情描述的：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太有钱了！

家家能自足，钱多的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的小米都搁坏了，作为排量最大的牲口，马变得到处都是。

要知道当年刘邦上朝时，四匹纯色的马都是找不到的，萧何出门都得坐牛车。

这就是文景之治的后期，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就富裕成这样。

这种富足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说说汉初的税收政策了。

当时汉初的政府，有两大项收入，一个是土地税，一个是人头税。

人头税，就是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成年人，每年必须缴纳一百二十钱。

土地税，就是每年土地上的粮食产出按一定比例给国家交租。

刘邦时期，名义上土地税是十五分之一，不过由于他看谁都不放心，没事总是打来打去，这点税就不够了，无论是徭役还是地税，都大为攀升。

到了吕后执政时期，土地税被调整回十五分之一。

到了刘恒这，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将土地税再次减半，从十五分之一变成了三十分之一。

而且人头税也做了调整，减为三分之一，每年只用缴纳四十钱，丁男每三年出一次役。

在越来越少的进项下，汉王朝却出现民进国也进的神奇盛况。

这是需要特殊历史机遇的。

一般来说，古代政府的财政支出基本上是四个方面：官僚成本，欲望消费，苍天示警，军队支出。

前面我们说过汉初官僚简约，文帝本人更是出了名的节俭，既不盖宫殿也不扩后宫更不玩各种艺术，所以官僚成本、欲望消费等支出全都被削减的很低。

但有两项往往是不能省的。

军队开支和苍天示警。

黄河改道，千里蝗灾，随便来一个就够中央政府十几年缓不过来。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十万之众，日费千金。

历来战争就是名将的福音，财政的悲哀，不过之所以说文帝有大福气，也在于在他长达二十三年的任内，一直风调雨顺，而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战端。

上至老天爷，下至北方的匈奴和分封的诸侯，这段时间都安静的出奇。

刘氏的宗族们被文帝调理的很好，除了不知好歹的侄子刘兴居和太过于猖狂的弟弟刘长外，全都变成了乖宝宝，而那两个人，也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全是吃饱了撑的。

匈奴那除了偶尔的挑衅一下外，也并没有什么大动作，只有一次闹的比较大，上访到了长安边上，但也没出啥大岔子，之后文帝也没做太大的追究，该和亲继续和亲，匈奴也没再大折腾。

对了，那次匈奴的大规模武装游行让文帝发现了一名年轻将领，他叫周亚夫。

这个小伙子后来被他提拔重用，或者说没法不重用（周勃子）。

人家最终用实际行动报答了他的慧眼识才。

这是文帝的第一个大福气：康宁

夸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要翻转一下，说一下“黄老治国”的劣势以及文帝在这背后的一系列行动逻辑。

并不是每个帝王都有福气能够不折腾的，因为往往树欲静但却风不止。

战争，决定着你是否有执行所谓“黄老之术”治国方针的关键土壤。

因为“黄老之术”与“小政府”，在诸多美好外，存在着一个巨大弊端。

这个弊端就是财政弹性不足，整个国家对于突发事件缺乏应对能力。

举个例子，一个家庭，每年能收上来 1000 斤粮食，每年的自己吃与各种消费是 500 斤，然后一年就攒下来了 500 斤。

但是这 500 斤粮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坏，所以并不意味着，你一味的节省就可以永远的保有这笔财富。

而且更关键的是，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中央政府往往都是挣一个恨不得花俩的，不找你多收就不错了。

但有一年，你家的房突然塌了，你需要 5000 斤的粮食才能重新建起来，这时你就该急眼了，因为一年最多就是 1000 斤粮食的进项。

你家的房塌了，就是国家遇到战争的时候。

当战争打起来，物资会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原有的小政府状态就会捉襟见肘。

因为大政府即便有诸般不好，但它的战时动员机制却是非常靠得住的。

只要国家进入突发状况，哪怕危机旷日持久，都会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与官僚资源将各方面的资源不断抓上来。

面对突发状况，大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号召并强制全民绑上国家战车，苦熬一段时间渡过危难。

但小政府，就没这个本事。

小政府征税，由于征得少，老百姓们负担轻，所以官员不咋费劲，也因此官员少。

一旦要突然“集中力量干大事”后，老百姓们不配合了，你就那俩基层官员，根本不够用。

用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没有一竿子插到底。

少缴税容易，多加税就该骂街了。

和平时期，你好我好大家好，但一到国家有难，资源抓不上来，老百姓们大难临头各自飞，你中央政府就傻眼了。

所以说，**黄老之治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理想化的政治体制，有点类似于温室中的花朵。**

它禁不起风吹雨打。

它并没有过久的存在于历史长河中其实是有着它的深刻道理的。

文景二帝之所以名垂青史，在于他们康宁的大福气。

这种福气，可遇不可求。

之前我们说过，文帝无论干什么事，哪怕是错的，最后都会起到对的效果，他很快就犯了一个大错。

此时的政府开支，大头是北方防备匈奴。

大臣晁错看到了，此时通过休养生息，民间已经涌现出一批富人，他建议文帝采取买卖爵位的办法，允许富人通过捐献，获得一定的爵位，或者免除罪过。

只要富人想办法把粮食运到边关，交给守军，就可以从皇帝这里获得爵位。

这种爵位带有免人头税、免役、减罪免罪的特权，但不减免土地税，只减免与人身有直接关系的税收，也并没有一系列的政治特权。

换句话说，就是个荣誉称号，类似于今天网游，手游的各种“皮肤”或“光环”。

带有炫酷属性，但并没有啥实质性的意义。

不过晁错的做法收到了惊人的效果：富人们对于这种奢侈光环很买账。

很快，在富人的帮助下，边关军队的粮食有了保证，不仅不再匮乏，反而变得充足，晁错之后又趁热打铁建议文帝卖爵位让富人把粮食直接上缴到中央政府在各地的仓库。

富人的捐献因此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人的一项可观收入。

文帝很快发现，富人的捐助，再加上一定的山海税收，已经足够维持中央政府运转了，于是在公元前 166 年，文帝做了一件今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宣布不再收农业税了。

这种我有收土地税的能力但我放弃了，是世界古代历史上的孤例，没有之一。（后世也有短暂时间不收的，但那是没能力收）

强大如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是 2006 年才取消的农业税。

这件事成为了“文景之治”下，夜空中最亮的星，文帝也因此跻身古代圣君排行榜的最前列级别。

谁来也不好使！谁免过农业税！

好吗？

不见得。

对于百姓来说，免税这种事肯定好，谁少交钱都会说好。

但往深远想一下，我们就会知道，**在古代，取消农业税这其实是一个误国的方针。**

我国 2006 年取消农业税，原因之一在于，收税成本高。

农业税属于主动税收，并不类似于工资中自动扣的个人所得税的那种被动税收。

上班族的税每个月直接从你工资里就扣了，扣你上千块钱的社保和个税你都没感觉。

因为没找你要，不用过你这一道手，没经过你本人把这钱从你口袋里掏出来。

这样拔毛，你痛感低。

而主动税收的成本高。

无论是人力还是情感。

需要公务员去你家敛，痛感奇强，当面找你要钱，还面向的是广大的农民父老乡亲们，非常容易让乡亲们想起杨白劳先生。

原因之二，这是根本原因，就是农业税太少了，无足轻重。

收不收都无所谓，收的还这么费劲，收它干啥呢？

要是税收大头，多费劲也不会跑了你的，绝对要警钟长鸣重拳出击严肃对待。

所以农业税在今天免掉了，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它缓和社会矛盾的意义比那俩钱重大的多。

但两千一百多年前，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的主力就是农业税。

货物和货币可以藏起来，而且人随时可以跑，猫腻太多，收商业税的难度太高。（后来被刘彻同志绕道攻克了）

唯独跑不了的，就是土地。

所以说商业税对于政府来说，是不牢靠的，只有土地税实实在在，稳定可靠。

据估算，土地税和人头税在当时占了汉初政府大约九成的财政收入。

当然，**文帝不收土地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初的这种小政府的官僚体制不太容易将土地税收上来。**

因为你公务员少嘛！

土地丈量，粮食清算等等问题搞起来都很困难。

在当年，所谓的土地税并非是我盯着你家打了多少粮食，然后我收三十分之一。

哪有那么大功夫盯着你。

你家有 10 亩地，我按经验算，估计能打九百斤小米，最终就找你家要三十斤小米吧。

基层官员们只能粗略的算出每家要交的粮食，然后挨家挨户去要。

你打五十斤粮食我也要三十斤，你打五千斤我还要三十斤。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时工商部门通知在市场要的摊位费一样。

我算不清楚你那摊儿能挣多少钱，我就一个规定统一价，多卖的是你能耐。

但是，还是那句话，农业税属于主动税收，费人工，痛点高。

你再青天大老爷，我交粮食时也是不愿意的。

这就造成了很多麻烦。

但是，不能因为麻烦和此时暂时国家财政充裕你就放弃了稳定带来收入的税收来源！

你运营的是国家，不是过家家。

如今，文帝靠着卖爵位的税收，直接就把土地税说不要就不要了，往好了说，真仁慈之主。

往坏了说，就是断自己的后路！

灾、兵、疫、旱，碰上一个就让你够呛！

这就相当于开着上千万的车，却不买车险。

不过人家文帝之后又裸开了十三年的车，啥事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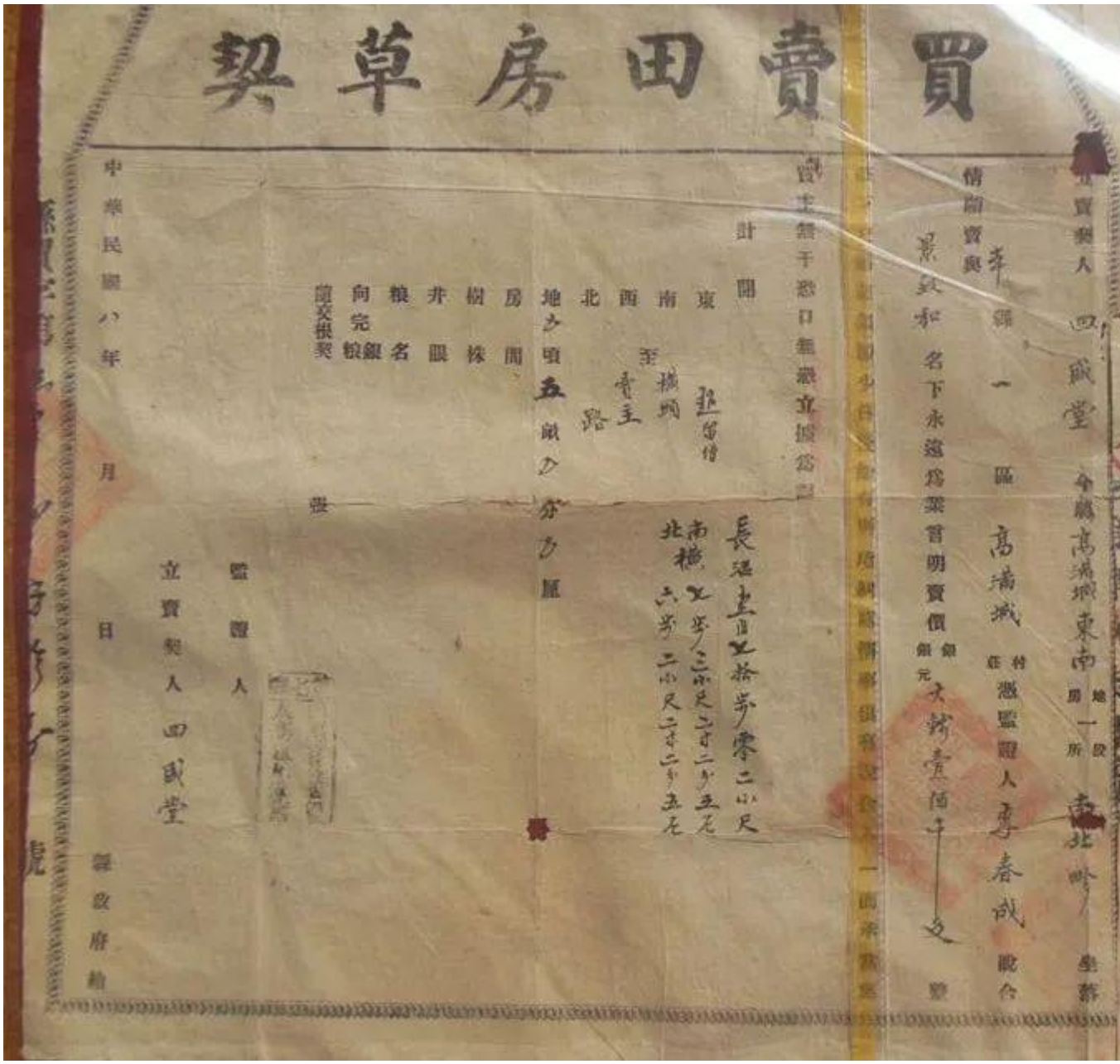
不光老司机技术好，命好也很重要。

但是，你命好仍然无法掩盖一个影响深远的弊端。

就是当年商鞅的活儿，那堆废了极大精力整理出来的土地造册，慢慢就都白干了。

还是举个例子，你们村，有 1000 亩地，你这个当官的每年中央报税，就是 10000 斤小米。

由于你每年都去收税，所有的民间土地交易，易主以及新开垦的荒地你心中是都有数的。



你手中的地方土地册账本，基本上就能维持下去。

但是，你把土地税免了。

官员们十年不用再去征税了。

这片土地十年后的归属、地力等等系统的数据就全不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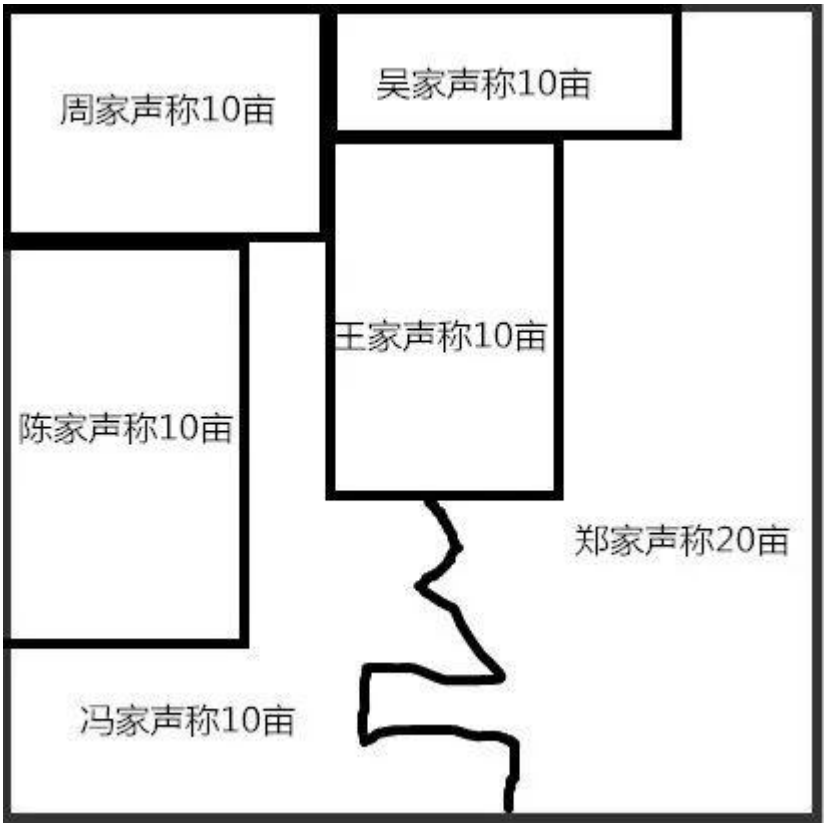
举个例子哈。

原来全村 400 亩地，赵钱孙李四家一人 100 亩，你收税时很清楚。

你转过年来收税时，发现孙家落魄了，开始卖地了。

由于变化并不是很大，你相应的作调整，这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十年不收税，土地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地主也许全换了，而且各家的土地边界错从复杂，全都说自己就 10 亩地。

你知道是扯淡，**但是，你要是真想弄明白各家的土地有多少，就需要重新进行丈量。**

这就极其考验基层官吏的能力和数量了！

后面为啥豪族起来后，国家的地就越来越少了呢？

你说不清楚他家的地有多少了！你还丈量不动他家的地！

商鞅的国家操作系统为啥这么好用呢？

人家做到了对整个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做到了心中有数！

每年征农业税，最大的意义实际上是对国家的操作系统进行日常维护。

你可以少征，但绝不能不征！

这么宝贵的国家操作系统，被文帝无心之失的抛弃了。

放弃农业税，在古代，几乎就是放弃了国家的统治基础，而且失去了重要的应急手段。

但是，文帝二十多年，啥事没有！

就命好！

服吗？

不仅如此，文帝之后犯了个更大的错误。

货币政策出了大问题。

无论古今中外，货币的供给都是要牢牢的攥在中央政府的手中的。

因为货币的供应对整个国家的关系太大，必须中央政权统一抓。

涉及到钱的事，从来没有小事！

不过在文帝一朝，却再次让人瞠目，文帝干脆把货币的发行权都让出去了。

再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谁那有矿谁就能铸，铸出来钱我就认，在市场上就能流通。

彻彻底底的市场经济啊！

政府彻底退出来了！

从此连货币都得去自相竞争。

这造成了历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居然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

如果你家造出来的钱缺斤短两，广大劳动人民是不会用的。

必须足值足两才会有口碑！

当时市场上有两个大的私钱贩子，一个是邓通，一个是吴王刘濞。

邓通这个人是谁呢？

是文帝的梦郎。

有一天晚上，文帝做梦要上天，但死活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地上天了。

现在很多鸡汤口号中说：帮了我一把的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忘。

这种漂亮话很多人会说，但很少有人会做，不过人家文帝一觉醒来却当真了，开始留意寻找。

后来在河边碰巧见到一个正在划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与容貌都很像他的那位梦郎，这个人，就是邓通。

文帝后来极其宠爱这个邓通，宠爱到什么地步呢？

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了邓通，允许他自己铸钱，再加上邓通白来的矿不心疼，超标打造自己的产品。

也因此，不差分量的“邓氏钱”遍布天下。

至于赠他铜山的原因比较无厘头。

因为看相的人对文帝说：这个邓通是贫贱之象，将来必被饿死。

文帝也是和这看相的怄气，我的梦郎还能饿死喽！

于是直接赏了座铜山给邓通，到底要看看自己这位梦郎会咋饿死。

题外话，这位邓通真的最后饿死了，因为文帝的儿子景帝很痛恨这个邓通。

文帝脚出脓，梦郎二话不说直接拿嘴上，结果作为儿子的景帝在旁边就被显得很尴尬。

为了显得孝顺，景帝也只能勉强拿嘴给老爹吸脓。

邓通的过度表现堵死了自己的后路，景帝上台后就把他饿死了。

面相这东西还是很靠谱的，说啥就是啥，你逃不了的。

另一个货币大佬，是刘恒的叔伯兄弟，吴王刘濞。

刚才的邓通是家里有矿，这位爷不光有矿，人家这真叫全方位的不差钱。

吴国当地产铜，而且还靠着海，吴王刘濞一边铸币，一边卖盐，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清爽。

这种好日子让很多人眼红，但文帝就是不管。

吴国也渐渐成为了在财力上，甚至可以和中央抗衡的地方政权，这也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

宠信近臣到了这个地步，无视隐患势力肆意膨胀，这都说明文帝并没有英明伟大正确到了什么程度。

不过还是那句话，架不住人家命好。

大量的放手私人与地方势力扰乱货币供应这种几乎任何时候都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政策，却在当时误打误撞成为了盘活经济的妙招。

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整个金融系统中，几乎就没有货币。

自商鞅变法之后，整个秦朝的思路就是打击经济，将整个国家的人民变成农奴，经济活动几乎不存在。

随着秦的不断强大，吞并六国后，这套制度被覆盖到了中华大地，当一切只认粮食时，货币的存在价值就并不高了。

秦始皇的三功之一是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很晚，而且并不重要（揭竿大泽乡时我们分析过）。

这也侧面说明了在当时，很多最基础的规范还并没有拓展到商业领域。

刘邦拿下天下后，几乎就是完全继承了秦制，经济上也承袭了那套重农抑商的做法，直到吕后时代，开始纠偏，经济活动才开始有所抬头。

下面就是经济学问题了，我会尽量说的让大家明白。

经济活动中，什么最重要？

最最根本的，是货币。

或者说，是被大家认可，放心的结算方式。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起到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可以让经济交易的成本降下来。

之前我们在商鞅那章中探讨过**以物易物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且一切都拿粮食结算有着它的极大局限性。**

因为粮食太沉了，**这也就导致了你的交易不会太大，你的交易地点也不会太远。**

经济想要发展起来，交易必须频繁，地点必须遥远。

频繁才会盘活经济，遥远才能互通有无。

这上述关键的两点，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大量被认可的货币做保障。

文帝的放手铸币恰巧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呼声与浪潮，往已经干涸了很多年的金融系统注入了大量的货币。

经济的活力随即被激发了起来。

虽然货币被大量的，没有管控与规划的释放到了市场上，并便宜了私人与地方的源头。

但最终都还是填充到了各阶层无处不在的经济活动中。

这就好比当年的西班牙人从美洲抢夺了大量的黄金与白银，但最终大半却都流入到了中国，换成了茶叶与瓷器，帮助**中国实现了货币的升级换代和经济大发展并最终左右了明朝的国运。**

只有放上了水，才有可能养鱼。

只有有了钱，才有可能去盘活经济。

之前所说的，晁错说发现了很多富起来的人，卖他们民爵，其中最大的原因也在于，货币的大量产生后，交易频繁发生，富人群体的这群大鱼开始出现。

文帝的昏招，在这个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再次变成了大招。

在土地和货币政策全都咋做都有理后，贾谊同志再次帮文帝的好命升级。

为身后事提出了解决方案。

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推恩令》的框架原型。

贾谊建议，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

老诸侯王死后，将他的封地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

这样，除了得罪嫡长子之外，所有的人都会和中央站在一起。

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代的这样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嗣绝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

这招“群众斗群众”让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小，也就会让他们失去反抗的能力，中央也会因此越来越稳固。

贾谊的这套肉烂在锅里的办法，算是摸准了解决藩王势力尾大不掉的最佳途径。

朱允炆要是多读读历史，他也就不至于让他的藩王叔叔成功“靖难”了。

燕王的这几个儿子中，着实有几个狼子野心的。

朱允炆小朋友要是早拿出这招，瓦解朱棣团伙的最关键盟友早就从敌人内部跳出来了。

贾谊抓住了两个主要关键。

一个关键就是人的欲望大小与实力大小是成正比的。

另一个关键则是有权继承人与无权继承人之间的利益矛盾。

当你兜里有十个亿时，你就总想着在北京买个院儿玩玩。

当你有一个亿时，你也许就打算在二环弄套大平米了。

当你有一千万时，你会谨慎的选择地段，在五环找一套还算过得去的，然后精打细算的过生活。

这就是实力在欲望上的体现。

另一个关键更好解释，我们常常在一些综艺节目中见到一个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主持人帮人调解矛盾。

矛盾的主体，绝大部分都是亲哥们兄弟，妯娌大姑姐，**很少见到两个陌生人能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原因就在于，陌生人之间牵扯不到太多的利益纠葛，即便有纠纷在法院上也好解决，该说说，该判判。

但亲人之间就不同。

因为亲人之间根本没法讲理。

利益与情感早就纠缠到了分不清的地步！

郭德纲曾经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其实平移到亲人身上，也是如此。

你可能会说：我所生活的伟大社会主义和谐中国从来没看见过什么伦理仇恨！

顶多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家庭惨剧，伦常惨案哪怕有，也是极极少数！

那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家庭大多没有什么利益可以争的（其实照样打的血肉横飞），“只生一个好”的伟大国策又巧妙地帮我们避开了很多伦理闹剧。

但凡算得上是大户望族的，在分家时几乎是没有什么亲情热乎劲可言的。

利益牵扯的越大，在分家产时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华人家族中，又有几个哪哪都摆的平的李嘉诚呢？

贾谊的“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帮文帝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

其实早在文帝刚上位不久后，对诸侯国的调整就开始了。

文帝二年,文帝对诸侯王国第一次稍作调整。

首先,将他本人出身的代国分为代和太原二国,封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同时恢复梁国,以皇子刘择为王。（**封自家孩子用的是自己的地，吕家的试错真伟大**）

由于刘襄光荣革命后没多久就死了，他的齐国也被分为了齐、城阳和济北三国。

齐国由刘襄子刘则继承,两个兄弟刘章和刘与居变为了城阳和济北王。

分赵国为赵和河间二国，原赵王刘遂不变,立他兄弟刘辟强为河间王。

汉之诸侯王国由八国增加至十三国。

这已经颇显“众建诸侯少其力”的雏形了。

后来就这样维持了好多年，其中出现了自己兄弟刘长和刘肥那一支的刘兴居闹过事，都被轻松抹平。

贾谊在发大招后，文帝开始了他肢解诸侯王的计划。

齐王刘则（刘襄之子）死后，文帝将齐国一分为七，都分给了刘肥这一支的子嗣。

刘友死后，赵国也被一分为二，大的给长子，小的给少子。

淮南国在刘长死后被一分为三，成为了淮南，衡山，庐江三国。

除了嫡长子之外，几乎每个利益既得的庶子都是翻身的农奴把歌唱。

歌唱美好新生活，伟大领袖汉文帝，指引我们向前进。

贾谊对于汉文帝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他在死前就像穿越过来的一样，给汉文帝提了最后一个重要的一条建议。

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

当时贾谊因为文帝要缓和阶级矛盾，被踢到梁国做太傅。（这哥们这辈子光得罪人了）

贾谊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忧郁，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忘全心全意的为文帝服务，对梁国的未来提出了建议。

因为刘揖没有儿子，按惯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

贾谊认为，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不如将这片封国用来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儿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盘。

因为当时的封国中，文帝自己这一支的势力太弱，藩王中都是别支兄弟，真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亲儿子靠得住。

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于是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梁地，作为天下之中，在后来的那场大战中，为拱卫中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汉文帝，就这样咋做都有理的一路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帝。

他的伟大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帝国的平稳巩固过渡。

在他的治下，喧嚣了上千年的中华大地，第一次由内到外的全都消停了。

在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帝国搭建中。

始皇帝完成了总工程的百分之六十。

《揭竿大泽乡》的最后五千字我一直在骂，但前面的两万字仍然是货真价实的佩服。

华夏大地后面两千年的整体框架，是人家搭出来的！

刘邦先生和大小股东们通力合作，完成了总工程的百分之二十。

高皇帝带队，再度缝合了天下并创造性的发表了“白马之盟”的政策性纲领。

吕后和文帝各完成了最后的百分之十。

吕后开创了黄老之治为华夏大地疗伤，并用整个吕家为反面教材帮文帝试错指出了“白马之盟”的突破方向。

没有吕后，前面的百分之八十再度崩盘未可知！

没有吕后，最后的百分之十能否收尾不一定！

文帝则踩在吕家的尸体上，通过前面的试错指引，打通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任督二脉的最后两大穴道（“列侯之国“与“众建诸侯少其力”）

至此，中华大地终于拢住了松散了几千年的诸多相互冲撞的内力。

开始导气归海，真气游走奇经八脉再无滞塞。

神功，就要大成了。

文帝死后，已经持续了近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仍在释放着强大的惯性。

因为他将“黄老之术”交棒到了他的皇后，即后来的窦太后。

窦太后不像当年的吕太后那样强势，她对于政策的影响力是依靠持续教育获得的。

老太后在皇室办起了黄老培训班，要求所有宗室子弟都必须学习并深入实践黄老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治国。

从中央到地方，各单位都要展开理论教学与小组讨论，开展两学一做，学黄帝理论，学老子思想，做合格政治家。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黄老之治在延续。

文帝的儿子，刘启也在这个大环境下上台了，这就是文景之治的另一位。

这位和父皇分享大名的景帝，在很多方面，比他爹差的太远了。

本不该闹起来的“七国之乱”，就是在他的治下爆发的。

如果按照文帝的政策一直这么下去的话，后来的那场大乱根本就不会发生，所有的刘家藩王都将被实施安乐死，最终中央可以极其优雅的完成政治整合。

之所以会爆发，原因在于，景帝的黄老培训班学习效果并不显著。

他并没有理解时间的伟大红利意义，干了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正式削藩。

有一个人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之前卖爵位的经济大师，晁错。

晁错深得景帝的欣赏。

表面上，晁错是服从黄老核心的指导思想，但骨子里，却是个儒家。

在先秦的思想高地上，曾经百家争鸣，不过整个江湖最终随着秦灭六国最终被法家一统。

在法家独大上百年后，道家接过了思想的权杖。

但这个权杖并没有握稳，儒家一直在摩拳擦掌的跃跃欲试。

因为它的这套操作系统，渐渐听到了市场需求的呼唤。

道家本质上讲无为。

是把时间当朋友，相信只要方针路线对，时间会将一切都水到渠成。

儒家本质上则是讲有为。

是把时间当磨蹭蛋，总希望在自己的大有作为下，把时间老人的活儿自己给干了。

儒家在经历了上百年白眼，遭受各种不待见后，终于在大一统的政体下开始迎来了它的机遇。

因为，儒家的两个内核强烈的驱动了最高层领导对人生的美好追求。

一个是等级制度，一个是仁政有为。

通过“等级制度”，把社会的各个群体进行分级，让各个等级的人各安天命。

强调“克己复礼”，所有人凡事从自身找原因，克制自己的欲望，这样统治者统治起来就方便。

通过有为的政治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样会让统治者的存在感爆棚，青史留大名。

总跟皇帝们讲无为，那么千百年之后，谁又还能记得谁呢？

这就让皇帝们很不高兴。

想让每个后世子孙千万年仰望我，这是每个人主的共同心愿。

法家的本质，是让这个世界功利起来，为统治者驱使。

儒家的本质，是让整个世界安定下来，为统治者服务。

道家的本质，是让世界与统治者安定下来，为自然规律服务。

在天下大乱时，所有思想全要靠边站，谁法家贯彻的好，谁就胳膊粗，拳头大，哪里不服怼哪里。

但天下平定后，道家与儒家凭借具有“安定”药效，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道家先是拔了头筹，并成功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救了上千年烽火的华夏大地。

但儒家凭借着**对统治者服务的整体优势配套方案**开始一次次的冲击着顶层头部大佬的思想。

什么都不做，太难了！

什么都静水深流，太难了！

什么都交给时间老人，那我来干什么呢？

我是天选之子，上天下地，唯我独尊！

我非凡人，自然亦有超凡脱俗之力！

景帝上台后，内心深处在思虑。

干些什么吧，正好晁错提供了方案。

景帝二年，公元前 155 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上疏《削藩策》。

刚刚继位的景帝，动手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恢复了地租，一个就是着手削藩。

一方面，恢复土地税，算是纠正了老爹文帝的厚道错误，给大汉帝国上了保险。

想干事情毕竟是需要拿钱说话的，现金流不稳定，很多项目就不能上马；再不巡查土地，国家账本就彻底完蛋了！

不过景帝还算仁慈，将土地税仍然规定为了三十税一，在文景两代的贯彻下，这个税率也一直延续到了西汉的末年，算是功在当代，泽被后世子民。

另一方面，景帝开始了自己的霹雳手段。

景帝三年冬，楚王来朝，晁错借机说楚王刘戊为薄太后服丧时，偷偷淫乱，请求诛杀他，景帝下诏赦免死罪，改为削减东海郡作为惩罚。

随后，一连串的削藩行动正式开始，赵王刘遂有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削减其六个县。

在一系列的动作下，诸国震动。

你爹“重建诸侯”还特么不够，你小子改抢了是吧！

所有诸侯王中，辈分最高，年岁最长，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bi 四声），对于景帝的怒火，已经喷薄欲出。

刘濞和景帝，之前就有大仇。

这个仇是三大不能忍之一，杀子之仇。（那俩杀父和夺妻）

曾经吴国太子刘贤，进宫朝拜文帝，有一次在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下棋时，两个人闹了些不愉快，结果刘启这孩子干了件特血腥的事情。

拿棋盘直接把刘贤给拍死了。

刘启这小子一言不合就动手，下的还是死手，拿棋盘把人拍死，换在今天的动作大片中，都会被剪进片花中做吸引投资的卖点。

再结合后面的很多事，可以看出来，刘启这孩子心胸狭隘，性格阴冷，跟他爹完全是俩极端。

刘贤这孩子比较命苦，不输房子不输地的，下棋教什么真啊！把命都下没了。

文帝随后敕命将尸体送回吴国埋葬，到了吴国，刘濞大怒：“天下都是刘家的，死在哪就埋在哪！何必送回来！”

人家主家不签收，送陵队掉头又把尸体送回了长安，到了长安后，刘贤臭的都没法要了。

儿子被人家杀了，但这个仇又没法报，刘濞一腔怒火，从此不遵守诸侯对天子的礼节，再也不去长安朝拜了。

刘濞的公然不朝影响很坏，文帝先是拘押了吴国使者敲打敲打刘濞，但后来还是想到，错是在自家这边，于是，赐给了刘濞几案和手杖，表示体谅他年老，可以不再朝觐。

文帝传递了两个信号：

我这有错，给你道歉。

你也老了，差不多得了，拿好拐棍别再闹了。

文帝在时，贾谊和晁错分别都建议过文帝，吴国又铸币，又晒盐，实力太强会出乱子，早下手为强。

文帝始终没有动刘濞，一方面在于文帝知道自家理亏，一方面也在于文帝已经找到了消化诸侯威胁的办法。

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重建诸侯少其力”。

在文帝的大台阶下，刘濞后来没再闹什么动作。

由于“重建诸侯”也是将矛盾全都指向了诸侯内部，所以诸侯王们有苦说不出。

哪怕想反，自家内部也是困难重重。

除了嫡长子外，所有的儿子都会说：没有中央就没有我们的封地，谁做反革命就是逆时代的潮流自绝于国家与人民！

诸侯王实际上就是间接的让中央的政策架空了。

但景帝的“有为”举动，再次将所有的诸侯国由内到外的利益群体统一了起来。

中央不是要分我们的地，而是要拿走我们的地！

所有诸侯的孩子们都明白了，别梦想分地了，粮补眼瞅都要没了。

刘濞作为所有诸侯王中，胳膊最粗的，在国仇家恨的一起引爆下，亲自出使胶西，与胶西王刘昂约定反汉，事成后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

刘昂同意谋反，并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

吴王刘濞同时还派人前往楚、赵、淮南诸国，通谋相约起兵。

这帮被景帝集团薅过羊毛的诸侯们组成了“复仇者联盟”，就差一条导火索了。

不久，景帝点燃了引线，降诏削夺吴王刘濞的豫章郡、会稽郡。

诏令传到吴国，吴王刘濞立即杀了吴国境内中央所置二千石以下的官吏，联合串通好的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六国的诸侯王公开反叛。

刘濞征募了封国内 14 岁以上，62 岁以下的全部男子入伍，聚众 20 余万人，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以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的名义，举兵西向，点燃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

景帝听说削藩给人削急眼了，有些始料未及，他们咋还敢反呢？

每一个熊孩子惹祸之前都没想过这祸会闯的有多大。

景帝眼下也找不了家长了，于是匆忙找削藩的总设计师晁错商量对策，结果晁错给景帝摆出了一个很作死的方案：建议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他估计是个汉史研究者，很是倾慕当年刘邦与萧何的那段君相搭配，干活不累，希望自己能像萧丞相那样包办一大摊子，景帝能像刘邦那样，看谁不服就撸袖子自己上。

不过他有些天真了。

他并不是萧何，萧何从来不会指手画脚，只会默默地擦屁股。

景帝也不是刘邦，刘邦在韩信眼中还是能带十万人的，而这位爷生平只拿棋盘杀过人。

计划是你提的，最后你自己怂了，把我戳前头去，景帝对晁错很不满意，于是景帝又召见了袁盎。

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景帝希望听听这个曾经的敌后工作者是啥意思。

晁错很不走运，这个袁盎，是他的政敌。

晁错这人的想法多，而且总是不满足于自己做头脑风暴，总喜欢雷厉风行的来真的，这就容易得罪既得利益群体，树敌非常多。

袁盎先是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然后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

景帝于是封袁盎为太常，令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媾和。

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非常默契的联名上书，弹劾晁错误国，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

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的晁错还毫不知情。

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时，中尉突然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当街腰斩尚穿着朝服的晁错。

晁错就这么一脸懵圈的被当街拦腰斩杀，场面血腥恐怖。

晁错之死，既冤也不冤。

冤在于他是真的一心为公，纵观他的一生，算是习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并没有为自己谋什么私利，所想皆为他刘家天下，还因此干了很多得罪人的事，即便是当替罪羊，不该是这种凄凉死法。

不冤则在于，七国之乱是他挑起来的，自然也应该由他结束。

你既然敢下手，也就应该有办法平这事，既然无法负责，就只能以死谢天下，只不过他伺候的这位主子阴暗冷血，死的实在让人冷汗岑岑。

晁错已死，但七国联军并未因此撤兵。

62 岁的老刘濞（谐音比较搞）知道，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既然翻脸了，退回去将来也是个死，直接自称东帝，根本就不见袁盎！

跟大侄儿摆明了态度：你大爷跟你拼了！

国难显忠良，景帝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老爹曾经遗嘱过自己，国家有难时用此人。

这个人，就是周勃的儿子，周亚夫。

文帝六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关。

文帝命宗室刘礼为将军，屯军灞上，祝兹侯徐厉驻军棘门，河内郡守周亚夫驻守细柳。

三军警备，以防匈奴入侵。

文帝比较厚道，总搞形象工程，亲自去劳军。

到了灞上和棘门，文帝一行直接驱车而入，在军营中进行最高指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劳军讲话。

官兵们纷纷热泪盈眶，情绪激动，掌声经久不息。

到了细柳军营，文帝却并没有得到鲜花掌声夹道欢迎首长好的热烈场面，而是看到营中将士各个披坚持锐，刀出鞘，箭上弦，拉满弓，持战备状态。

文帝的先锋驱车不得入，于是说：“赶紧开门，天子就要到了！”

守卫军门的都尉说：“进不去！谁来也不好使！我家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命令！”

过了一会儿，文帝到了，都尉还是表示谁来也不好使！

于是文帝派使者手持符节诏告周亚夫：“我要入军营慰劳军队。”

得到周亚夫的传令，都尉才打开营门。

开门后，车夫刚一扬马鞭踩油门要挂档，守卫都尉又对文帝司机交代说：“刹车！”

“将军有令，军营中不准车马奔驰！”

于是文帝的车只能控着缰绳，慢慢溜达，超跑变成了三蹦子，八车道限速二十迈的挪到了指挥部。

到了指挥部，周亚夫手持兵器向文帝拱手说：“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礼。”

文帝被这一整套军容军纪震撼感动了，靠在车前横木上向军队敬礼，郑重向细柳全体指战员致敬。

劳军仪式结束后，文帝称赞道：“真将军也！之前看到灞上和棘门的军队，好像小孩子做游戏，真打起来根本靠不住，但这个周亚夫，却真是中流砥柱！”

周亚夫的治军给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死时嘱咐告诫刘启：“国家若有急难，周亚夫可当重任。”

周勃父子，算是与刘家有宿世的大缘份。

这对父子先后被刘邦与刘恒父子像锦囊妙计般的遗命重任，并最终各自在风云动荡中力挽狂澜。

周亚夫出征平乱之前，和景帝大致说了一下自己的用兵方针。

总体来说就是先占据荥阳这个战略要地，自率主力进击闹腾最大最有钱的吴楚，另派有力之军击赵、齐，不过楚人骁勇，先拿景帝的兄弟刘武当肉盾正面死扛吴楚，然后再伺机断叛军粮道，大事可成。

周亚夫这个计划，从战略的层面上，是上上选。

先是找准了天下的总枢纽，荥阳一线，守住此处先保证自己输不了，然后在梁军吸引吴楚主力后，自己再伺机而动。

但这个计划，从政治的层面来说，比较不正确。

因为他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他拿当今天子的亲兄弟做挡箭牌，无论胜败，他将来都得不了好果子吃。

这就好比明知道天子御驾亲征的三军士气最高，但绝大多数时刻不能这么用。

除非天子像刘邦同志那样强烈要求的，否则你千万别怂恿。

万一天子怂呢？（刘启）

万一陷外头了呢？（朱祁镇）

政治错误是不能犯的。

其实你周亚夫就应该率中央军规规矩矩帮梁王去守梁地，同进退。

也许无法速胜，但你将来绝对稳当。

景帝在很多地方，都继承了他爷爷刘邦的神韵，在听了作战方案后表示牺牲我弟弟算什么，我爷爷当年连我大爷大姑都不当回事，你放心去打，只要能赢，剩下都不叫事儿！

景帝派出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位将军抵御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领兵攻打赵国、栾布攻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的动向。

周亚夫带着作战计划上路了，从他的这个思路就可以大致判断出来，这场战争的下限不会低。

其实吧，经历过我们前面两个系列的洗礼，尤其整个楚汉争霸打下来， 看过我们这么久专栏的朋友应该已经很明显的看出来了。

叛军是不可能能赢的。

第一，中央首先没乱，你资源根本拼不过。

吕后，文帝四十年攒下来的大胖身子，你说你咋跟人家碰。

有人会说，吴国那家伙不是富得流油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比较遗憾，在古代，真打起仗来时，很多东西没法用钱来解决。

粮食，你也许可以拿钱买。

兵源，你也许可以拿钱招。

但那都仅限于和平时期。

一旦进入战时，所有沿途无论国家还是郡县，全部自发坚壁清野，人家全藏起来了，想交易根本没人搭理你。

你所能做买卖的地方还是你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

你吴国这回下至 14 上至 62 全部强行入伍，你总量也不过才二十多万嘛！

第二，全都是几十年没打仗了，你官兵素质拼不过。

人家中央军好歹还时不时防个匈奴抢粮队，你内地这些年光剩放羊了。

对面有真将军周亚夫，你有谁呢？

在将帅和兵源质量方面，你也根本没戏。

这场战争在打之前，就已经注定结果了。

刘启这孩子没见过世面，一闹腾起来就把慌神把晁错给整死了。

哪到哪啊！

犯不上嘛！

从一开始，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藩王叛军根本就不可能有希望！

唯一的看点，就是叛军能支持多久，能给中央添多大麻烦。

结果一看吴楚的战略汇报，知道这仗打不了多久了。

吴国那面大将田禄伯曾经建议自领五万人，延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然后打武关，两路出兵，双管齐下。

这个思路比较独特，分兵牵制中央，不过被吴国太子否了，原因是：兵权不可他授于外人，咱造反，也保不准别人会反我们。

田禄伯被否了以后，一个姓桓的少年将军献策：

吴国多步兵，步兵利于险阻，中央多骑兵，骑兵利于平原，我们应该过城而不攻，大军直奔洛阳的武库，敖仓的粮库，据山河之险，这样虽然并没有入关，但山东之地却已经尽在我们的掌握了。

如果大王一座城一座城的打，中央的大军赶到，梁楚之地千里平原，无险可守，咱们就不妙了。

这位桓将军虽然年轻，但能说出抢敖仓和洛阳武库，已经算是个明白人了。

抢下洛阳武库，基本上阻断了中央短时间内向山东用兵的可能。

下面我们要来解释下在大一统时期，洛阳这武库是干啥用的了。

比如说，中央收到关东七国造反的消息了，基本上的流程是这样的。

所有武装赶紧动，中央及各郡部队集合，往洛阳赶。

这个时候，比如北军，是不能从长安的武库拿上家伙穿上铠甲出发的。

那样本来十天的路，你一个月也到不了。

而是各地军队大整队，然后在长官的带领下往洛阳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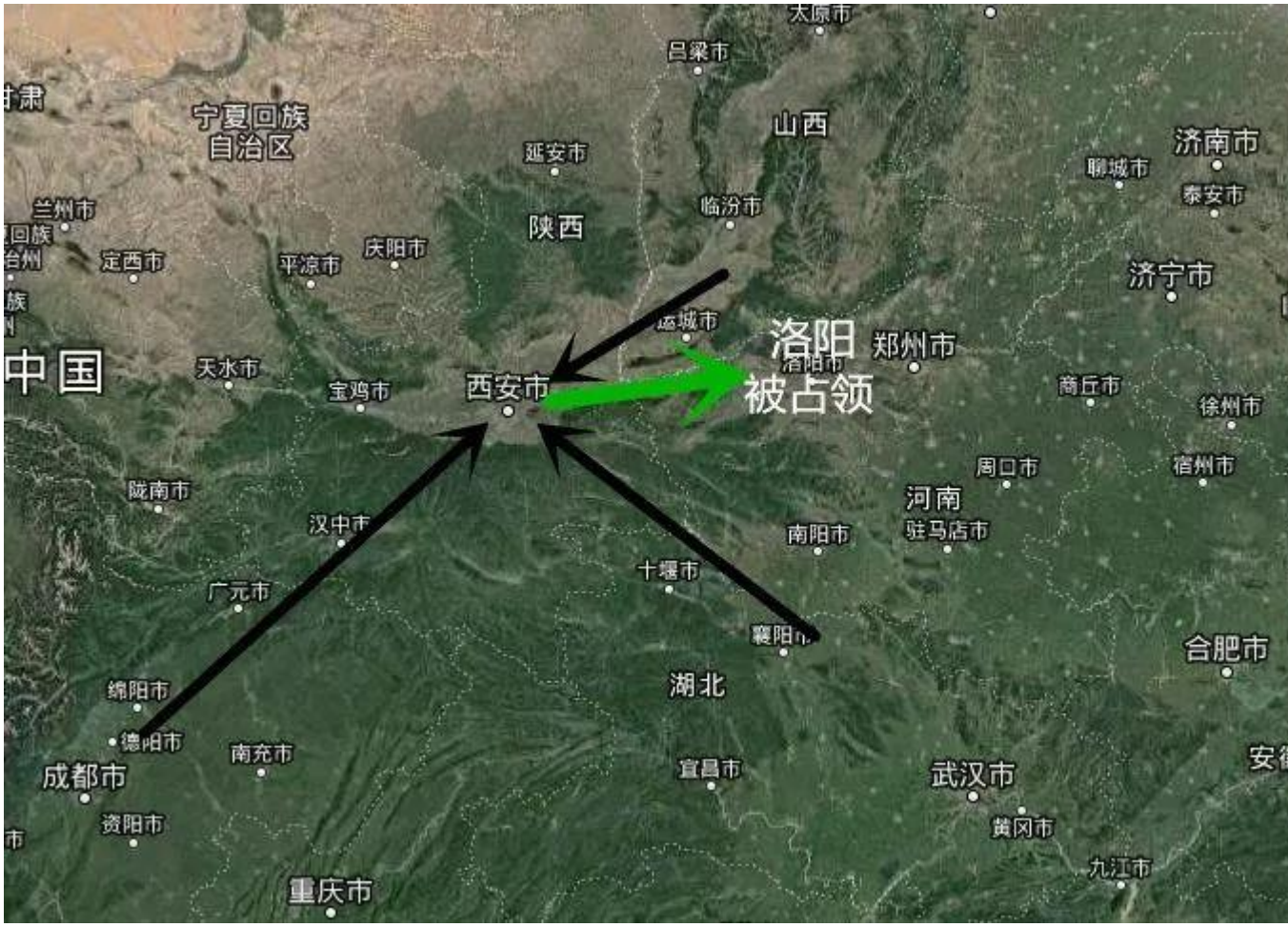
跑到洛阳，去洛阳武库大武装，然后再往荥阳前线走去占敖仓。

黑线为各军区靠拢方向，绿线为出击方向

到达荥阳，占住敖仓，基本上谁来也没戏了，中央军也可以四处进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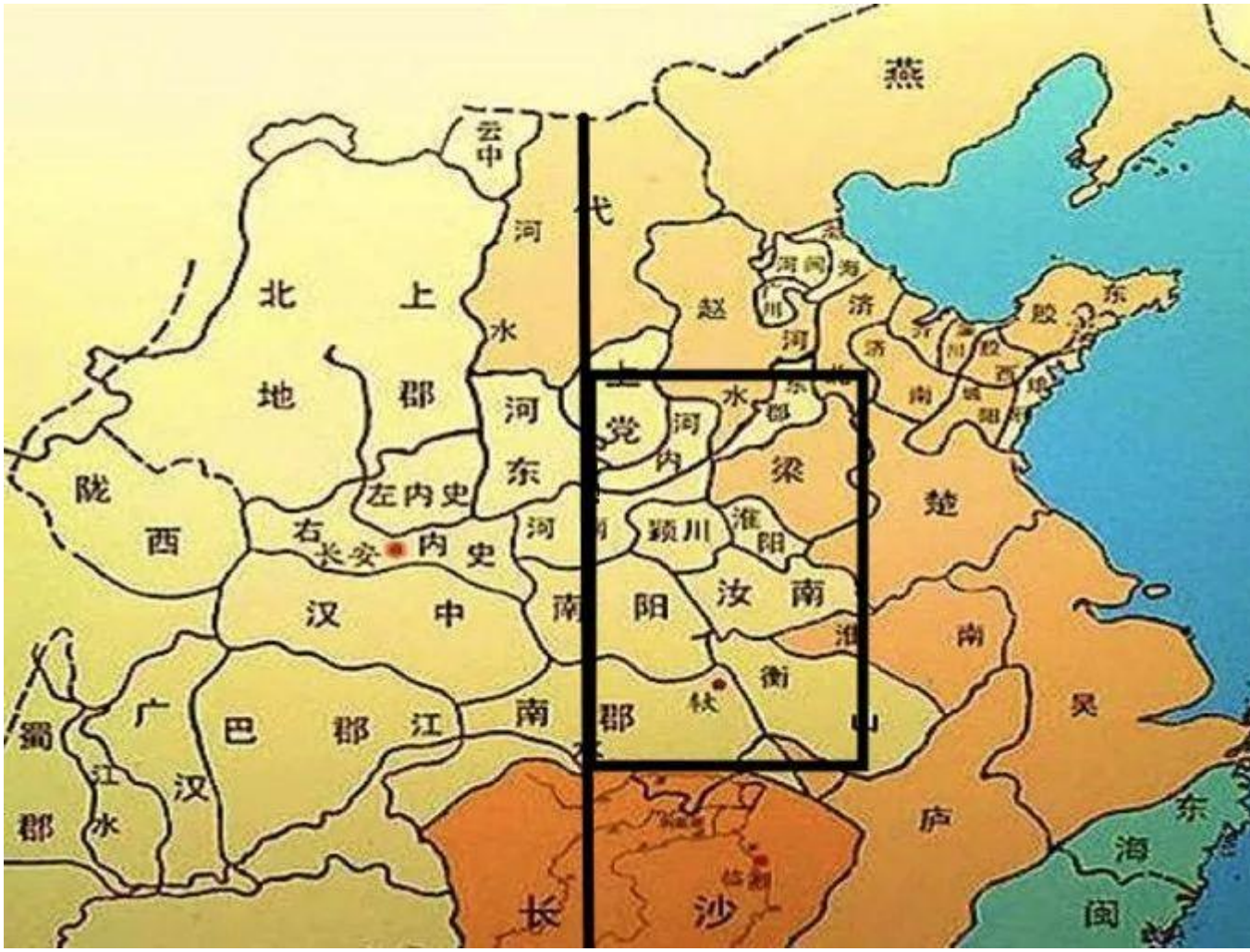
如果吴楚能够强行军第一时间抢下洛阳，那么函谷关以东将陷入惶恐。

因为中央只能再指望所有部队从长安集结，然后再开过去。



时间和形势上将大大有力于藩王军们。

以梁国（景帝弟刘武封国）为前哨阵地，颍川、河内等为山东核心的汉帝国关东缓冲区将很有可能被吃掉。（下图长方形）



这个方案中，最大的危险是吴楚方的粮道问题。

你见城绕过而去抢洛阳和敖仓有非常大的可能你的粮食运不过来。

因为你的粮道要走水路，中间你要过梁国和中央的防区。

蓝线为泗水、睢水大致方向。

粮道有问题就意味着你要速战速决的拿下敖仓，否则就会大崩溃。

但说句实在的，虽然险，这却是唯一可能出现奇迹的机会。

桓将军的建议到了诸位老将那里讨论时，清一色的说：小毛孩子，懂什么！

老同志们也有道理，万一抢不下来呢？

但是，弱者有本钱挑三拣四吗？

造反派随后在各种战略讨论后，决定步步为营往前拱。

吴楚联军东进，贾谊的遗计开始闪耀光芒，行至梁国，遭到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

没办法，你反的是我亲哥哥，我必须得跟你拼。

吴楚联军并力攻城，攻下了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

梁国被叛军轮番急攻，梁王被打的七荤八素，开始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向周亚夫求援。

中央军你赶紧上啊！

接到求救，周亚夫赶紧扭头远走高飞，将军队引向东方屯兵于梁国以北的昌邑(彭越老家)，当起了看客跟刘武相望于江湖。

无论刘武怎样的派人求援，周亚夫就是不发兵，最后逼的刘武写信给景帝：大哥你再不救我我就完蛋了，我死了下一个就是你了。

景帝看到了这种情况，又慌了，将战前答应人家的那堆抛在了脑后，命周亚夫马上进兵增援：赶紧救我弟弟！再不救这肉盾就真死啦！

周亚夫没有搭理，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景帝噎了回去。

景帝如果知道当初老爹劳军周亚夫都不让超过 20 迈，估计也就不会在这位真将军出征后废话了。

死活等不来救兵的刘武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拼死抵抗，与吴楚联军僵持。

吴楚的步步为营连梁国都过不去！旁边还有专业拳击手周亚夫一直在候场。

僵持逾月，见梁国城池防守严密，吴楚无法西进，于是北上攻向周亚夫的中央军。

周亚夫还是老策略，压根就不理你，坚守壁垒，拒不出战，但另一面，却趁机派骑兵南下，夺取了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断了叛军的粮道。（具体图不画了，没啥技术含量）

吴军断粮，士兵饥饿，几次挑战未果，于是在一天夜里，拼了老本展开了总攻击。

吴楚联军耍了一个诈，先是大举进攻军营的东南，声势浩大，但周亚夫却从嘈杂中判断出来了虚实，下令：东南给我顶住！然后令主力去西北方防御。

结果在西北遇到叛军主力的进攻，大战一夜，军营岿然不动，吴楚的最后猛攻，宣告失败。

周亚夫在此次平叛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个名将的极高素养。

他前期从布置战略，到执行部署，以逸待劳耗吴楚的锐气，这都符合名将用兵之道。

今天要单独说一下的，是这个人的“静”。

在吴楚这次总攻前，军中出现了非常棘手的突发情况：“夜惊”。

莫名其妙的军中就乱了，甚至到了军士互相攻击的地步，周亚夫的军账外都打成了一片。

一般遇到这种突发状况，部队基本上就完蛋了。

史书中绝大多数的这种情况都是大将带着亲卫兵骑上马跑了，整个大营也就溃散了。

但周亚夫的表现，却堪称夜惊教科书。

人家就躺床上不动，任何动作都没有。**（太尉终卧不起）**

过了一会儿，军中安定了下来。**（顷之，复定）**

每临大事有静气，是我们想要有所建树与成就的朋友必须要修的学分。

万众惶恐中，你静若处子。

沉默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很遗憾，这一点，我无法像前面那样，给大家掰开揉碎的讲咋练这“静气”。

像什么最后一个开口说话啊；像什么要稳住心神啊；像什么你要用眼神震慑全场啊。

都是废话！

“修心、养气、练静”，这东西要凭天赋，靠琢磨，是从一件一件的事儿上经年累月磨出来的！

这是在克制人类成千上万年演化下来的本能恐惧反应！

人生很长，要永远记住这个目标，终生修炼。

“临事静气”它有多重要呢？

李嘉诚在儿子被绑架后可以跟匪首当面谈价。

王阳明可以在宁王造反后光着屁股稳住南方。

此次周亚夫面临的军中夜惊，是非常可怕的军事事故。

敌人的袭击与攻打其实并不会给你造成多大的损失。

因为你一致对外，你有防备，你有聚焦的焦点。

但军中夜惊，莫名其妙就乱了，会让所有人失去秩序，心中开始惶恐不安。

接下来就是自相践踏，手足相残乃至最终的一败涂地。

内乱大多数时候比外患可怕的多！

周亚夫的镇静，会通过帐内、帐外、全营的层层传导，让所有人的心神安定下来。

没问题！不要慌！大帅那都稳着呢！

真要出事了，领导早就跑了！

所有的军中夜惊，基本上大概率都是间谍在搞破坏。

一旦全军大心慌了！所有战士的大脑都空白了，信心的崩塌会以裂变的速度传递！

所破解的唯一方法，也只有通过你自己不动如山来重塑信心！

你沉着冷静，这摊水就搅不混！

你自己不乱，任何小规模的试探和破坏就都没有用！

包括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后来吴楚夜袭时，你周亚夫咋就知道吴楚军会最终从西北来呢？

在各种嘈杂的信号中，你要查一叶知秋，你要观滴水知沧海，你要从这虚张声势的呐喊声与旌旗数量的对比中评估出来犯的敌军人数和他的真正目的。

听声音只有一万人的动静，那三万哪去了！

为什么要如此的歇斯底里动作夸张？

你小子想跟我玩声东击西！

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你的心要稳，才能宁心静气的判断出来。

每临大事有静气，是衡量一个人才能否担重任的关键性指标！

心不静，性不稳者，勿与大任！

逆,不惶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

可拜上将军！

在周亚夫不动如山的坚守下，叛军绝粮已久，士卒军心涣散，开始四散叛逃。

吴楚不得已，开始退兵。

看到叛军败相已现，歇了两个多月的周亚夫终于开始派出了精兵展开了总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吴王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乘夜逃走，楚王自杀，剩余叛军四散被俘。

刘濞渡过淮河逃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希望沿江自守，但汉军追至，防线没有被稳固住，再次被冲垮，于是刘濞又退守东越国，并派人招集残兵。

周亚夫随后派使者以利引诱东越，东越王骗刘濞出去劳军而杀之。

至此，仅三个月，吴楚之乱被平，南方平定。

东线战场上，当初吴王起兵渡淮河时，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赵国也都跟着发兵了，但原先约定的还有齐与济北两国没有动静。

齐王是反悔了，济北王则各种推脱耗着，所以最开始的吴王窜动的剧本是九国之乱，实际出兵的只有七国。

齐王突然地反水在东线战场给中央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

济南王，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忘了自己的目标反而去围攻说话不算的齐国。

结果一个临淄，四个国打了两个月都没有打下来。

这么欢乐的战况令人啼笑皆非，汉将栾布基本没有阻拦的穿过了齐鲁大地的东边险阻。

汉军率军进逼齐地后，在与齐国内外夹攻下，四国大败纷纷逃回封国，随后济南，胶东，淄川三王伏诛，胶西王自尽，齐地平定。

北线战场上，赵国作为离洛阳荥阳最近的一个政权，啥动静没有。

郦寄稳稳当当的领兵进攻赵国，赵王刘遂坚守邯郸，并派人向匈奴求援。

其实抢洛阳敖仓的关键任务应该是离得最近的赵国同志最有可能成功。

估计是真没有明白人啊！

郦寄久攻不下后没过多久传来吴楚兵败的消息，事先观望的匈奴也没有出兵相助，此时栾布已经平定齐地诸国，还军与郦寄会师，两个方面军水淹邯郸城。

邯郸城破，赵王刘遂自杀。

至此，七反王皆死，七个封国，除楚国另封他王外，其余全部废除归了中央。

所谓的“七国之乱”，其实我在本章起名字时，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叫“文景之治”。

要不是为了讲“周亚夫的不动如山”，最后这“七国之乱”都没打算给篇幅。

而且名字上最后的这个“乱”字，应该改成大闹天宫的“闹”。

一场大闹而已，真谈不上是一场“乱”。

景帝万万没有想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以出乎意料开始又以迅雷不及之势被迅速平定。

借由七国的叛乱，**景帝也因此完成了惊人的一跃，提前几十年粉碎了诸侯国对帝国种种阻碍与危险，实现了政，财的中央大集权。**

七国战败后，景帝乘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削弱了诸侯国的政，财基础。

在废除六个反国的九年后，公元前 145 年，景帝推出了改革措施，**剥夺了诸侯治理国家的权力，而诸候国的官员也都由皇帝任命。**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是剥夺诸侯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将诸候国的少府、御史大夫、廷尉等重要官职直接裁撤。

少府是掌管王室收入，特别是矿产税收的官员，少府被裁撤，意味着皇帝将诸侯国的矿产资源收归中央。

从此以后，诸侯国除了从规定的封地收取粮食之外，没有了其他的收人，收入大减。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增加了矿产收人，中央财政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扩充。

御史大夫、廷尉等监察、司法官员的裁撤，意味着诸侯王再也没有能力控制国内的官员了。

皇帝将中央政府监察权的触角伸进了诸侯国内。

至此，一个统一的大一统帝国基本成型，诸侯国虽仍然存在，但由于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其实际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由于本不该出现的七国之乱的爆发，景帝却得以在自己一朝内完成了很多年才能完成的使命任务。

景帝着急忙慌的削藩，你说他做对了吗？

按理说没做对，但并不耽误人家结果丰硕。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历史有时真的没有对错之分。

只有国运的昌隆与否和福报的大小之分。

文、景二帝，皆是有福之主。

文帝咋做咋对，景帝也延续了老爹的福气，将一件政治失误，转变为了政治成果。

景帝的福气在于，他有一个好兄弟，还有一个好将军。

这二位，都是他爹亲自任命与发现提拔，并最终托付给他的。

所以说，景帝最大的福气，还是在于自己有一个好爹。

文帝很厚道，景帝不厚道，但这爷俩对有恩于他们的周家，却实在是谈不上什么知恩图报。

当年周勃因拥立之功，自视甚高，文帝曾经以谋反罪将其下狱，不过后来薄太后怒骂文帝没有良心，周勃又找了公主儿媳妇的路子，最终得以善终。

出狱时留下了那句千古名言：我曾统帅过千军万马，但今日方知狱卒的威风！

文帝对周勃，我相信内心深处是因为当年“病死”的那四个孩子。

但无论怎样的恩怨情仇，文帝到底还是厚道，周勃最终得以善终。

到了儿子辈儿这，周亚夫没有老爹那么好的运气了。

或者说周亚夫作为废掉“白马之盟”的最后一个阻拦者，成为了大汉皇权必须要除掉的那根肉中刺！

周亚夫虽平乱有功，但因为将梁王当肉盾还见死不救，从而得罪了梁王和疼儿子的窦太后。

尤其梁王，后半辈子骂周亚夫成为了保留曲目。

从头到尾都是我挨踢，最后仗特么是你打的！

当初放弃梁王，拿他当肉盾的战略方案是得到景帝同意的，不过形势好转之后，景帝就不认这个账了。

刘启也在想：周亚夫你个王八蛋咋这么不是东西，坑我可爱的弟弟呢！

景帝六年,景帝薄皇后无子被废,后宫开始美人心计的大撕 X。

景帝的王夫人和景帝的姐姐长公主联手击败了栗姬。

这位王夫人，就是**后面要出场那位爷的妈。**

这也因此成为了一次决定世界命运的皇后之争。

因为栗姬之子为长太子，所以王夫人的最终上位遭到了以周亚夫为首的军功集团的反对。

结果，景帝第一次跟军功派撕破脸强行废黜了栗太子。

刘彻正式上位！

这不是周亚夫最后一次得罪王夫人。

不久，周亚夫又跟皇权开干了，因为景帝要给皇后的哥哥封侯，而且是窦太后的意思。

此时身为丞相的周亚夫作为军功集团的最后掌门人，搬出了“非刘姓不封王”的白马之盟！

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

景帝默然而止。

周亚夫在这一回合艰难的靠曾经的开国封印将景帝怼了回去。

中元三年，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打算封这帮匈奴脱北者列侯。

还是要给没有军功的封侯，但这具有国际示范意义。

又一个新的棘手题目扔到了周亚夫面前。

周亚夫给出的回答是：背叛主人投降帝国，你要是封了这帮人当侯，将来咱们咋责备那帮不守臣节的人呢？

在这次关键对决下，景帝借由国际民族事务的外交关键风向，终于突破了周亚夫这个军功集团的最后一道防线，封了匈奴人徐卢等为列侯！

周亚夫因此谢病辞职。

中元五年,景帝封皇后兄王信为侯。

彻底推翻了“白马之盟”。

所谓的刘姓掌皇权，军功派掌相权的时代，在这一刻，掀篇了。

通过“列侯之国”,军功集团在中央的官僚体制力量早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下滑了。

而且军二代、三代们也因为部队大院的被拆各奔东西后不再具有父辈们那样的革命友谊。

这个力量，在诸吕之变后散沙化了。

仅仅三十多年啊！

诸侯王们也由于文帝当年的“众建诸侯少其力”和景帝时期突然爆发的“七国之乱”，被两代政权彻底阉割肢解了。

曾经的皇权、王权、相权三权分立的力量均势早已不复存在。

周亚夫凭借着平灭吴楚的大军功，在这泰山逐渐压顶的局势下，根本无可奈何。

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子，你不再像父辈那样，身边群策群力的大院开会密谋撸胳膊上了。

得罪了景帝的人，下场都很惨，比如被棋盘打死的刘贤，被腰斩的晁错。

周亚夫后来被告谋反，原因是他儿子买了五百甲盾想要给他将来陪葬。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廷尉问周亚夫时问道：“君侯为什么要谋反啊？”

周亚夫道：“买的都是丧葬品，怎么会是谋反呢？”

最牛的反问来了：“你就是不在地上谋反，恐怕也要到地下谋反吧！”

非有上意，司法部门是不会如此嚣张牵强的，周亚夫受此屈辱，绝食五天，吐血身亡。

列侯国除。

在周亚夫之死的同月，随着汉建国以来第一位非军功派的代郡人卫绾出任丞相。

“白马之盟”代表“相权”的潜规则也被板上钉钉的废除了！

高祖当年的权宜之计，终于在子孙两代的努力下，彻底解除了封印！

这个当年刘老三和哥们弟兄们的歃血之盟，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被景帝挥一挥衣袖，成为了天边的云彩。

立国六十多年的大汉王朝，经历了前三代的艰苦创业和阵痛缓释并举的过渡与磨合，终于达到了喷薄欲出的状态。

“秦并天下”的历史进程，其实从这一刻，才算真正完成！

自公元前 356 年商鞅变法正式开动国家机器。

到公元前 143 年景帝彻底终结诸侯王与白马之盟。

整整二百多年，无数豪杰前仆后继，历史大势潮起潮落，滚滚向前的车轮终于在一次次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后，把一个完整的中华帝国组装完毕并端到了一位千年一遇的猛人手上！

整个世界将要感受到古老的东方文明所绽放的炙热温度和前所未见的国家力量所爆发出的轰隆巨响！

接下来，还有一个故人要重提一下。

我总说历史颇具对称之美，在景帝解决完诸侯王对于汉帝国的所有威胁后，当年第一个造反的诸侯王臧荼，再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臧荼有一个孙女，叫臧儿，后来成反革命后家败隐姓埋名嫁给了槐里的平民王仲为妻，生一子名叫王信，还有两个女儿，长女王婌，次女王儿姁。

王仲死后，臧儿又改嫁给长陵田氏，生下两子田蚡、田胜。

王婌刚成年时，就在其母臧儿的主持下，嫁到一户普通农家金王孙家里，没过多久，王婌便生了大女儿金俗。

臧儿曾经找相士姚翁为自己和的子女相面，姚翁告诉臧儿：“你这个闺女是大贵之人，将来会生下天子。”

臧儿听完之后觉得使命艰巨，于是把王娡从金王孙家中强行接回来，还托了很多的关系把王娡送进了太子宫。

王娡不负母望，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启对王娡很是宠爱，封其为美人。

这位带着生天子指标的女人上来却连生了三个闺女，王娡也曾怀疑过那位相士的水平。

第四次，当王美人再次有孕后，对刘启说：我梦到一轮太阳扑入腹中。

这是让每一个父亲都兴奋的梦，不过按照之前的概率，王娡可能生下来的是个火气很大的公主。

但这一次，上天没有再开玩笑，景帝即位当年，王娡生下皇十子刘彻。

刘彻自幼聪明伶俐，而且自带太阳背景，所以很受景帝重视喜爱。

公元前 153 年，景帝竟打破太子与他子不能同年而封的旧例，于夏四月己巳日，立长子刘荣为太子，立刘彻为胶东王，并且不顾皇帝仍在世、皇帝妻妾不称太后的世俗忌讳，封王娡为胶东王太后。

这是两个不同寻常的政治信号。

当时景帝的姐姐馆陶公主刘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皇后，就想把女儿嫁给太子刘荣，不料刘荣生母栗姬因吃醋馆陶公主屡次给景帝进献美女而拒绝了这桩婚事。

这就很不理性了，后果也很严重。

刘嫖十分恼火，嫁不了太子我就再捧一个太子！

于是，刘嫖找到了“梦阳入怀”的胶东王，想把女儿嫁给时年四岁的刘彻。

王夫人同意了这桩婚事。

在一系列的政治联姻与利益斡旋后，前元七年，公元前 150 年春正月，景帝废掉太子刘荣为临江王，生母栗姬忧惧而死。

同年夏四月乙巳日，王娡被立为皇后，同月丁巳日，七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

顺便说一下，刘嫖虽然将她的女儿阿娇顺利藏到了刘彻的金屋子里，但最终笑道最后的，却依然是别家的姑娘。

命里有时终归有，刘邦，刘恒是这句古语的印证者。

命里无时莫强求，吕雉，刘嫖是这句古语的打脸人。

公元前 141 年 3 月 21 日，16 岁的刘彻登基继位，后世大名鼎鼎的汉武帝正式执掌权柄，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争议性最大的皇帝，几乎没有之一。

在他的治下，中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

在他的治下，中国贯穿后面两千多年的“国企”制正式诞生并沿用至今！

在他的治下，儒家的学说正式奠定思想领袖地位，并沿用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的那声炮响！

在他的治下，整个中原大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全国性的极其恶劣的通货膨胀席卷千家万户，百姓民不聊生！

在他的治下，中国的政权极其罕见的彻底打赢了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世界大战！

在他的治下，中国的大名第一次，响彻世界的各个文明角落！被彻底打垮的匈奴无奈渐渐西迁，却又改变了欧洲的整个历史格局！

在他的治下，“汉”彻底的烙印成为了一个民族的代号，并开枝散叶，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民族！

这所有的所有，都是源于两个字。

“匈奴”！

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四代的积累后，带有太阳转世背景的刘彻将犀利的眼光投向了遥远寒冷的北方。

匈奴人并不知道，这个炙热的男人，将用他那无穷尽的熊熊烈火燃烧你我！

两汉最大的战争狂人，朝他们杀过来了。

第二十六战：马邑阴谋

公元前 135 年，是个需要我们记住的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有一个老太太过早的离开了大汉人民。

她的离去，成为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这个老太太，是文帝的皇后，景帝的妈，武帝的奶奶，历经三朝，时任太皇太后的窦太后。

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意味着一个执政理念的挥手告别，以及另一个统制思想的高光接棒。

虽然说这个思想早早就存在了，**但它的具体实践，却是老瓶装新酒，表面上名字等很多框架还是当初的那个门派，不过实际上却已经“与时俱进”了。**

这个接棒的思想就是儒家。

离去的那个理念，是道家。

窦老太离去的意义，还不仅仅止于此。

她的离去，意味着她的孙子刘彻，彻底的被放出了无形的牢笼。

这个魔王般的男人终于等来了所有封印力量的解除，彻底的被释放了出来，开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折腾。

自此，中华民族今后两千年的诸多旋律将在他的手下定调。

这个男人，成为了古往今来的话题男神，并一举超过自己斩白蛇的流氓太爷成为了两汉四百年的第一符号担当。

窦太后就好像如来佛拍孙猴子身上的那张条幅，不过这张条幅并没有等来唐僧，而是有效保质期到了。

这一年，是刘大圣登基的第六年，22 岁。

刘彻这孩子和孙猴子一样，从小就有个很不一样的出生背景，他妈梦到太阳钻进了肚子，于是就有了刘彻。

不论这梦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有一点算是一语成谶，她生的这个孩子这一生都如同太阳般炙热，在他的有效能动范围内肆意的挥洒着自己的温度，将整个华夏大地灼烤的水分全无。

刘彻从小就聪明，好动，精力充沛，敏学巧思，所以非常得老爹景帝的喜欢。

景帝认为刘彻是他的基因大盘中涨势最喜人的，最有可能将他的帝业发扬光大的，再加上原皇后脑残总是送助攻，以及刘彻他妈和他姑的种种阴谋（上一讲中我们提到过），于是刘彻最终以第十子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了太子，并顺利接班。

这当中，刘彻要感谢的有很多。

野心的姑妈，会营销的妈妈，脑子转不明白的太子妈妈，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女同志，他这个皇十子能够上位的机会都不会多大。

太子哪有那么容易废的。

但说到底，他还是要感谢自己的命。

刘彻，跟爷爷爹爹一样，也是个有大福气的。

不过他的这份福气，算是创下了个人四风新高度，将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的带到了一个皇帝可以达到的巅峰。

他的大福报是建立在当时整个东亚版块所有人的痛苦上的。

所以在福气上，我们将他爷爷文帝排到了两汉第一。

因为他爷爷自己有福气，黎民百姓也有福气。

作为国家的总设计师，最终还是要落脚到考虑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汉初 60 年的无为而治，到了刘彻的手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调角转弯，在极速狂飙中，刘彻将手中的这份祖宗积攒了多年的家业玩出了新花样！

有人说，挣钱是水平，花钱是艺术。

刘彻同志则是非常罕见的将挣钱与花钱都上升到艺术水准的人，后面我们会非常叹为观止的为大家展示他是咋烧钱与咋榨敛的。

也可以说，刘彻是整个两汉，**乃至整个历史长河中，活的最畅快淋漓，玩的最潇洒不凡，折腾的最淋漓尽致的一个皇帝。**

像他这么作的，也有，不过大多都身死国灭，比如秦二世，隋炀帝。

像他这么能折腾的，却依然身后享大名的，可能只有乾隆爷了。

在漫长的皇帝制度中，这两个奇男子也在一头一尾对仗工整的前后呼应，一个拉开了大一统的皇权专治序幕，一个又在封建时代即将落幕前将皇权专治演绎到了古往今来的巅峰。

历史很幽默，更具对称之美。

大家可能都烦了，因为自打进入西汉篇，我就一个劲的在强调福气的因素。

真不能怨我祥林嫂，因为有汉以来，接连上位的这几个皇帝，就都在深刻的诠释着一个永恒的命题："富贵有命，成败在天"。

我们刚刚说过，**奋发有为总嫌事不大的皇帝每个朝代总会出现，但善终的却太少了。**

因为你的作为需要一系列的硬性条件。

充沛的储备。

温顺的老天。

能忍的百姓。

平静的政局。

过硬的寿命。

少一个环节，就如同一个木桶中最短的木板一样，你的很多想法只能脑子里想想，要是真敢干，你就等着突然有一天别人拿刀架你的脖子吧。

没有前期的积累，你的启动资金就不足，你只能勒紧裤子过日子，盖个宫殿建个庙都得算计来算计去。

没有够意思的老天，你的治下十年天子九年旱或者黄河两岸水滔滔，你也就只能放下所有幻想去当求雨大使或抢险大队长。

没有温顺的百姓，你的前任鱼肉天下太久了，或者老天爷或官员不给老百姓活路，你这皇帝就终生和维稳与反贪干上了。

没有平静的政局，无论是内是外，全都危机四伏，按倒了葫芦起了瓢，这种皇帝，将让你觉得自己是上辈子缺了大德才投胎到帝王家。

最主要的，你还要有足够的寿命，不仅要活的长，继位岁数还要刚刚好，太早继位容易折在别人手里，太晚继位更不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永远是句老人童话，只有青壮年才算刚刚好。

这五大影响自身欲望的客观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皇帝来说，全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福气比较大的，有个一两条需要头疼，点背到极致的，比如说崇祯同志，溥仪先生，这都是五点俱全的。

但在整个历史长河，在亿万人之中，还是有那么几个人，这五点问题全都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刘彻同志。

启动资金不用担心，祖宗给你攒好了。

天灾人祸不用担心，几乎风调雨顺的半世纪（晚期也开始天谴了）。

刁民土匪不用担心，几十年黄老熏陶，每个百姓都处于最扛折腾的阶段。

政局的稳定性更不用担心，自己的爹是帮自己将所有亲戚的武功全废了才把掌门传给他的。

最主要的，上台时 16 岁，不大不小刚刚好。

这让我们不仅感慨，哪怕是皇帝命，也有好命与坏命之分的，刘彻就是好到了起飞的皇帝命。

不过，刘彻还是有一点点小不痛快的。

虽然说偌大的一篇画纸摆到了刘彻的面前，当他想在上面涂抹作画时，却发现有一个老太太总是在盯着自己，并不时敲打他：把你那根秃笔拿远点！别瞎琢磨这张自然美丽的大画布！

这个人，就是他的奶奶窦太皇太后。

窦老太太从小就是在吕后治下的黄老社会长大的，并亲眼目睹了自家男人利用黄老之术将这个国家腾飞，看到了自己儿子继承了这套理论将国家带向了辉煌，她的心底，就是道派学说的铁杆粉丝。

她的一生，都在亲眼目睹黄老之术虽润物无声但却厚积薄发的伟大力量。

作为家族元老，不仅老太太自己是铁杆粉，还在自家办起了黄老培训班，每个家族的孩子都得学习。

但上辅导班似乎是每个孩子都非常抵触的，她儿子景帝在上家教时就已经学的很三心二意了，后来在“不良青年”晁错的攒动下，差点捅了大篓子。

到他孙子刘彻这，就更是学不进去了。

我这么年轻，我这么多想法，你却总让我歇着，我呆得住吗！

这就好比孙猴子没有刚翻过了几座山，又遇到了几个魔，生出魑魅魍魉怎么那就这么多的感慨后，如果没在接连高密度的八十一难洗礼下，是无法立地成佛的。

道教的思想，是人生的高阶层智慧。

没有千帆阅尽，没有品位人生，是不会明白的。

此时的刘彻，小年轻一个，迫切的需要一套理论来帮助自己宣泄旺盛的荷尔蒙，他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为自己的作为提供理论依据。

安静了四百年的儒家，终于等来了它的真主。

刘彻对于儒家，很有好感，孔子当年将儒家的精华进行过浓缩：克己复礼。

百姓克制自己的欲望，上下恢复各阶层的等级与复杂的礼节，这就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不过这对于刘彻而言，还是不够的。

刘彻追求的不仅仅是统治，他还要折腾。

不过很快，就会有人帮他提出一整套量身定做的操作系统，眼下的儒家虽尚不完全达标刘彻的心意，但也总比黄老要强得多。

既然有更好的，就要用起来。

不过刘彻一回头，看到自己身后的奶奶，总觉得脖梗子发凉。

刘彻曾经试探过，登基的第二年，公元前 139 年，赵绾上书，内容大意是不要将政事禀奏给太皇太后。

这是一个很不艺术也很稚嫩的试探，窦太后大怒，给刘彻施压：你小子要疯是不是！

通过这一轮探底，刘彻发现自己的奶奶还是能量十足的，而自己却还是个孩子，于是将挑头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狱，其后二人自杀，当年推荐赵绾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推行的所有新政全部被废除。

刘彻郁闷的只能不断拿狗熊野猪撒气，他本人非常喜欢亲自和这些猛兽搏斗，司马相如曾经婉言劝谏过他，说人不能总和兽斗，不过刘彻却狗熊照打，野猪照射。

他看上了整个关中最好的一块地，要圈地建上林苑，将鱼米之乡变成私家动物园，东方朔劝谏过他，这块沃土可以打多少粮食，养活多少百姓，不过刘彻该给他升官升官，但园子该建还是建。

我奶奶什么都不让我动！我不把荷尔蒙洒在狗熊野猪身上，我发泄在哪？老百姓没地方吃饭了那算什么！没看到我都没地方玩了吗！

这不单单意味着孩子气，从后来很多方面的反应看来，刘彻也都一直是个极端的自私利己主义者。

他这个孩子，再也没有长大。

整个关中的野生动物碰到了这位顽主，默默的将生态链的顶端加了一位鼻喷热气，血气方刚的杀手。

公元前 135 年，整个关中的生态系统为之改善，因为窦太后走了。

刘彻终于能把他蓬勃的生命力用在别处了。

老太太前脚走，转过年来，公元前 134 年，董仲舒就提出了流传千古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作为儒家的“阿姆斯特朗”，成为了被后世所永远铭记的一个人。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说了很多，**其中有三个思想，成功的为刘彻提供了一个释放自己欲望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而且这三个思想，全都在延伸的长度与广度上达到了千年的级别。

第一个思想，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董仲舒将君王执政的合法性从此上升到了一个不同维次空间的高度。

君权神授一出来，就再也不是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你有种个屁！这都是老天定的！这种话太反动少跟我废话哈！

君权不再仅仅是胳膊粗拳头大就能得到了，**董先生告诉我们，通过他的长期理论研究与各种系统观察，君主的权利是老天赐予的。**

题外话的意思是，都别瞎捉摸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德行像是老天选出来的吗？

我为什么是皇帝？

没办法，我是天选之子，老天让我干的！我这辈子就是来享福，来统治来鱼肉你们的！

董仲舒的这个天人感应说法，帮皇权镶上了一道大金边。

自此，这道金边彻底的闪耀了今后的两千多年。

首先是皇帝们的统治成本大幅度降低了，因为人一旦认命，所有的麻烦就都减少了。

观察一下我们祖先造的字，非常有哲理。

“命”字上、中、下拆开来看，就是“人一叩”。
人一弯腰，一磕头，就认命了。

认命了，也就不折腾了。

皇帝抽我们一大嘴巴，我们会认为是皇家应该的，我们欠抽，打不死就可以了。

皇帝榨我们的血汗钱，我们会认为是皇家应得的，我们生下来就是为皇上送钱的，能有口饭吃就可以了。

皇帝让我们不停的干苦力，出徭役，我们会认为是皇家尽义务，我们生下来就是给皇家干活的，累不死就可以了。

皇帝让我们去前线打战争，我们会认为是尽本分，我们生下来就是大汉的子民，为国死难是应当应分的。

“天人感应”的这套说法，最开始初衷，是为了维护皇权的合法性，渲染皇权的至高无上。

但后来，这套说法，开始不断渗透到整个官僚系统乃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皇帝，是天子，权力是神授的，是天下所有人的主人。

大臣，是天子的奴才，臣下的权利是神授的天子授予的，所以也是百姓的主人。

慢慢的不断演化下，**“天命”这个词被越来越突出的显现与流行起来**，再后来，天子是紫微星下凡，大臣是文曲星下凡等等诸多说法就都衍生出来了。

其目的就在于，通过一些很玄幻，很高大的东西，将顶层与底层之间的距离感不断拉开，让底层失去念想，放弃抵抗，方便统治。

这一套君权神授的理论，足足的用了两千年。

自此之后，大凡开国皇帝，很多都是各种神兽与他妈交配出来的产物，或者他妈做梦被各种新鲜东西蹂躏，然后将他们搞了出来。

这些开国之君，之所以都不是自己爹耕耘出来的重大原因，就是源自于这一套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

我能打下来天下，那说明我是天选的，天选的皇帝怎么能是人整出来的呢？

代表人物就是刘大娘被神龙强暴后生下来的刘邦。

刘邦的历史，是他的后人们写的。

刘邦之前，整个两周八百年这么多的王，全都是正常分娩，而且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没有想到将自己的诞生过程谱写一段人兽篇章，原因其实也在于，他们并没有见到董先生，也并没有了解到这一套先进思想。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帮助刘彻拿下了法统的制高点，并大大的降低了统治的成本，为他后面的花样百出，打下了坚实的折腾基础。

但是，由于刘彻先生后来做的太过火了，儒家又进行了新完善。

伟大的学派总会与时俱进的自我进化。

比如“苍天示警”。

既承认了你的合法性，又对你的天命给予了约束。

你干的好，会天降祥瑞，一大堆白鸡白鹿白虎白大象就都跑出来了。

你肆意妄为后的水灾大旱蝗虫飞，就是苍天示警天神怒。

皇帝无道全国灾。

郡守无道全郡灾。

老天爷又开始出头约束皇权。

儒家在把老天爷拉到人间上，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力。

董仲舒的第二个思想，是大一统，具体实施思路就是“尊王攘夷”。

董仲舒从《春秋》中找到了这么一段话：**“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真牛 X！

要不说那啥不可怕，就怕那啥有文化呢！

从这句话入手，董仲舒把**“封建制度的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之事，从而为损抑诸侯，尊王襄夷，一统于天子，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个思想的提出，正式标志着，持续了近千年的封建制度，走到了尽头。

过去的功臣思维，王爷思维是我立有大功，或者说我是皇亲国戚，我就应该自己有块地自己当爷。

但“大一统”的正式写入大汉党章标志着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不要再有裂土封王的思想，全天下只有皇帝一个人可以搞特殊。

在此之后，主父偃据此提出了《推恩令》，具体操作方案就是当年贾谊的那一套，有几个儿子家产分几份，直到生不出儿子中央将封地收回。

用温水煮青蛙的方法完成中央集权，虽说景帝已经走完了前面的绝大多数道路，但这最后的盖棺定论，刘彻还是收尾的非常漂亮，毕竟无论是爷爷还是爹，面对自己这帮亲戚时，**总是觉得自家先没有理的。**

你自家咋不“众建诸侯”呢？你不就是欺负人嘛！

不过到了我这，全变成了你们这帮亲戚缺理。

你们这帮破亲戚是逆天而行，破坏国家的大一统啊！

这种毒草思想实在是要不得！任何打算分裂祖国搞两个大汉的个体与组织都将自绝于人民！

刘彻没有想到，“大一统”的思想不光帮他解决了自家的历史遗留问题，也随着儒家的不断开枝散叶彻底的并至今仍在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还将一代代的继续长期影响下去。

正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但分久必合嘛！”

“国家统一”，自此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巩固的纽带，烙印入了这片土地每一个人的基因中。

董仲舒的第三个思想，也是他最著名的人生精华，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百家讲坛快都给我歇着吧！

想法太多，教派太多，你说东，我说西，他说南，结果都找不着北！

思想不统一，怎么能形成合力！

怎么能让精神文明之花更好的开遍城乡！

都别废话！以后就听我一个人的！

高度的思想统一才能让整个社会变得安静。

正所谓天下大乱，皆因思想自由，言论不一。

如今天下一统，就不能由着社会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最适合作为统治者的工具思想。

所以就独尊你了！

因为儒家从骨子里，是维护君主统治的，儒的纲领是王道，施政为仁政，制度是礼制，治国讲道德。

当年秦始皇，也是大搞统一思想的，但他的那一套，还是祖宗传下来的法家。

法家太冷酷，缺乏弹性。

法家的那一套，就好比拿手直接薅人家头发，容易给人薅急眼了。

但儒家则不同，儒家维护起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比较有人情味，揪人家头发并不直接薅，而是拿推子推。

哪怕最后剃了个光亮，只要没见血，或者脑袋没让酒瓶砸，老百姓们还是能忍受的。

哪怕你表面上披着儒家的外衣，骨子里干的是法家那一套也行啊！

因为**老百姓们总是记吃不记打的记不住统治者们是怎么做的，但总是能被领袖们拿嘴一忽悠就乐了。**

这也是古往今来，嘴把式吃香的重要原因。

哪种方式的统治，其实并不重要，但让人接受的统治，尤其你怎么说，很重要。

甭管你咋欺负人，只要人民接受，只要还能凑合活下去，你这政权就稳固。

儒家则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看似双赢方案的中间人。

儒家帮助对立的两方面，达成了这种默契。

英国的哥尔柏曾经这么形容过好的税收："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儒家，就是皇权的最好拔毛法。

董仲舒后来又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非常应景儿的提出了再次影响两千年的一个纲领："三纲五常"！

董仲舒在他后来的著作《春秋繁露》中，首次的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概念。

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则是五种伦常："仁，义，礼，智，信"。

这并非是董仲舒原创，起源是儒家的开山祖师孔老夫子。

孔夫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然后孔孟一家的亚圣孟子又再此基础上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跨越几百年后，董仲舒则按照他的“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创造性的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

董仲舒是这么解释的，**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

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君，父，夫，这仨的大爷地位就此被正式确立。

为了伺候好这三位爷，董仲舒又指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等一系列关系的基本法则。

遵守三纲五常，就是修养德行的根本来源。

自此，像臣子不服从君王，儿女不孝顺父母，女人偷汉子，朋友之间说话不算话等等统统被总结成为两个字——“缺德”。

“三纲五常”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人的“圣经”，被贯彻了两千年。

它是好思想吗？

必须的啊！

那肯定是！

无论什么时候，儿女孝顺父母，朋友之间讲究信义，夫妻之间互亲互爱互相忠诚这都是普世的价值！

不仅过去两千年，未来再过两千年，这种价值观它还会存在着，并将像每个帝王的梦想那样，真的“垂于无穷”。

“三纲五常”为中国人指明了道路，它让华夏大地，成为了一片德土。

中华文明能够始终薪火相传，连绵不绝，“三纲五常”功不可没。

但是。

我们要说但是了。

万事万物不可太过于绝对。

好思想加入到我们“人生操作系统”后，要把握好一个度。

“三纲五常”由于肩负着为君权主义站台的使命，很多方面太过于绝对了。

比如说，在单位，我们要尊重领导，尊重长辈，这在什么时候都是你职场上必须要尊重的规则。

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领导总让女同志半夜去探讨工作，这就太过于绝对了。

比如说，我们成立家庭，丈夫阳刚点，挑大梁，妻子稳顺点，操持家，这是五好家庭。

但男人说什么是什么，女人就是个充气娃娃，要无条件顺从，动不动还就家庭暴力，这就有些绝对了。

比如说，在家里，我们孝顺父母，以孝为大，以顺为先，这是应该的，爹妈生养你不是天天看你梗脖子的。

但如果你媳妇生不出孙子，你爸爸让你把媳妇轰走你也得无条件服从，这也有些绝对了。

“三纲五常”是好东西，但在为君权主义服务的过程中，很多条款都变味了。

这是一柄双刃剑。

好的一面在于在大多数时刻，它能够帮助我们过好一生。

另一面，却是“三纲们”希望达到的最终效果，是整个社会的无条件服从！

这是与时俱进的新儒家对君主专制的妥协。

妥协的内容很屈辱，一边倒，完全的倒向了统治阶层。

但妥协的好处则是今后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为了让这么好的思想永远占据高地，刘彻同意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此时此刻，先秦百家已经被宣判了死缓。

但还有救。

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段时间一个学说的异军突起，是很容易的。

秦始皇也曾罢黜百家，但道家很快就完成了抢班夺权。

董仲舒作为新儒家的领路人很好的完成了他的使命，真正判下死刑的那个人，叫做公孙弘。

10 年后，时任宰相的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设弟子。

这个看似非常平常的上书，但却影响了后世上千年。

博士并不是现在的最高级别学历，而是秦汉时期的皇帝顾问。

他们并没有决策权和行政权，常常列席御前会议，就是一帮提意见的。

不过这帮提意见的却很有发言权和影响力，毕竟总在皇上身边嘚嘚，谁知道哪句话稀里糊涂就说皇上心坎里去了。

此时，由于董仲舒的前期发力，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罢黜了，皇帝的顾问团只剩下儒家的五经博士。

《诗》、《书》、《易》、《礼》、《春秋》成为了帝国的理论党章。

此时的为博士设弟子，其实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经费，为儒家培养接班人。

这无可厚非，毕竟都国教了，还没点这便利条件嘛！

但这个儒家接班人计划，却被公孙弘赋予了一个裂变病毒的意义。

设弟子，还不仅仅是为儒家扩大学员规模，**这帮弟子成绩突出的，还可以有官做。**

当年的董仲舒，建议设立帝国最高学府机构太学，用最高学历机构宣称儒家的最高地位。

博士不仅是皇帝的顾问，也是太学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他们入学后，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不及格的退学。

人家前面名次的学霸能保送给编制了！

这样一来，董仲舒当年设立的太学，就不仅仅意味着最高学府了，还成为了青年官员的培养基地。

此时大汉帝国另一个当官的途径叫做“察举制”是各地郡守做推荐，将来我们会讲到。

相比于“察举制”，进入太学去读书将来考出来的几率要更高且更容易一些。

所以大批希望当官的年轻人选择了儒家，而接受了儒家教育的年轻人们走上领导岗位后又开始反哺自己得以登堂入室的伟大思想。

博士弟子的名额也由武帝时的五十个，昭帝时一百个，宣帝时二百个，元帝时达到了千人级别，成帝时竟变成了令人瞠目的三千个。

自此，儒家以惊人的裂变速度彻底的占据了学术界的整个生态圈。

从此时此刻，整个帝国的仕途搭出了一个渐渐清晰地轮廓，就是想要富贵，想要做官，是有稳定途径的。

不要再走什么歪心思了，只要努力看这五经，房子会有的，美女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上层与下层之间，开始有了一条虽然很小，但却稳定的通道。

中下层人民有了希望。

希望哪怕小，但仍然是有的，这就很伟大。

有句话叫做“民不患寡患不均”，少从来不是问题，压根没有才叫做问题，不能永远封死别的阶层流通的空间！

既然有希望，就比没有希望强，既然有规则，就比没有规则好。

这一条上升通道，后来在千年后被逐渐演化成为了非常成熟的科举制，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虽然说整个两汉最终仍然是“察举制”在逐渐“豪族化”后垄断了上升通道，直到两晋的“寒门再难出贵子”。

但“察举制”的内核教材，却变成了儒家经典！

你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是评判你学问高低的几乎唯一标准！

这套操作系统垄断了整个市场！

皇权开始通过儒家对知识分子进行收买。

后来宋真宗赵恒在所作的《劝学文》中 写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算是将这层关系淋漓尽致的写了出来。

当一个文明被一种思想长期统治的时候，腐化与僵化也就成为了必然。

当新鲜的血液无法生成，流动的河水无法涌入，这个制度与文明也就无法完成自我革新了。

此后的两千年里，除了中间的两次大乱世外，皇权被越巩固越牢靠，人民的思维被越限制越僵化，直到满清，达到巅峰。

直到 1840 年，英国人打进了这个“老大帝国”。

发现他老眼昏花，沉沉老矣。

思想的禁锢，导致了中华文明除了人性与农业的研究之外，诸多学术与技艺均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发展与推广。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勤劳，灵巧的中国人发明了太多项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第一，也失传了太多让人扼腕击节的伟大遗技。

大基数，高智商，让中国人在偶然的天纵英才下，收益颇丰。

但这些闪光都没有成为体系并传世推广。

逻辑，这个使文明发展能够爆炸的最重要技能却是我们的这两千年，统治者最害怕看到的东西。

不允许你推导出自己的东西，让你读五经的最大目的就是：不得代圣贤立言！

民智则权危。

在公元前 134 年，刘彻彻底的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并付诸于实践。

孔老夫子从此成为了读书人的祖宗。

孔家，也成为了罕见的跨越两千年不断的名门望族。

这么醇厚绵长的年份世界上据说只有日本天皇可以和孔家盘盘道。

我们的大成至圣先师，在当初创造这个学说流派的时候，我相信他老人家本心绝对不会希望自己的学说在未来成为整个中华大地的唯我独尊！

但生命会自己寻找出路！

基因的传承在千百年后，开始慢慢变得对面难识！

谁说孔老夫子不好，我会跟他斗争到底。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但谁说今天的儒家全盘真理，我会跟他掰开这两千年的古往今来。

董仲舒作为那个时代的乔布斯提出了一揽子皇权服务方案，刘彻照单全收的付诸于行动，永远的改变了后世。

董仲舒的这一大堆，是一段大篇幅，但这仅仅是武帝的第一件对后世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举措，后面，我们还会不断地讲述他的诸多惊天动地。

儒家的“新征程”作为刘彻上位后的第一件大事，之所以要下大笔墨写下，**是因为一件宏大工程开工前，永远要以统一思想开始！**

用十年完成百年的工程，永远是“吸天地之灵气，夺自然之造化”！

这种“逆天而动”，不在内部统一思想，根本没戏！

在“天人三策”开始闪闪放光芒后，那件改变了历史的著名阴谋要出场了。

因为这个阴谋，引出了整个时代的一连串连锁反应。

刘彻没有想到，他的翅膀一震动，一个个巨大的风暴开始接踵而来。

公元前 135 年，也就是窦太后刚刚过世的那一年，匈奴再次派出使节朝汉朝要姑娘，往常的做法就是汉朝找个宗室的公主或者随便找个宫女嫁过去再搭上些那边造不出来的刚需产品就完了。

但这一次，刘彻的反应很不寻常。

他把这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惯例拿到朝堂上来了，让大臣们议一议。

比较敏感的人马上就听出意思来了，官任大行令（职责类似于外交部长，最早称典客（著名关门者刘揭当年的工作岗位），景帝时改称大行令，武帝后期改称大鸿胪，属九卿之一）的王恢站了出来，说道：我老家就是燕地的，而且我还为祖国戍过边疆当过边吏，对这帮胡虏算是比较了解了。

这帮蛮夷们，每次和亲，满足他们的条件，往往也就让他们老实几年，这帮匈奴人总是背约入侵，不如这一次给他们来一家伙，让他们知道知道咱的厉害。

思想很前卫，好几十年没人敢提了，但御使大夫韩安国则再次向刘彻阐明了之所以他祖宗们要忍这帮野蛮人的道理：与匈奴为战，跨越千里，难以获利。

匈奴居无定所，迁徙不定，你总是逮不着他，他呆的那破地也长不了庄稼，他们部落的人都是史前文明，跟傻子一样，但全都四肢发达，你根本惹不起。

不管是得了他的地，还是抢了他的人，咱们都没有什么好处。

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疲，更何况压根就百害而无一利。

大臣们纷纷附议韩安国的说法，刘彻看到了反对力量还很强大，于是作罢，再次和亲。

不过刘彻并不是那种糊涂蛋，用不着韩安国给他背账本他也知道打匈奴是亏本买卖。

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想搞他呢？

欺负了我们这么多年，我就是想跟他死磕呢？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是没错，不过我这穿鞋的打算也光着脚，但脱下来这鞋却是打算扇你脸的呢？

公元前 133 年，再起波澜。

雁门郡马邑的一个土豪聂壹通过王恢上书刘彻，匈奴刚刚和我们和亲，没有什么防备，如今如果我们要是以重大利益来诱惑他，让他们深入国境，咱们部下埋伏，必定可以永绝后患。

这显然不是一个业余爱国军事爱好者能够提出来的建议，背后必定另有其人，而且即便是这个土豪的爱国诚意之作，理论上也只会成为垫桌子角的。

你谁啊？打仗这事轮得到你说话？

不过刘彻将这个爱国请战上书再次摆上台面，令各方面进行讨论，而且这次，刘彻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

刘总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

唇枪舌剑再次在主战派王恢与主和派韩安国之间展开。

韩安国还是老一套，匈奴人家都是骑兵，来去如风，居无定所，你压根找不着人家，但人家想骚扰你就骚扰你，他们压根就不从事生产，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恶心所有生灵，如今我们不远千里空国而去，压根就没有必要。

王恢则说：如今以中国之盛，拿出百分之一的实力就完全足以灭了匈奴了，况且这一次是诱敌，不往远处跑。我们大军设伏合围，哪里会有什么风险！

双方你来我往，往复三次，你说匈奴不好打，我说匈奴就是个屁，唇枪舌剑引经据典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刘彻拍板了：都别吵吵了！给我打！往死里打！朕要彻底灭了这帮蛮夷！

王恢是个热血的爱国官员，这一点非常值得尊敬。

但他作为武帝的第一杆枪却着实有些可怜。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窜动这事是个什么分量！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御使大夫韩安国说的是成本思维，外务部长王恢说的是外交面子，而且从没有当过家的王恢张嘴就来，抛出了"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即足以致胜"的荒唐言论。

他肯定没有深深地研究过战争的成本，"日费千金"这四个字是区别战略家与业余军事爱好者的最好考量。

很显然，王恢是个业余票友。

这个业余票友其实并没有啥意义，因为背后是猛男刘彻想打。

刘猛男非得打匈奴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和亲比较丢面子。

第二，这帮王八蛋隔三差五的让老子丢面子，臭不要脸还没完没了！

第一点关于面子问题，产生情绪很正常，谁家也不愿意总往别的老爷们那送女人。

但第二点，刘彻其实有点冤枉那边的匈奴大书记了。

草原书记军臣同志人家心里其实也不想没完没了的臭不要脸。

他那也是没办法。

这就要说一下草原的权力结构问题了。

中原政权一般骂草原土匪时有一个保留曲目就是：尔等蛮夷，贪得无厌，反复无常，臭不要脸。

每次翻脸的情形基本都是类似于嫖客被仙人跳勒索 N 次后最终急眼了！

我是手里有短攥你手上！

可你咋特么还没完没了了！

你隔三差五就勒索我一次！这帮野蛮人跟狼呆久了真特么成喂不熟的畜生了！

谁也别过了！

甭管多费劲了，我还是跟你鱼死网破吧！

其实古往今来的刘彻们在大骂的时候，对面流水的军臣们也比较无奈。

他隔三差五的找你张嘴，时不时还要抢你一家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这关系着他政权结构的生死存亡。

要是要不来钱他这买卖就该散摊子了！

当年草原的第一任老书记冒顿先生牛起来后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那么冒顿书记是否有中原那边第一个完成统一的嬴政书记那样的权威呢？

差的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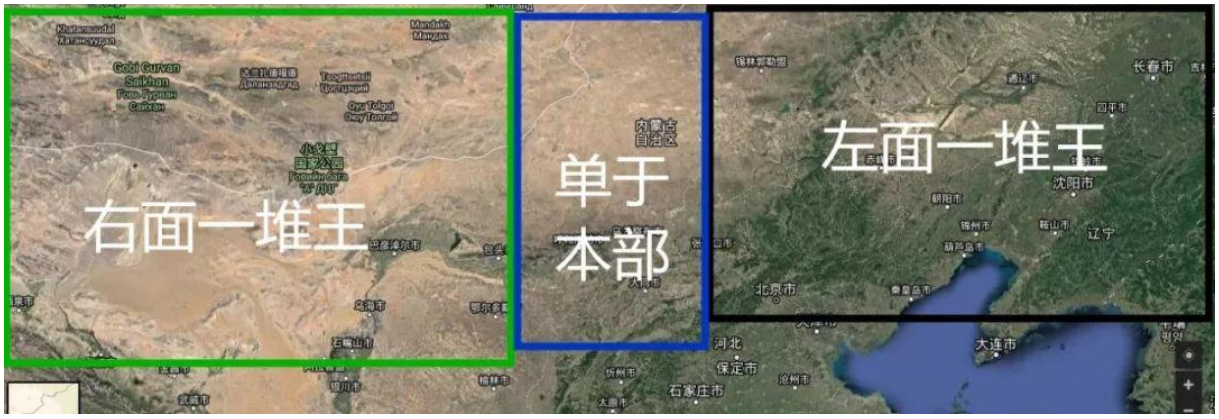
看一下匈奴的官僚结构。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

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类似于中原的封建邦国制）

诸大臣皆世官。（贵族可世袭）

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
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
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



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虽然松散，虽然游牧，但各有各的地盘）

匈奴那边的政治结构，其实进步到冒顿书记时，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撞天花板了。

为啥匈奴帝国进化到“邦国”阶段就再也突破不了呢？

俩原因。

第一个，因为游牧生活的不可控变量太大。

有句话，叫做“家财万贯，喘气的不算”。

这是形容养殖业的一句话。

一场大规模的瘟疫，你的所有财产就全完了。

在两千年前的草原，情况只会更复杂。

游牧民族要面临着干旱，瘟疫，雪灾，异族入侵等等不可控的因素。

老天爷的自然之力其实是决定一个游牧民族兴亡的最关键因素！

而且游牧民族的全体成员经历天灾的概率是很高的。

中原民族一场顶级大雪不会造成多大的伤亡。

但游牧民族一旦碰上数十年一遇的大雪整个部落就将遭到灭顶之灾！

大雪会给草原盖上好几米的大被子，会压塌最坚固的帐篷，会冰封所有的牛羊，所有的牲畜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刨不开厚厚的雪坑去吃草。

草原上一旦闹白灾（雪灾）了，整个部落要及时根据经验随时准备去调整到避灾草场。

什么时候动身，集中多少牛马去前面趟雪开路，这都是需要每一个部落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在这里，不仅仅是外行指导不了内行了。

哪怕都是行家，你外地的也根本指导不了本地！

你知道我们这里哪个草场背风势高能逃活命？

你知道一片白雪皑皑中哪里是能走的生命线哪里是必死的雪湖？

每一个部落在天灾面前都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对自己部落的生死存亡负责！

每一个草原上的战士都要肩负起自己家庭的生死存亡！

这样的生活组织形式也极大的促进了本部落间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每一次天灾到来，都成为了本部落间强化从属观念的好课堂。

天长日久下来，每一个部落的首领对自己的部落有着极高的权威。

天灾的利剑高悬也就意味着，你大单于甭管多牛，你根本掺和不了一个个具体部落的意志和运营！

第二个，税收成本和难度极高。

你去中原收税，地跑不了，种地的百姓在村里住着也跑不了。

所以，你税收的成本就不高。

一个基层官员可以把一个村的税都收上来。

除了给这个官员发工资和沿途的耗费外，大量的结余运到首都都是皇家的利润。

但你去草原征税，你就发现税收的高昂成本和困难程度将让你入不敷出！

你派一个基层官员去一个部落征税，你到那看到的就是十只羊和一群妇女老人。

结果你刚走，十万只牛羊和一万匹马就在一千个草原小伙子的驱赶下回来了。

物资人口流动性强，这是草原政权的第一个税收难度。

你征不着税，中原王朝把商人排在四民之末也是这个原因。

你家底我摸不透！

第二个，你征不动。

你派官员去部落征税，你甭跟我藏着掖着！我就要你部落出 1000 只羊！

人家根本不会理你。

凭啥要给你！

你要是想暴力征税，人家草原同志们可不是中原的小羊羔。

人家会暴力抗法！

你只能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来保证你的征税能力。

但你大规模武装来了以后人家部落就会同仇敌忾跟你开战了。

这就变成了战争，而非征税了。

所以说，草原政权的征税，更类似各个加盟部落集体贸易时被大单于的抽头以及力所能及的“贡”。

而并非“征”。

所以，**因为财产、人员流动性高且难以计算，大单于对于麾下每一个势力并没有办法像中原政权面对定居栽种到土地上的中国人那样盘算清楚。**

也因此，**大单于不可能指望税收养活出一个庞大精细的官僚机构。**

综上两点。

残酷的生存环境导致的部落高度自治和**税收的难度导致的无法产生中央官僚系统**使得草原政权的统治是以**独立的各部落为一个个小整体层层传导至大单于那的。**

这就回到了类似于中原邦国阶段的诸侯——大夫——士——百姓的节奏了。

只不过到了他们那，是王——千长——百长——什长——部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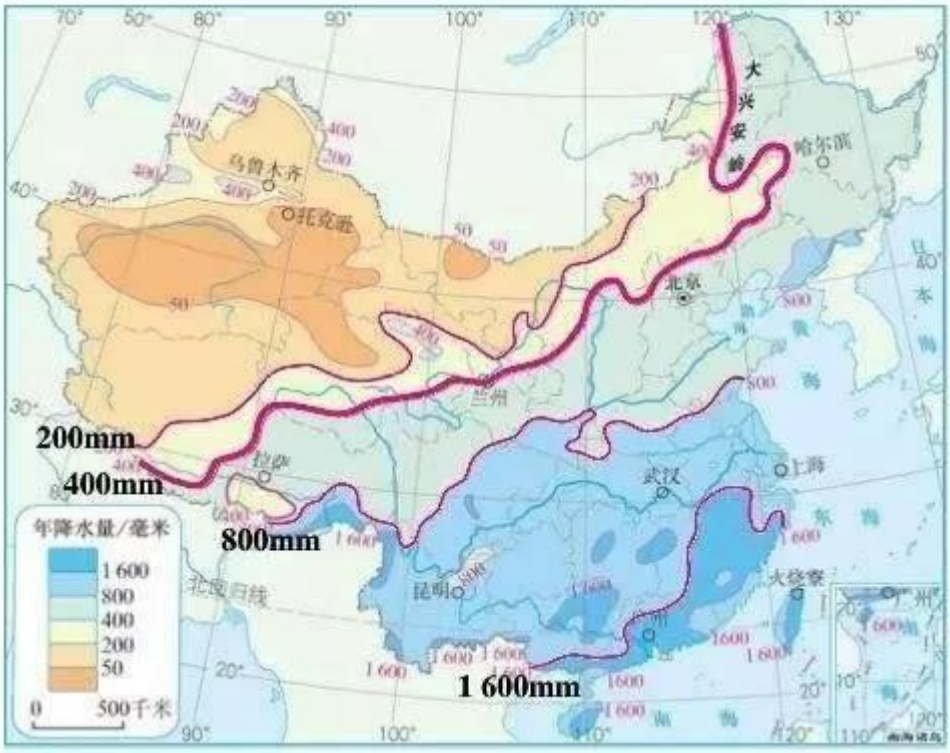
各自部落里的战士们也只有原部落的首领甚至自己的上一级才能指挥的动！

所以，类似于中国的“邦国”制度，已经是草原权力结构的天花板了。

“邦国制”是天花板是草原政权的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草原政权从基因中，就带有着抢一把的本能冲动。

这是 400 毫米等降雨线。



400 毫米的降水量，是决定你农业文明能否发展起来的硬性起步线！

降雨每年达不到 400 毫米，根本无法完成农业的完整种植周期。

这也就意味着上图红线之外的地区只能长草从而进行游牧。

为啥要叫“游牧”而不是“畜牧”呢？

因为脆弱的降水量，草原的土地禁不起摧残，放牧时必须打游击，总在一块地方啃没俩月就啃秃了！

只要一秃草场就会沙化！

沙化再复原就得经过数十上百年！

草原脆弱的生态环境，也导致了草原政权在文明进步上先天性的有着巨大短板！

文明的发达程度跟一个民族对于能量的使用有着极大的关系！

总说游牧民族自己造不了东西，为啥呢？

物质文明向前推进，有四个极其重要的支柱条件。

1、需要人口密度（提供社会分工）。

2、物质保障（大量的剩余粮食养育分门别类的学者和工匠）。

3、能源原料和技术（森林煤矿和冶炼技术加大能量的使用规模和效率）。

4、互通有无的商人（帮助文明快速交流和迭代）。

缺一不可。

草原因为贫瘠的降雨和总日照量的短缺导致它本身产生能量的能力和多雨多光照的中原比起来就是天差地别的！

获取能量上能力的巨大差距也使得草原在推进文明升级上，上述四个关键点中一个也提供不出来。

没有人才储备，没有原料能源，没有技术支持，草原生育率还被游牧生活搞得并不高（夭折率高且养活不了密集人口）。

也因此，不要说丝绸这种高级货了，即便锅碗瓢盆这种低级货，草原上的部落也是做不出来的。

做不出来，就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抢。

无论是贸易，还是抢，都标志着草原民族天生是将商品与利益摆在第一位的。

再加上放牧经济所生产的产品（牛羊马）品类太过于单一而且是中原民族的非必需品，你贸易时还容易被砸价。

但抢劫的成本跟贸易比起来，却几乎是多快好省。

所以，很多时候，抢一把以草原民族在本能中的冲动。

再来看一下草原引以为傲的军事力量。

草原的军事力量就是他的全体人民。

史记中是这么描写的（不列原文了）：

小孩子能骑羊，拿小弓射鸟鼠。

长大了就骑马，射狼杀人。

所有成年人全都能弯弓上马，打起架来顺利就蜂拥而上，风头不对就赶紧扯呼，从来不因为这个犯面子问题。

真到了分战利品时，壮年吃好的，老弱吃剩下的，从来没有尊老爱幼这一说。

作战时，大功者不过领导赐一杯酒而已。

所以匈奴人的战斗，人家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

看到了有利可图，如鸟之集，看到了困败难敌，则星云散。

我的战争利益，不过是抢那点东西。

抢东西，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下去，领导们扯不实际的问题就调动不起我的能动性。

我也分不了地，得不到草场，我为啥要为你去豁出命呢？

在匈奴的法律中是**“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谁把战死者带回家乡，谁就继承死者的家财。

所以人家匈奴那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这条命！

可特么得好好活着，要不老婆和牛羊就都是别人的了！

综上所述，当时匈奴帝国的政权特征就可以总结出来了：

1、上千年来，草原民族巨大的掠夺性跟他的生存环境有着极大的互相塑造关系。

2、部落间力量很松散，类似于中原的“邦国”制，大单于的力量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天灾”和税收能力，“邦国制”是草原政权天花板。

3、匈奴人从个体上就看重利益且惜命，这也就意味着草原上形成一个庞大政权是并不容易的。

这三点大家有个印象哈，**之所以大篇幅总结出这三点是为了方便对照后面汉匈战争的许多行为逻辑。**

那么为什么像冒顿单于这种顶级杀神领袖却可以将基因里就松散的整个蒙古高原凝结成一个拳头把刘老三困在白登山上骂大街呢？

人家这“邦国”咋比你这“郡县”还好使呢？

因为人家冒顿书记完美的解决了两个阶段的利益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一阶段，统一草原能以战养战。

冒顿这人牛 X，有猛又狠，武力值爆表能打仗，去草原上抢劫消灭别的不服民族（东胡、月氏），这就是在利益上引领着本集团下的各部落共同致富去抢别的种族。

各部落加盟冒顿去进行轰轰烈烈的草原统一大业类似于组团去北京深圳抢房。

第二阶段，统一草原后人家冒顿能从刘邦这要来长期饭票。

“和亲”输血，给了匈奴帝国维持这个“邦国”体制的物质运转基础。

别看我发展不出中原那边的官僚体制，但我有足够的利益让所有的部落来我这拜码头认大哥。

自冒顿后的匈奴单于们，更像是一个领完保护费后分发给各堂口堂主的总舵主。

各堂口拿到生活必需品后，下发到部落维持正常的生活与发展，并给大单于进贡马匹牛羊等产品并服从领导的号召调遣。

匈奴大单于再动不动的召集各堂口组织几十万骑大游行，示威汉朝要更多的筹码去维持自己的“邦国”统治。

这就成为了一个正循环。

所有的部落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聚集在了以大单于为中心的匈奴帝国周围。

所以刘彻面对的匈奴大帝国，是一个堂口众多的飞车大帮会。

大汉“和亲”的这口奶，是此时此刻匈奴立国的重中之重！

所以匈奴单于才会隔三差五的往你这臭不要脸来。

那么有一个比较朴素的问题来了。

为啥匈奴的小部落们要去投靠大单于去进贡分赏呢？

你自己去跟中原贸易或者自己组织抢劫不是也一样嘛！

不都是飞车党抢一把就跑嘛！

你认他当大哥还得受指挥，被盘剥。

你自己抢的东西那完全就是纯利润啊！

这个时候，我们始皇帝时代留下的一个最大的坑终于登上历史舞台要被填平了。

继能带来利益后，冒顿这个猛人能够成为第一个统一草原的“始单于”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开始浮现出来。

草原“抱团”的外部原因出现了！

伟大的长城！

终于轮到我们的民族符号，长城了。

上来就说长城有多伟大，它的作用是啥并不符合咱们这个专栏的套路。

伟大的工程总是值得去说它的来龙去脉的。

咱们更关心的是，长城是咋样一步步出现，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

今天我们一提到长城，印入脑海的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这都是明长城，而且大部分还都是东北部拱卫首都的长城。

实际上，最开始的长城并非如此。

咱们印象中的长城，都是青砖砌墙铸成的。

那属于造价很高的筑墙办法了，仅能供重点地带使用，大部分地段还是就地取材的

最早的长城其实是夯土墙和碎石墙。

远没有那么高级。

咱们要从长城的出生开始说起了。

最早的时候，在中原大地上，所有的民族都是狩猎采集为生的。

在大约在 7000 年前左右，农业技术的文明之光开始闪耀出现在我们的母亲河流域。

后来，农业文明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发展与进化，随着工具的成熟和高产谷物的成功驯化，农业耕作相对于狩猎采集的优势出现了。

就是农业耕作收获的谷物所带来的能量，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且更耐储存。

养活一个农耕家庭五亩地就可以了，养活一个游牧家庭则需要五千亩草场。

这两项优势，使得农业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两个优势。

1、单位土地内养活的人口越来越多。

2、物质开始出现结余并能够长期储存。

这两个优势又带来了两个巨大影响。

1、人口数量开始迅速增长，社会分工的条件出现了。

2、人类抵御天灾的能力增强了。

这两个影响，使得农业文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伟大进步体制。

因为这标志着人类文明开始确定性的走向正循环！

也因此，所有的村落与部落，都要向农业文明靠拢，都要放下采集狩猎的老思路，去拥抱更辛苦但更稳定的农耕生活。

因为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你不得不的问题。

如果你拒绝拥抱新生活，你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竞争问题。

落后就要挨打，你的地盘会被别的农耕文明吃掉！

农耕文明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人口和武器，人家会欺负你乃至消灭你。

因为采集狩猎根本养活不出和农耕文明一个数量级的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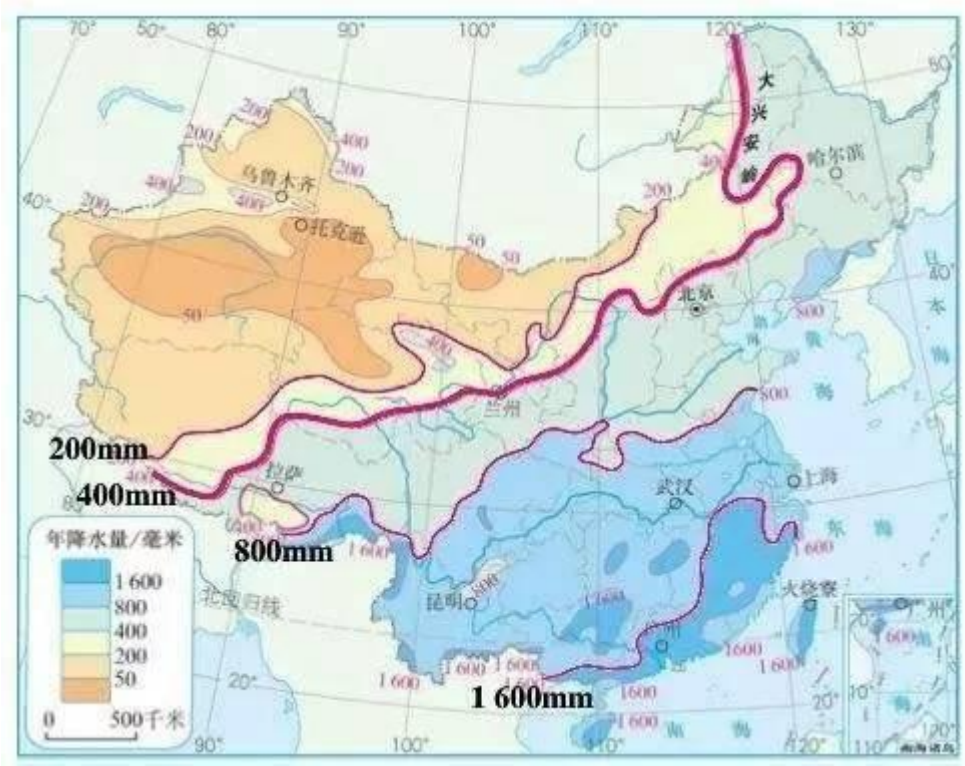
即便你部落战斗力爆表，但在冲突与战争中，你很难长久面对数十倍于己的对手和远远多于你的武器。

而且对面这帮人占住了你的地就不走了，采集狩猎的部落因此开始被渐渐蚕食。

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开始发力，许许多多的村落与部落在农耕文明的发展与推广中选择了妥协和拥抱，农耕文明开始在中原大地普及。

直到农耕文明由中原辐射到了北疆。

也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 400 毫米等降雨线。



农耕文明发现，再往这条线的北部推进，农耕文明的那一套公式就不管用了。

因为降水和温度（温度也很重要，参考西藏地区）达不到作物生长的要求，尤其是降雨，是决定农耕能否进行的唯一硬性标准。

农耕文明拓展到这里，就拓展到头了。

游牧和农耕的天然分界线也就因此产生了。

我们的教科书总是说我们的老祖宗多么多么的聪明，打造的长城恰巧就在 400 毫米等降雨线上。

实际上，哪里会有这么恰到好处的顶层施工设计啊！

都是自然进化与摸索出来的结果。

自然条件局限后的农牧分界后，慢慢生活方式造成的军事差距也开始出现了。

农耕那边的财富总量日益增长，社会分工日益深刻，人们在日渐变得所谓的文明（有空吃饱了思考扯淡不用再天天面临生死存亡了）。

草原那边基本原地打转，继续与天斗与地斗与牲口斗其乐无穷。

两个文明交流基本上是根据自己的特产互通有无，你卖锅碗瓢盆，我给你牛马羊奶，这样本来是可以把日子就这么过下去的。

但是，老天爷注定总会有过不了这种日子的时候。

我们之前说过，天灾是横在游牧民族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

一旦草原闹灾了，游牧民族的牛羊产品大减，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就不得不南下讨生活。

没本的买卖这就只能抢了。

天生的战士属性和随身小摩托使得游牧民族在面对农耕化了的中原民族时，抢一把的成功率和收益率极高。

人家抢完后，带着财物飞车跑了，农耕民族这边则面临着打不着的郁闷。

因为没有马。

说到这里，要简单说一下，为啥中原没有马。

总说中国产马的地方一个西北一个东北，为啥别的地方不产马呢？

不是说咱条件不行，是因为马这种牲畜极其败家！

论口感、出肉率、产仔率以及毛皮的商品属性比不上牛羊。

论运输能力以及动能转化到庄稼上的力量更是被牛拉下好远。

论脾气更是跟牛羊没办法比。

一般我们形容这人脾气不好时爱说人家属驴的，其实马一个德行，还特么不如驴了！

马爷牛 X 起来时连狼都不敢惹。

唯一的一个优势就是军事上的，人家跑的快。

如果说仅仅这样，每家养匹这种奢侈性的宠物当摩托车使其实也是可以承受的，最早中原大地上在狩猎采集时代也是都有马的。

但时代一旦变了，马这种生物就不能忍了！

因为马有一个最不能被农耕文明忍的巨大缺点。

这货是个直肠子，能吃，能拉，粪还添乱！

一般我们养牛羊，白天放牧几个小时后就可以圈回来了，人家不用晚上加餐就能贴膘，自己好几个胃，能反刍进行食物再吸收，拉出来的粪便还是好燃料和好肥料。

所以养牛羊在农耕文明这还是被普及的，只不过是圈养而且数量没有游牧民族那么大。

但马这货就不一样了，这货一直吃，一直拉，一头一尾从来不闲着！

有句话叫做“马不吃夜草不肥”，就是说马这货得特么连轴转的吃才能胖。

你能吃就算了，更可恨的是，马粪酸性还大，不仅不能起到好肥料的作用，还祸害地！还特么随时随地的各种拉！

一句话来形容，这货的能量转化水平极低还特么糟蹋土地！

养活一匹马的草场大约能养活几十只羊，看看人家喜羊羊多么可爱！

而且马如果你想骑的话，是需要煽的（宫刑），不然马爷那脾气您根本上不去，轻轻松松踢死你。

必须要在小马两岁的早春左右实施宫刑，随后还要有专业的遛马等一系列恢复手段。

这就意味着为了让你能被骑我还得专门派个劳力去伺候你，我那地咋办！

再说田间地头就那么两步道，谁家特么骑马下地干活啊！

所以不是说中原不能大规模养马，而是谁家也不至于败家到大好的土地和人力去养这么一帮败家玩意！

道理换算到游牧民族那其实也一样，**他们也不愿意养这货，只是没办法，有打狼和迁徙以及放牧的刚性要求。**

游牧民族养马群时也是由马倌将马群赶到草场不好的地方去单独管理的。

好草地要给牛羊吃，不能便宜这帮赔钱货！

一个刚需，一个非刚需，也就导致了在中原，马开始渐渐绝迹，而草原却仍然“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

马，也因此成为了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最关键军事不平等资源。

那么，**两个文明间的矛盾就变成了摆在农耕民族面前的一个成本问题。**

咋样应对草原飞车党们！

最直接的办法，也找块地，养上马，然后组织起骑兵，训练起来，随时准备应对草原飞车党的抢劫。

一扒拉算盘，这活儿没法干。

1、养马糟蹋地，养骑兵糟蹋钱。

2、规模和培训的成本太高，如果想对战从小就长在马上的匈奴人，你的骑兵部队只能在数量上大规模的压他一个数量级，才能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和战斗效果。

中国队踢巴西队，你得上 20 个，那帮巴西人才不敢上场。

活活吓死他。

但你要是真这样干了，你就被人家从成本上拖死了。（极个别也有拖不死的，比如目前在位的猛男领导）

智慧的华夏民族开动起了脑筋，发现出了游牧民族抢劫的一个关键点。

马！

你牛 X 哄哄了半天不过就是因为你特么有马嘛！

我让你的马过不来了不就完了嘛！

想通了这个环节，农耕民族就开始在农耕游牧分界线上，根据地形在一些必经之路上修建起了一道伟大的墙，并设立了警戒烽火台和通往内地的驿传等“雷达”系统。

最开始的长城，基本上都是在平地上起来的墙。

一般是就地取材，直到北魏之前，长城基本上都是版筑夯土墙为主。

很明显，这道墙拦不住你，你蹬腿能蹦过来，但你的马爬不了城墙。

你随便进，你没了马就是个渣。

那么，游牧民族可以毁掉这座墙啊？

没问题，但代价很高。

不要以为土墙就好欺负，具体施工我就不说了，总之工程质量棒着呢！不比石头和砖差到那里去！这墙的最大对手是时间老人。

从这上面打开缺口是需要巨大如撞锤的专门工具的。

但这又是你南下抢劫时所根本不可能带的。

那么，即便你带了，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开了这道墙鱼贯而入。

这个时候，长城继阻拦后的第二个功能出现了，**它会迟滞你的入侵。**

这中间的功夫早就被一道道预警系统传到了中原内陆和沿线长城。

人家可以从容的坚壁清野让你扑空并调人来堵你。

李牧先生就是这样让匈奴人十多年连根毛都抢不到的。

所以匈奴人在看见这堵可恨的墙后，第一反应是看看哪里还没建墙吧。

这就类似于找还没有海关的地方去武装偷渡一样。

这就苦了边境线没有建墙的地方百姓，也因此，**所有边境沿线的政权与文明都开始了军备竞赛般的建墙。**

你不建墙所有飞车党就都涌你这来了。

也因此，边墙开始渐渐的连成了一片，变成了我们看到的长城的前身。

在这里，要和大家解释一下，长城的经济属性。

看上去特别费钱，劳民伤财。

实际上，太特么省钱了！

它实际上是在很长的时间纬度中极大的降低并摊薄了中原政权的军备开支。

长城的出现使得游牧民族开始要面对突然升级的巨大军事威胁。

哪怕你再牛，你进入长城都需要毁边墙或者攻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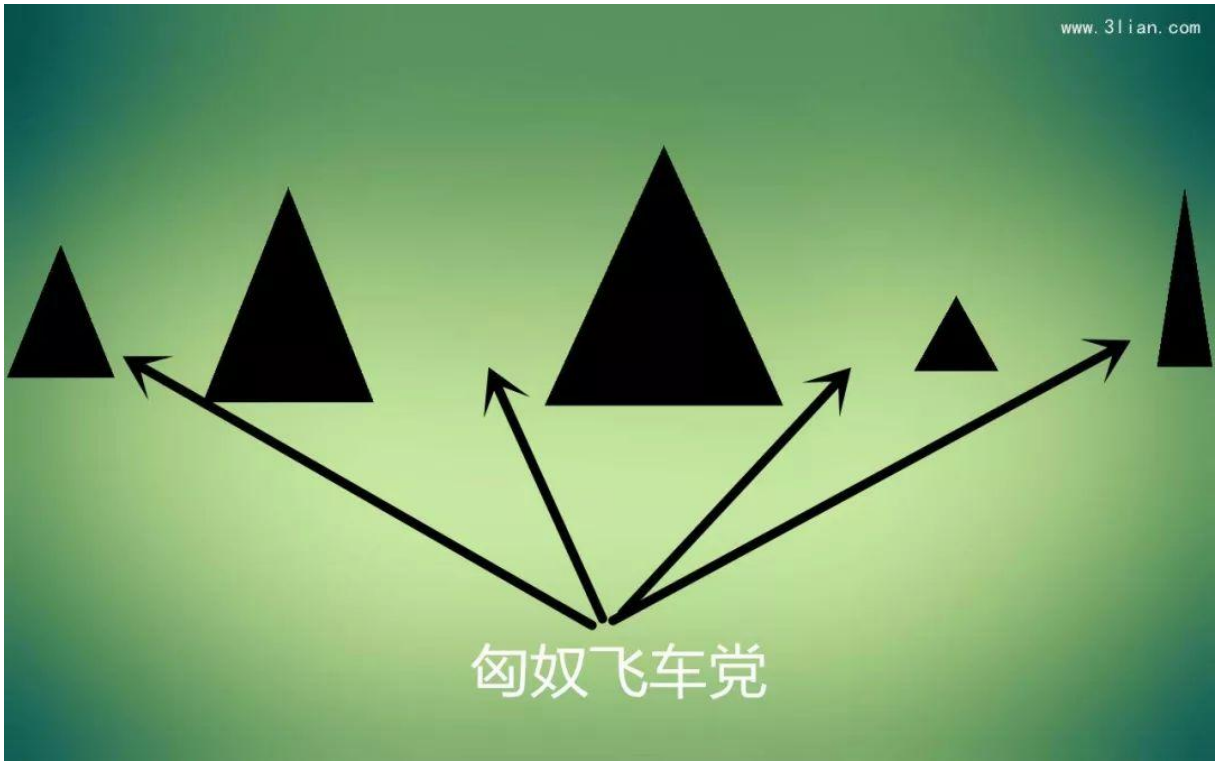
那么这就意味着你是从这个点进来的，你也将由此出去，你抢劫最重要的是时间和效率，你很难再毁一道边墙。

这就有一个巨大的隐患，你很容易被人家步兵依托长城堵住归路包了饺子。

中原民族则极大的减轻了军备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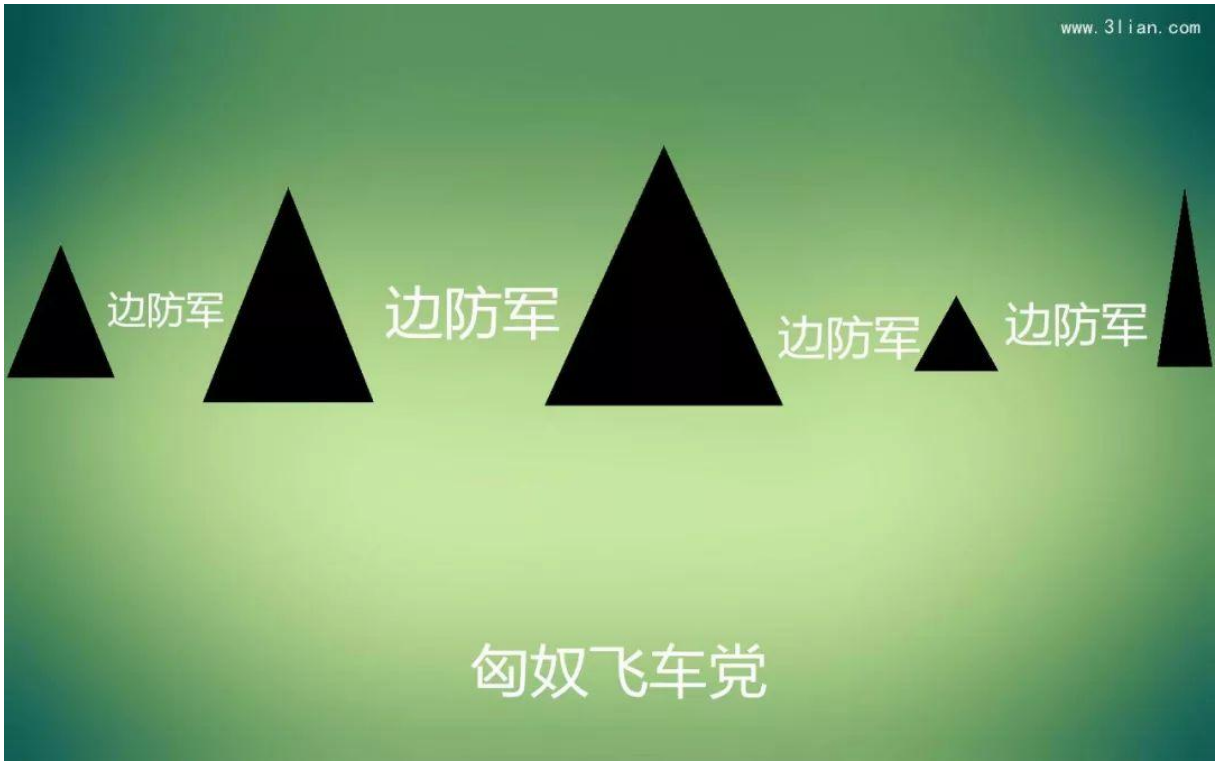
因为这就变成了你可以随便进入长城，但我有烽火台的雷达系统可以让你空手而归，而且你还得提心吊胆怕我回头堵死你！

举个例子，过去没有长城，人家可以从四个缺口随意穿插。



甚至可以轻松连抢你四个地方。

你如果想要警惕这帮抢劫犯你就得四个地方全部准备一支强大的力量去进行警戒，因为你没有马，补位能力不强。



这个成本就太高了。

但长城建立起来后，四个地方没必要驻军了，而且对骑兵的要求也没什么压力了，牛 X 你就进来。

因为你仅仅是打算防守，并不打算追出去，你随便进，我只要保证在你抢劫逃跑前堵在你归路即可。

一支游走在长城边境的正规军就能满足安保任务了。

也因此，长城开始被彻底连成了一个整体。

过去在崇山峻岭上是没必要也联上墙的，但现在的意义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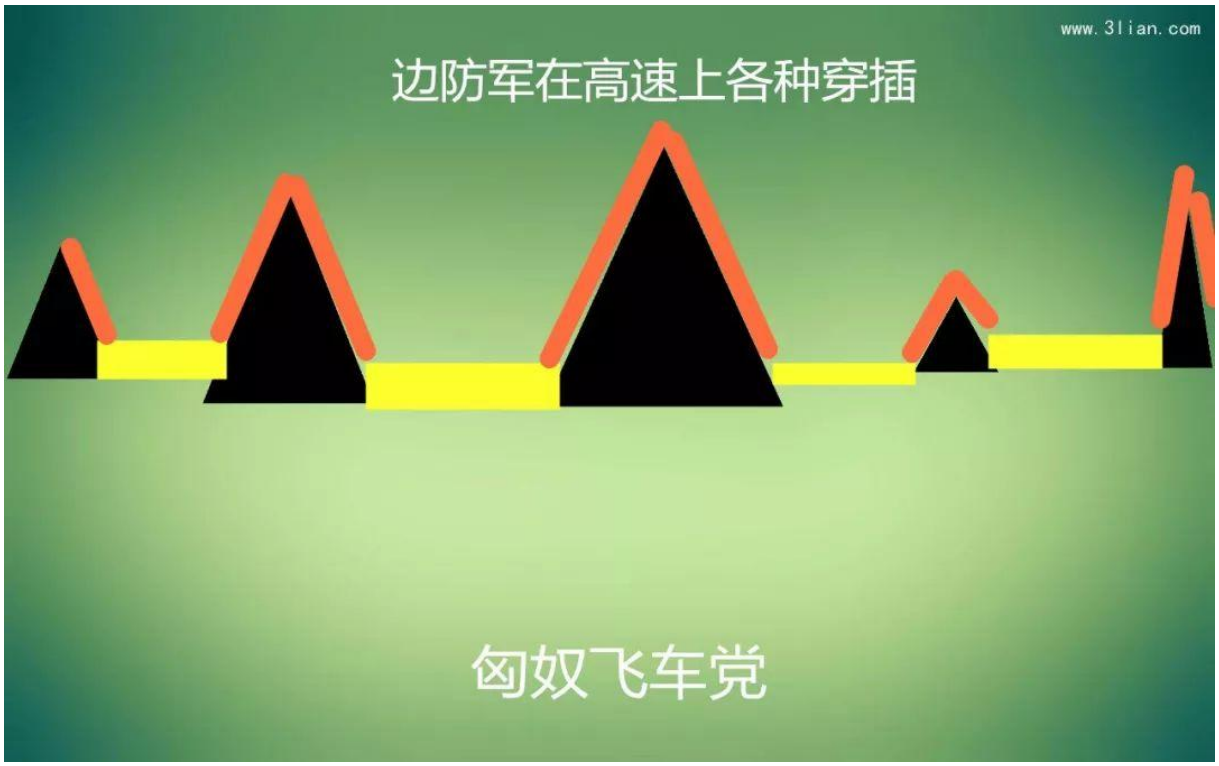
长城变成了一条高速公路。

西边山头发现军情了，东边山头的军队如果想要过去，过去需要绕山，这工程量就大了，你得蜿蜿蜒蜒的下山，再曲曲折折的从山下穿行。

唐僧师徒非得过地狱难度的狮驼岭就是因为这岭太特么大了，唐长老没法绕！

如果你指着绕山去支援的话，烽火台那就是个摆设了，因为等你绕过去人家早特么跑了。

但在山岭中建上高速，那效果就不一样了。



边防军可以迅速走长城高速支援过去。

你那边刚刚毁坏边墙，我的边防军已经赶到开始依托长城工事布防怼你了。

今天我们经常看到崇山峻岭中的长城修的跟景点一样豪华，之所以要废这个劲，是因为要达到迅速运兵的效果。

各地的驻军在收到烽火报警后，要迅速通过长城向出事地方集结。

长城这条高速公路，只能走步兵，没法跑马，天生就是只能中原民族使用。

所以我们能看到“九门口长城”这样在水上建的工程。

也能看到大榛峪野长城这样鬼斧神工的。

废这个劲，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起到快速集结的高速公路效果。

一旦长城开始联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时候，普通的草原小部落在中原人眼中就不叫个东西了！

因为你小规模的入侵非常容易被边防军甚至当地地头蛇武装堵死归路。

因此，**突然出现的连成了一大片的长城也开始倒逼游牧民族进行自我进化。**

进化的方式是什么呢？

只能抱团！

你一个五百人的小部落，想要打破长城并进来抢一把的危险性开始变得极高。

因为你一旦开始攻打要塞，摧毁边墙，边境的烽火台和伸往内地的驿传就会以每昼夜数千公里的接力速度把你的入侵规模（有入侵规模的信号规则）传遍整个边境并被内地的统治者知晓。

这个时候，你大可以继续毁边墙而入，但等待你的将是坚壁清野的百姓和及时赶到堵缺口的边防守军。

小规模的部落将再也无法单独行动去南下抢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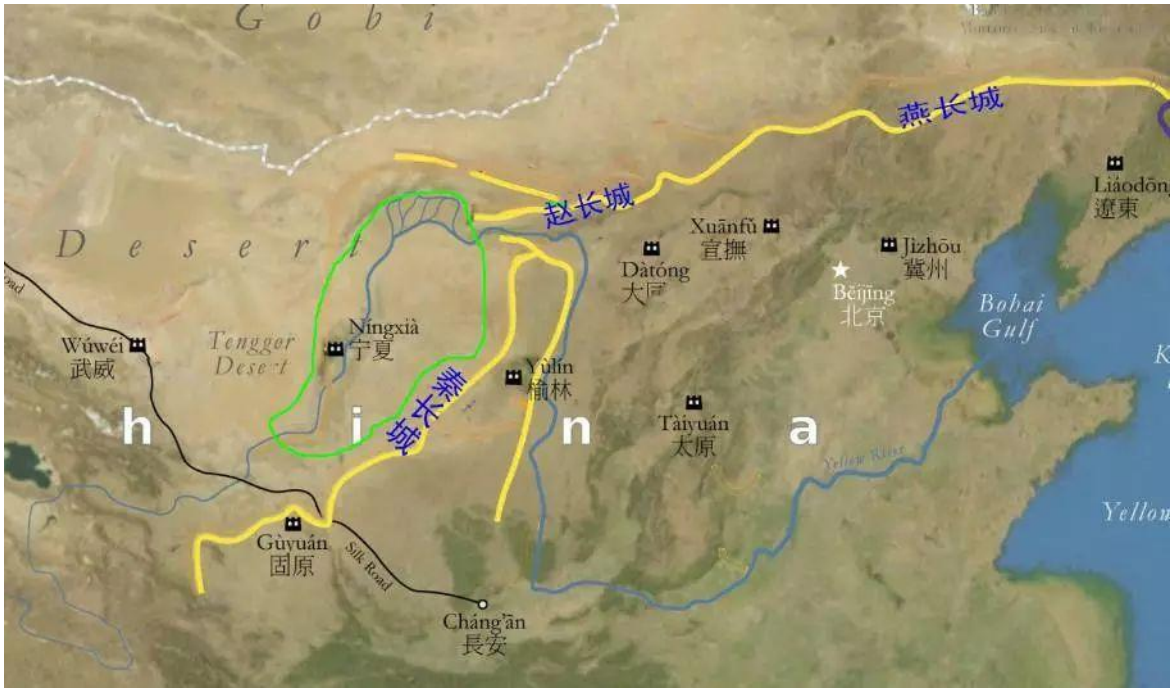
必须抱团了！

只有抱团你才具有资格再进来抢一把！

这就相当于农耕民族的边防军是两万时，最起码你游牧民族南下抢劫也得是这个规模了，真被堵上了才能杀出去。

是长城，开始倒逼草原民族抱团成一个大的“邦国”性质的政权。

到了战国时期，我们看到了，有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



而这个时候，草原上也变成了几个较大规模的草原种族了，匈奴，东胡，楼烦，月氏等等较大规模的部落林立在草原上。

再后来，楚汉争霸时期，猛男冒顿统一了草原，但非常神奇的是，这么一个偌大的草原居然此后并没有再分裂。

你这个松散的“邦国”体制应该更加容易合久必分啊！

散不了摊子了。

因为对面的前辈嬴政书记早已经统一了中原，并整合了整个万里长城。

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静卧在北疆的蜿蜒巨龙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整体！

也因此，除了军事压力外，最开始并没有预料到的长城对草原民族的第二个衍生出来的关键影响也开始显现出来。

恐怖的经济封锁。

当年，在长城开始修建后，对游牧民族的经济封锁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草原上的部落发现，在双方没有战事时，你也没办法南下贸易了。

由于很难再通过正常手段去获得很多生活必需品，也就更加加剧了草原上的抢劫之心。

游牧民族因此也如前面说的那样，因为长城的军事威胁抱团组成了更大的军事体。

这个军事体，实际上也是贸易体。

而中原政权那边，也由于长城的出现，垄断了商业贸易的渠道。

但资本是逐利的，长城的出现使得南北的贸易出现了巨大的利差也因此催生了很多走私商团。

长城间的边防军日常巡查有两个关键任务。

一个是巡视长城的工程质量和敌情。

另一个就是打击本国打算走私的商人！

长城不仅防外人，后来更变成了防自己人。

一旦中原开始垄断商路，游牧民族你再想跟我贸易，就得看爷的心情！

两个文明间，在不剑拔弩张的时候，政权之间也开始谈判。

你们长城建起来了，我们知道你们牛 X，咱们还是贸易吧，现在我想做个好人。

我出牛羊和你们稀缺的马，你拿你们的盐铁手工业产品跟我们换。

这就形成了政权之间的大宗贸易。

草原上的小部落不能搞自主贸易了，必须要把自己的商品集中到盟主那边，由盟主统一前往边境互市。

俩原因。

第一，你最紧俏的商品是战马，出口的目标就是对方政府。

第二，你必须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把你的商品要上价来！

你必须有大单于谈笑间灰飞烟灭的架势，才能让鬼精的中原政权让出更多的利来。

后来即便秦、赵、燕的长城全都完善成体系了，其实游牧民族仍然有余地。

因为国际贸易的对手多。

比如我匈奴去年闹灾了，抢了赵国一把，现在老赵家跟我打贸易战玩封锁，我还可以跟秦国去贸易。

听说你最近在打赵国，我也在打，你看，我又给你提供了这么老些匹马，赶紧咱哥俩热乎热乎。

过两年，匈奴又跟秦闹崩了，没关系，又找赵国去了，咱爷们谁跟谁啊！这一匹匹新出炉的飞毛腿，赶紧骑上打秦国人去！

但这一切，随着嬴政书记统一全国后，都作古了！

十多年间，各游牧民族突然发现，那么长的一条上万里的边境线，咋都特么成一个领导了！

再贸易时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集权的，超级庞大的中原政权对很多草原民族。

中原开始用自己独家的买家优势地位碾压卖方！

对匈奴人，别废话！一口价，一个锅一匹马，你不卖我找东胡去啦！

对东胡人，那面匈奴人已经甩卖了啊！你降不降价！我可不是非跟你一个人做买卖啊！

而且更可怕的是，一旦草原和中原出现了武力冲突，草原将面临着上万里的贸易封锁！

没有盐，没有铁，您就等死去吧。

所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么大体量的唯一对手，无论是对武力的要求，还是对贸易的要求，都使得草原各部落也需要变成一个体量超级庞大的民族。

所有的部落在冒顿统一草原后没有办法的必须要成为一个整体，去对抗他妈的盖了这么一条他妈的长城的中原民族！

“团结就是力量”的嘹亮歌声响彻草原！

我得拉出来四十万骑，才能吓窜你刘老三！

我得变成只有一个卖方，才能跟你这一个买方进行均等博弈！

至此，长城的伟大作用终于说全了。

1、它以并不高的投入（相对后面持续的军备支出），几乎是一劳永逸的完成了对北疆的安防任务。

2、它极大的降低了游牧民族的战争优势（马），极大的提高了中原政权的战争力量（雷达、长城高速、步兵堵骑兵）。

3、它成为了中原政权对草原民族的经济封锁线，也因此有机会成为了在草原民族衰落后趁他病要他命的最关键战略性武器（东汉会讲到）。

但也因此，**由于长城的出现，从此也基本上将草原上本来"邦国制"的松散游牧民族无可奈何的绑定成了一个整体。**

它的出现，为两个民族实际上都降了成本。

对中原政权，长城降低了政权的运营成本。

对草原政权，长城减轻了各部落间的内耗拼斗。

但它的出现，也将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矛盾拱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再打起来，就是两个文明之间的战斗了。

这种历史脉络的相互塑造，着实美丽，让人着迷！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时间来到了公元前 133 年！

猛男刘彻准备一战干死对面的军臣单于。

王恢由于一直窜前窜后，又自诩是个匈奴专业观察家，于是被武帝安排总揽此次灭匈筹划总设计师。

王恢策划了一个质量并不高的阴谋，然后派出了先前上书的聂壹前去诱敌。

公元前 133 年六月，汉武帝派遣精兵 30 万，命护军将军韩安国、轻车将军公孙贺率主力部队 20 多万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将屯将军王恢与骁骑将军李广

和材官将军李息率 3 万多人出代郡，从侧翼袭击匈奴的辎重并断其退路，欲一举全歼匈奴主力。

大网已经拉开了，要看王恢那边是否能够诈骗成功了。

聂壹以出塞经商为名，见到了匈奴的党政一把手，军臣单于（冒顿单于的孙子）。

在刘邦和冒顿的第一代交手后，重孙子和孙子开始过招了。

聂壹欺骗军臣单于说，他有手下数百人，能斩杀马邑县令，举城而降，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但匈奴一定要派大军前来接应，一方面搬货，一方面防备汉兵。

军臣单于比较犹豫，因为眼前的这个汉奸来的太过于突然，但马邑的财物又实在是诱惑太大，仔细盘算下，决定两手准备，一边亲率 10 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左云县)随时准备出击 ，一边派使者随聂壹先入马邑，辩辩真伪虚实。

聂壹随后返至马邑，那边早就做好了全套戏，马邑县长被雪藏，然后杀死一名囚犯，割下首级悬挂在城门之上，伪装为县令头颅。

使者回报军臣单于：没问题！赶紧去吧，马邑现在处于无政府状态。

军臣单于得到报告后，开始率领 10 多万大军向马邑方向进军。

但草原上的民族，天生就和狼打交道的，基因中的警觉性让他觉得很不对劲。

刘彻和王恢都是第一次面对战争这项世上最冷酷，最没有犯错机会的复杂事情，他们的实战经验都是零。

要知道，设伏耍诈的地点尽量不要选在城镇，这是一个战争学通识。

原因在于，以城镇为中心的保密工作实在是太费劲，敌人非常容易从各方面的角度发现不同往常，其中有诈。

城镇的经济活动多，人口流动杂，完全做到保密，几乎不可能，总会有一个环节，让你露出马脚。

所以但凡设伏，中心都是在人口密度小的地方，可以以城镇为诱饵，但万不可以城镇为中心。

三十万大军，以马邑为中心，可以进行会战，但把设伏作为战略导向，打算把人家引到马邑瓮中捉鳖，从最开始，就已经几乎预言着这次战略目的不会得逞。

大军距马邑百余里的时候，发现沿途有很多牲畜，却无人放牧，这种现象引起了军臣单于的怀疑。

军臣下令大军停止前进，派出哨探四面巡查，并攻下了一个长城烽燧，俘获了武州尉史。

接下来，我们刚刚讨论的，战略脆弱的保密环节被攻破，尉史将马邑伏击计划和盘托出，军臣单于听后下令立即撤军。

一个机密度极高的帝国战略计划，被一个边防尉史知道，而且既然知道还在这么重要的时间出现在这么前线的哨所，30 万大军的一系列准备就此打了水漂。

此时的王恢、李息率领的三万大军已经出代郡，放过了匈奴主力，准备袭击后方辎重并与汉军主力进行合围，这时传来了消息，匈奴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全线退兵。

王恢看到自己这三万人由扎口袋的确突然变成了阻击主力，觉得自己这点人没什么胜算，于是撤回了代郡。

韩安国作为韩军总司令在埋伏好几天后不见动静，于是改变了原先的作战方案，率军出击，结果匈奴大部队早已撤退回了草原深处。

三十万汉军无功而返。

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却连个匈奴毛都没摸着，刘彻大怒。

别跟我扯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爷就是要每次出征都大捷！全军将士高唱血染的风采！

出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辎重，你居然让匈奴人跑了，主战者王恢要为这次出师未捷扛责任。

更让刘彻痛恨的是，只有王恢是有机会能干他一家伙的，但喊打喊杀最凶的这位面对退军的匈奴人却理智起来了。

王恢的辩解是这样说的：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他的撤退保全了大汉的三万人马。

但他不知道，他面对的这位主子，并不在意什么成本，并不在意什么人命，他要的是千古之名。

他还贿赂了时任丞相的刘彻的舅舅田蚡，但面子第一的刘彻却根本不为所动，我是不会错的！

搅了我的头彩，必须有人为此负责任！

马邑之谋最终以王恢自杀而告终。

整场战役过程平淡无奇，也许是我们整个系列中，最没劲的一场战役描写，**但在这一章中，我们出场了“儒教”、“匈奴邦国制的原因”和“伟大的万里长城”这三个大战前最重要的三个逻辑支柱，而且这次没有打响的战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点。**

原因在于，此次马邑之谋，由于刘彻鲸吞的大胃口，彻底的让匈奴开始萌发出了寒意。

这次阴谋，也意味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

此后，匈奴再也不敢相信汉朝，拒绝与汉朝和亲，还开始在边境拦路实施武装劫掠，出兵四处袭击汉朝边郡，刘彻则更是撒了欢的抱着跟丫拼了的态度开始了各种的大炮打蚊子，连绵不绝的恶战到最后想停都停不下来了。

一场死亡的游戏盛宴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展开，直到其中一个清盘离场，输的底掉，几乎永远的失去了再上赌桌的机会。

这一系列的国家民族之战，也刷新了整个中国战争史上的成本上限。

古往今来，在冷兵器时代，再也没有任何一场绵延数十年的国家战争能够比汉匈的这一次巅峰对决烧的四海皆荒。

这也是汉民族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次，彻底的完成了对游牧民族的根本性胜利。

在那个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年代，刘彻，也就是伟大的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功业，**在于两个不世出的战神，一连串抽骨吸髓政策的巧取豪夺，以及数千万人如同蝼蚁般的卷入了这台根本停不下来的战争机器！**

大汉匈奴的世纪大战，就要打响了！

在马邑阴谋的布局时，有一个年轻人，眼中闪出了兴奋和丝丝的寒光。

仗一定要那么打吗？

如果换一种方式呢？

继楚汉争霸后，名将的时代，再次到来了！

第二十七战：漠南无王庭

外戚，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被贬义的词语，他和太监一样，在大数据的统计比例上看，是一个几乎就没出过什么靠谱人物的群体，要么吃喝嫖赌，要么祸国殃民，史书中大段的人渣描写都是贡献于这两个种群中。

不过倒也不能完全怪这两个圈子，因为他们的得势本来就没有什么实力背书，具有着巨大的偶然性。

要么就是因为家里飞出个凤凰然后一家的鸡也跟着上天了，要么就是挨了一刀后机缘巧合或者处心积虑后成为了皇上身边的人。

而且这两股势力，其实是竞争关系的。

因为在皇权，官僚势力之外，往往还要有另一个势力做平衡，皇帝们有时一个人琢磨不过这帮鬼精鬼精的官僚们，所以需要在要紧地方派上自己人，比如说自己的舅爷们，或者自己的下人们。

舅爷跟下人们，分享的都是皇帝的权利。

权力的大饼就这么多，不是你多占就是我多吃，外戚和太监也经常开干，首次交锋点，在东汉中期。

此之前，外戚是政治力量中的大角色，后来因为文官制度的越来越成熟以及皇权对于皇后这一支政治势力不断规范与打压，六根不全的太监们才逐渐登上历史舞台。

在我们现在描写的两汉，外戚一个个如同走马灯般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他们大多也都是吃个青春饭，权力的长度完全看你家的那个丫头的受宠保质期以及肚子争气不争气。

对于外戚集团，我基本上是本着无足轻重的小把戏一个字也不写，小重要的写个名字，大重要的来一两段，极其重要的才会着重笔墨的原则，对这个群体基本没怎么介绍过。

比如说吕家的那一大票，我仅仅说了掌门的吕产吕禄。

后来窦太后的娘家人根本没怎么提。

武帝他妈王太后的弟弟田蚡虽然气焰嚣张拿着朝廷的编制随便送，甚至让控制狂刘彻同志一度郁闷怒吼过：“舅爷你的官封够了没有，我也想任免几个我看得上的人！”但他的那些权力斗争章节我们还是统统舍掉了，因为有他没他都过年。

外戚的故事当中，能够影响并改变历史走向的，并不多。

整个中国历史上，加一块超不过十个。

像之前我们说到的秦国舅魏冉，提拔发现白起的秦国重量级外戚，他就属于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

不过整个战国几百年，能和魏冉比比分量的还真没有，大多都是吃干饭的。吕不韦也许能勉强挤进去，不过他算是投资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外戚。

魏冉自己牛是一方面，**外戚的大量不成材也有很大一方面原因。**

尤其是平民外戚们。

毕竟前面多少年都是蹬三轮，突然间让你开好几百万的车没几个人能神志正常的安全驾驶。

不过外戚还是有黄金年代的！

整个西汉一朝就出了四位大咖级外戚，个个重量级，牛 X 闪闪放光芒！

其中三个，出自于武帝这届政府，既有帮他争脸的也有给擦屁股的，可谓品类齐全，最后一个，人家篡位当了皇帝。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谁说娘家人就都是酒囊饭袋，不见得鸡犬升天后就依然只会下蛋和看门，化凤成龙的精英依然是存在的，只要自苦寒来，还是能散发出梅花香的。

今天我们要写的这段，是中华五千年之中，少数让我们扬眉吐气，畅快淋漓的一段历史。

两个顶级的军神级外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起源在一次偶然的邂逅。

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三月，十八岁的刘彻去灞上祭祀先祖，祈福消灾，回宫时路过已经嫁出去的大姐平阳公主的府邸，于是进去坐了坐。

这一坐，就坐出了一次蓄谋已久的性贿赂。

平阳公主对于弟弟有一天会到来早有准备，之前就广招漂亮姑娘养在家中，希望有一天弟弟来时能够请客送礼一番，刘彻刚坐定，姑娘们就都撤出来了。

不管是出于疼弟弟的角度，还是出于性讨好在当时根本就不叫个事的缘故，平阳公主和她姑姑馆陶公主，也就是刘彻现在的丈母娘一样，都通过没事总往宫里给弟弟送美女来维持自己的影响力。

也算是因果报应不爽，当年的馆陶公主如果知道她的女儿将来也会废在别人送进宫的女人手上，不知会作何感想。

十几个小丫头在精心打扮后来到刘彻眼前，但见过世面的刘彻同志根本不买帐。

大手一挥：刚刚祭祖归来，搞这种事情不合适。

第一波弹药没有打出去，平阳经理，不对，平阳公主命令专业组退下，继而酒宴开席，派出了第二波技术人员前去攻关。

这时，府上养着的女歌星们开始纷纷登堂堂献唱。

在这个平阳府女子天团上场后，刘彻一眼就盯上了一个女歌手，刚刚祭祖的事也扔一边子去了，觉得要亲自和这个姑娘谈一下工作。

这个姑娘，叫卫子夫。

先来介绍一下卫子夫，这个丫头算是极其标准的出身寒微了，她们家在当时的平阳侯曹时封邑境内，也就是平阳公主的婆家，她的父亲具体不知道叫啥，只知道她的母亲被称为卫媪（媪是老大娘的意思，神龙施暴受害者刘邦他妈刘大娘留下来的称呼就是刘媪）。

卫媪的工作有说是平阳侯家仆，也有说是在府上做女侍，反正身份比较低。

卫媪生了很多孩子，卫子夫上有一兄二姐，长兄卫长君，长姐卫君孺，次姐卫少儿，下面还有弟弟。

这个弟弟是卫大娘不甘寂寞和一个叫做郑季的平阳府小吏搞一夜情私生的，叫卫青。

她的二姐卫少儿后来又和一个姓霍的小官私通生下了一个野孩子，叫霍去病。

虽然说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但如此大批量的两代人都野合生子也可以看出，她卫家的家风并不是很讲究，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不过卫媪不知道，她们家将露水夫妻做出了品牌，做出了气势，打出了新风格，搞出了大成绩。

在她的旗下，中国史上的最强私生子天团诞生了。

私生子作为不合礼法，有伤风化的产物，命运往往如同野草般随风飘散，这个出身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没有留下几个有分量的。

因为这种不伦产物本来就是一对男女计划外搞出来的，爹妈会认为是累赘，不会倾注太多资源，而且生下来也会受到各种道德指摘，**尤其是等到礼教制度逐渐完善，正常出身的重要性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几乎是具有着决定性的。**

别说是私生子了，哪怕庶出的（非正妻所生），基本上也都是垃圾，根本没有上台面的资格！

后面我们在讲到汉末两晋的时候，大家就会感受到随时随地无时不刻的门阀眼光和出身重要性。

即便当礼教文化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并发展到宋明，出身高不高贵这个事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经常出现，但清白的身份却越来越重要。

哪怕你是贫民的儿子，只要你不是被胡搞出来的，社会各阶层的宽容度还是很高的。

卫家的这俩野孩子，如短暂但绚丽的烟花一样，趁着礼教制度完善并固化之前的短短瞬间从夹缝中冲了出来，永远的改变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走向。

不过这一切的一切，还是得益于他们家飞出了一只野凤凰。

因为母亲的工作单位缘故，卫子夫年少时在平阳府中帮忙，后来因为姿色不错被挑出来学习歌舞，长大后成为了平阳府讴者（女歌手），并在这一天，被刘彻看上，没有辜负了多年辛苦修炼的吹拉弹唱。

武帝把卫子夫带走谈完工作后回到宴席上很高兴，赐给了姐姐黄金千两，送礼得手的平阳公主马上奏请将卫子夫送入宫中，武帝欣然答应。

临别之时，平阳公主抚着卫子夫的背说：“好好自勉努力，将来若是富贵了，不要忘记我的引荐之功。”

这种直击基因深处的贿赂形式，似乎永远难以禁绝。

想干出一番事业的小伙子们，这方面要时时刻刻勤提防！

色字头上一把刀，忍的过去是英豪！将来我们会详细讲讲为啥“万恶之中淫为首”！

就这样，卫子夫朝为小歌妓，幕登天子床的完成了天差地别的人生转变，但她进宫后却发现，生活的变化仅仅是不用再卖笑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漫长的寂寞与等待。

没办法，武帝的爱好众多，女人如云，天天还要各方面搞事情，实在是想不起来从平阳府带来的这个小歌星，在卫子夫入宫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再也没见过武帝的面。

公元前 138 年，武帝按照惯例，选择宫中年迈体弱的宫女释放出宫，卫子夫终于再见武帝，哭着请求领导释放她出宫回家。

武帝突然想起了这个女歌手，咋就把你忘的死死的呢！于是补偿般的马上再次指导工作，卫子夫命中率极高的因此受孕。

卫子夫再没有放过这次机会。

武帝对她的尊宠也一天胜过一天，卫家的这帮亲戚，也慢慢因此开始命运转舵。

不过后宫中的事，从来就没有风和日丽的时候，卫子夫受宠之后，皇后陈阿娇很不痛快。

陈皇后是武帝姑姑馆陶公主的闺女，当年帮助刘彻上位，自己的姑姑兼丈母娘的馆陶公主是出过大力气的，在武帝这个创业板上市成功后，作为大股东的姑姑也得到了回报，自己的闺女阿娇被册立为了皇后。

纵观古今，似乎在我们国家，叫阿娇的姑娘命都不是很好。

武帝的这个阿娇虽然身世无敌但却有着一个皇后最不该有的功能缺失：生不出孩子来。

女人生不出孩子，往往就会生起无名之火，这个阿娇，同样是很傻很天真，不在武帝身上下功夫，通过加大耕耘力度与播种频次提高产出率反而开始迁怒卫子夫。

阿娇将自己被冷落这事跟自己的娘家妈妈说了后，牛气了一辈子的馆陶公主立刻就派人去抓捕卫子夫的兄弟们，打算给这帮不开眼的家伙放放血，让这帮鸡窝里飞出来的知道知道自己的身份。

当时在建章宫当差的卫青，差点就被杀手干掉了，所幸卫青工作中交下的好朋友公孙敖带领一干弟兄及时相救，卫青暂时的逃出了生天。

外戚不光会享受到亲戚显贵后的好处，政治斗争中也往往会沦为被宰割的棋子，正所谓不能光看贼吃肉，也要看贼挨打，卫青就差点莫名其妙的死在了后宫斗争中。

面对这种恐怖暴力行为，武帝很愤怒，我宠个人你就要杀人全家！杀给谁看呢？

卫青随后被武帝报复性的提拔为建章监并加侍中，卫子夫的兄长卫长君亦加为侍中，数日之内，赐给卫家的赏金累计达到了千金之多。

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政治信号，预示着后宫中，馆陶公主这一派的势力已经不再一家独大。

当年田蚡着实嚣张，不过没得瑟几年就死了，自打田蚡死后，武帝开始渐渐的不再让任何一方势力抬头，唯我独尊成为了武帝的第一要务，平衡的君王之术被武帝不断打磨，直至无数人肝脑涂地，仅仅换来的是死而后已。

阿娇并没有看懂武帝的这个信号，而是将另一条道走到了黑。

公元前 130 年，阿娇使用巫蛊之术诅咒邀宠的事情被告发，武帝非常愤怒，便派御史大夫张欧负责严查。

当时司法部门的一个小官御史张汤展现出了不凡的逼供天赋与过硬的司法功底，深入案件，追查出并坐实了阿娇的谋逆之罪。

“巫蛊之术”成为了武帝政权首尾相接的两个后宫大案，卫家因此而骤起，也因此而湮没。

张汤作为武帝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多栖技术型人才，后面会有关于他的大事件，我们暂时不表，他一出道就把享后宫大位 11 年的陈皇后成功搞掉，于秋七月，阿娇被废，退居城郊离宫。

一面的股票跌停，另一面开始全线飘红，半年后，卫子夫再次怀孕，并在转过年来的春天，成功为 29 岁的大龄青年刘彻生下了第一位皇子。

事实证明，幸福如果迟来，爆发就会异常浓烈，武帝又是派东方朔做赋又是建工程修祠，举朝上下都在庆幸这个迟来的大汉皇子终于出场了，主父偃更是上书武帝，请立卫子夫为皇后。

武帝准奏，大赦天下，卫子夫被立为了皇后。

卫子夫母仪天下后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武帝，正是因为她的娘家人，帮助武帝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功业。

卫青，别琢磨了！该你上场啦！

刚刚我们介绍过，卫青是他妈与同在平阳侯家中做事的小吏郑季私通所生之子，当时一个人带一帮孩子的卫媪实在是不堪承受抚养重担，于是将卫青送到了郑季的家里。

虽然说也是自己的儿子，但郑季明显对这个计划外产物很不待见，让年幼的卫青放羊做苦工，本家的几个孩子也不把卫青看成兄弟看，想起来就收拾他一顿。

卫青后来稍微大点后，不愿再从郑家被奴役了，想起来世上只有妈妈好，跑回了母亲身边，成为了平阳公主的骑奴。

这个岗位很不寻常。

并非说这岗位有啥前途，而是他开始和马朝夕相处。

此时他不知道，他这个大汉老司机这辈子将因马这个交通工具而建功立业。

生活在世间最底层的卫青，对于未来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奢望的，曾经有人看到他后说：“你这是封侯的面相啊！”

卫青苦笑道：“我身为人奴之子，只求免遭笞骂，已是万幸，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

不过人并不怕起点低，运气来了是谁也挡不住的，姐姐的受宠让卫青免去了骑奴的身份并在宫中谋得了一份差事，在幸运的躲过了馆陶公主的暗杀后，卫青被武帝提拔走进了领导岗位，成为了天子的近臣。

然后就是长达九年的深沉磨练。

这九年中，卫青作为侍中，随武帝左右，旁听朝政，不断地磨练着自己的才干，积聚着能量。

这九年，他目睹了儒与道的交锋，看到了战与和的争辩，他慢慢的感觉到了，他正处在一个超大变革的时代。

他伺候的这位爷，野心和欲望都非等闲，身边，是不养闲人的。

马邑之围中，卫青并没有摸上机会，朝中的老前辈们还都战斗在领导岗位上，因为风声走漏，三十万大军无功而返，汉匈大战拉开序幕，匈奴开始不断地袭扰北方边关。

匈奴问题，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定时炸弹，双方已经谈崩了，随时可能会炸，对于匈奴问题，常伴武帝左右的卫青是明白的，关于这两个种族的决战，一定会打响，而且时间越来越近。

在卫青刚刚入仕的这几年中，他进行了怎样的磨练，有过怎样的境遇，史书中是完全空白的，不过他们卫家的血脉中，似乎天生就流着军事天才的血液，因为卫青很快就将在一个从未见识过的场面上证明自己。

公元前 129 年，在三姐恩宠愈隆之时，卫青的机会来了，因为武帝决定对匈奴展开一次试探性打击。

之所以说这次打击是试探性的，原因在于武帝并没有很明确的战略目标，只是派出了四路大军，每队都是同样的人数，一万部队，各自从四个地方出境拉练。

这次战争的意义，其实更像是武帝为后面酝酿大战的一次将领考察。

考察的对象有四位：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

公孙贺，是当年武帝在胶东当太子时的太子舍人，公孙敖，是武帝身边的骑郎，卫青更不用说，是武帝的小舅子，一直放在身边锻炼培养。

这四位中，除了李广外，那三个人，都是有着皇帝近臣背景的，换句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武帝打算用自己的一套班子，但还是给了李广一次机会。

为什么？

因为名气太大了。

飞将军，也轮到你了。

有主角，就会有龙套，舞台就这么大，机会就这么多，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把戏唱足的。

李广，比卫青年长很多，成名更是早了一代人的时间，不过他的一生，却完全成为了卫青的背景，用他的英雄孤单，衬托出了卫青的将星璀璨。

西汉第一龙套出场。

李广的一生，也算是性格决定命运的一个详细诠释。

李广是陇西成纪人，祖先是秦末名将李信，就是那个对秦始皇说二十万就能灭楚却被昌平君阴了的李信。

李广家传绝技就是骑射，这在汉族人中绝对是稀罕技能，跟今天在中国会踢球一样神奇。

文帝十四年，匈奴攻入萧关，李广因善骑射，杀敌多，得封中郎，从此走上仕途。

李广早早的就显露出了英武大将之气，在军功方可封侯的白马之盟下，和平爱好者文帝曾经可惜道：“惜哉李广生不逢时，搁高祖的年代，你咋地也得是个万户侯啊！”

文帝嘴炮比较响亮，万户侯那么好当的吗？

万户侯不过三位。

曹参、张良、萧何。

当然，领导嘛！画饼还是要时刻跟上的！不懂憬未来你还领导个啥！

文帝没有想到，没过多久，国家的大政方针就已经变得和他的既定路线南辕北辙了，大量的名将迎来了自己的美好时代。

李广后来进步很快，景帝即位时，李广就已经是陇西都尉了，七国之乱时，李广被任命为骁骑都尉跟随太尉周亚夫前去平叛，并在昌邑城下砍倒叛军帅旗而一举成名。

在战斗中，“斩将”、“夺旗”、“先登城”这都是大功。

比如周勃在刘邦创业之初，夺取下邑时最先登城，得到了五大夫爵位。

高祖阵营中第一猛男樊哙先生，为啥说他最猛呢？

不光是他鸿门宴敢怼项羽，蔺相如也敢怼秦王，咋没人说他是赵国第一猛男呢？

因为人家樊健将的军功章上有一大堆“先登”。

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
攻宛陵，先登，斩首八级，捕虏四十四人，赐爵封号贤成君。
东攻宛城，先登。
从攻雍、櫟城，先登。
击章平军好畤，攻城，先登陷阵，斩县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级，虏二十人，迁郎中骑将。

一般在战场中，为将者必须记住“先登”‘斩将’“夺旗”这种标志性事件，而且给的奖励还特别丰厚，基本都是赐爵加重赏。

少数勇猛的路人甲因此完成了人生阶层的跃迁。

但是，“先登”值钱，“第二登”就不值钱了，尤其打仗这件事，你必须当阿姆斯特朗！

为啥“先登”就给处长待遇，“第二登”的就是个口头表扬呢？

为啥差这么多呢？

还是跟战争时的心理有关。

咱们看到的战争攻城时制片方恨不得给我们表达的是这个效果。

但实际上，真打起来时普遍是这个样子的。

说白了，就一个道理，谁也不愿意冲上去死，都恨不得让别人当炮灰。

其实谁能比谁傻呢，每个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让别人当炮灰，我在后面捡脑袋。

但这种“靠帮”的思想怎么能有呢？

都这样这仗还怎么打？

所以一般这时候，总会有强制筛选或奖励出来的冲锋队，**属于冲上前面打开缺口起到猛壮怂人们胆的效果！**

第一波冲上去的同志们往往非常容易光荣，因为人家武装到牙齿张开怀抱等你，你一冒头各种刀枪剑戟就都向你招呼过来了。

这个时候，同志们就比较容易尿，会退缩不前，会心中惶恐，会想起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的白发。

“先登”的重奖效果就出现了。

总会有少数豁出命去的如樊哙壮士般不要命的人带着大家往前冲！

在少量不要命的二愣子的带领下，部队开始失去意识，行尸走肉般的冲上前砍杀。

当血肉横飞后，人就容易麻木，最开始的胆怯心理渐退，血腥的嘴角开始上扬，这仗就算是正式打起来了。

一般来讲，“先登”开辟滩头阵地的那位壮士，肯定是冲在较前面的，比较不怕死，而且武功高强，领导一定要重奖，下次才会还能出现壮士拼死向前！

那有朋友会问，为啥第二第三登上去的就不给奖励呢？

两原因。

第一，资源有限，没那么多待遇。

第二，逼着众壮士去抢沙发，都去玩命！谁抢上是谁的！

要是分出一二三等奖，就容易让人产生权衡和犹豫。

在生死关头，最忌讳算计！

而且第一个登上去的战士，肯定是最危险的那一个！

他面临的是世界上最凶险的孤独！

让人家承担着最大的危险也就必须兑现胜者通吃的奖励！

像李广先生这种在万马丛中“夺旗”的，也会有这种“先登”效果！

这对己方士气的提升和对方士气的打击是巨大的！

但立下大功的李广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封赏，因为李广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接受了景帝的兄弟梁王授给他的将军印。

梁王虽然也是友军领导，但军印这种从属意义十分敏感的东西是要再三小心的。

只要你在中国，无论哪个行业，什么岗位，你这人是否对本单位，对领导忠诚靠谱，对你的职业生涯极其重要！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人性的转变与进化是很慢的！

你信不信，即便再过五百年，在这片土地上，“忠”仍然是职场中最关键的核心因素！

三心二意的人，甭管能力多强，早晚把自己的路走死了！

当然，这里有例外，就是当你面对的是“政治不正确”，“人性有问题”，“行业在沉没”时，一味的愚忠就不合适了。

如何体面的分手和跃迁，就成了很重要的课题，将来我们会在合适的时候跟大家探讨一下。

从私收梁王军印这件事反映出来李广性格中一个很大的缺点：不谨慎。

诸王叛乱平定后，李广并没有大功受赏而是调任上谷太守，开始了与匈奴打交道的一生，后来李广又接连赴任上郡，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地做太守。

几乎帝国的整个北疆都留下了李广的足迹。

李广的成名战，被整个高层领导所知晓，在于一次遭遇战。

李广担任上郡太守时，匈奴有一次前来偷袭，恰逢景帝派过来一个比较宠信的宦官也跟着在那督军，这个宦官有一次带着几十个骑兵出去打猎遇到了三个匈奴人，几十个人杀过去，结果就剩下受伤的那个太监高手自己跑了回来报信。

看来太监会武功这事在西汉就出现了。

李广压根就没想为啥那几十个骑兵被杀而这个太监却能跑回来，而是眼珠子发光的认为这三个人就是匈奴的绝顶高手，射雕大侠，自己一定要和这三个匈奴高人过招，看看到底谁是天下第一，于是点起百名骑兵就追了出去。

再见面时，匈奴的三位高手已经没有马了（说是马死了），李广奔袭几十里后追上了，在大汉绝顶高手与匈奴绝顶高手的较量中，李广大侠成功射杀二名匈奴高手，并生擒一名。

这次草原论箭的角逐中，李大侠站在了没多高的草原之巅。

但李大侠刚刚赢得巅峰对决，却发现远方尘土飞扬，几千匈奴兵围了过来，并摆开了阵势。

随行的百名骑兵已经都吓傻了，掉转马头就要往回奔，但此时李广说：“不能跑！”

喊住众将的李广说道：“此时我们离大军数十里路，我们这百十来号如果一跑，人家这几千人射我们跟玩似得，如果我们按兵不动，匈奴人必定认为我们是大军的诱饵，从而不敢攻击我们。”

李广此时估计想明白了那三个匈奴大侠是干啥的了，于是反其道而行之，也玩了一把心跳，李广接着又命令所有的骑兵不仅不能跑，还要往匈奴人的方向前进，一直走到离匈奴阵地不到二里的地方才停了下来。

接着李广又下令道：“全体下马解鞍！”

手下的人说：人下马就完了，咋还得把鞍卸了？人家要是杀过来咋办？

李广道：匈奴人认为咱会跑，现在咱偏不跑！把马鞍卸下是为了迷惑他们，别废话！都卸马鞍！

匈奴人如李广所料，没有贸然进攻，而是派了一个骑白马骑兵出来探虚实，李大侠看到后，马上备鞍上马带着十几个人冲了出去，射杀白马将后又回归本阵，再次卸下马鞍。

天色渐晚，越演戏越上瘾的李大侠又命令所有的士兵都把马匹放了，躺地上睡觉。

被李广弄迷魂了的匈奴人始终搞不清眼前这一百多搞行为艺术的汉朝人是闹得什么鬼。

半夜风大，人家嫌冷撤了回去。

第二天一早，李广带着一百多刚睡醒的骑兵回到了上郡，这出草原版的“空城计”迅速的成为了整个军界的美谈，诸葛亮的那一出空城计是罗贯中帮着唱的，但人家李广这出可是真的。

真牛 X！连城都没有，就特么裸着唱！

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整个舆论在热捧李大侠孤胆英雄的同时，最高层领导却并不这么看待这件事情。

最高层的态度是：身为主将冒然追击而且不通知大军，此举万不可取！而且居然还在生死关头搞行为艺术！

这就好比李云龙同志拿机关枪当突击队队长时，兄弟们是嗷嗷叫的飞起来去咬人的，但旅长却大骂李云龙你个王八羔子！

李广是一个大侠，却并非是一个好的统帅，这一次“空城计”之所以能够唱出来，最大的原因在于运气不错。

两军强弱悬殊，野外相遇，无论你耍什么花招，离得这么近，吃掉你都是分分钟的事，**你自鸣得意的那些小弯弯绕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得益于这个匈奴统帅当时很偶然的一个进退抉择。**

身为大将，你的能耐不应该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演出“空城计”，而是要尽最大的可能避免“空城计”。

与李广同时代成名的还有一个叫做程不识的将军，这个将军，估计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李大侠那样的赫赫威名以及动人的英雄事迹。

不过这个人有个外号，叫“程不败”。

这个外号就透露出来了很多信息，程不识之所以不败，在于他谨慎的带兵方法。

程不识曾经这样评价李广：李广治军松散，并没有那么多规矩，又能和士卒们打成一片，所以士兵们都愿意为他效劳。我治军严禁，注重安营扎寨，哨兵巡查，行动起来，全军一起动，驻扎营盘，敌人偷袭不得，军中事务繁忙，所以士兵并不喜欢随我征战。

程不识这一生，压根就没怎么和匈奴有过正式的交手，不是碰不上，而是碰上了，一看打不动，匈奴人就掉头跑了。

前面我们说过匈奴人的用兵习气：“**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人家最在乎是自己这命，一看你眼神不对赶紧跑。

那么相反，匈奴人跟你玩命打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你在人家眼中是盘菜，还是打更合适，所以就“**利则进，如鸟之集了**”。

比如每次碰到李广先生时。

《史记》中是这么评价李广的：“**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

李广行军没有行军队列、驻营阵势这一说，战士们咋舒服咋来，晚上也不打更自卫，参谋部中的各种文书战策也是越简略越好，但人家却没遇到过啥危险，因为远远的布置了预警的哨兵斥候。

总说李大侠命不好，其实按他这辈子的寿命来看，这命就够好的了！

别说真让他碰到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哪怕就是遇到匈奴大规模偷袭，就您那点警戒，你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让人家围歼了！

看李广打仗，**其实就是一帮汉化了的弱版匈奴，无组织无纪律，毫无章法可言。**

也因此，你这辈子也甭想在匈奴这打下来大胜仗。

别看人家匈奴也无组织无纪律，但人家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人家没有章法，你也没有章法，但人家的单兵素质比你高一大块，你怎么跟人家打？

哪怕你李广是大漠第一高手，但一个 C 罗带着一群中国男子足队员是踢不过从小就玩球的巴西队的！

程不识的带兵，更趋向与孙子兵法中所说的：“**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打起仗来，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而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不要指望敌人不打我们，而是要让敌人看见我们就一脑门子官司，知道打也打不下来。

程不识的带兵方法和他的不败战绩，也隐隐约约的为中原民族指引出了对战草原民族时的胜利关键点。

纪律！

伟大的战术改革，就在这一次次的试错和探索中，开始渐渐萌芽！

而且要知道，带兵打仗，带出去的都是国家的精锐，都是国家最关键的资产！你可得好好保护国家资产！

就好比在赌桌上，最基本的底线就是永远留在牌桌上，程不识就是大领导们最喜欢的一类牌手，人家永远小胜不败，而李广则是领导们最头疼的那一类。

说他不行吧，眼睁睁总打出神奇的精彩案例，说他行吧，只要他带兵出去领导就右眼皮狂跳，心脏总突突到一百八。

让领导不放心，是李广悲剧的一个最强背景光。

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你总让我担心，让我不放心，让我一个劲儿的往嘴里揉“速效”，那我还是别用你了，最起码落一个心理踏实。

归根结底，错的不是领导，而是李广自己。

但是，由于李广驻防过几乎整条北方边境线，在匈奴那边又是大名鼎鼎的大侠般人物，武帝还是将这次的新一代将领选拔考核名单中，最后加上了这个并不是自己嫡系的大名鼎鼎的飞将军。

是骡子是马，都给我遛遛吧。

四路军出塞。

卫青出上谷（河北怀来），公孙敖出代郡（河北蔚县），李广出雁门（山西右玉），公孙贺出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四队万人军出发，却带回了各自不同的答卷。

有打酱油的，有立大功的，也有损失惨重的，这四张答卷以非常丰富的结果覆盖率给武帝提供了多维度的参考。

先来说打酱油的，公孙贺同志带着一万骑兵出去进行了武装观光，在体味了草原的大漠孤烟直后，毫发无损的带着队伍回来了。

再说损失惨重的，惨重也分小惨和大惨，小惨是公孙敖，公孙敖出去就碰到了匈奴正规军，数量不详，不过一番大战之下，公孙敖最终仅率领三千骑兵突围，战损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之所以把死百分之七十叫做小惨，是因为李广同志比这个更惨。

李广老先生出去就遇到了真正匈奴主力，匈奴单于一听对面是飞将军李大侠带队，马上下令，李大侠是人才，要活的！

在数倍于己的敌人围攻下，李广军全军覆没，而且李大侠被匈奴高手们逮着了。

不过由于李广自带免死金牌光环，所以兵败后没有被杀，而是受伤被俘，匈奴兵把受伤的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的网袋里。

按说这回再咋唱空城计也没戏了，您都让人装兜儿里了，但李大侠岂是寻常人物！

人家先是装死，各种吭叽，让匈奴人麻痹大意。

在跟着走了十多里路后，李广斜眼瞧见他旁边有个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李大侠突然纵身一跃，跳上了那匹好马，顺手把那个匈奴兵推下去，抢了他的弓箭，策马扬鞭向南而去。

匈奴单于听说大怒，煮熟的李广咋又飞了！于是派出了数百精骑紧紧追赶。

李广这边尽显英雄本色，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一边跑一边射杀追兵，再次在一 V 好几百中扬名立万，最终成功逃脱，一路收敛残兵回到了京师。

太感人了！但赔个底儿掉。

唯一成功的，是卫青那一路。

卫青的这一路，也遇到了匈奴部队，不过这一路的匈奴军队却并没有具有那两路压倒性的优势，被初出茅庐的卫青追着一路杀。

而且更难得的在于卫青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继续深入险境，直捣了匈奴的祭天圣地龙城，并斩杀匈奴七百余人。

此次战役的答卷交回后，武帝封卫青为关内侯，李广、公孙敖则死刑，但允许交钱赎罪回家反省。

卫青的战功程度，其实真算不上什么大捷，不过象征性的意义却很重大。

虽然杀敌并不多，不过凡事要拉过来比一比。

那两路直接被人家敲掉了一万七千人，**而人家卫青则颇有斩获，杀入捣乱的还是匈奴人的祭天龙城，意义更是不凡，这就好比去铁岭上访还是和去北京上访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龙城大捷后，卫青向武帝为李广和公孙敖开脱，说道：若不是二位将军牵制住敌方主力，他也无法取得胜利。

武帝道：真仁义也。

我们要客观说一下，卫青所说的，那两位将军牵制住了敌军主力是个啥意思。

首先要说，这次的军事行动，卫青的运气成分很重。

比如说人家公孙贺，人家这运气就很赞，人家出去公款武装旅游一趟不就啥也没碰到嘛！

也比如说李广和公孙敖，他们的运气就很差，他们分到的那个方向，直面阴山，是历来匈奴主力的出没之地，而卫青分到的那一线，是草原的城乡结合部，属于匈奴本部和左贤王势力范围的交界地带。

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对于匈奴来说，他们的龙脉在哪里。

每个民族，都有发祥之地，比如说我们华夏民族把黄河叫做母亲河，后来山东因为孔老夫子的加持功力和山东大汉的淳朴厚重成为了中国人的脊梁，满族人民将白山黑水视为龙脉，耶路撒冷是基督徒的圣地等等。

这些圣地，都无一例外的从肉体到灵魂的养育并壮大了这个民族。

没有这些地方，很可能这个文明就无从谈起。

对于匈奴人来讲，他们也有他们的圣地，这块地方，就是阴山。

阴山的蒙古语名叫做"达兰喀喇"，翻译过来就是“70 个黑山头”，质朴的蒙古人民很有可能数了阴山的山头数，不过顾名思义，这是一大片山。

准确的讲，阴山应该称为阴山山脉，从我们现在的地图上看，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地区，主体在黄河的那个大几字的最上面“一横”，呈东西走向，包括狼山、乌拉山、色尔腾山、大青山等。

阴山山脉海拔其实并不是很高，2000 米到 400 米不等，不过这道山脉却妙在它的南北落差极其不对称。

它的北坡非常舒缓平滑的伸向了内蒙古高原，但南坡却以 1000 多米的落差直接砸到河套平原上。

这道 1000 多米的巨大落差，仿佛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同时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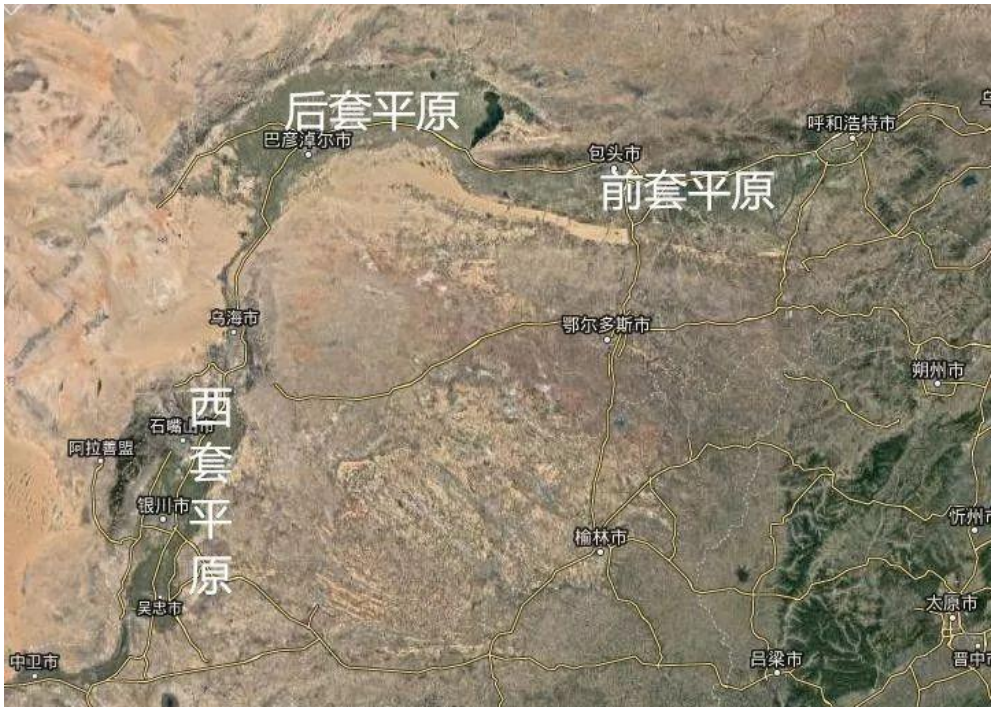
阴山也因此南北气候差异显著，成为了河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分界线。

南麓的雨水较为充沛，农牧两可，而北边则雨量稀少，只能是牧区，但草场的水平就不可与阴山以南同日而语了。

阴山南面这一片，就是黄河九曲，唯富一套的河套平原了。

河套平原严格意义上来讲，其精华地带分为“三套”。

“前套”，“后套”，“西套”。



这三套平原因为在 400 毫米等降雨线外，所以从天时上来讲，本不适合做农耕地的。

但因为阴山和黄河的存在，这片土地非常神奇的成为了鱼米之乡，今天仍然是宁夏与内蒙古重要农业区和商品粮基地。

这条长长的阴山山脉自古以来，就是匈奴的生命线。

阴山南面，有黄河水的灌溉，千里沃野，宜农宜牧。

其北是平缓的山地与半干旱草原直至大漠。

无论草原民族多么的耐苦寒，喜战斗，在物产丰饶气候宜人的地方生活也都是每一个民族所追求的，山南山北俩温度，搁谁都不愿意去冰天雪地啃沙子。

尤其到了冬天，它阻挡了气象预报中的老朋友，西伯利亚寒流的南下侵袭，使得阴山以南地区每年冬季不但西北风远比山北小，而且山南和山北的气温平均相差大约在 6°—12°上下，这相当于一条棉裤的区别，在极端时期，相差会更大，达到两条棉裤的差距。

以这条阴山山脉为中心，是匈奴人活动的主要范围，也是匈奴单于庭的主管地点。

李广与公孙敖的出兵角度，就是直扑阴山方向的，而卫青的出兵方向，却是阴山东端，正是匈奴大本营与左贤王的城乡结合部。

所以李广与公孙敖的出兵大概率以身犯险，而卫青却高光归来。

通过这次试探性攻击，武帝得出了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匈奴不好对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削他。

第二，就是确立了以卫青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军代表。

李广，虽然再一次成就了孤胆英雄的大漠第一高手之名，却也永远失去了武帝对他的军事期望，自此之后，要么干的是牵制，要么做的是殿后，总之，大场面是再也没有他的机会了。

关于李老将军，后面还有他的戏码，眼下他还在家闭门思过，不过人家匈奴人的圣地被卫青武装上访后心情大为不爽，展开了报复。

匈奴人的报复方向很有意思，也很有头脑，他选择了汉朝的东北区域，而并非帝国的心脏西北方。

匈奴不断骚扰东北方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防备少，抢一把就跑的成本低。

第二就是可以通过不断地袭扰你的远方边陲将你的人力物力不断往这个方向调，损耗你的国力，让你疲于奔命。

折腾你几年你就怂了，到时候还是得乖乖的给我上贡送姑娘。

不得不说，这个战略，是很有可行性的，深得游击战之精髓。

不过匈奴人并没有想到，他的对手业余军事爱好者刘彻已经渐渐摸到了战争的门道自学修了军事学位。

这是个大玩家，小打小闹是无法满足他的这颗永远也撑不满的雄心的。

人家从小就受过优良教育，睡前听过“田忌赛马”的高水平小故事，**知道要拿自己的优势砸死你的劣势。**

他追求的，并非一城一地之得失，并非一胜一败之荣辱，他要的，是将眼前的这个与中原文明缠斗了几百年的对手彻底从地图上抹掉。

匈奴追求的，是让你认怂。

而武帝追求的，是让你消失。

正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立意是否高远，往往决定着最后的功业水准。

李嘉诚先生那有副对联，很高远。

上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下联：“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李先生这座右铭就是温柔版的刘彻。

这副对联更主要的是强调发大愿，接中缘，享小福，尽自己人事后对天命的随缘。

不过比较搞笑的是，这个对联是收复新疆的史上第一曾黑左宗棠先生做的。

这人也很复杂，结合他这辈子的活法，真没看出来这是他写的。

匈奴压根就没想到，武帝根本就没拿东北边的死活当回事，他早已经将眼光瞄准了匈奴的胸膛。

不过眼下渔阳（今密云）已经成为了重灾区，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老朋友和平大使韩安国。

韩安国作为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马邑围剿失败后就因为表错了态而被边缘化了。

这位七国之乱中几乎和周亚夫等量齐观的名将被武帝流放到了东北前线为祖国戍边疆。

不过韩安国似乎命里比较招人，这位老将军在哪，哪里就会遭到各种各样的军事打击，当年在梁王手下为将，赶上了几十年一遇的七国之乱，让吴楚联军围殴的很不体面，如今来到渔阳，又得到了匈奴方面的重点照顾。

在卫青他们刚刚班师没多久，入冬后，匈奴就派出了数千骑兵攻打渔阳。

韩安国在艰难扛过这波攻击后转过一年的秋天，在我们的农民伯伯们丰收农忙之际，那边贴了秋膘的匈奴人又杀过来了。

这次匈奴人兵分三路，东北边是出动了两万铁骑，突袭了辽西（河北卢东县），杀了辽西太守并劫掠了几千人口。

另一路一万骑兵杀向了渔阳，这次韩安国手边仅仅千余骑，几乎全部战死，而且就在韩安国即将壮烈殉国之际，燕地救兵赶到，救出了韩安国，保渔阳不失。

与此同时，匈奴本部那边，兵出雁门，击败雁门都尉，杀千余人。

整个帝国北疆全线告急。

武帝命驻防马邑的卫青救雁门，驻防代郡的李息驰援渔阳，反击侵略者的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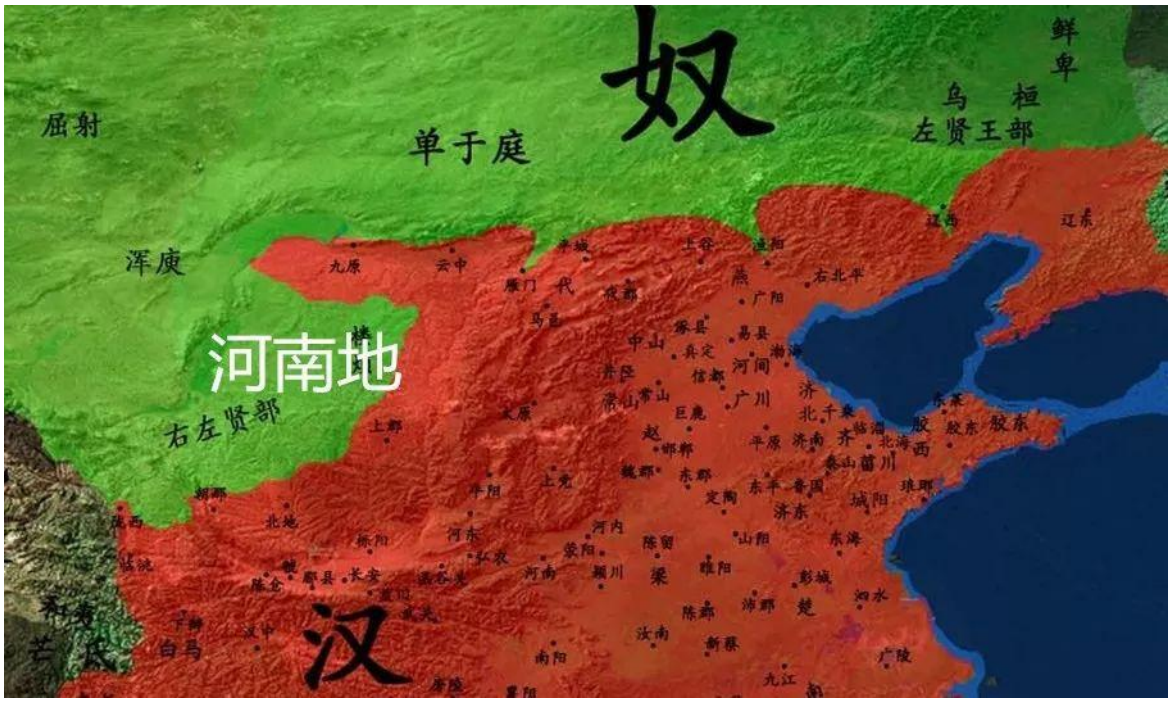
马邑距离雁门仅仅一百公里，卫青带领着三万精骑不到半天就赶到了雁门战场，再次展现匈奴杀手气质，斩杀数千匈奴骑兵，匈奴败走，解雁门之围。

那一边的李息则打了一回酱油，保持了汉军每出兵必有一路打酱油的优良传统。

有韩安国那样的天生招人的，也就有李息这样天生打酱油的，李息将军后面还有多次精彩的酱油演出，敬请期待。

此次的雁门大捷再次印证了武帝的想法：这个卫青可堪大用。

既然如此，武帝开始筹划一出大戏，这次的目标清晰明确：河南地。



“河南地”现在的精华地带就是我们说的河套平原，当年秦始皇曾经派蒙恬率 30 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又迁徙了 3 万户罪犯到那里戍边，设云中、九原两郡，不过后来天下大乱，河套地区又被匈奴夺走。

“河南地”之所以重要，在于两方面：

一方面土地肥沃，物产丰饶。

另一方面，从它的名字也可以听出来，它处在黄河以南，匈奴占据着这块地方，汉朝无险可守，匈奴势力最近的地方距离长安仅仅七百里，但如果这块地方被夺回，凭借着黄河之险，黄河以南就可以被汉帝国抓在手中。

河套平原物产丰硕，不仅是天然牧场，土地同样适宜农耕，换句话说，这块地方如果被夺回来，是可以被中原人民巩固的住的。

武帝动了心思后，匈奴同样也没闲着，在前 128 年秋的偷袭之后，匈奴人再次出击上谷，渔阳，不过这一次，武帝并没有按照匈奴人给出的牌出。

武帝直接放弃了对东北二郡的军事支援，任其自生自灭，令卫青出击西北。

目标“河南地”的白羊、楼烦二部。

前 127 年早春，卫青领五万大军从云中出发，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并没有直接对距离较近的楼烦部展开袭击，而是向西运动，绕到匈奴军的后方，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同单于王庭的联系。

在完成包饺子的收口后，卫青率军火速南下，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并趁两个部落毫无防备之际大开杀戒。

白羊，楼烦二王根本就没有想到，几十年都无敌入侵的河套平原突然出现了这么多凶神恶煞，根本来不及思考就带着自己的亲信开始突围。

汉军一路开始收割，白羊，楼烦二王北遁，卫青一直追到高阙（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连绵阴山中一缺口，状如门阙得名）才收兵。

此一战，纵横两千余里，创下了中国战争史的奔袭新纪录，卫青居功至伟，战功卓著，而且，发了大财。

战后清点，斩首两千余级，俘虏三千余人，收获牛羊百余万，两个部落经营多年的家底被卫青一股脑打包带走。

战争过程极其简短，战争结果极其丰厚，在这里面，有两个疑问。

第一，为啥在偌大的草原上，卫青可以把两个大部落包了饺子。

第二，卫青为啥在接连几次的战斗中，可以打出大胜仗的歼灭战了。

因为中原民族终于抓到草原民族基因中的弱点了！

季节和兵制！

这次卫青出征河套，时间上算是打在了匈奴最脆弱的时候。

草原上最脆弱的时节，就是早春。

再往后面，细心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每次武帝打匈奴的时间，基本上全部选在了二、三月。

其实不光我们打匈奴的时间在慢慢形成套路，匈奴南下抢劫的时间往往也比较固定。

基本都在秋天和初冬。

再后来这俩国家的出兵时间就跟打明牌一样，两国人民全都是心照不宣的到了日子就一级战备。

这是啥原因呢？

这要说一下游牧民族的生活周期了。

游牧民族，所有的财产基本上都是牛羊，交通工具是战马，这些牲口使得草原民族的作息变的非常可控。

每年春天羊要产羊羔，整个草原非常忙，草原民族因为接羔、分群等等固定动作会很累，而且经过一个冬天的消耗，所有的牲口也都很虚弱。

羊瘦马弱人忙，并不适合出征，这个时候单于喊你满世界打架人家部众们也是不答应的。

到了初冬，春膘，水膘，秋膘三膘贴完的牲口们膘肥体壮，羊肥牛壮马有劲，整个草原特冷还没事干，留在家里吃牛羊属于败家行为，这个时候，单于们就该号召部众们去南方打家劫舍去了。

这时候，不用动员草原老少就嗷嗷嗷唱着歌骑马南下了。

所以一入冬，整个北方前线就全得一级战备警戒。

同理，打游牧民族，尽量不能秋天上，这时候人家是最有劲儿的时候。

打他就得选他们最虚弱的春天。

春天打匈奴，有两点好处。

第一，匈奴的牲口繁衍问题就将出现灾难。

产羔期的牲口们是禁不起折腾的，大军一到，你避军逃跑会使大量的母畜流产，大量的牲畜死亡，这就好比在夏天给农民的地里放一把火一样。

让人家绝收，这很缺德，但上升到国家战争层面时，这就叫弱点，只能正视。

第二，匈奴的马力跟不上。

草原上的马在经过了一整个冬天的洗礼后标准的马瘦毛长，此时的战马速度慢耐力弱。

你可能会问，汉朝的马也弱啊，冬天谁的牧草都不行啊。

没错，但农耕民族创造的能量总量大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每有春天大战之前，政府都是要调拨粮食去喂战马的，虽然耗费巨大，但这就能保证战马到了春天不掉膘有长劲。

这一来一回，汉朝的战马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汉朝是如何利用马的优势呢？

说到这里，终于来到汉朝骑兵的战术革新专场了。

一提到骑马打仗，我们脑海中可能出现的场景就是三国演义中，虎牢关前的三英战吕布，张飞和马超的几百回合挑灯夜战，极其生猛精彩。

但很遗憾，此时此刻，这种马战是没有的。

包括真到了三国时代，这种上将回合制的长兵器马战也是没有的，那都是罗贯中先生为了好看而虚构的。

因为此时马镫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而且即便马镫发明出来了，**马战也极少这种马上抡兵器好几十回合开打的，这都是小说演义的。**

马战基本上全都是如下图的高速冲锋一回合看谁透心凉的。

此时没有马镫也就意味着你的腰跨和腿无法在马背上借力使劲，你不仅无法各种挥舞做动作，你还要腾出一个手去挽缰绳。

这也就导致了马战的杀伤性很局限，因为你只有一个手能腾出来做动作，也就只能使用短兵器。

就像这样。

这样的看着视觉效果也许不错，但是谈不上什么杀伤力的，因为你的杀伤半径和杀伤距离太小了，而且你这舞舞渣渣的目标太大了，容易让人家一箭干掉。

你可能会问，匈奴人也没有马镫，但人家来去如风的组团抢劫时杀伤力并不弱啊？活活吓了汉朝七十年。

这里有三个原因。

第一，匈奴人组团抢劫时遇到的抵抗并不强烈，并没有遇到大规模的建制军团。

真到了两国正规军对垒时，当他面对的是汉军正规步兵团时，他的优势并不大，骑兵对步兵的碾压优势在马镫发明后才建立起来的。（包括卫青发明突骑战法后，骑兵对步兵优势仍不大，后面会详解）

第二，大汉这七十年主抓经济建设，没铁下心跟你互撕。

第三，人家有一手骑射本领，就是骑着马看到目标后在颠簸的马背上迅速解放双手搭弓射箭。

前面两点，其实都好说，但这骑射的第三点，成为了汉朝骑兵与匈奴骑兵无法逾越的障碍。

匈奴人之所以可以在马背上骑射杀敌来去如风是因为人家从生下来就和马摸爬滚打，打狼你需要骑射，打猎你需要骑射，打人你更需要骑射，练不好你就得饿死。

在匈奴那，骑射是刚需。

但中原人民这就并非刚需，骑兵入伍前是拿锄头的，骑射这技术没有长年累月的练习是搞不定的。

也因此，骑兵也被一直定位成了侦查，警戒，偷袭和配合步兵主力的工种。

但这样的定位到了武帝一朝就不行了，因为此时的骑兵不能仅仅配合步兵防守反击，你还要杀出去打歼灭战。

一旦战略目标由依托长城不让你进来转变成跟匈奴死磕，步兵马上就没用了。

因为匈奴人哪怕打不过你，人家掉头尥蹶子就跑了，你两条腿永远追不上四个蹄儿。

你必须换工种！

这也就需要汉朝的骑兵能够硬碰硬的干掉匈奴骑兵。

但眼睁睁的骑射天赋差距在那呢，你要是跟人家比远射你就死定了。

比如李广大侠的一生，就是拿己之短磕敌之长的典型代表。

你自己可以射杀对方的射雕大侠，但你的队伍却并没有人家那样全民皆兵的素质！

李大侠的一生，基本上只要过了长城进入草原，就很少带回来好消息。

但与之鲜明对比的程不识将军，一生让匈奴不敢正视。

程不识的“成不败”开始让中原民族审视自己的“成”与“败”。

为什么他就能例外呢？

为什么程不识就可以永远不败呢？

因为匈奴的骑射在程不识那不好使！

再往深里究，是由强大的纪律性组成的军事方阵放大了中原民族的战争力量！

论正规战争，匈奴怎么能和尸山血海中战斗了成百上千年的中原民族比经验呢？

基本上步兵的阵法，谋略，士兵的训练方式在汉朝时就已经很成熟了。

跟你比骑射，我们永远也比不上。

但是，跟你比纪律，比团结一致向前看，比总能量的集中调度，你们比我们差了上千年！

我们是治水杠黄河的民族！

我们是基建狂魔造长城的民族！

我们是打过上百万规模战争的民族！

我们是所有适龄男子在一声令下驰援长平战场包饺子的民族！

在这片土地，这个民族所最令人害怕的战争力量从来不是个体的天赋异禀！

而是成百上千人旗帜鲜明整齐划一所聚拢迸发出的恐怖力量！

你们因为草原的基因天生打起仗来就是一个个松散的个体在各自为战！

你们令人恐怖的地方不过是追不上的马和高质量的骑射！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阵法和纪律由步兵牵引到骑兵上呢？

我们建立在马上的移动军团将弥平你们的个体优势，摧垮你们民族的生存力量！

自卫青开始，汉军的骑兵战术开始不再与匈奴人较量远射，而是将步兵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了过来，跟匈奴人玩肉搏来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

所有的骑兵编队，组成冲击方阵。

如步兵军团般，成整齐建制的向敌人高速冲击而来！

这是从未见识过老一辈骑兵作战的卫青对西汉的骑兵部队做出了**一次跨时代的关键性战法革命！**

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在关键要素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提前了四百年发明出了突骑战法！

这场革命，将骑兵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

大汉的骑兵部队由“骑射部队”转变成了“突骑部队”。

之所以说这是跨时代的战法，是因为没有马镫，突刺为主的战法非常困难且受伤率高。

正常有马镫的情况下，骑手可以靠双腿和腰发力，双手持矛突刺和砍杀，这样既准有稳而且不用担心刺杀对手时的后坐力。

但卫青时代的“突骑”战法是每个骑兵一只手挽缰绳，一只手将长矛长戟夹在腋下手腕攥住枪杆，利用马的冲击速度，击杀匈奴人。（如下图缺了一只手的詹姆）

大汉骑兵改为“突骑战法”玩肉搏后有三个好处。

第一，根据动能=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再除以 2 这个公式，马战的最大杀伤效果，实际上是人马合一的扩大质量和速度。

在这样的高速度下，靠着强大的惯性，只要你的兵器沾上匈奴人，基本上就是必死的伤。

第二，汉军的护甲比较先进，这样无论是肉搏还是冲锋时面对匈奴的马刀和弓箭都比较占便宜。

第三，确定战术后，汉军的长兵器可以派上用场，他们的则是马刀这种短兵器，你的兵器在正面肉搏时比他的长。

这在战场中非常重要，一寸长，一寸强，骑兵方阵大戟长枪的正面肉搏冲杀比匈奴人的马刀厉害多了。

第四，春天时汉军的战马有劲，匈奴马跑不过，这就导致了一旦汉军突骑距离匈奴骑兵够近时，将形成碾压优势。

过去的情况是，双方骑兵见面后，离着一段距离，双方就开始远距离抽射，但汉朝骑兵往往只会定点任意球，而且脚法普遍中国队。

但人家对面的匈奴人却可以各种盘带后突然起脚施射，而且脚法还刁钻准确。

这就导致了双方在一通爆射后，汉朝骑兵让人家都给踢死了。

但改革后，就换了天地。

双方开始照面后，汉族骑兵根本不再摸弓箭，而是在各种护甲下列阵全速向你匈奴人冲来！

只要双方的距离缩到了几十米的距离内，等待匈奴人的就只剩下上腾格里（草原老天爷）那报到了。

因为你的马跑不过（汉马战前喂粮食，有长劲），你的防御手段并不高。

两个民族间的战争由骑在马上的弓兵互射变成了骑在马上的步兵打弓兵。

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就好比所有的战争布阵时，都是步兵在前，弓兵在后。

步兵在前面挡着，后面弓兵射箭打对方的后援。

一旦前面的步兵打没了，军阵散了，后面的弓兵就变成了极其脆弱的兵种。

当然也不能光说好处，这种战法对汉朝骑兵也有两点劣势。

第一，排在前面的汉朝骑兵在冲锋缩短两军距离时有可能会被匈奴人射死。

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突骑方阵冲锋”的战法只能被中原民族所使用，而草原民族根本学不会。

因为如我们前面所说过的，步兵的战法、谋略、训练的方法经过了上千年的磨合早已成熟，**中原能够通过练兵方法和护具让步兵成建制成阵型的去正面搏杀！**

如今只是将步兵战法换到了骑着马。

卫青可以极大的借鉴前人孙武白起韩信等千年将魂的练兵智慧，去将骑兵部队打造成骑兵方阵。

让大汉骑兵们在冲锋中甘冒矢石，去冒着被射死的危险去冲锋到匈奴人面前。

而且实际上，看着挺危险，其实损失并不大。

因为一旦汉骑兵决定突骑冲锋后，就会将身体很好的和马融为一体，人身体往往是藏在马身后的。

现场造型颇有点类似于子龙这样的。

大家可以想象中国队压水花（这回不是足球队了，是跳水队）

谁也不会张牙舞爪的当活靶子冲过去。

而且他不像过去要张弓射箭时，身体的躯干和脑袋往往是完全暴露出来的。

更大的风险其实是马匹的关键部位被射后马匹摔倒导致的骑兵摔伤和压伤。

第二，你在全力冲锋刺死对面的敌人时，由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你捅死他的时候往往也容易被反作用力给顶下来形成摔伤。

哪怕后来有马镫后主流的骑兵对战时，双方大规模骑兵部队对突时基本是上面这个样子的。

无异于两辆高速小坦克对撞。

伤亡率很高。

这也是为什么此时的“突骑”战法真正在中原政权对战时并不有多大的优势！

因为没有马镫，你的后坐力导致哪怕你刺杀不移动的步兵时，你自身堕马的几率仍然非常高。

这往往就变成了骑兵和步兵一换一了。

突骑战术发明后，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往往也只有在僵局冲破敌军方阵时才会上造价高的宝贵骑兵部队。

但是，此时大汉的“突骑”战术却变成了专门对匈奴人的杀星战术！

还记得前面我们说的，匈奴人的习性吗？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
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

人家一看不对，第一反应是跑！是保自己的这条命！他们并没有中原政权那种拢住步兵方阵不被你冲垮的纪律性！

这也就导致了当汉骑兵军团集团冲锋足够近时，所有的匈奴人不是迎过来跟你干！

而是扭头玩命跑！

但你的春马跟汉军的粮食马根本跑不过，这就变成了匈奴兵在前头跑，汉军在后面加速度撵上，一枪扎死。

双方的马都在往前跑，匈奴马的前冲速度抵消了很大的后坐力！汉军扎死匈奴人后倒并没有太大的后坐力了。

汉骑兵因此反而伤亡率并不高！

所以汉军此时所谓的“突骑”战法，只对匈奴人有奇效！

有些埋怨我在所谓“不重要”的事情上浪费笔墨的同志，还会有这个感慨吗？

上一章不写匈奴的习性和草原的逻辑，此时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啥卫青霍去病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

这两点劣势，在中原民族千百年来的练兵方法下，根本不叫个事。

我们的奖惩的军法以及训练会让战士们卯足劲视死如归的向前冲。

而且卫青的战法改革后在出兵时机上也开始对匈奴形成毁灭性打击。

卫青的出兵时间近似于一种帮匈奴断子绝孙的套路。

狂魔级别的匈奴民族自治区的计生委主任上岗了！

太他妈可怕了！

匈奴人的游牧习惯一般是在春秋多活动，多搬迁，不容易摸到规律。

因为春天牧草在经历了一个漫长冬天后还没有长出来，资源不丰富，须常转换放牧点防止啃秃。

到了秋天时，需要多让牲畜多移动，多动多吃养秋膘，同时扫荡春、夏、秋三季剩下的牧草，延缓进入救命的冬草场时间。

到了夏天和冬天时，游牧民族往往就要进入半定居状态了。

而且定居的地方往往是比较固定的。

因为草原虽大，但适合季节性定居的地方就那么多。

夏天的时候，游牧民族往往会选择多山多水的地方，因为夏天温度高，对游牧民族需要面对三个巨大威胁。

瘟疫、缺水、蚊虫。

选在山区会有风大，融雪多，蚊虫少的好优势。

尤其多水的山区，这种地方并不多。

到了冬天，游牧民族往往更要选择山谷背风出进行定居。

因为草原冬天会下大雪，山南坡可以避风寒，还因为受风面的山坡雪较薄，牲畜们更容易吃到草。

所谓的冬季草场往往也是指这种具有特殊地理特点的山区草场。

所以夏冬两季，往往都是游牧民族近似于定居的季节，这个时候，容易被找到，而且容易被打歼灭战。

但看似两个选项，实际上只有一个。

你中原人绝对不能在夏天去找茬。

因为夏天的草原你中原人很难进去，大量的蚊虫叮都把你叮死了，而且夏天的草原马已经缓过劲来了，整个游牧民族属于战斗力开始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能触霉头。

最完美的时机，就是晚冬早春。

经历了五个月冬季的草原民族这个时候极其脆弱。

马瘦毛长光剩蹄子肥了。

不仅战斗力差，还因为聚集在一起没来的及散开换草场使得非常容易被包饺子打歼灭战。

卫青的肃清河南地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完成的。

从来未见过的，恐怖的，突骑战法在早春的突然袭击下使得白羊楼烦两部几乎被断了根！

这就好比一种前所未见过的新型病毒突然出现后，靠着本身的抵抗力根本就没有能力抵抗！

比如当年西班牙殖民者向美洲传播天花迅速灭绝了印第安人。

千年来，都是我们射你们，咋突然蹦出来这种打法！

更可怕的是，根本没有解药！

唯二的解药，就是中原军制配马镫（原因两晋再讲）以及汉帝国自我老去崩溃！

这两味解药，都需要你无可奈何地等下去。

这场战役，卫青尽复昔日蒙恬所获故地，河套平原再次回到了中原文明的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河南地的陷落使盘桓在阴山南麓的匈奴本部失去了原本的战略纵深，心脏腹地被暴露了出来。

为了巩固这个地方，武帝修建了著名的西南抗匈前沿要塞，朔方城。

我们要记住这座城，因为这几次军事战役，再加上为了建这座城，武帝已经几乎把前面祖宗三代积攒的这堆家底都打光了。

你可能会问：干啥了？这就都打没了？

打仗是一方面，修城是一方面。

没有一个能随随便便成功！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下武帝这钱都是咋造没的。

打仗的成本不多说了，卫青虽然每次带的兵都不多，不过都是精锐骑兵，一个特种兵和一个大头兵的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我们也在很多战中详细讨论过。

先说个结论吧，一个汉朝骑兵的成本至少是十个步兵的挑费。

打仗的成本先不提了，这次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前面没说过的一个问题。

凭空修出一座城是个啥工程？

有四要素：

第一，要有人，大量的人。

第二，要有修城的专业工具。

第三，要有修城的工程材料。

第四，要有大量的粮食。

缺一不可。

先来说人，武帝征发了十万多人去修建这座城。

再说专业工具，大量的生产工具要从关中与中原地区往朔方调。

再说工程材料，极度缺乏，无论是石头还是砖，都要现场制作，一切重头来。

说完上述三点后，最可怕的第四点要找你算账了。

得用多少粮食？

这个时候，朔方的地理位置开始无限放大此次工程的巨大成本，为了通俗解释，我想到了一个比较好理解的例子。

外卖。

为啥外国的外卖行业发展不起来呢？

为啥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京东可以当天就到货呢？

因为人口密度。

中国的大城市中，一栋楼抄起来就二三十层，一线城市人口抄起来就突破千万，**所以人口密度导致了外卖员跑一栋楼也许可以送上好几单，大型电商的仓库可以在当地根据大数据算法提前把货备足。**

如此一来，外卖单价不仅能下来，外卖人员的总收入还能上去，这在哪怕发达的欧美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很难达到的。

没办法，人口密度在这里了。

“城镇化”的最伟大意义，就是通过人口的集聚产生高人口密度从而放大财富的产生效率和规模。

为啥越是高层多的地方房价也越贵呢？

按说大高层停车也费尽，物业费也高，上下还总得等电梯，活着多特么累啊！

你叫外卖，下馆子，逛商场，当白领还方便了呢！

只有人才、人力、资源的总量和密度上来，出现集聚效应，经济才能迸发，活力才能显现，各方面的成本才能降下来。

衡量一个城市的房产是否投资有一个硬性指标，就是看新涌入的青壮年人口数量。

迁移到武帝修建朔方城，也是一个意思。

看看朔方城在哪吧。

离咱当年谁也进不来的圣地老区近 700 公里，离关中平原近 1000 公里。

人口总量、人口密度、物质储备等等所有方面几乎全是零！

这也导致了在朔方建一座城的成本与在中原建一座城的成本相比，可以达到**惊人的数十倍！**

对，你没看错，**数十倍！**

人口，器材，原材料，粮食这四个方面，中原的人口高密度地区都可以就地取材，而且互通有无的成本也低，张村有铁锹，李村有石材，王村挨着粮仓近，赵村是人口大县，四个村一攒和，这城就开干了。

但朔方的**人口需要调，器材需要调，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工匠也不富裕，原材料也不好找，再加上粮食需要全国去调，所以成本程几何级数放大。**

你可能会问，关中也是沃野千里呀，供十万人的粮食还费劲吗？

很费劲。

因为关中是产粮大户不错，但它的排量也大。

因为这里是首都，有常备部队，有官僚机构，有皇室开销，不建朔方城的时候，关中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需要每年经黄河漕运以及豫北通道往关中输血。

所以朔方城这个帝国西北角的工程成为了全国性的运粮大输血。

朔方城在今天的内蒙古巴彦淖尔附近，距离最近的关中平原按当时的道路来算都要接近两千里。

更不要提当时的关东大平原了。

据史书中记载，**自山东中原往朔方调粮的成本达到了惊人的二百比一。**

也就是说，二百斤粮食，能运给朔方一斤。

大量粮食的消耗在了运输的途中。

这座城也堪称中国古代史上成本最奢华的建筑之一了。

所以说，建千秋之功业，往往会成为黎民百姓的莫大悲哀。

建朔方城有用吗？

当然有用，它将整个河套平原从此牢牢的控制在了我们的手中，这成为了后来削匈奴的重要桥头堡。

但修这一座朔方城，却已经把国库掏的底儿掉了，别看**汉初六十年的积蓄，根本禁不起这种规模的战役与工程。**

按说到此，武帝应该停止脚步了，因为大事不能一块干，国力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年秦始皇就是大事一块上马结果二世而亡了。

不过武帝却比始皇帝有一点高明的创新之处，始皇帝只花钱，但人家武帝却满肚子花花肠子的能挣钱。

你可能会纳闷，一样的土，一样的地，都长那些东西，武帝咋就比秦始皇能挣呢？

因为武帝，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将金融玩到登峰造极的皇帝。

武帝是如何成为金融大鳄的故事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说，先来说此次战役的收尾。

再立大功的卫青被封为长平侯，食邑 3800 户；苏建、张次公随卫青征战有功，封平陵侯、岸头侯。

不过另一边渔阳方面却着实无奈，韩安国方面本来就是被武帝战略放弃的一个点，兵将啥都没有，于是只能象征性的把烽火台点着然后固守待援，渔阳再次被匈奴施暴，被劫掠了 1000 多边民。

既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的武帝对于韩安国的战报很愤怒，不过并没有处罚韩老将军，而是调他去了渔阳的东北，世界的尽头右北平。

韩安国在颠簸流离与匈奴的高压之下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死在了任上。

韩安国死后，武帝想起了赋闲在家的李广，命他即刻起任右北平去干太守。

和韩安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匈第一高手李大侠一上任后，匈奴方面听说当年煮熟了都能飞的李大侠守边疆了，并结合了各种江湖传言，比如只有李大侠看不见的，没有看得见还射不死的之类，将整个东北地区看成了军事禁地，纷纷躲着这块地方，能绕道就绕道，实在避不开了也快马加鞭，生怕让李大侠盯上。

于是，李广就这样在汉匈如此紧张的高压态势下，在抗匈一线当了好多年的太平镇守，最大的娱乐活动变成了上山打老虎，著名的“李广射石”（拿石头当老虎爆射）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发生的。

话说回来，失去了天苍苍野茫茫的河套平原后，令汉朝比较意外的是，匈奴人并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

因为此时，匈奴的内部发生了内乱。

公元前 127 年冬，军臣单于死了，弟弟伊稚斜在权力斗争中打败了自己的侄子，军臣之子於单自立为了单于，於单逃亡到了死敌汉帝国这边，梦想着借助汉朝力量帮助他复国。

草原的逻辑再次出现了，当你从大汉能和亲要来贡品时，所有人认你这个老大是没问题的，你父死子继的那一套还能说过去。

一旦两个民族开战，必须最众望所归的那个英雄被选拔出来领导我们南下抢劫！

於单跑过来后，武帝封他做了个非常黑色幽默的涉安侯。

多么有招降色彩的名字：跑过来就安全了！

不过武帝还没来得及用这枚棋子，没过几个月，於单就死了，伊稚斜那边则新王上任三把火，在转过年来的公元前 126 年夏天（罕见的夏天出兵），发兵数万攻代郡，杀太守恭，掳掠千余人；同年秋季又攻打雁门，杀掠千余人。

公元前 125 年夏（又是不按套路打的夏天），匈奴本部又出兵九万，分三个梯队骑攻入代郡、定襄、上郡；与此同时，右贤王部率军向朔方进攻，四路大军进犯，各边郡被杀者数千人。

针对伊稚斜接二连三的挑衅，武帝这位出了名的不好惹却并没有什么反应。

武帝一直很沉默在于他又在酝酿一次强力出击。

人家搁那憋大招呢。

武帝搁那憋大招的原因**在于中原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的战争成本劣势再次显现出来了。**

中原政权准备筹备一场与草原民族间的战役实在是太过于劳民伤财。

卫青的这几次出兵，所带者最多不过五万，但这整个过程中的人吃马喂各种消耗却是相当惊人的，欲了解详情，请回看“胡服骑射”那一章，我们详细的描写了骑兵与步兵消耗的巨大差别。

大规模的骑兵军团组建，是建立在一整套国家机器的系统上的，没有强大的官僚机构，没有足够的民力支持，没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想都不要想。

在上次的攻略“河南地”成功后，武帝的战略思维又上升了一个层面。

小打小闹的没劲，和少数民族作战，由于自身战争成本太高，必须打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歼灭战。

武帝是博弈论的高手，我这发一次大招太费劲，不能跟你仨瓜俩枣的逗着玩，我要集中优势彻底一拳打死你！

你跟他一年打上二十场，场场大炮打蚊子，不伤其筋骨，过两天人家又杀过来了。

你得把蚊子都拢一块集体消灭！

面对着巨大的战争成本劣势，在和匈奴人打了多年交道后的武帝终于发现了匈奴最终极的弱点——成材率低。

不要误会，不是说匈奴人的人才少，人家那的孩子生下来，只要能长大，就不用担心不能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成材率低，是指他们的生育数量低。

草原民族对于战争有着天生的优势，原因在于他们的生活就是战斗，养牛养羊就要天天生活在马上，和恶劣的天气斗，和狡猾的狼群斗，自然而然的战斗力就上去了，而且全民皆兵。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牢牢地制约着匈奴人养育孩子的数量。

原因在于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特别像今天的城镇化成为了最好的避孕药一样，养一个草原上的孩子与养一个中原的孩子成本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农耕民族的孩子长到三岁基本就能帮大人打酱油了，爹妈不用太操心，扔个地方就能和狗剩二蛋子玩上一天，大点就能帮着爹妈带孩子做饭了，小大人们好用的很。

但是在草原上则完全不一样，孩子在能骑马之前每天都是险象环生的，不是担心被狼掏了就是怕被马踢了。

换句话说，两种生活方式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需要大人关注的成长周期的总时间和精力不同。

农耕民族的家长关注的成本就低，生出来也就苦个两三年，慢慢的他就能帮你干活了，越大越能干，还能出现大娃带小娃的人口红利，所以就更加驱使着乡亲们在白天干了一天活后晚上接着忙活。

所以经常看到一个汉族妈妈身后跟着一大堆孩子，比如说卫青他妈，社会最底层的卫大娘都生了这么老些个孩子。

游牧民族则不同，不可能像农耕民族那样敞开了生，**首先草原的能量收集能力就低，养活不了太多的人口，而且又要养羊，又要放牛，还要打猎，这种生产方式并非是孩子所能搭上手的。**

再加上周围常常险象环生，不是地上的狼就是天上的雕，所以大人还需要腾出精力经常盯紧自己的娃。

这就导致了草原家庭既养活不了那么多的娃，又在很长的时间里指望不上自己生的娃。

生活方式和关注成本的双制约使得你无法肆无忌惮的生孩子，这就好比今天的一线城市即便计划生育放开后也生不动。

因为每一个孩子生下来后的的定位不再是帮你带孩子打酱油，而是奔着艺术家，学者，董事长的方向进行培养。

这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更何况匈奴的成材不光成本高，而且夭折率也高。

草原上不比中原，各种天灾的危险概率也大大超过农耕民族。

农耕民族遇到大天灾可以逃荒和吃余粮，但草原上一场没顶的大雪或者旷日持久的大旱或者莫名其妙的瘟疫，也许一个部落就被灭绝了。

所以我们从来看不到草原上出现人口爆炸。

这种较低的成材率也就意味着，如果草原民族的人口遭遇重创，他再缓起来的难度非常高！即便重整旗鼓也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中原民族死上个几百万根本不叫事，没两年就回来了，秦末都打成什么样了，没多长时间人口数量就又都回来了，到了武帝年间比秦初最巅峰时还多了一千多万。

但匈奴则不然，极盛时不过一百万，还要算上老弱病残，他要是损失个二三十万，就属于伤了大元气了，多少年都难以缓过来。

因为你人口基数太小了！

比如现在的被拆散的苏联各国，脆弱的经济和突然损失的大量人口导致了他们距离二战都多少年了，男女比例任然缓不过来。

正所谓有利必有弊，优势的同时必然也会伴随它的弊端，你残酷的生存环境塑造了你的全民皆兵，但其实你却因此养活不出来足够多的草原战士！

农耕民族的弊端在战争成本，游牧民族的劣势在于人口基数。

匈奴已经兴起几百年了，越混越壮大，算是族运昌隆。

不过他们的好运气到头了。

他们碰上了一个从来不在乎成本，而且极其能将成本转嫁到百姓头上的汉武大帝！

武帝，是匈奴这个民族的一个大劫难，他又玩了把大的，这次的目标，是歼灭匈奴本部的西方援助，右贤王势力。

公元前 124 年春，李息、张次公为将军率兵从右北平出发，攻击匈奴左部，起迷惑作用。

卫青率领本部三万骑兵出高阙，游击将军苏建、彊弩将军李沮、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率数万人配合。

东西两路军，总兵力共有十余万人。

卫青率四将军自朔方出发，经高阙过阴山，展开七百里长途奔袭，目标直指右贤王王庭。

右贤王那边是得到信的，但是他成竹在胸，根本没有当回事，而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举行了春季大派对，整个部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

右贤王之所以没有太拿卫青当回事，在于他远远地西迁了本部势力，在他的王庭驻扎地与高阙之间，隔了几百里的戈壁与山地。

他认为这段无人区是汉军不可逾越的障碍，不过他肯定没有好好研究卫青的千里奔袭“河南地”的战例。

他忽略了，**此时的汉军，已经具备了骑兵军团的长途奔袭作战能力了。**

而且不得不说，中原政权的骑兵战法及水平在这个时候几乎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巅峰。

完全是机动化的，训练有素的突骑部队，在卫青这种卓越的将领指挥下，堪称冷兵器时代的最早的坦克部队。

那么问题来了，所谓“骑兵军团的长途奔袭作战能力”，它需要什么关键要素呢？

第一、专业的向导。

第二、大量的战马。

右贤王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摸准了什么呢？

并非因为他认为他藏的这地方没有人能找到，而是他并不认为这几百里大沙漠你能杀过来。

像第一个关键的向导问题，对于汉军并非是困难因素。

顶级导游是有的。

这个时代，汉奸还是罕见的稀有动物，到是匈奸一抓一大把。

没办法，陈佩斯老师总结过：没条件谁投降啊！

培养一个汉奸你匈奴能出什么价码？

牛羊肉和草原女人要是天天来谁也受不了。

倒是匈奴那边随便过来一个往往就是高技术型人才而且咱这边给点待遇就能引诱过来大鱼。

这帮“匈奸”能提供汉朝军队非常稀缺的战争资源：活地图！

去草原旅游过的朋友在苍茫的大草原上往往会有一个感觉：转向。

这特么哪跟哪啊！

但人家本地人却自带导航的哪哪都明白！

没有“匈奸”们的高质量带路，卫青是不可能如此精准的一次次找到匈奴主力的冬季聚居草场的。

叛徒永远是最可恨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克的。

当然匈奴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右贤王把队伍带到了大漠以西。

这地方，因为茫茫大漠，所以是理论上的绝对安全。

由于冬季，大漠行军的水源由于融雪并不是问题，但粮食却很是问题。

人和马都是没有沿途给养的。

这就需要每名战士需要带着五六匹甚至更多的马，才能载足够的粮食（人吃肉干马吃精粮）并以高速横渡大漠（要达到奇袭效果需要不停换马骑乘均摊马力）。

右贤王并不认为，汉军会有如此多的军马并下这么大的血本跨过大漠来打他。

所以他天天喝的很美。

也不能赖他，截止到这个时代，从来没有人见过并想象到，会有人，拿出整个国家的能量，聚集到三万骑兵的身上，去打一场收益率极低的战争。

但历史的最迷人之处，就在于一旦拉开数千年的宏大画卷，总会有一些让人想象不到的人和手笔被呈现出来。

这种黑天鹅的极低概率只要出现，往往就是灭顶之灾。

此时的游牧民族代表匈奴人，正处在这极低概率的风口刀尖上。

草原计生委卫青主任那边在右贤王大排宴宴之际，率大军不眠不休急行军七百里，趁着黑夜包围了右贤王的营帐。

被围当时，右贤王帐中大醉，忽听帐外杀声震天，火光遍野，右贤王惊慌失措，抱着爱妾和几百贴身侍卫向北逃去。

群龙无首的右贤王部在挣扎一阵后放弃了抵抗，此次的战果，再次刷新了上次定“河南地”时的战绩，俘虏了右贤王部的小王十余人，几乎所有高层全部被抓，俘虏部众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数十万头，几乎消灭了右贤王部的所有有生力量。

卫青趁着早春各部落人马集结，给右贤王部人工绝育了。

为什么如此扎堆呢？

各部落不都有过冬草场吗？

咋还至于让人家几乎打出了灭国性质的战绩呢？

因为右贤王选的这个地方，是同志们的共识。

这个地方，从理论上绝对安全！

上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未有中原民族可以跨过这片大漠！

我要是单独过冬绝对就让人平了！

这艘方舟的船票我们可不能拉下！

结果没想到，这船票是特么泰坦尼克号的！

说到底，就是谁也没想到！

也因此，当卫青在黑夜中率领三万大汉小伙子冲出来时，尚武的匈奴人才会几乎使不出任何抵抗的缴械投降！

此乃神兵，从天而降！

心理防线崩塌了。

得胜后，卫青引兵凯旋至边塞，武帝令使者持大将军印在军中便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从属于大将军，加封食邑 8700 户，卫青的三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都被封了侯，随从诸将也跟着沾光，皆被封侯。

要额外交代一下，作为牵制的东北军李息作为打酱油专业户再次将出塞击敌变成了品味塞外风光，再次啥也没碰上安全回国。

这种运气，不服不行。

伊稚斜逐渐发现，他名不正言不顺的“篡权”在变得越来越无所谓，所谓的“诸侯王”们对于他的威胁越来越小。

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这边风景独好，发展的一家独大，而是南边的武帝在不断的帮他“削藩”。

他眼瞅着就要被削成光杆司令了。

同年秋天，已经输急眼的伊稚斜出兵万骑攻代郡，斩都尉朱英，劫掠千余人作为报复。

武帝已经不在乎这种小打小闹了，胃口越来越大的他，准备趁热再打匈奴。

这次将眼光放到了匈奴的本部，伊稚斜的王庭。

伊稚斜没有想到，这次武帝没再帮他削藩。

而是削他来了。

公元前 123 年春。

又是春！

攒了一年钱的武帝再次上了牌桌，令卫青为大将军，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信为前将军，苏建为右将军，李广为后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分领六路共十万大军，编制严整的由卫青指挥，从定襄出发，北上找伊稚斜决战。

这次的出兵并不如前几次顺利，因为大军刚刚出发，就碰到了数千匈奴部队，十万大军不出意外的将这伙匈奴部队歼灭，不过这让卫青犯了难。

突如其来的变故将大军暴露，如此北上是否能完成最开始扫平匈奴王庭，拿下阴山南麓的既定目标呢？

谨慎的卫青引大军回定襄，休整了一个多月来麻痹匈奴。

但无论你怎样演戏，你的既定目标都很难达成了。

因为匈奴有了准备。

因为季节也走过了最完美的晚冬。

你很难再像前两次那样包饺子一锅端了。

总不可能永远让你啥啥都占上。

但卫青运气还是不错的。

他这趟并没有白来。

因为伊稚斜从汉军的规模判断出了此次汉朝出兵的目的，他也在调集力量，准备和汉军来一把大的。

他要亲自见识一下汉军近来军事神话的真正底色。

这就好办了。

只要你敢进来赌，你就完蛋了！

一月后，卫青再次引大军出发，出定襄数百里，在阴山主脉附近遇到了匈奴本部，展开激战。

双方终于展开王牌大决战了。

激战刚刚打响，令卫青措不及防的是，左贤王突然从右翼率部加入了战斗。

卫青在主战场听到东北方向有敌增援，令前军赵信与右军苏建合并，阻击敌军，保卫右翼安全，卫青则率主力和左军后军与匈奴本部主力展开激战，前军右军顶住了驰援而来的左贤王。

大战了一天，汉军的阻击部队率先顶不住了，前将军赵信原来就是匈奴的一个王，因为战败后投诚而来被武帝封侯（汉军从不缺好导游），如今在极度不力的战况下再次反水，带着所剩的本部兵马投降匈奴。

赵信的临阵脱逃后，苏建雪上加霜，本来就薄弱的右翼在鏖战下死伤殆尽，苏建右军骑阵被冲垮。

不过右翼的苦苦支撑并没有白费，苏建扛下来的这一天为卫青争取了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支持。

卫青率本部兵马大破伊稚斜的匈奴主力，共斩杀一万九千余人，伊稚斜领略到了汉军精锐的可怕战力，率领匈奴主力向北逃遁，左贤王看到主力已去，于是也撤出了阴山战场。

此一战，卫青在匈奴几乎所有军事力量的夹击下完成了大胜，展现出了很多潜台词。

论战损比，汉匈达到了近一比六**（首虏前后凡万九千馀级，而汉亦亡两将军，军三千馀骑）**，而且还是在左贤王突然率本部主力加入的情况下。

如果左贤王部不来，很有可能伊稚斜就被卫青突突死了。

如果说“定河南”和“灭右贤王”这两次大胜有汉军偷袭的因素在，那么这次的漠南会战则说明了一件事情。

汉军此时的骑军战力对匈奴几乎是压倒性的优势！

不过前军叛逃右军被击溃，未收全功，在料理后事之时，卫青展示了自己为啥可以做到大将军这个位置的另一面。

苏建由于战败，理应获罪，汉朝的军法当时非常不地道，根本不问原因，只看结果，你只要是败了，就要军法从事。

在军帐中，卫青遍问诸将，应该定苏建何罪？

周霸说：“大将军出征以来，还未杀过副将，现在苏建弃军而逃，可以斩苏建立大将军军威。”

闳和安都说：“不可！兵法云，两军交战，兵力少哪怕死战也是打不过兵力多的一方，这次苏建仅以右军抵挡左贤王的数万人马，奋战一天多，军队伤亡殆尽，也不敢对朝廷有背叛之心，自动归来，如今反被杀掉，这不是告诉将士们今后如果打了败仗万不可回朝吗？”

卫青的回答很有水平：“我侥幸以皇亲身份在军中当官，不愁没有威严，而周霸劝说我树立个人的威严，大失作为人臣的本意，何况即便我有权可斩有罪的将军，我也不应在国境之外就擅自诛杀，而应将情况呈报天子，让主上裁决。”

于是卫青将苏建关押起来，送往朝中，后苏建出钱赎罪，武帝饶了他的性命。

这件事透出了卫青一点非常可贵的品质，谨慎。

卫青当场不杀苏建，实际上就相当于饶了苏建，留下后路将来好见面，而交给武帝处理，又尊重了领导的最高裁决，这一点，对于控制欲极强的武帝来说，算是处理的恰到好处。

而且卫青虽然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却从不结党，更不养士。就是这位被饶的苏建，曾经劝告卫青应当养士，可以得到好名声与影响力。

卫青则认为养士会让天子忌讳，以前窦婴和田蚡大养士人，广招宾客就常让武帝极其不爽，卫青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何处，也明白自己伺候的这位爷有多么的疑心重重，所以处处谨小慎微，厚德处事。

从小下贱的出身让卫青将谨慎牢牢的融入了血液中，与此相比，李广类似于私收梁王军印的这种事就显得实在是太业余了。

卫青之所以能立下不世功勋，固然有着很多可遇不可求的机遇。

比如英武的雄主，强大的国力，再加上自身的军事才能，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深厚的内功。

“掌大权而主不疑”，这是种非常可贵的能力，卫青在他的一生中，都在用着一种厚德载物的姿态应对着人与事。

前半生，是他的姐姐成就了他，但后半生，则是他挑起了整个家族的担子，以至于他在世的时候，从无人敢陷害卫家和太子。

他如果在，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几乎不可能发生。

为将如此，算是真正的“国士无双”了。

此次卫青却并没有再次进爵，因为武帝的战略构想是打算将匈奴王庭势力彻底歼灭，实现对阴山的实质性占领。

卫青虽然得胜，却没有完成这一构想，连带着，所有随军的将领也没有得到军功奖励，作为后将军参战的李广，再次与封侯失之交臂。

不过虽然并没有将匈奴一棍子打死，但占领阴山的战略目标却意外地达成了。

赵信回到匈奴后，伊稚斜大为看中，封他为“自次王”，又将妹妹嫁给了他。

赵信给伊稚斜献计说：将王庭迁址漠北，大漠重重，以引诱疲敝汉兵，然后我们乘其疲弊而击之，必大胜。

伊稚斜同意了这个计划。

困扰了数百年的匈奴，就这样被中原民族赶出了漠南，整个阴山山脉首次纳入了中原政权的势力范围。

伊稚斜在赵信怂恿下的这次北撤，看似是丧权辱国大怂包，其实是当时匈奴人的最好选择。

因为对面卫青突然的战术升级，配合汉武帝雄才大略的超级整合国家资源的能力以及每年早春出兵帮你灭绝人口的时机，使得此时的匈奴政权根本就不再具备同等对战的能力了。

只要春天人家卫青带兵来了，基本上让人逮着就是团灭！

所以此时撤退走，虽然不好看，虽然漠北更艰辛，但却没办法！

从此，大漠以南无王庭。

在不世出的名将卫青的带领下，汉帝国将河套平原与阴山山脉纳入了自己的国家版图，匈奴右翼被打的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匈奴本部元气大伤，远遁漠北。

在汉匈之间的第一阶段的比拼中，汉帝国完胜。

此次阴山决战中，有一个小将的表现异常惊艳。

这个十八岁的小将独自领八百精骑，做为一支奇兵脱离大军在大漠奔驰数百里，擒匈奴相国，当户等高官，杀伊稚斜祖父，擒其叔父，斩杀匈奴 2028 人，勇冠三军，受封“冠军侯”。

这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对于第一名的永远称号。

匈奴人并不知道，屡次战胜他们的主抓草原计生工作的卫青主任其实并非是本民族的最大苦主。

真正的民族煞星另有其人！

唉，这是缺了多大的德，老天才会派下来这两个野孩子搞你！

“三光匈奴”大队长，要登场了。

第二十八战：打通河西走廊

有这样一种人，出道即巅峰。

有这样一种人，人家的起点，往往是我们努力了八辈子的终点。

有这样一种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永远的屹立在了一个民族的丰碑上。

有这样一种人，上述三者合一。

这样的人杰比较罕见，只要出现往往都会成为时代之光。

但这样的人，往往也因为过度闪耀璀璨，容易在极度绚烂后被上天召回。

老天是让你带着任务来的，不会让你驻世太久的。

你要是没完没了的长期驻场，那天道的平衡就该被破坏了。

今天说的这位，就是这样一个人。

漠南之战中，18 岁的霍去病带着八百勇士横绝大漠，直捣匈奴的大后方，斩杀俘虏诸多匈奴高官，宗亲，斩敌 2028 级。

武帝闻之大喜，给此次斩首行动定了个非常好的评语：勇冠三军！

霍去病也以此功获封冠军侯。

现在我们往往将各项赛事中的第一名称之为冠军，原因就是在于在两千多年前，有一个天纵奇才的少年将军，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创下了无与伦比的大功业。

“冠军”二字，因他，从此与众不同。

也因为他的光芒太过于耀眼，自他之后，这个“冠军侯”的爵位是罕见赏人的。

不是领导舍不得给，而是给了怕你扛不住。

大名独享，这是往往只有帝王才能享受到的荣耀，比如说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后世这官就彻底没了。

同理，“冠军”这个词其实我一般也很少说，因为分量太重。

乔丹是六冠王，没问题。

再说别人，总觉得差点意思。

如果说卫青是匈奴的第一苦主，此前已经六战全胜，匈奴人一看到“卫”字旗号就俩腿哆嗦，那么霍去病，则是整个匈奴民族的第一煞星。

在他手下，匈奴民族被屠灭了近六分之一的人口。

赶上希特勒秃噜苏联了。

霍去病这个人，是天选之子，我很少用这个词。

下一个能称得上是天选之子的，要再等上一百二十年了。

六百年之后，匈奴的后裔阿提拉大王席卷欧洲，一千三百年后，蒙古人席卷世界，他们都被欧洲人绝望的称为“上帝之鞭”。

草原民族每次席卷南下，都会给诸多文明的人民带来巨大的恐惧与无助。

但殊不知，游牧者们也曾经狠狠的被大鞭子抽过。

霍去病，就是匈奴人民的“腾格里之鞭”。（草原老天爷的大皮鞭）

他的降生，似乎就是为了灭匈奴而来的，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机会全部自然而然的集聚到了他的手上，并由他之手，散发出了令人恐惧的光芒。

接下来的故事，用个二战时的德国著名军歌来总结非常合适。

闪电部队在前进！

还是要简单先介绍下霍去病这个人，上一章我们提过，霍去病是卫子夫的二姐卫少儿与平阳府中一个姓霍的小官偷情私生的。

霍去病和他舅舅卫青一样，都是一对露水夫妻的产物。

不过他比他舅舅幸福的多，他出生后没有多久，他老姨就成为天子的宠妃了。

小霍同学因为老姨给力并没有像他舅舅那样经历什么痛苦的童年，而且也没有人在意他的出身了。

因为他的身份后来变成了外戚，皇后的大外甥，而且从小聪敏英武，深受老姨夫武帝喜爱。

你可能会说：这小子沾了他老姨的光，所以才如此的少年得志。

不否认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我们要正视的是，武帝并非寻常帝王。

纵观他的一生，也许身边有各种各样的坏人，要么冷酷艰险，要么视贪如命，但人性甭管操蛋成什么德行，却无不是身负大才之人！

武帝是爱才的，因为这人要是没有本事是无法帮他达成丰功伟绩描绘宏伟蓝图的，只靠着裙带关系的酒囊饭袋，是入不了他的眼的。

霍去病必定是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才会让阅精英无数的武帝看重，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说，哪怕霍去病这孩子是块材料，武帝对这个孩子也有一种独特的偏爱。

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做长辈的，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宠爱一个晚辈，当师傅的，往往会特别喜欢一个徒弟，也说不出来为啥，就是稀罕。

这往往是宿世的缘分，我们管这个叫做门徒般的宠爱。

对于武帝来说，霍去病就是他的门徒。

武帝对于霍去病宠爱到了什么程度呢？

此次跟随霍去病出军的八百勇士，是整个汉帝国精选出来的精英中的精英。

这次随舅舅卫青直捣阴山，武帝封他的职位叫做“骠姚校尉”。

骠姚者，劲疾之意，大白话就是又猛又快。

这个职位，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特种部队大队长的职务。

所以霍去病可以单独脱离大部队去寻找战机，而且带着八百人就敢横绝大漠，这不光说明霍去病的超人勇敢，更说明了这八百人具有着非常强悍的战斗力。

将汉帝国精选出来的特种部队交给一个 18 岁的从未上过战场的小将，不是武帝的偏爱是什么？

这就是领导的刻意培养与破格提拔，把你放到那个岗上，就是为了让你出业绩的。

有的部门岗位是糊弄你画大饼的，有的部门岗位则是给你点炮儿让你往上窜的，虽说各岗位的发展确确实实各有千秋，**但拿资源作为关键衡量点来判断领导的用意，还是没错的。（还有一个关键指标，是岗位的担责风险）**

武帝的打算，是再造一个卫青。

霍去病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岁数获得这么大的舞台，与他舅舅有着极其重要的间接关系。

此时的卫青，六战匈奴全胜，威望无双，任大将军，统御诸将，权倾朝野，虽然卫青做人务必谨慎，从不结党，但武帝作为人君，依然有他的打算。

权力不可一家独大。

大将功高封无可封之时，于君于臣都是双输。

所以武帝需要进行权力的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提拔一个大将，既是为了搞平衡，也是为了做人才梯队储备。

公司和组织甭管多不缺人，每年还是要定量招一定人的。

哪怕少，梯队万不可断！

除非你自己就没打算往长了干。

霍去病就是武帝筹划已久的选择。

才干与岁数都合适，再加上本来也是他卫家的亲戚，培养与任用也不犯冲突，将来比较能够完成军权的对接。

不过即便大爱，寄予霍去病以厚望的武帝还是展现出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手腕，**不盲目降恩，而是逐渐的试探他的才干究竟能够撑得起多大的场子。**

武帝在他的揭幕战，给了他八百勇士，是骡子是马，你给我遛上一大圈吧！

一圈遛下来，霍去病交出了满分的考卷。

接下来，武帝给了他一万人，同样还是千里挑一的精英，不过任务却极其艰巨，霍去病要带着这一万人去攻击河西走廊。

远迁漠北的伊稚斜失算了，他以为示弱的匈奴能够诱惑武帝，却没有想到，武帝将眼光望向了遥远的河西之地。

因为一个人，带来了更大的诱惑。

大漠第一越狱高手，张骞登场。

接下来这段故事，很感人，用我们的伟大领袖习近平同志形容我们共产党员的话讲：同志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行。

话说 18 年前（有点像武侠或言情小说的开场），公元前 139 年，刚刚继位一年的武帝进行了一次人员招标，目标很玄幻：前往西天交朋友。

要交的朋友是个啥？

这个朋友叫大月氏。

为啥武帝要去特地派外交代表团不远万里去交朋友，原因在于那个古老的命题：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大月氏是一个曾经很强大的国家，居住在敦煌与祁连山之间，秦末年间，大月氏国力达到顶峰，满世界侵略，攻占了邻国乌孙的领土，还与匈奴开战，两国互有胜负。

不过后来匈奴迎来了雄主，杀了自己老爹的冒顿单于将匈奴带向了辉煌，不但将刘邦打的和亲认怂，还多次击败大月氏，大月氏国力也因此每况愈下。

到了冒顿的儿子老上单于在位时，大月氏被匈奴彻底击败，自家国王的脑袋都变成了老上单于喝酒的壶了。

大月氏人经此国难，觉得祁连山这地方生存环境忒特么恶劣了，不是咱们爷们混的地方，于是举族西迁，跑到了今天的伊犁地区，赶走原来的土著“塞人”，重新建立了国家。

江湖传言，大月氏一直打算复仇，17 岁的刘彻同志觉得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匈奴这帮臭不要脸的寄生虫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于是准备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前往传说中的大月氏定立共灭匈奴的盟约。

不过这个代表团却并不好组，因为这途中要穿过一条狭长的敌占区—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东西长约 1000 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又因位于黄河以西，所以史称河西走廊。

黄线白线之间，就是狭长的生命通道，河西走廊。（线外面看看就好，毕竟又不是每个人都是贝爷）

你可能会问，又是高原又是沙漠的，就必须走这条小窄道儿吗？

你得到的回答会非常干脆：必须走。

甭管是不是要找大月氏建交，只要世界那么大，如果你想多看看，从当时的世界观来看，你就只能往西北方向走！

只要往西北走，这条狭长的走廊就是你永远绕不过去的坎！

东、南、北三面全是绝路，西南的横断山脉和西边的青藏高原今天仍然是交通噩梦，只有西北由河西走廊走到敦煌后延伸出的两条黑线能够有幸穿越中间一个个小绿洲接触到远方的国际文明。

时至今日，河西走廊这条路，仍然是内地往新疆的唯一主干道。

分析完之后，发现这趟国际交流难度系数有些高，因为在当时，这条通道属于匈奴的占领区。

张骞成为了那个勇者，怀着无限崇高的国家使命慨然应聘，出使大月氏。

张骞也许不会知道，此一行，会有多么的困苦艰难。

但武帝也不会知道，他这天马行空的派了下大脑门子，却拍出了谁都没想到的，最终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意义！

他并没有想到，这条通道居然对汉民族后面整整两千年的国运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

老天开始再次眷顾汉民族了。

因为他开始折磨张骞了。

没有这通折磨，没有后面蹲号儿时大量时光的体味，张大使根本不会体会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战略价值，也就更不会对武帝说出那些字字千金的国际见闻！

张骞代表团一行有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开始这一路比较顺利，但就在张骞一行人即将穿越河西走廊之际，被匈奴人全部抓获。

这么大规模的偷渡团伙被当地匈奴王押送到了匈奴王庭，见到了当时匈奴的总舵主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军臣单于三套两套后就得知了张骞此行的真正目的，然后笑道：你也不想想，我能允许你往那跑吗？

正如你们国家会允许我去勾结南边的越国吗？

张骞一行被扣留软禁起来。

匈奴为了软化张骞的思想意志，各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媳妇，希望他自此以草原为家。

随后在匈奴，张骞这一住，就是十年。

也许是牛羊肉吃不惯，也许是匈奴女人太生猛，但更有可能，是强大的使命在不停的召唤他，张骞始终没有放弃。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总有个声音在对他呼唤：逃跑吧！逃跑吧！浪迹天涯的游子！开溜吧！开溜吧！快点去四处漂泊吧！

十年来，匈奴对张骞的看押由最初的严防死守变得渐渐松弛，谁也想不到已经搁这娶妻生子的张骞依然想着当年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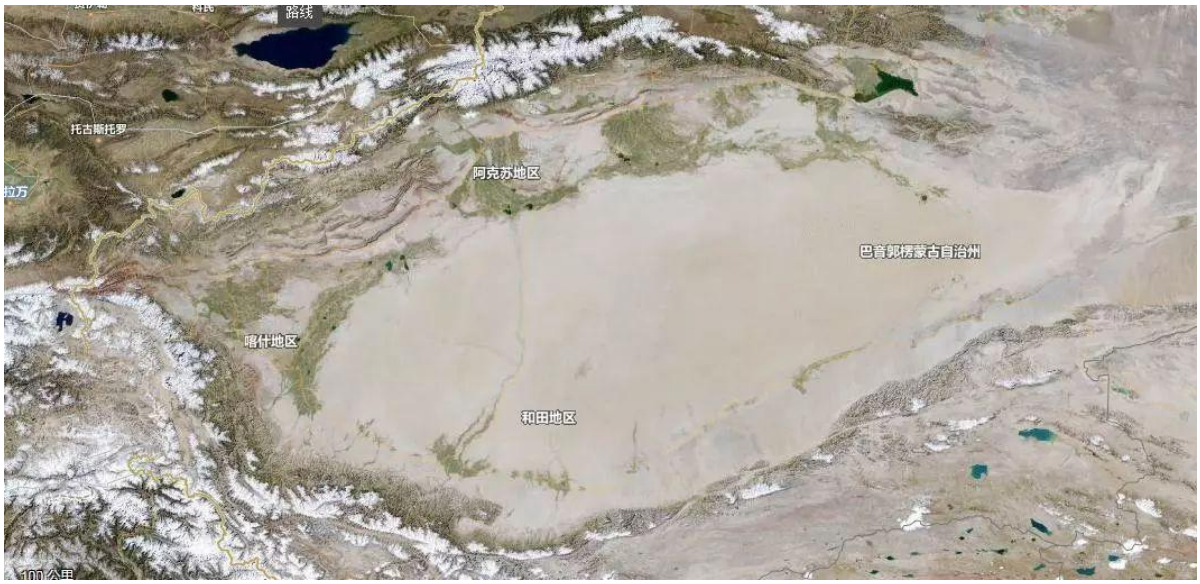
就在武帝派出卫青李广等四路军试探进攻的那年，公元前 129 年，张骞趁着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抛妻弃子，带着随从，按照十年来脑海中勾勒了无数遍的那份计划。

终于逃出了匈奴王庭。

十年的匈奴姑爷生活使张骞等人详细的了解草原的山川地貌，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再加上他们穿的是胡服，于是这次成功的穿过的敌占区，到达西域。

不过到底是逃出来的，前期的所有准备都不充足，此次前往西域，他们穿过大漠，爬过高山，气候恶劣，补给奇缺，不少人在这路途中献出了生命。

看着地名挺多，但地名之间全是沙漠。



这样看似乎更为直观一些。

到达了天山脚下时，张骞得到了最新情报，此时天山南北的三十多个小国，全都是匈奴的傀儡藩属，定期交粮交租，他此行的目标大月氏再次被匈奴打的西迁。

张骞无奈，再次一路向西。

再往西就出新疆了，张骞来到了西方大国大宛。

大宛国王早就听到过远东有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叫做汉国，苦于匈奴阻隔不能结交，于是赠送了张骞很多补给，并配备了向导和翻译，送他们前往大月氏。

张骞跨越上千公里，终于来到大月氏时，却发现此时大月氏人，早已经乐不思蜀。

大月氏人离开了残酷的东方进入新世界后发现，并非身边的每个邻居都是关羽张飞，大量的软柿子随处可见。

不仅自己在新大陆随便称王称霸，再加上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丰饶，人民富足，而且此时距匈奴和乌孙已经很远了，外患隐患大大解除，大月氏人早已不再向往故土，不再渴望复仇了。

都过去了，如今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了。

目的就是为了宣传仇恨复国思想的张骞看到自己受了十多年罪，最终就得来这么一句话，发扬了不抛弃不放弃的革命劲头，继续使出各种外交谈判手段，希望能够帮大月氏人重燃熊熊仇恨烈火。

咋就这么没个尿性呢！匈奴人都给你踢出多远来了！咱得踢回去啊！

张骞可劲煽乎了一年多，也没有将大月氏人的刻骨仇恨窜动起来。

大月氏人也很无奈，总跟我们提老国王的头盖骨变成酒杯的事，想想就让我们觉得痛苦，你咋这么讨厌呢！

这种事你小子以后还是少提吧，这都什么年代了！不是每个人都渴望要报深仇大恨的，有几个你们皇帝那样总想着给太爷爷那辈儿复仇的啊！

武帝当年的打算挺丰满，但他没想到老天给了大月氏人一块天府之国作为补偿。

只有无产者砸断铁链后才有可能得到世界，已经富起来的大月氏人此时没有心思再去征战了，张骞失望的踏上了归途。

回去的路上，张骞由于害怕再次被匈奴逮着，于是打算不走河西走廊，自己强行上难度，去走一条非常难走的路。

他爬上了青藏高原。

上了高原，是羌族人的地盘，虽然难走点，容易喘不上来气，但应该是安全的，不过张骞由于这十多年没有了解国际时事，不知道羌族此时也是匈奴的附庸了，于是张骞再次被扣，并遣返回了匈奴政府。

此时的张骞，满眼绝望，还要再等十年吗？我还有命再等十年吗？

也许是老天看到了这个不忘初心的人，觉得不应该让他的事迹永远的埋藏在草原的尘埃中，仅仅过去了一年多，在公元前 126 年，军臣单于死了，匈奴内部爆发了争夺单于大位的内乱。

越狱高手张骞再次瞅准机会逃出漠北。

在一番颠沛流离和视死如归的亡命后，张骞终于逃离了敌占区，再次回到了祖国人民的怀抱！

此一行，整整十三年，去时一百多人的使团，归国时张骞仅仅带回来了两个人。

张骞这次壮烈的西行，虽然使命并没有达成，但他却产生了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张骞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勘察，他不仅亲自访问了位处新疆的各小国还远赴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伊犁河流域）、身毒（古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

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武帝作了详细报告，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被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

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古老国家的古地理与历史的最珍贵资料之一。

也正是在这次的汇报当中，武帝渐渐明白了西边有着巨大隐患的国际形势。

武帝从张骞的汇报中得知西域的诸多国家在给匈奴人输血，这让武帝比较伤感。

我得这一个劲的给他放血，你们咋还能给他抢救呢？

于此同时，羌族人和匈奴人这两个游牧民族的勾结令敏感的武帝感觉到了极大地隐患。

张大使详细的把匈奴和羌族如何穿一条裤子迫害他人身自由的丑陋行径揭露了出来！

一个匈奴就已经够恶心人了，再让你把羌人祸动起来就更难办了，必须让这两家子断联系！

天天跟匈奴玩儿还特么能学的出好来！

武帝深感这事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了。

除了这些，西域诸国的那些美好与各种想象也开始在武帝的脑海中慢慢发酵。

葡萄美酒夜光杯，色目美女汗血马，太带劲了！

在匈奴本部远遁漠北之后，武帝决定打通河西走廊这条充满了神秘诱惑和战略高点的狭长通道，彻底斩断匈奴的右臂！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不把你们打跑了我特么咋看！

羌族你这老小子忒不老实，我不把河西拿下来你总跟匈奴眉来眼去的！

霍去病！你去给我把这条通道拿下来！

武帝的战略野心很大，不过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武帝的思维是现实的，不能因为偏爱你霍去病就一下子把家底都交给你。

你需要去证明自己。

而且这张考卷却难度极高，你只有一万兵力的机会，去摸摸河西走廊的实力，这次西征，同样我要验验你的成色。

不过爱才的武帝还是留了个私心，再次将整个帝国军队的兵尖子拨给了他。

在此之后，这也成为了武帝偏心的惯例。

霍去病带领着大汉一万棒小伙子开启了传奇之旅。

三月，霍去病出塞。

此次随霍去病出征的，又是精兵中的精兵，战斗力可想而知。

自陇西出塞后，霍去病越过了盛夏飞雪的乌鞘岭（陕北高原和河西走廊的天然分界线），进入了河西走廊，渡过了狐奴河(今石羊大河)，然后一路往西推进！

值得夸奖的是，霍去病仅仅砍杀抵抗不服者，沿途并没有搞恐怖主义，而是人不停歇马不解鞍一路飞奔往下一个目标。

人家并没有贪小便宜，他要比逃兵和报信的跑得快！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霍去病自出道就领悟了这一精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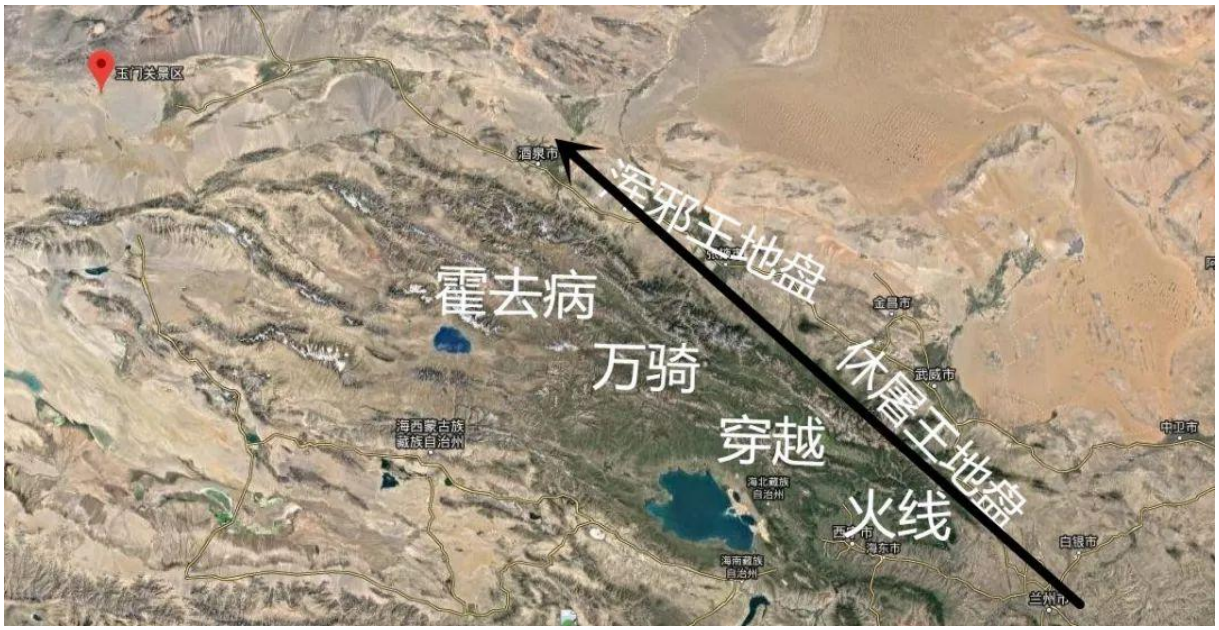
快到你无法反应！

快到你无法部署！

快到你无法抵抗！

快到你丢盔弃甲！

随后霍去病翻越焉支山，继续一路向西北，六日内挺进千余里并连续遭遇了匈奴在河西走廊的最大武装势力，浑邪王与休屠王主力。



霍去病率领着汉军特种兵大队对匈奴河西分区两大匪首实施了小型核爆打击，短暂激战后，浑邪、休屠二王逃走，霍去病生擒浑邪王太子及相国、都尉等大小头领，斩首 8900 余级，还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

大胜后的霍去病开始回军，行至皋兰山下，遭到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的阻击，想占便宜的两个匈奴王以为霍去病已经人困马乏无力再战了，但特种兵大队再发神威，凶猛斩杀了梦想摘桃的折兰，卢候二王，以完美的胜利结束了此次征程，回师长安。

此一战，中原政权又一次的成功辗转数千里，霍去病以教科书式的表现完美的展现了冷兵器时代的闪电战打法。

汉军精锐以游戏作弊般的杀敌推进方式，拦者死，挡者毙，六日纵横千里！不休息，不调整，一路平推！以几乎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战法，席卷了整个河西走廊。

这种迅疾刚猛，千钧落大石，秋风扫落叶的打法，仿佛项羽再世。

当年的项羽，靠着三万骑将杀得刘邦五十六万（没那么多）丢盔弃甲，但当时项羽阵中，是有大量楼烦骑将外援的。

而且主要杀伤其实是制造恐慌，松散的刘邦联盟在项羽的偷袭下的自相践踏！

如今的霍去病，靠着一万精锐横扫了整个河西走廊。

这一万精锐，全部是汉族小伙子。

而且操刀手不再是敌人的腿和没有路的大河，全部是大汉的精锐战士！

壮哉我大汉！

如今的霍去病，完全是两个相同的兵种对抗，却打出了一边倒的优势。

《史记》中对这段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三件事：“辎重人众慑慑者弗取；合短兵；诛全甲”。

啥意思呢？

第一，霍去病并没有掠取辎重杀戮匈奴百姓，这说明了总杀伤数是实打实的匈奴战士。

第二，“合短兵”，说明霍去病并没有跟匈奴人去较量远距离抽射，而是突骑战法的杀过去肉搏。

第三，“诛全甲”，说明霍去病此行别看跑的特别快，但偷袭的效果其实并没有达到，人家是全副武装等着跟你这万人小分队开干的。

但是，没干过。

第四，隐形的一点，结合每有伤亡太史公基本会记录的情况来看（比如第二次通河西之战，史载伤亡 30%），此次万骑卷河西，太史公并没有给出己方的损失数。

这说明战损率极低。

结合上述四点来看，得出了恐怖的以下结论。

1、汉军精锐对匈奴军队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一万精骑以几乎没有伤亡的战损比干死了近九千名匈奴战士，赶上八国联军打义和团了。

2、上述的优势是在匈奴人使了全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这回匈奴人成中国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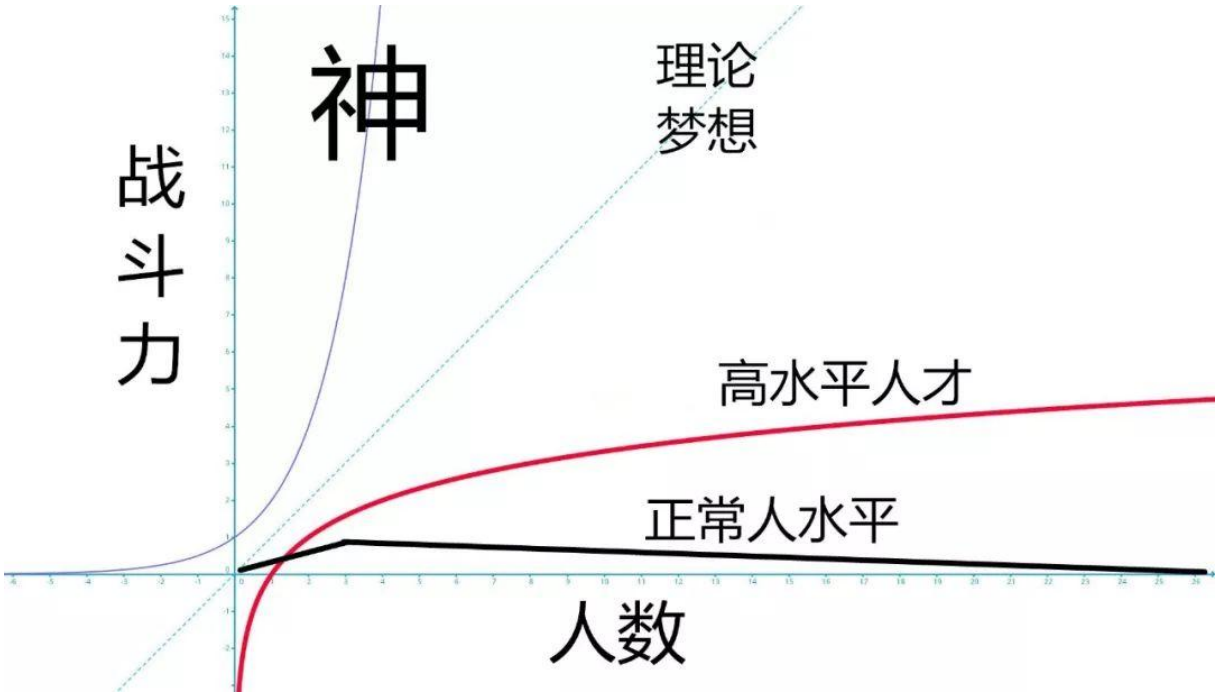
上一战，我们详细的分析了“突骑战法”的跨时代升级，这次又再次给出了武帝对霍去病优中选优的独家偏爱，是否这就说明了霍去病的含金量并没有那么高呢？

并不是。

任何现实中的组织，只要涉及到了大量的人数，就永远不会出现 5000+5000=10000 的情况。

一般来说，规模越大，产生合力的增量往往会越小。

来看张图吧，我自己画的，水平有限同志们凑合看。



底下那条横线，是人数，中间那条竖线是战斗合力。

理论上，是随着人越多，战斗力应该成正比的规模性变大，也就是“理论梦想”那条线。

但是，人这玩意儿比较复杂，会有自己的欲望、想法、诉求、小心眼、勾心斗角、婚丧嫁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等等。

人多力量大这话没错，但人数越多，往往内部拆台的力也跟着越大！

更别提带一帮精英分子了！

真实生活中，能达到上图那条红线的水准就已经是高水平人才了！

能将越来越多的人拢在一起，并始终保持正向输出的不拆台的，就已经是非常牛的人了。

绝大多数人，是底下的那条黑线。

人越多越完蛋。

但有非常少数的一种人，他们带兵，就是他妈的很神奇的多多益善！

比如韩信，比如项羽，比如此时十九岁的霍去病！

十九岁啊！

他们能够如上图“神”级别的那条线一样，能够百分之二百的将手中的资源威力发挥到极致！

霍去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都达到了这种境界，无视上图的理论曲线，甭管后来武帝给他加码多大，他都能聚宝盆般的给的越多，产出越大！

不得不说，这个世上，是有天才的。

比如，当年啥也学不进去的项羽。

比如，如今年纪轻轻初经人事的霍去病。

武帝看到了霍去病的战果，特别有种本打算让你做小买卖，没想到却让你干上了市的感觉，大喜过望，不仅一路突撸了全部小部落，还大败匈奴主力顺便杀了两个王，而且抢回来了匈奴祭天的“小金人”。

武帝拿着“小金人”发表获奖感言，下诏颂扬霍去病的战功，又加封霍去病 2200 户，并彻底对霍去病放了心。

好小子，是块材料，不枉费我疼你一番。

既然你没问题，武帝直接扔出了家底，给我彻底打通河西走廊吧！

在霍去病回军三月后，同年夏天，武帝再次布下大局，东北西北同时出兵，东北张骞，李广少量军队牵制，西北霍去病，公孙敖率骑兵主力出击河西走廊。

武帝布局同时，匈奴又派兵报复，入侵雁门与代郡，双方在数千公里的国境线上全面开火，汉匈之你争我夺，已进入高潮阶段。

还是欲扬先抑，先说说东北那边吧。

李广再次悲催的成为给大戏垫场的，这次的活儿又是牵制，不过李广老先生似乎无论给多少兵，给多大的舞台，都能表演出超级英雄主义大片的苦情戏码。

之前要么是连杀匈奴高手，要么就是孤胆英雄从匈奴大军中独骑越狱，这次李广先生再次成功抢戏，将牵制战打成了生死战，上演惨烈的喋血孤城。

李广与张骞，是分两个方向出击的，武帝如今对李广已经完全处于不信任状态了，不是对他的忠诚有怀疑，而是压根就不对他有啥期望了，这哥们命一向不太好，每次甭管给多少人都是自己回来报道，太糟蹋人了。

从他的兵力配比就可以看出来，武帝给了从来没有带过兵的张骞一万人，但仅仅给了李广四千人。

李广带着这四千子弟出发，再次踏上疆场，一出去就命中率极高的再次碰到了匈奴主力，左贤王带着四万人包围了李广部。

再次十比一的比例，但李广作为当世第一大侠，岂能被这小场面吓到！

再次丝毫不惧，带领着这四千人投入到了战斗，**作为牵制方，李广明白自己的战斗使命，动静折腾的越大越好。**

面对来势汹汹的左贤王部，李广再次玩出了新花样，他令其子李敢率领数十骑直冲敌阵，从敌军阵营的左右接合部之间急驰而过，杀出去之后，没有跑，又再次杀了进来。

伟大的突骑战法已经在大汉的所有边防部队全面铺开了。

李敢往返跑杀回来后，大笑道:“胡虏易与耳!”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在搞了这么一出壮烈英勇的行为艺术后，汉军大受鼓舞，李广下令全军列为圆阵，不跟匈奴人正面拼杀，等着拿弓射他。

左贤王部在巨大的人数优势下接连冲击，汉军摆阵定点远射，匈奴跑动抽射，双方箭如雨下。

在一整天的战斗下，汉军死伤过半，弓箭即将用尽。

黑夜给了汉军光明，随着夜幕降临，匈奴的攻势缓和了下来。

面对密不透风的匈奴人，此时孤立无援的李广全军将士已经面无人色了。

但阵中有李大侠呢！

李广依然意气风发，大讲自己当年如何砍瓜切菜般的搞定这帮匈奴人，并帮大伙算账，我们汉族士兵一般来讲一个人是可以干掉十个匈奴人的，所以不用怕！

李广的谈笑风生再次大振军中士气，全军拜服。

不过此时的李广也在骂娘：张骞你个王八蛋你特么跑哪去了！

张骞同志走丢了。

张大使此时正在圈圈圆圆圈圈的来回晃悠，不过也不能怪他，他被俘生活的是阴山王庭地区，这大东北的不认识也正常，谁说导游就必须到哪都门儿清啊！

本来就是出来虚张声势的，不是每个人都像李广这么招人的。

第二天拂晓，匈奴人再发攻势，汉军奋勇拼杀，就在即将全军覆没之际，转蒙圈的张骞终于率万骑赶到投入战场。

僵持了两天的左贤王突然看到汉军来援，不知底细，以为招来了汉军大部队，急忙解围北撤，再次错失了擒拿汉匈第一高手李广的机会。

李大侠再次几乎全军覆没，不过这次却是功过相抵，没有受到处罚。

武帝是个明白人啊，李广这次折腾的摊子够大，效果很棒，完成了战略目标，哪怕死绝了也不会受罚。

跟高水平领导干，一定得摸准领导的脉。

爷您到底想干成啥样？

张骞就是效果没达到，因为迷路被罚，回家反省去了，李广再次苦情男主习惯性悲催，不过我们早就不奇怪了。

有习惯性悲催的，就有习惯性成功的，比如小小年纪的霍去病。

西北这边，武帝派出的是霍去病与公孙敖的两路大军（数量不详，史载“数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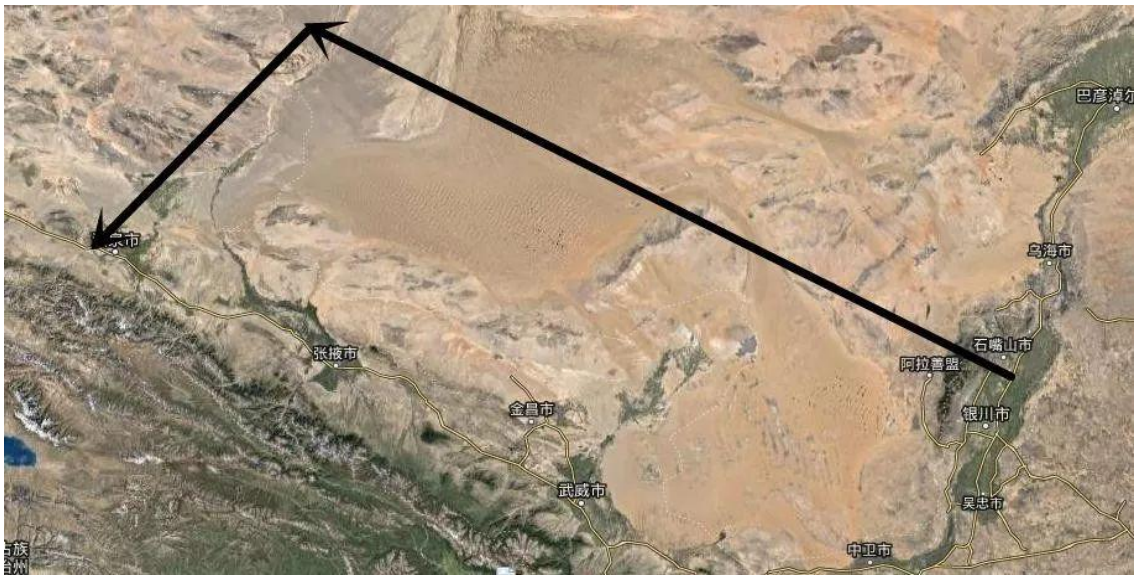
之所以是两路，原因在于武帝要彻底消灭河西走廊的武装势力。

公孙敖属于东边往西打，正面进攻匈奴，吸引敌军主力。

真正的杀手霍去病要长途奔袭绕远自西向东执行武帝部署的关门打狗任务。

责任越大，当然配置就得更高，霍去病再次率领优中选优的骑军精锐出发，开始了极其困苦的强行军，自灵武(今宁夏银川北)渡河，先是翻越贺兰山，而后穿过了千里无人烟的巴丹吉林大沙漠，绕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而转向南，沿弱

水行军，自酒泉转向东南，深入 2000 余里，进至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



这都没跑丢！

真牛 13！

到了地方的霍去病发现，自己跑了这两千多里，目的是为了搞偷袭的，但探马来报，匈奴主力好好的，啥事没有。

主力咋没被牵走呢？

公孙敖同志出了陇右就走丢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哪怕有着专业的高水平配置，仍然是并非硬件给你配足了，就一定能出成绩！

出塞后缺失标的物，大片的草原与戈壁，分清楚哪对哪，现在跑到啥地方了是一件很奢侈的能力。

在位置导向并不清晰的草原与沙漠地带（尤其沙漠行军属于地狱难度的），纵横千余里，仍然能完成战略部署，率领着全军在指定时间赶到指定地点的，是神仙级别的。

在这种情况，必须有专业导游，也就是所谓的“匈奸”。

武帝不会不给公孙敖配上好导游的，毕竟大手笔折腾一次，基本上带出去的就都是顶配的设置。

但是，像公孙敖这种“失道”的情况，还是会出现。

一般会有三种可能：

1、导游丢了。

要么死了，要么成匈奴张骞跑回家了，要么突发情况找不着了。

总之，这人没了，几万大军瞎了。

2、导游使坏。

导游是匈奴徐庶，身在汉营心在匈，人家是双面间谍专门憋着坏呢。

3、主帅不相信导游的话。

导游说大伙跟我咋走咋走，但忠诚度被怀疑，或者旁边有“大明白”得那瞎嘚嘚，或者主帅突然来感了，觉得还是特么听我的吧。

反正甭管哪种原因，导游被踢一边子去了。

一旦这三种情况发生后，汉军出塞就变成了最烧钱的旅游观光团，比如公孙敖代表团。

但为啥霍去病人家从不失道呢？为啥人家搁沙漠里疯狂穿越每次都使命必达呢？

霍去病本人天赋太优秀是一方面，他们卫家的血液里似乎天生就存在着自动导航基因。

但从细节的挖掘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神迹”的佐证。

在《史记.建元已来侯者年表》中，伟大的太史公又对此次跟随霍去病因功封侯的三人给出了如下记录：

以司马再从骠骑将军数深入匈奴，得两王子骑将功侯。（从骠侯赵破奴）
以校尉从骠骑将军二年再出击匈奴功侯。故匈奴归义。（宜冠侯高不识）
以校尉从骠骑将军二年再出击匈奴，得王功侯。故匈奴归义。（辉渠侯仆多）

除了赵破奴外，那哥俩全是**“故匈奴归义”**。

都是匈奴脱北者。

再细看赵破奴，更搞笑。

这哥们是个汉族脱北者。《史记》中是这么说的：**“将军赵破奴，故九原人。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

跟霍去病此次通河西的这三位因功封侯者，几乎就是匈奴代表队换了队服开始屠杀同胞的丑陋代表。

也是从这次战役开始，大量的匈奴脱北者跟着霍大将军因功封侯。

霍去病从来跑不丢，应该和他对匈奴人的强力驾驭能力和部队中一定量比例的匈奴外援有着很大的关系！

匈奴外援在霍去病中的占比究竟有多少，史书无载，找不到。

但从大量外援封侯的结果来看，这个比例应该不低。

大量的“匈奸导游”也从大数据汇总上基本上杜绝了上述“失道”的三个可能（丢了，使坏，不相信）。

但这也对霍去病的统帅能力，也再次有了上一个台阶的要求！

上一章中，我对匈奴人面对中原战术升级的无解药现状中提到过关键的一点：**中原军制。**

汉人的杀伤力大，是因为团结就是力量的中原军阵的一整套练兵及冲锋系统。

这是草原民族学不来的。

一旦草原民族也开始组成中原军阵，开始“汉化”成组织，战斗力马上大上台阶。（五胡乱华时代）

但这套汉化的体制和整合能力，太难了，这也再次回到我们“马邑阴谋”那章中的草原民族习性问题了。

后面四百年，但直到五胡乱华为止，唯一曾经用好外国人的汉人是谁呢？

曹操曹老板。

曹操曾经走绝路死狗般的征乌桓，后面我们会讲到有多惨，但就那德行的衰兵，不耽误张辽斩蹋顿（牛哄哄的乌桓最高领导）。

随后乌桓骑兵被曹老板中原整编后，迅速闪闪放光芒。（三国时期我们会细讲）

霍去病是咋练兵，咋整合匈奴外援，咋带兵打仗，史书找不到，我也不敢随便说。

太史公评论霍去病“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确实不假，**但这个人的厉害，超越那些光环和情怀外，很多牛在了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只能说回开篇的那个词：“天选之子”！

人家绝对当得起！

话说回来，跑了两千多公里的霍去病，面对已经严重跑偏的作战计划，豪气大生，当机立断由偷袭部队变为主战部队，指挥部队绕道匈奴侧背后方突然发动攻击。

匈奴军大大意外，因为汉军从未有过一年内连续出击两次的情况。

每次的汉军出击，往往都要进行前期的大量准备，武帝要攒一大堆钱才能上牌桌与匈奴赌一回，但这次武帝玩了一把阴的，先前的霍去病一次河西之战，战略目的仅仅是试探，只不过霍去病天纵英才，仅仅一万人就将试探打成了团灭战。

匈奴人没有想到，霍去病在获得更大实力的帮助下大杀四方，场面很快就变成了一边倒，霍去病大杀四方。

战后清算战果：

擒获匈奴单桓、酋涂、稽且、遨濮、呼子耆五王。

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

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高官六十三人。

相国都尉临阵率众投降降者，二千五百人。

斩首数三万二百级！

这是有史以来，中原政权对游牧民族的歼灭之最！

如此动人的战果下，成本上汉军仅仅损失了百分之三十的部队！（师大率减什三）

霍去病扬威大漠，这个 19 岁的小伙子，将不畏艰险，不怕强敌，有困难上，有大困难可劲上的精神发扬到了极致！

每次作战，都是率领先头部队杀入敌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整个汉军为之动容，每每必效死力，在这种身先士卒的英雄主义催动下，汉军创下了惊人的战果，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来说眼前的影响，伊稚斜对于河西走廊的两次大败异常恼怒，下令召见河西之地的主要领导人浑邪王与休屠王。

这哥俩一合计，去了就是个死啊，于是展开密谋，决定投降大汉。

这要得益于霍去病的一战河西之时，“降者无所戮”的仁义举动，也得益于汉军展现出的强大威慑能力。

这地儿眼睁睁就呆不下去了，来了这么个煞星，隔三差五的就打你一家伙，而且每次就杀你几万，自己这点家底儿再来两次就打光了。

除此之外，武帝先前宽厚的投降政策也起到了很大的政策保障，来了宽大处理，高官厚禄能封侯，三者权衡下，二王将想法付诸于了行动，派使者前来约降。

两王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武帝处，武帝大喜，但又害怕有诈，毕竟几万武装过来了，投诚与偷袭往往在一念之间，他万一过来砸你一下子咋办？

于是武帝再次派出河西二王的一生苦主霍去病前去武装受降。

二王投降途中，休屠王忽然反悔，发现自己实力受损并不严重，我手里还一大把筹码你让我下牌桌哪行？

但突然琢磨明白的休屠王却被浑邪王暗算杀害。

浑邪王损伤惨重，属于没有了后路的铁心投降派，休屠部众也被忽悠，一同被浑邪王裹挟着继续往两国边境前进。

休屠王虽然被杀了，但他的部众却并没有停止脚步。

前面我们分析过，匈奴这个民族，别的部落的领导是指挥不动的。

尤其你浑邪王都快被打成叫花子了，你敢来硬的吗？

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此时投奔汉朝，未来的生活会比提心吊胆的今天更美好。

这也确实是“休屠”部明智的百年大计。

这次内附，使得“休屠”部成为了弃暗投明的先驱者，其部落也在整个两汉乃至三国的四百年间历经起起伏伏并历经沧桑不倒！

甚至，“休屠”这个名字，比“汉”这个政权的存活期还长！（后音译成屠各，但本质部落名字没变）

而且更为讽刺意味的是，后来中华大地的第一次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中，一个休屠部的后裔奇男子，居然打起了兴复汉朝的大旗，并神奇的在**中原大地**建立起了第一个胡人皇帝政权！

古今兴亡多少事，真是尽付笑谈中。

接受招安的霍去病大军渡过黄河后，与浑邪王军队终于接上了头。

不知是匈奴人被打出了“恐霍症”，还是群龙无首的休屠部被这阵势吓哆嗦了跟老领导一样又变主意了，现场突然出现了大量的不愿投降者，众多的匈奴兵开始呼呼的往回跑，局势极其混乱。

在这个紧要关头，霍去病再次展示了极其冷静果敢的过人素质，先是派精锐突入匈奴军中，控制住了浑邪王，与此同时，两路骑兵进行包抄，斩杀了 8000 多名力战欲逃之人，稳定了局势。

事后浑邪王被护送到长安，被封为万户侯，4 万多匈奴移民被武帝下令各郡县出动的大车 3 万辆分别安置到了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之中。

一场突发的军变被妥善的处理，使这四万多匈奴降军没有再次逃回河西之地，霍去病的雷霆手段使得整个河西走廊从这一刻，真正的被大汉攥到了手中！

此次河西之战，使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严格意义上，匈奴彻底失去了所有富庶之地。

然后基建狂魔刘彻先生迅速巩固了河西走廊这条中原民族的外交生命线。

这条长城一建，河西走廊从此就成为了中原民族的稳固边疆，原因详见前面咱们对长城的详细分析。

河套平原丢失后，匈奴人再也无法见到黄河以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壮丽美景。

河西地区作为最为肥美的优质牧场之一，后面成为了中原政权的重要马源地。

山丹军马场

阴山南北丢失后，匈奴人过阴山无不哭嚎。

河西走廊失去后，匈奴人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位我妇女无颜色。”

匈奴的高产出地区的全部丢失以及连年征战的大量人马消耗和武帝年年春天的绝收计划损失**使得匈奴一方面人口基数锐减，一方面产出又上不去。**

匈奴开始走向短期内不可逆的衰落。

此消彼长，汉朝在扛过最初的经济，战争，边患等不利局面后开始走向大局面上的正循环。

随着河西匈奴势力的消灭，再加上“河南地”被多年巩固，使得大汉帝国的整个西北边陲的人民得到了难得的喘息。

河西之战后的同年，武帝下沼将陇西、北地、上郡的边防军裁减了一半，汉之西北松了一大口气，武帝得以继续浓缩力量去死磕匈奴的本部及从未受到打击的左贤王。

霍去病以此役之功，增封五千四百户；其从属诸将，赵破奴封从票侯；高不识封宜冠侯；仆多封辉渠侯；其他校尉从者，皆赐爵左庶长。

公孙敖由于迷路，按律当斩，后交钱赎罪回家反省。

通河西的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 119 年，此战迷路的张骞起复，干回了老本行，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

不过此时的张大使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大汉帝国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张骞率领 300 人组成的庞大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展开了西行外交。

影响世界整整两千年的丝绸之路至此正式通车。

到了乌孙，张骞以此为联络部游说乌孙国王举族返，大夸汉族人民友好热情，但没有成功，随后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进行各种外交友好访问。

四年后，公元前 115 年，张骞带着大量成果归国，乌孙国派出了几十个使者的代表团随同张骞对大汉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回访。

在此之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条支（安息属国）等国家，大汉的使者团队在安息（波斯）还受到过当地政府专门组织的两万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的盛大恭迎仪式。

这种仪仗队规模，直到两千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领导人外事访问才开始再次看到。

西域诸国的使者也开始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在时间的不断见证下，这条道路渐渐的清晰起来，成为了中华文明与整个世界的连通要道。

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西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从此畅通无阻。

在这条通道中，由于世界与中国的联系要通过狭长的河西走廊，渐渐的衍生出了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

丝绸之路的路况其实非常差，连接陕西高原和新疆的那段，实际就是一条狭长的处于戈壁滩边缘的通道。

在跨出玉门关（西行与东进的总咽喉）再往西走的通道更是险象环生，无论是经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还是跨越天山山脉与帕米尔高原，都必须穿涉险要地带，昼夜温差极大，每一个绿洲之间的穿越都显得蔚为艰难。

不过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中国与世界的连接渐渐的并没有局限于官方的各种代表团，各种各样的商队开始不远万里的来到这片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古国。**

商人是逐利的动物，茫茫大漠并不可怕，因为古老的中国有一种伟大的产品，它自带中国专利，无法模仿，价格昂贵，耐用易存，只要能够运回去，就不愁不被瞬间抢空。

这种商品，就是丝绸。

丝绸有三个特点，导致了它在当时世界贸易上是独一无二的“尖货”。

一，重量非常轻，即便漫长的陆运仍然值得。

二，比较容易保存，不烂不坏质量保证。

三，价值非常高，同等重量的丝绸要黄金还贵。

在此时的汉朝，非比寻常的丝绸已经渐渐的显示出了它的另一个属性：货币。

当时丝绸已经可以与钱币、粮食一样可以用作支付军饷了，而且，丝绸的保值与通用效果，要远远的超出那两个。

钱币下一章我们会详细阐述，武帝将通货膨胀的手法简直用成了强取豪夺，武帝一朝，钱币更像是个屁，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信用。

不仅在汉代，历朝历代在王朝末期都是贬值严重，直到一千六百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白银被大量的挖掘并流向了中国，才算基本解决了实体货币的贬值问题（但又带来了非自主能控制的通贷紧缩危险）。

粮食并不能抵御时间的侵蚀，放时间长了就都烂了，而且死沉死沉的，所以并不适合作为交易的媒介。

丝绸，在那个时代，担当并传承起了千年的"另类货币"使命。

它并不仅仅意味着奢侈品，还意味着四海皆认的货币价值，从此成为了一种国际货币。

这也使它成为了整个世界历史上，唯三的非金属类的通用货币，另两个后面也会出场，都是咱中国出品的，我们同样很熟悉，瓷器和茶叶。

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们，用他们勤劳且智慧的双手，创造出了一件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并通过他们，影响并改变了整个世界。

自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古老的东方文明承担起了世界上的一项重担：遥远的中国自此成为了全世界的奢侈品及"货币"产地。**

他们勤劳勇敢，他们爱好和平，他们古老神秘，他们的东西无可挑剔！

不同于今天，上千年来，中国制造都代表着全世界的最高艺术与质量标准！

膜拜伟大的祖先的同时，我们今天同样有理由相信并在一天天见证，中国制造的质量与艺术水准正在重回时代之巅！

这条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通道，既拉近又阻隔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拉进，在于有了它的存在，中国与世界得以连接，东西方的文明得以贯通，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默默善意及大大实惠。

阻隔，在于它崎岖狭长，戈壁峻岭，再加上新疆各个不连续的绿洲小世界阻隔了好战的西方世界，使中华文明得以安祥发展，绵绵不绝。

后面我们还会细讲，丝绸之路对于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力，**由于中亚的小绿洲的特殊地理结构，使得巨大文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无法对中亚进行吞并，只能搞城邦自治，这也就使得各种文明在中亚进入了神奇的炼丹炉。**

各种各样的文明，宗教，技术在这个大熔炉中淬炼，融合，又都在合适的时候去反哺曾经输入进来的文明。

没有河西四郡，后来的儒家文明在五胡乱华和东晋玄化时就将岌岌可危。

没有中亚的文明枢纽效果和河西走廊的汉化融合，佛教不会顺利传入中国，西方更加不会文明复兴。

这条通道，千年来一直承载着极其厚重的历史使命，直到后来的地理大发现，新航道开辟出来，丝绸之路才开始沦落为次要的贸易文明通道。

但丝绸之路的影响力，到了今天，开始再续前缘。

2013 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一带一路”计划，亚洲屋脊上的交流网络正在被悄然编织，重新建立起来，丝绸之路正在一个强大的中国的主导下，再次成为整个世界的焦点。

整个世界的巨大的影响，都源于在 2100 多年前，有一个千古一遇的皇帝，派了一个千古一遇的 19 岁小将，彻底改变历史走向的那一战！

不光是这条丝绸之路，武帝与霍去病还为中华文明首次的拽过来了整个文明无可或缺的西部屏障与能源中心——美丽的新疆！

这片神奇的土地无论是地理气候还是习俗风貌全都与中原文明相异，新疆从理论上讲，其实更有可能是被中亚的某些国家随着后世的不断推演所争取走的！

这片土地之所以到了今天仍然能够成为我们国家西北的璀璨珍珠，这两千多年要感谢很多人。

尤其一头一尾。

大汉和大清，都功莫大焉！

大胜归来后，武帝赏给霍去病一座豪宅以显军功及恩宠，霍去病豪迈的说出了那一句千古豪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伊稚斜在漠北，感受着凛冽的寒风，慨叹道：大匈奴到了我这辈儿，咋就完了呢？

在两个赌圣的操盘下，武帝在越来越大的赌局中一次次大胜，越赌瘾越大的武帝将眼光望向了遥远的漠北。

伊稚斜！

嘿，喊你了！

别琢磨了，该梭哈了！

第二十九战：漠北大决战

这一章，可以说是整个两汉四百年，最重要的一章。

因为在这一章中，一次改变整个世界的决定性战役，使得一个曾经凶悍，横霸在整个东亚板块上的强盛民族再也无法爬起来，今后永远的变成了小打小闹，并在四百多年后，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一战，也作为汉武大帝的时代巅峰永远的改变了今后中华民族的两千多年！

之前的连年征战使得四海虚耗，此一战，武帝更是空国而来。

一场场封建王朝本来根本无法承受的战争催生出了一系列的巧取豪夺，并随着这一场巅峰对决悉数登台亮相！

在这一场战争中，不仅武功达到了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历史巅峰，那些奇思妙想的压榨则更是威武绵长！

如果说秦始皇是所有皇帝的祖宗，那么汉武帝就是此后这台国家机器的 001 号缔造者。

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出现了后续各种型号的国家机器，他们或许各有特色不同，但全都是在武帝型号上做的增减，大体谁都没变。

话说霍去病彻底打通河西走廊后，整个匈奴的所有肥沃之地全部丧失了，颇有点抗日战争时的国民政府感觉，所有沿海与油水地区全部丧失。

不过伊稚斜却并没有蒋介石的命，没有个世界第一救他，而且这哥们自己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估计也喝闷酒，眼睁睁就是啥也没做错，跟诺基亚塞的，莫名其妙的咋就完了呢。

诺基亚碰上了一百年出一个的人物。

他伊稚斜点儿更背，碰上了千年等一回。

当年以皇十子身份登基的刘彻，绝对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的黑天鹅事件，**因为这位爷不仅自己舍得一身剐，还有办法将极大概率亡国的作死演出成功让千万人乖乖买单，并传唱千古。**

自古以来，不乏武帝般的大折腾，但没亡国的，却没有俩仨。

甚至可以说，浪成武帝这样还没亡国的，他是唯一的一个。

正所谓眼睁睁就是把鹅毛给拔秃了，但这群大傻鹅们却就是不叫。

这就是水平。

千古一帝，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说这最终之战前，我们先来开开眼，看看武帝是如何拔毛的，也就是前门我说过的，人家是咋样打造这台国家机器的。

在这段过程中，相信我们大家都在这些古老桥段中看出了似曾相识的感觉。

还记得卫青的漠南之战吗？

其实在那个时候，武帝的钱袋子就已经抖楞差不多了，打仗不光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事，战争之外还有很多脑仁儿疼的地方，将士们得胜你得赏，阵亡的家属你得抚恤，新占下来的地你得去移民巩固。

每一项，都得张嘴找你要钱。

正所谓虽然头可断，血可流，只为主义真，但任何主义想要使唤人民群众去风里来雨里去，这都是需要拿钱来的。

没钱谈什么主义？

每一次战争，其实都像是一场没有保护的性爱，厮杀的时候血脉翻腾，但完事需要你善后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武帝爽完之后，发现已经开不出来钱了，于是重拾起了爷爷辈儿用过的好方法，卖官鬻（yu，四声）爵。

但爷爷辈儿时骑自行车就觉得速度很快了，到了孙子这却恨不得连飞都看不上眼。

武帝重拾起这个好方法时却发现，这个方法其实很一般，并不解渴。

文帝时，卖官仅仅是个荣誉头衔，免除一些象征性的人头税啥的，有点类似于网络游戏中花钱买身漂亮衣服，戴个皇冠啥的，看着很拉风，并不具有什么实际意义。

现在虽然还是有一定效果，但卖官的那点钱根本不够武帝看的，当年爷爷觉得是巨款了，现在孙子连零花钱都不够。

不过师父领进门，修行就靠个人了，祖宗给你指出道了，路怎么走，你自己挑嘛！

到了武帝这里，他开始创造性的进行发挥，他先是借鉴了秦时的二十级武功爵，设立了大汉版的十一级功爵制。

同样是针对于百姓，但获得的方式变了。

秦朝的百姓想要获得爵位必须立有军功，到了武帝这，钱成为了检验爵位的唯一标准。

先甭急着骂武帝，说人家商鞅那个多科学。

其实只是时代变了。

商鞅那套要是到武帝这，根本帮不上忙。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在武帝的这个年代，战争的目标不同了，一切围绕战争配套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秦国当初军功立爵，将全体大秦人民紧密的团结在了军国主义的旗下，团结一致向脑袋看。

那个时候，步兵为主，**拼的是人口动员能力和战争火爆意愿，我短时间内能动员上来好几十万战场红眼病患者，我就赢定了。**

比如说长平之战的后期，**人的数量非常重要，在那个年代，打仗打的是规模，而且你战争所得的土地红利可以兑现你的军爵承诺，**所以那一套没问题。

但时代的车轮滚动到了武帝这里，玩法变了。

由于战争的矛头对准了匈奴，兵种的较量由步兵升级成了骑兵，所有的奖励需求就都变了。

这个时候，人数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你即便带着一百万大军出征，但你两条腿，人家四个蹄儿，你连跟人家过招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时候，培养专业的骑兵部队就成为了刚需。

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匈奴的这一系列的战争中，无论卫青还是霍去病，带出去最多也就五万骑兵。

看着少，但之前我们说过，骑兵费钱，训练这五万骑兵的花费类似我们今天培养五万个飞行员。

再加上骑兵还需要一系列的地勤后续辅助与配置，**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已经并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战争了，而是要把这些个培养出来的骑兵精英伺候好了，并且想方设法的减少他们的减员，并有方向、分批次的继续训练新的骑兵。**

这就得拿钱来了。

所以武帝的军功爵制度，与时俱进的变成了拿钱说话。

一提到钱，武帝比他爷爷可聪明多了，他爷爷卖爵位，属于卖整车，一辆奔驰卖 100 万。

但武帝则明白卖整车不划算，要把奔驰拆成各种零件卖，这样 100 万的奔驰就卖出了 300 万的价格。（修车换过零件的同志们应该深有体会）

武帝将军功爵位，分成了十一个等级。

每往上升一级，你都得拿钱来，这一个小改动，就把卖爵位的利润拉高了好几倍。

漠南之战后，武帝的卖爵收人高达三十余万金。

不过武帝将爵位人为的拉开到十一级后，也势必要加一些有点说服力的项目，人民群众也不都是冤大头，你再漂亮也得出点实在的，武帝先是在免税免役之外，又加入了刑法豁免权。

轻罪可以减免，重罪可以减轻惩罚，像李广，公孙敖这帮，打败仗回来就按律当斩，然后交钱了事。

罚款都是天价，后来伟大的太史公就因为根本交不起才最后受如此凌辱。

但是，社会矛盾开始出现了。

没这爵位时，司法的不公平其实已经对社会存在不和谐的放大效应了，这就好比虽然知道有钱能够脱罪，但还是要喊出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看透但不能说透，民不患寡患不均，这一下子明码标价，社会矛盾开始陡然上升。

不过这也属于可控范围，这就好比争论现在的色情行业是否应该合法化，再讨论多少年都得继续打下去。

因为从道理上来讲，这行业实打实的缺德带冒烟。

但从打击的操作性来看，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没有完全根治的办法。

还有好多“高水准”人士在说这行业对社会具有着伟大的意义，不知道让他们家出人来履行这方面的社会责任他是否愿意。

不过合不合法都无所谓，这个行业几千年前就存在，并还会大概率存在下去。

区别就是民风有时纯情些，有时过分点，但说到底，犯法与嫖娼的仍然是少数。

上层永远在乎的是局面，只要是少数，就都好说。

不过到后来，武帝在爵位中加入了一项万不该添进去了服务。

这项的影响打击面极大，如果说司法豁免权是坏一锅汤的老鼠屎，那么这项增值服务就是扔汤里的死老鼠。

花钱可以当官了。

官员手中是有权力的，只要涉及到权力的，波及面就广，就从来没有小事。

当然，武帝开始是心中有谱的，他知道官员任命不是小事，不能谁有钱谁上，一帮草包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所以他最开始的限定，是做吏。

官和吏有啥分别吗？

有，还不小。

我国的官僚系统中，官和吏一直是两条系统，官是方针制定以及地方负责人员，相当于高级官员，类似于现在的处级及以上干部。

吏就是基层干活的，类似相当于处级以下的，是基层公务员。

不像今天的好时代，在古代，“吏”甭管多能干，到死都是达不到“官”这个级别的。

想到那个级别必须得有国家的“编”！

也因此，那个时代的国家编制比今天值钱的多，官员基本上是处级起步的。

这种影响其实现在依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比如今天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有两份考卷，一个是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另一个是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

考卷根据报考岗位不同而设定，往往梦想进入中央类直属部门的，都要考省级以上的那张卷。

两张卷子在申论上，也就是大作文中的能力要求就不同。

省级更宏观，地级偏微观。

武帝最开始的想法，是底下干活的这帮，看在你有钱的份上，可以不计较素质，但高级干部还是必须按本事来。

官爵的权利限定为吏的范围，算是对官僚系统进行了一些保护。

你是这么想的，但不见得就一直不忘初心。

到了后来，随着武帝钱越花越多，什么官啊吏啊的，也就都顾不上了，吏的限定被解除了，有钱就是爷！

越来越多的人花了大价钱后进入了仕途，走向了大场面，先是当上了郎官（储备干部），然后开始走向正式的官场。

其实无论是吏，还是官，权力一旦能花钱买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个永远无法绕过去的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汤师爷”进入官僚系统，官场的风气与效能开始迅速败坏。

这是武帝放出的第一个魔鬼。

这第一个魔鬼，是后面所有巧立名目的放大器！

他为后世做了一个超级烂的示范，他告诉后世的皇帝与官僚们，**有这么一种杀鸡取卵的敛财办法，叫做卖官。**

当时确实能收上来一大堆钱，但完全是寅吃卯粮，整个政权系统会被迅速腐烂掉。

虽然武帝根本没想到会这样，但这个世界却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方向一旦开了头，就再也收不了手了，事态的演变会大大超乎你的想象，这样的魔鬼，武帝还放出了好多个。**

很快，武帝放出了第二个魔鬼。

重税开始出现了。

早在马邑之战后，武帝就重拾起了已经取消了好几十年的商业税，刚开始恢复时的税收比较粗犷，仅仅是政府设立关卡对运输载货的车辆收税，叫做：算轺车。

和今天的高速费挺像。

不过后来武帝觉得光查大车还不行，来钱还是少，还要收财产税，要把面搞的大一些。

你们在我的土地上搞投机倒把我一定得抽头！

扩面后的武帝又干上了赌场老板。

刘老板开始将税收政策细化，重点打击对象瞄准了商人，开始了全国性的“扒皮运动”：每拥有价值两千钱的资产，就要缴税一百二十钱，叫一算，税率是百分之六。

手工业的小商小贩稍微好点，税率为百分之三。

听上去还算可以忍受，但这很快就成为了祸害天下的政策。

在物权法如此完备的今天，各种涉及到财产的官司与纠纷仍然层出不穷。

任何时候，财产评估与纠纷都是个极其高难度的活儿，唾沫和血肉双横飞的行业。

武帝的征收财产税，他大嘴一张只认钱，但操作上却具有着极大地模糊性。

你说我们家值两千钱，我还说就值两百钱呢！

我这就剩一屁股帘了，你他娘非说这是一杆大旗！

任何时候，法律一旦尚不完备或者直接说不清楚了，执法的人就都自动变身成了法典圣斗士，别废话！我说是啥就是啥！

武帝后来据此出台了相关细则，但规定仍然粗暴，对于不好计价的货物武帝规定的是按车算，平民有一辆轺车要缴纳一算的税，有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缴纳一算的税，商人的税收还要加倍。

结果本来百分之六的税可以忍受，但实际中的一系列操作下来，税变成了百分之好几十。

狗掀门帘子，全凭那张嘴。

我就两千钱的财产，你非说我有两万钱，我家的玩具车在你嘴里变成了大货车，**再加上爵位制下引进了一帮花钱进来的官吏们，回本的动力以及张嘴就是法的硬件配合，横征暴敛的魔鬼被彻底的释放了出来。**

这是武帝释放出来的第二个魔鬼，虽然仍然远非他初衷。

灾难的影响还远非如此，由于百姓们不堪其扰，开始大量的隐藏财富，全都打扮成了要饭的般凄惨，说谁家里有钱比杀了他还过分。

不过这仍然难不倒武帝。

武帝发明出了一个非常令人叹服的政策：全民大告发！

漠北之战前，由于军需巨大，武帝颁布了《告缗令》，具体法令表现就是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查出来谁家藏匿财产不上报然后就强制充公，然后政府和告密者对半分。

人民群众的热情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民间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越来越多的人被抄家没产。

在全民打土豪，吃大户的风气下，全国中产家庭几乎全部破产，汉初七十年发展的经济生态被连根拔起！

构建一个伟大的良性生态，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

但破坏它，一个政策就可以了！

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需要经历很多轮的论证探讨，邀请大量的专家和相关同志，搞前期试点等等一系列流程。

政策可以缓出台，绝不可以急出来！

一笔之下，千万人身家性命，万万慎重，儿戏不得！

就好比药品研发的最重要基础是“无毒”！

而不是“治病”！

只有在“无毒”的前提下，能治病，才是好药！

1853 年格哈特就在实验室合成出水杨酸了，但劲儿太大，把胃都烧坏了，直到五十年后，拜耳公司的霍夫曼才制造出副作用低的神药，阿司匹林（副作用刺激性小），这才算是伟大的医学革命。

病治了，结果特么人死了，这药跟毒药有什么区别！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单纯抱怨政策滞后，不时效时新，很多行业和岗位，有它自己的规则。

兹事体大，要慎重！

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良性发展被人为破坏了，自商鞅变法后，中国的经济生态被又一次扼杀了。

虽然前面的七十年，汉初的几代皇帝无心插柳的通过无为而治慢慢的培育了越来越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但在武帝的英明领导下，一朝全回到了解放前。

今天要说的漠北之战，之所以成为了具有巨大里程碑意义的一战，因为为了筹措这一战，武帝搞出了三个跨世纪的敛财大招，刚刚的《告缗令》，是最小儿科的。

在消灭国家的巨富与中产后，钱还是堵不上源源不断，越来越大的烧钱大窟窿，武帝就好像喝了盐水的脱水者，越喝越渴，越渴越喝，很快，他发现这样的来钱速度也已经入不了他的眼了。

他需要更快更暴力的敛财方式。

货币，终于被他发掘了出来。

武帝之前，汉代的货币主要是文帝时期推出的四铢钱，钱币六枚重一两。

由于汉政府一直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要铸币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格，都可以进人市场流通，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少数占有矿产的人或团体能够获得大量的实力，这对于中央政权是个大威胁。

比如七国之乱时的吴国，吴王之所以如此嚣张，很大原因就是在于不差钱。

但私人铸币同样有好处，在文帝那一章时我们说过，大量的货币被造出来注入了干枯的经济体中，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

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好处当时我们没有细说，就是为了留到今天。

这个好处，是它可以产生“良币驱逐劣币”的经济效应。

举个例子，当所有人都可以造钱的时候，张家造出来的钱足值足两，李家造出来的钱总是缺斤少两，那么时间久了，人们都心里有数，谁也不愿意接受不好的货币，所以张家的钱就会统一市场，没有人再接受李家的钱作为结算媒介。

李家为了继续有生意，避免造出来的钱折腾半天也花不出去，就倒逼着自己要造足值足两的优秀货币来与老张家进行竞争，市场由此进入了正循环。

这样时间久了，市场上就都是足值的货币了，这也为老百姓们的各种交易进行保驾护航。

政府此时，做的是仲裁者与收税者，你们爱咋造咋造，我只要保证能收上来钱，收上来的钱能花出去，就可以了。

这是一柄双刃剑。

经济会走向正循环，这是利。

但从长远角度来讲，国家的控制力会越来越弱，这是弊。

有一部拿野故事攒出来的畅销书《货币战争》中，罗斯柴尔德说的一句话还是很写实的：我只要控制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根本不在乎法律是谁制定的。

当武帝发现了货币这块处女地，他觉得，这个处女他不搞一下，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结果就是这个处女差点被刘猛男搞死。

刘猛男随后找来共犯，在搞掉阿娇的张汤帮助下，先是搞出了“鹿皮币”与“白金币”。

两种货币双管齐下，分别从宗室贵族和黎民百姓处进行强行抽税。

先来说所谓的“鹿皮币”，基本材料就是一块白鹿皮，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就这么一块皮子，武帝标价四十万钱。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还必须得买，不买就办你，而且理由充分。

依照汉代的礼仪，诸侯朝觐与祭祀祖先时，需要使用玉璧，但张汤进行了小改动，规定诸侯在使用玉璧的时候，都必须用鹿皮币作垫子，衬在玉璧下面，以示尊崇。

比较可笑的是，主角玉璧才值几千钱，但配角那块破皮子却达到了四十万钱。

著名笑星陈佩斯同志说过：什么角色不重要，关键要能抢戏。

白鹿皮就抢戏成功，武帝再也不看你那块破玉璧了，那块白皮子才是定性你是不是好同志的关键。

你要是不用，那么你的罪过大了，你居然对祖宗不敬！（其实祖宗就是他自己）

我还是废了你的封国吧。

用范伟被忽悠精了的话讲：改抢了。

这几乎就是武帝明目张胆的找亲戚们伸手了。

白让你们当地主啊！哪有那么好的事！没看我这都忙活飞了！

都特么给我交钱！

白鹿币是找亲戚张嘴，接下来的白金币，则相当于武帝向全体人民伸手了。

所谓“白金”，就是是银锡合金。

汉代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币，银还并不属于法定货币，锡更是从来没成为过货币。

人家武帝官方创造一种货币并进行了生硬的推广。

白金货币设计有三个面值。

面值最大的叫龙币，圆形，上面刻着龙，一枚价值三千钱。

中间面值的叫马币，方形，上面刻着马，价值五百钱。

最小面值的龟币，椭圆形，上面刻着小乌龟，价值三百钱。

武帝对百姓说：乡亲们，以后这种货币合法化了，都去花吧。

但问题来了，银和锡在当时并不值钱，如果你说银和锡可以列入货币，那么就应该按照市场的等值对这两种金属进行计算，该咋定价咋定价。

但明明小乌龟就值一钱，你非说它值三百钱，画条大龙就居然说它值三千钱，这不是官方扯淡吗？

你这就只能逼着老百姓往歪路上走。

民间开始两个拳头出击，一方面在交易中疯狂的抵制这种货币，另一方面又疯狂的偷铸白金币去进行套利。

本来是武帝的单方面耍流氓，结果变成了全民耍流氓，全天下开始制造白金币然后套利价值更高的黄金与黄铜。

劣币开始驱逐良币了。

漠北之战虽然靠鹿皮币与白金币榨取了足够的军费，却也为后世开了一个巨大的坏口子。

武帝的法律规定，只有他自己可以单方面耍流氓，民间不能私铸白金币，只能给我铸有价值的铜币。

我抢你们可以，你们要乖乖躺好，不要反抗，谁要是反抗跟我抢生意别怪我不客气。

但全国人民又都不是傻子，利润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全民皆可铤而走险！

领导您可真会开玩笑！

我们可是心灵手巧的中国人！

全国人民根本无法抵制住套利的巨大诱惑，结果假币犯开始越来越猖獗。

在如此形势之下，武帝震怒，反了你们！下令私铸白金币者死刑，并任用了大量的酷吏去整治市场。

他为了擦这个屁股，行政编制又膨胀了一大块。

但是，就好比今天的毒品屡禁不止一样，只要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就永远有不怕死的人趋之若鹜。（题外话要为今天中国扫毒成就全球范围内的一枝独秀点赞，公安同志们把指标系统定在这方面，绝了）

武帝岂是那种眼里容得下沙子的人，在逮着一个杀一个的严刑峻法下，当时的假币犯居然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五，这还仅仅是抓到的。

而且，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借题发挥的搞了出来。

五年后，武帝觉醒了，在这么下去就成种族灭绝了，于是赦免了牢中几十万的假币犯，并下令前面的事全都既往不咎了。

武帝人生中第一次认栽了，白金币被废止了，不过他又从另一个角度去进行货币改革了。

武帝不再从货币的材质上巧取豪夺了，那样太粗暴，而是在缺斤短两上下足了功夫。

他也明白了，不能总玩强硬，毕竟自己不是土匪。

咋地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流氓。

你最起码体面点嘛！

武帝废掉白金币并大赦天下后，也做了妥协后的要求：今后民间不允许再私铸钱币了（前面民间铸铜钱还是允许的），谁再铸钱无论真假，严惩不贷，我也按照套路来，不拿乱七八糟的糊弄大伙了。

武帝从此将货币发行拿到了政府手里。

汉初八十年的自由货币，从此打住了。

武帝推出了一种新货币，大名鼎鼎的五铢钱登场了。

武帝在推行五铢钱后又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产能不够。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流通如此多的货币，中央的能力根本就达不到，于是武帝一边着手扩大中央的铸币产能，一边又下令了：允许各个郡国可以按照中央的标准来铸造钱币，投放到经济大环境中去。

老百姓们实在是信不过，关键时刻要看亲戚的了。

武帝有他的打算，他想耍心眼，在垄断铸币权后偷偷地通过缺斤少两来达到隐形的通货膨胀，五铢钱实际上我就出三铢的量。

不过他慢慢发现，他这帮郡国的亲戚们也都明白这点小猫腻，而且干的比他还过分。

五铢钱一走向市场，口碑慢慢反映上来了，你们老刘家一窝子全部是好东西！

个顶个缺斤短两的王八蛋！

武帝不光挨了骂，他还发现自己吃了亏，郡国五铢钱居然比他的中央五铢钱还缺斤短两！

没有最缺德，只有更缺德！

尤其当郡国五铢钱通过税收回到中央手中时，武帝深深的感到了受伤害。

你们咋能跟我这有文化的耍流氓呢？

千万不要让老鸡贼吃暗亏，报复会铺天盖地。

武帝一看咱是亲戚呀！我那么信任你们，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居然敢跟我玩这个！

于是武帝又出招了，又发行了一种钱，在五铢钱上用红铜镶了个边，号称“赤仄五铢钱”。

这些钱的发行权就不授予郡国了，而且武帝规定，他的“赤仄五铢钱”一个顶五个“郡国五铢钱”！

今后上缴中央的税收必须使用赤仄五铢钱，没有红边我不认！别想再拿你们那乱七八糟的再来糊弄我！

这其实又是“白金币”的一个变种，虽然原料是铜，但这相当于武帝硬性规定了一个虚高的货币价值。

在巨大利益的怂恿下，老实了没多久的老百姓们又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又开始纷纷加入了仿造赤仄五铢钱的行列，钱币市场越加混乱。

这个时候，整个中华大地的钱币已经彻底乱套了，中央五铢钱，郡国五铢钱，赤仄五铢钱以及各种民间假币五铢钱，武帝的严打一次又一次，监狱里再次装满了“或真或冤”的假币犯，但却根本打不掉这股猖獗的趋势。

哪里有矿产，哪里就有开干的假币厂，就好像多年前，山西各地的小煤窑一样，占山为王的各种黑社会也随之出现。

在黑白两道的鼎立配合下，良民淳朴的中华大地眼看就变成臭粪坑了，武帝慢慢开始觉得自己原来也有搞不了的科研。

最后，武帝终于进行了限定，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政府，各郡国也都停了吧，**并将全部矿产国有化。**

最终，所有人都被清盘了。

民间继续大力量进行假币打击，亲戚们也都滚一边子去吧！不准各个郡国再铸造“郡国五铢钱”了，我自己的“赤仄五铢钱”也不用了，今后全天下的钱币只准在上林苑铸造，铸出的钱称为“上林三官五铢"。

这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通行了八百年的真正五铢钱。

谁能想得到，就这一枚钱，能让武帝搞出这么多的故事。

武帝的这一整套搞下来，令后世的皇帝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货币的发行权必须抓在自己手里！

并且绝对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和私人拥有铸币的权利，一放出去准乱套！

只有这样，才能方便皇帝进行通货膨胀！

当垄断了铸币权及矿产权后，皇帝就没有任何竞争的掌握了最简洁、最直接的抽血手段——通胀造假。

他只需在铸币中偷偷地造假，就可以造出更多的货币，然后用这些货币换来更多的物资或者支付更多的军饷。

等到市场发现了假币并不具有如此的购买力时，皇帝大人那边早已套利得手。

最终的结果是货币贬值，相当于政府收取了隐形的通胀税。

皇帝们一点亏没吃，吃亏的是百姓们，越是经济活动中的末端，越吃亏。

说一个距离我们近一点的例子。

知道为啥作为老百姓，要尽量去一线城市买房子吗？

因为房地产行业，距离银行比较近，属于金融上游，所以通货膨胀的直接效果显现的不明显。

每年的贷款利息都和通货膨胀率差不多了，为啥不去选择住在力所能及的好地段呢？

作为芸芸众生（注意这个限定哈，大牛们不用在意），尽量少存钱，要尽量换成有价值的东西。

要么投资现金流能跑赢通胀的产业，要么投资能跑赢通胀的房子。

因为历朝历代，掌握铸币权的人都在隐形的抽税，这是一个叫做汉武帝的皇帝最开始做出的透彻示范。

劣币驱逐良币，开始成为了这个世界，永恒的定律。

因为在缺乏竞争的一家独大的情况下，法币永远是如此的运行轨迹，比较过分并且玩砸了的比如宋末的纸币，一战后的德国马克，蒋介石的金圆券，全都是这个德行。

武帝的金属货币其实还算厚道。

但它并不地道。

货币，是武帝放出的第三个魔鬼，这只魔鬼，已经属于大魔王级别了。

别急，还有最后一个魔鬼，你同样会很熟悉。

我们现在管它叫做“汉企”。

刚刚所说的货币演变，跨越了好多年，我们只是把它一块说了，在漠北之战前夕，武帝为了全方位，无死角的压榨大汉子民，使出了最大神级别的敛财手段——打造大汉企业。

政府企业通常来讲是难以从市场经济中进行竞争，武帝明白这个道理，于是请了一批“金融专家”和“经营教父”前来想办法。

武帝虽然一直在打压商人群体，但他却并不排斥这个群体的有用之人。

客观来说，汉武大帝其实真正的在那个年代做到了唯才是举，各行各业有能力的人只要他能够用得上，就全部能够人尽其才，这其实很难得。

武帝是少数能够始终将眼光紧盯着自己的目标，一切从事儿上看的皇帝。

万事万物，皆可为我所用。

多盯着事，少盯着人，这是个很可贵的干事业思路。（另一条道路则相反）

为了打造天下第一的强国，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也正是这个时候，几位发了大财还有着政治梦想的商人摸准了武帝的脉，利用他们的商业手段以及专业知识，弃商从政，成为了武帝身边的财政大臣，开启了与民争利的丑陋新篇章。

代表人物有主管盐业的大农丞东郭咸阳，主管冶铁的大农丞孔仅，以及总管财政大名鼎鼎的桑弘羊。

自筹备漠北之战一直到武帝驾崩，桑弘羊一直掌管着天下财政，为武帝的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想尽了办法去鱼肉天下，正是在桑弘羊这帮聚敛之臣的手段下，影响中国今后两千多年的“汉企模板”正式形成。

具体的表现是，通过垄断自然资源，进而垄断最能影响人民生活的产业进行间接收税。

最直接的两个产业，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盐和铁。

盐和铁，之前归类到“山海收入”中，这部分钱归少府统筹，属于皇帝的私房钱。

在当时，所有的自然资源性的收入，全都称为山海收入。

皇帝有小金库，也允许百姓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挖矿晒盐，这都是合法的。

皇帝只是在产矿与产盐的地区设立了关卡，让人们缴纳一定的“山泽税”，这笔钱比重一直不大，所以归到了皇帝的零花钱中。

当时的国家财政分为国家与皇室两部分，国家财政基本上就是土地税，归大司农管，皇室收入主要是山泽税和一些其他的边边角角，归少府管。

不过武帝为了完成自己雄霸天下的伟大理想而摆出了高姿态，将山泽税划给了大司农，用于国家开支。

国家开支的越来越大，但农业税都是死工资，每年没有啥出入，于是武帝开始动山泽税的脑筋。

盐铁商人出身的东郭咸阳和孔仅提议：将盐铁工业全部收归国有，不准私人经营。

这一招可谓“稳准狠”。

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富起来的。

我们在讲当年魏国的“四个自信”时，强调过魏国之所以经济实力强，在于又能打铁，又能晒盐，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到过，这两条命脉，直接决定着经济民生。

只要人活着，就得吃盐，这是标标准准的生存刚需。

只要想种地，就得有铁器，不然指着手刨是出不了产量的，这是地地道道的生产刚需。

一个生存刚需，一个生产刚需，哪个都是要命的。

之前几十年，政府并没有参与争利，哪怕收点税，哪怕少数人先富了起来，出现了让人们心里不平衡的大富翁，但大汉人民的生活仍然是很幸福的。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这种行业虽然是刚需，但是由于并非独家垄断，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市场逼着商人们不断提高质量，降低价格，老百姓们可以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好的农具与菜刀，吃上更好的盐。

商人们通过不断地提高质量与产量，使得自家产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富翁也开始出现。

少数人先富了起来。

政府通过收税，使得皇帝的私房钱袋也越来越鼓。

三方共赢的正循环下，大汉人民幸福的生活着。

直到碰上了武帝这位爷。

武帝的国营垄断后，因为没有了竞争，盐铁的价格开始大幅度上涨，但质量却开始大幅度滑坡。

因为是武帝一家的买卖，你想活着就得买我的盐和铁，所以我压根就不用考虑质量与市场需求。

百姓们要不就买不到合适的工具，要么就得花大价钱去买残次品的农具和掺了土的盐，而且哪怕我上涨十倍的价格，你依然愤怒不起来，因为一把锄头和菜刀可以用上好多年，每顿饭也就只放上一点点盐。

价虽然贵，但你用量不大，你挤挤腰带还能凑合活着。

温水煮青蛙，明摆着坑你，但你仍然得忍着。

就是这个看似温温吞吞的磨叽手段，却从此成为了政府敛财手段中那条最粗的胳膊！

因为体量和基数！

所有的人，只要活着，都要被间接的强行征税！

超级巨无霸吃饭时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食物对象个头太大，吃饭效率太低。

为啥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

他只吃不起眼的浮游生物和磷虾啊？

没错，都是小角色，但它一口可以吞食 200 万只磷虾。

蓝鲸每天不干别的事，天天搁那张着个大嘴，哪浮游生物多就去哪。

嘴巴上的两排板状的须像筛子一样，肚子里还有很多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的褶皱，能扩大又能缩小，靠着这堆大网，它将海水和磷虾一齐吞下，然后嘴巴一闭，再把海水从须缝中排出，滤下小虾小鱼吞食。

这才是高效率吃法！

吃大动物的都长不成顶级块头。

因为你的食物来源有限！

武帝时代，土地税每年大概收上来 40 亿钱，但他的盐铁国企每年却收上来了 80 亿钱。

占了整个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

武帝的汉企，是他放出来的第四个魔鬼。

汉企这个魔鬼，由于来钱多，抱怨少，也成为了日后历朝历代剥削黎民百姓的最大妙招，今后的历朝历代，盐铁收入都至少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太史公作为一个黄老治国和武帝盘剥这两大历史时刻的亲眼见证者，用优美深刻的笔法在《史记》中专门写了描写巨富商贾的“货殖列传”。

其中，有良心的司马迁写出了一句点题的千古佳句：**“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是最高级别的讽刺与嘲笑。

明摆着就是在抽武帝的脸。

我来简要翻译一下这句话：

统治者，最高明的办法是顺其自然。

其次是用利益诱导他们。

再其次是教育他们。

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

最低级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这个“货殖列传”，几乎可以称之为大汉的《国富论》。

篇章中留下了**“天下之人，熙熙攘攘；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等诸多千古金句。

太史公强调，**要相信只要我们顺应时代，顺应经济规律，老百姓是有能力将日子过好的，国家也会因此富足起来的，并非汉企不好，但长时间涸泽而渔，国家就该被压散了。**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史官祖宗的秉笔直书和情操气节。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武帝释放出来的四个大魔鬼和一个超级放大器。

魑魅魍魉分别是**资产商业重税，群众告发检举，货币通货膨胀，垄断汉有企业。**

那个**放大器是“卖官鬻爵”。**

结果是：个人集体破产，全民劣根自危，国家在经济的源头彻底剥削压榨每一个民众。

武帝在两千多年前，为所有的后来人详细的演示了如何将整个天下变成自己的欲望提款机。

你孝武皇帝说的挺好听，轻徭薄赋看上去农业税并不是很高只有百分之三，还腆着大脸写在史书中被万世传唱。

只能说明你水平是真的高。

所有的盐，铁，地租等成本算下来，每个百姓，辛辛苦苦的年复一年，实际上就是在给皇帝与官僚们打工。

辛苦了一年的百姓到年底一看，啥也没剩下。

不对啊？今年是丰收年啊？

地租也并不高啊？

收成都特么哪去了呢？

武帝早已用非常隐蔽且高超的手段对你进行了盘剥。

你吃的盐，用的铁全都交着税，辛辛苦苦攒点钱等农具一坏又全都搭进去了。

皇帝拿大头，办事的官员们拿小头，老百姓们挣扎的活着。

始作俑者，是汉武大帝。

而且这四个魔鬼的影响依然不仅于此，武帝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尤其是他派出去争利的“汉企”产生了大量的“汉企”工作人员。

整个官僚机构系统开始越来越臃肿，官员的成本开始大幅度上升，社会的总体成本进一步提高，最后买单的，还是最可怜的老百姓们。

不仅如此，他出台的这些政策，很多时候，都是上不了台面的，甚至是丞相等三公九卿所无法理解贯彻的。

武帝比较猛，他的想法丞相等官僚系统是不敢驳的，不过您这都是跨时代的政策，咱们屯子整不明白啊！

后来武帝索性就不跟你丞相啥的废话了。

再加上前面摆平军功集团“相权”的历史任务让他爷爷和爹干完了，直接用不着跟你个破丞相商量了，你就低头给我干活得了！

为了让自己的政令通达，武帝发明出了自己的小班子团体，尚书机构。

自此，几乎所有的天下决策大事，全都自这个机构中酝酿而出。

尚书机构的出现，也意味着从此往后，作为皇权的重要制衡者的丞相，要靠边站了。

刘邦当年建立的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中，百官之首是丞相，皇帝负责定方向，丞相则负责整个国家的吏治和日常行政工作。

皇帝是董事长，丞相是总经理，丞相手底下是有着一整套行政班子的，很多政策是丞相领着手下定方针的。

但是随着武帝越来越能折腾，他总是感觉丞相已经无法领会他的意图了。

而且你丞相手中咋会有这么多权力呢？

我咋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呢？

于是，董事长开始亲自抓经营了。

武帝不甘于总是背后努嘴开会念稿，开始从幕后跳到了前台，亲自主抓行政工作，于是就建立了一个领会他的伟大战略构思的机构，也就是尚书台。

尚书台这个机构实际上从秦代就存在，不过那个时候类似于皇家后勤管理员的角色，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管辖，但武帝加强了尚书台的权限，使它形成了一个围绕皇帝的决策机构。

从此，皇帝可以不用征求丞相与百官的同意，在尚书台和几个马仔把想干的事一商量，政策就定下来了。

丞相此时虽然仍有其名，但已经无其实了。

尚书的权力，后面有一战我们要专门介绍，**武帝别看现在用的得心应手挺带劲，但他破坏了权力的游戏规则。**

他想总揽一切，最终也将被他的这个创造所反噬。

他威猛先生谁也不敢惹，但你总会有过早离开大汉人民的那一天。

他的身后事，就是托孤给了一个总领尚书事的人。

这个人后来在这个职位上干出了千百年来绝少有大臣能干出来的事。

废皇帝！

前面所说的这四项魔鬼政策，多么奇思妙想的神奇创意啊！

别急，后面还有俩呢！

虽然这跟上面四个比起来算不上一个级别，但却属于全方位包抄的。

一点空子咱也别留下！

一个叫“均输”，一个叫“平准”。

这是武帝的格林斯潘，桑弘羊同志提出的，其目的是增强政府的收入和对经济的控制。

所谓“均输”，就让郡县政府平台开始做买卖。

“均输”政策规定，地方郡县政府可以灵活处理收上来的土地税，也就是百姓交上来的粮食。

政府可以当地卖掉粮食换成钱交到中央，或者把钱购买当地的土特产然后官方做买卖到外地卖掉吃差价。

你说这脑子，是不是都走飞了。

所谓“平准”，就是让地方郡县政府做保险公司。

“平准”政策是各地郡县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郡县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郡县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卖给社会。

地方郡县既赚钱，老百姓又有了保险，真好。

这两项政策，看上去简直不要太友好。

但最终结果，**“均输”加大了当地郡县的与民争利和不规则竞争；“平准”使得老百姓们不仅没买上保险，还活的更加艰难。**

尤其是“平准”！

1、粮食会腐烂，官员看管的平准仓往往并不用心，会出现大量的资源浪费。

2、资源浪费倒是小事，最可怕的是产生了规模碾压效应。

由于各地的平准仓属于大体量玩家，结果这个“汉办保险公司”起到了股市中庄家洗劫散户的效果。

官员们往往低价强买垄断粮食，哄抬物价，等粮食紧缺时高抬粮价卖出，洗劫散户。

普通商人和百姓死走逃亡。

少数关系户和官员则光明正大的出现了官方套利的工具！

卖爵，重税，告密，货币，汉企，均输，平准，七大体系全方位打造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大汉国家牢笼！

武帝一朝，为后世的中央政府定下了一个样板。

这个样板就是农业税一定要低，老百姓们都看重粮食，避免引起直接冲突。

但是，要通过货币造假，官府企业，重商业税等方式，将老百姓的钱偷偷地征收上来。

一将功成是由万骨枯搭建的，千古一帝的千秋功业，则是由一个硕大无比的抽血网络灌溉浇筑而成的。

说完这些，很沉重，这就是历史，我能做的，是把他的来龙去脉以及深刻影响原原本本的展现在你的面前。

扬民族魂魄强汉开疆的是他，奠定压榨模板千古基调的亦是他。

定河南，逐阴山，通河西，必须要写的荡气回肠。

漠北决战前，台面底下的种种为祸千年同样亦要写的入骨三分。

这是对“秦皇汉武”历史地位的最好尊重！

因为这种级别的历史人物，根本就谈不上“好”或者“不好”，更不是什么“圣主”或者“昏君”。

所有人世间概括性的词汇，在他们的身上，都显得太苍白了。

这种级别的千古一帝，是复杂到了极致后的笔墨难描。

是非功过，我们不再过多讨论了。

武帝开启了影响两千年的各项吃人政策，目的是想干一番天大的事业。

游牧民族不好打，妥协的成本最低，这个道理我都懂。

但我就是想灭了他呢？

自公元前 121 年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武帝老实了两年，这两年中，他把所有的家底全归拢到一堆，他要打一次超级大牌了。

几乎是不打算过了的状态，武帝要摊上全部的家底，出动帝国的全部骑兵力量，远赴两千里，去灭掉藏进了漠北的所有匈奴主力。

为此武帝出动了什么样的家底呢？

精锐骑兵十万，后勤的步兵，民夫数十万，所有官方的军马以及从民间所有能征调上来的十几万民用马匹，还有无法计数的粮草给养。

孙子兵法中的成本金句“日费千金”，在此已经远远无法适用，成本达到了惊人的日费数十万金。

远赴两千里灭国，这听上去就不靠谱。

但不靠谱的事碰到了不靠谱的人再加上海量的家底往往就会擦出奇妙的火花。

武帝毅然决然的就做了。

他之所以要毕其功于一役，因为他有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流口水的帝国双璧，卫青和霍去病。

这对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外甥与舅舅，成为了整个匈奴的民族梦魇。

卫青此前六战全胜，为大汉夺回了河南地与阴山南北。

霍去病三战三捷，为大汉以及整个世界打通了传奇的丝绸之路。

但这仍然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骑兵部队的巨大消耗使得国家无法支撑两个伟大将军的同时出击。

明明有两个影帝，却每次只能唱独角戏，多么的遗憾。

这次武帝作为金牌投资人各种敛财榨取，为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骑兵远征筹足了所有军需。

这场战役之后，历代中原政权再无如此规模如此距离的骑兵远征，步兵再次成为了战争的主旋律。

因为钱不好凑，马不好凑，骑兵更不好凑。

武帝此次扔出了所有家底，十万帝国骑军，并且对这十万人进行了挑选。

五万骑兵中的精锐，武帝给到了霍去病，并且给了他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彻底歼灭匈奴本部主力。

剩下的五万，武帝给到了卫青，他的任务，是彻底歼灭还未受过重大打击的匈奴左贤王势力。

从这也可以看出来，武帝还是更偏爱自己的门徒。

两路大军，从两个方向，同时北伐。

武帝战前的原计划，是由霍去病出定襄，卫青出代郡。

不过在即将出兵之前，从俘虏处得知伊稚斜已经率主力东去，于是改变计划，令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

这次大战，也成为了许多传奇将领的最后一战，比如卫青，比如霍去病，比如汉匈第一大侠，传奇的飞将军李广。

此时的飞大爷李广年事已高，本来武帝已经不打算再让他随军出征了，但是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军不甘心自己浴血拼杀一世，却永远无法军功封候，看着一个个小字辈风光无限甚至躺枪封侯的，真是不甘心。

李广奋起余勇，央求武帝：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武帝看到老将军精神可嘉，想到他奋斗一世，于是动了恻隐之心。

“你随卫青出征吧。”

做了顺水人情的武帝，却又喊来了卫青，对他说：李广这人命不好，不要给他太大的机会，你可别给我整砸了。

这一句话，决定了李广的最终结局。

公元前 119 年春，以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中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由大将军卫青带领，兵出定襄。

骠骑将军霍去病属下未配备任何副将，所率皆是骁勇敢战之兵以及大量匈奴降将，宛如一个特大的特种兵冲锋队一样，兵出代郡。

齐装满员的汉精锐卫青部，宛如古代坦克集团军出征。

统御着汉制胡人的骁勇神将霍去病，莫种意义上，更像是铁木真提前一千三百年降临到了这片土地上。

这一战，诸将终将不朽。

两路大军出征千里后，卫青与霍去病均得到了一个消息，先前得到的情报不靠谱，伊稚斜的本部主力依然在漠北，左贤王的主力汇合了右贤王的残部盘踞在了东部。

阴差阳错下，卫青成为了剿灭本部的那一队，而寄予厚望的霍去病则成为了剪去匈奴羽翼的那一支。

虽然有变化，但已经无法更改了，卫青此次深入大漠决战，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的策略，行军中逐步推进，沿途捕获匈奴俘虏后得知伊稚斜驻地后，命令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两部合并，从东路绕道出击匈奴军侧背，自率主力推进前行。

匈奴那边，赵信的构想终于实现了，汉军果然翻越大漠前来了，伊稚斜将部众辎重转移到更远的北方，集结了全部的精兵静候于漠北边缘，等待着疲惫的汉军。

卫青大军出定襄一千多里后，穿过了大沙漠，终于在大漠的尽头，看到了此次的目标：匈奴的本部主力。

令伊稚斜意外的是，他所看到的汉军，并非面无人色，东倒西歪，而是军容严整，杀气腾腾。

不对啊！穿越了没有补给的沙漠戈壁，行进了如此远的距离，你们不应该还能保持战斗力的啊？

伊稚斜不知道，他的一生之敌筹措了多少的物资来应对这场远征。

数百万人力将海量的军需物资运到了定襄前线，几十万步兵与役夫再带着这些军需北上随军。

目的，就是为了伺候好这五万骑兵和几十万的马匹！

草原雄师很遗憾的碰到了更可怕的庞然大物！

赵信的策略是对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可以进行如此难度的远征跋涉！

但他遇到了千年才出一个的汉武大帝！

他聚敛四海，压榨万民，就是为了大炮打蚊子来的！

汉军，在那条千年神龙的炙热火焰下，朝他们杀过来了。

步步为营的四万多骑兵（有几千人李广领走了）远远的看到匈奴人后，卫青下令，用武刚车(四周及车顶以厚革皮覆盖的战车)环绕为营，扎站住阵脚，随即以 5 千骑兵向匈奴发起试探性的冲击，伊稚斜也令一万骑兵出动应战。

战至黄昏时分，突然出现了西游记中的场面。

一时间大风突起，飞沙走石，举首不见旁人。

你说不信国运行吗？

大汉的国运总是和神乎其神的大风有着玄之又玄的巨大关系。

一百四十年后，又是一场狂暴神风，为后汉的再续前缘扭转时代乾坤！

大汉的国运此时就是昌隆，在如此重要的大战上，再次莫名其妙的刮起了如此大风。

在风神彭城救刘邦，未央灭诸吕后，大风再次成为大汉的关键助力！

为啥说刮大风是大汉的关键优势呢？

按说大风起兮沙飞扬，两军谁都看不见谁，那就乱着打呗，谁能比谁强？

还是要回到几章前我们说过的那次军改。

匈奴人是“骑射”，汉骑兵是“突刺”。

大风一来，伊稚斜此次以逸待劳，严阵以待，精心布置的箭阵也就失去了意义。

但汉军那边却依然无论风里雨里大戟搁那玩命扎你。

起风后，卫青急令大军从左右两翼迅速包抄。

总决赛的赛点到了！

此时不总攻，更待何时！

此时此刻，风神呼啸的最关键意义出现了！

杀人诛心！

漫天黄沙之中，伊稚斜的心理防线崩塌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此时再次笼罩在匈奴人的心里，伊稚斜感到危险在不断向他袭来，汉军如屠杀动物一样将自己的本部主力突突的人仰马翻。

主场优势已经不再，还是跑吧，再不跑就该交代在这了。

伊稚斜率领精骑数百，从西北方向突围逃走。

日暮将至，狂风渐止，汉军左校捕到俘虏，得知伊稚斜已经逃脱，急报卫青。

与此同时，残存的匈奴军发现群龙无首，阵脚大乱。

匈奴主力开始溃散，败像彻底出现，汉军开始总追击。

卫青得知伊稚斜逃跑后立即遣轻骑连夜追击，自己率主力随后推进掩杀。

至天明，汉军前锋部队追出 200 余里，未能追上伊稚斜，主力沿途歼敌万余人，进至真颜山(今蒙古纳柱特山)赵信城(赵信所建)，缴获了匈奴的全部辎重。

在休整补充一日后，卫青烧毁了赵信城与伊稚斜的辎重物资，率军南归。

战后清点，此战卫青军歼敌 19000 人。

杀伤的人数其实并不算啥，最可怕的其实是烧城毁物资。

等待匈奴民族的，将是漠北最可怕的饥饿长夜。

似乎少了些什么是吧。

李将军呢？

命这东西，有时你不信不行，命里就没有封侯的命，你挣不来。

从东路出击的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军，脱离大部队后再次迷路，未能如期抵达漠北战场，卫青仗打完了回军漠南后才遇到迷路的二人。

失道按律当斩，心灰意冷的李广没有再去面对酷吏们的羞辱与拷问，拔剑自杀，临终前道：失道皆我之罪，与他人无关。

一代传奇唏嘘落幕，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李广这一生，有大能力，也有大缺陷，说到底，也许还是武帝的那句最终的评语说的比较适合他的落幕：李广这人真的命不好。

永远不要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多了，不光会摧垮他人对你的信心，也会摧垮自己的自信。

李广以及很多将领曾经也都按律当斩过，结果都交钱了事，这回和他一起迷路的赵食其就交钱脱罪的，但李广最终却选择了自杀。

也许是李广家里交不起罚款了，但更可能是李广觉得自己这一生实在是太失败了，每一次都不尽如人意，最终才会选择结束这充满各种不甘心的一生。

按说人死为大，我应该再激昂的给拔高两行，但有一段李广的黑材料，我思前想后，还是觉得留在这个时候说好。

当年李大侠做陇西守时，羌人总反，有一次李大侠诱降了八百多人，随后全给杀了。

无论信与不信，杀降不祥。

李广难封，成为了此后命途多舛，怀才不遇的代名词，但这几章看下来，李将军跟卫青差的真的只有命吗？

其实领导们早就人尽其才的给他最合适的平台了。

李将军这辈子，在他的现有岗位上做的已经很好了。

他只是不适合再往上走一步而已。

于己于国，都是大幸。

有一辈子一直命不好的，也有生下来就一路成功的。

霍去病就让我们看到了，为啥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武帝为霍去病耗巨资准备的各种军需他压根都没用，而是携带少量给养，直接展开了千里奔袭。

在他的思维中：我可以吃匈奴人的嘛！

“因粮于敌”是每个名将的重要素质，但这个有前提。

你得找得着，你得打的赢。

这两点对于霍去病来讲，根本就不叫个事！

因为他带领的部队中，就有一群专业的汉制“匈奸”。

用来反攻祖国，疗效不要太精准。

匈奴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上百年只有自己是他人的灾难。

大匈奴武运立国，谁知道最可怕的那个暗夜之王却最终出现在了对面的那个民族！

更想不到的是，屠杀自己的主力居然是这个夜王率领的自己同胞们。

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后，北进一千余里，越过大沙漠，与匈奴左、右贤王部遭遇。

霍去病没有像他舅舅那样，又是战车当道，又是前锋试探，直接就率领五万精锐向匈奴军发动猛攻。

战斗过程再次一边倒，汉精锐和匈奸部在汉编制的突骑战法和高科技武器下把左右贤王打的丢盔弃甲，惨到根本没法看。

霍去病一路追杀，不断扩大战果，几乎在东路完成了全歼。

此一战，俘获屯头王、韩王等 3 人。

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高官 83 人。

共歼敌 70443 人，左右贤王的所有筹码几乎损失殆尽，仅仅逃走了十之一二。

霍去病挥军两千余里，一直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肯特山)，在山上祭天，又在姑衍山祭地后，方才得胜而回。

这个造型就相当于匈奴人一路杀到了黄河边上，干死我们几百万人，还在我们的泰山上封了个禅一样。

这家伙给他嘚瑟的。

汉军凯旋后，武帝加封卫青、霍去病同为大司马，从此两人各号大司马大将军与大司马骠骑将军。

汉武帝对门徒霍去病的战功尤为欣喜，不仅令骠骑将军的官阶与大将军平起平坐，而且再以五千八百户加封霍去病，其随行出征部下也多人封侯受赏。

卫青则因为未能完全剿灭匈奴本部主力，其本人与随行诸将未获封赏。

漠北决战，是汉匈双方，多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仗。

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这一战，匈奴被奸 9 万多人，除了本部还保留少数火种之外，匈奴的所有分支几乎全部被剿灭。

在战争中，匈奴两个主力部分的**几乎所有物资辎重分别被卫青和霍去病全部烧毁，精壮的大量战死，牲畜的直接损失和贫瘠的草原都使得匈奴的恢复能力被无限期推迟！**

此战后，彻彻底底的漠南再无王庭！

汉军这边伤亡近 3 万人，战损率并不高，**但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匹却损失了十多万，再加上这一战是空国而来，整个国家的各方面器官都透支了太多的元气，所以从硬件上，短时间内也失去了再次远征的可能。**

此一战，不仅彻底残了匈奴，也是大汉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

刚刚我们说到了，此战是诸多传奇将领的谢幕演出，李广已经走了，两年后，大漠夜王霍去病，也猝然离世。

病因不详。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什么过于辛苦的远征透支了他的身体。

他又不是老领导。

二十出头的特种军司令，又没个媳妇，透支个屁！

可以推测的死因，应该是受伤细菌感染和瘟疫。

其实直到上个世纪中叶，青霉素被发明出来后，人类才从对生命的无常状态中渐渐走出来。

那个时代，致命细菌和病毒的感染，往往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尤其你一个武将，哪怕不打仗，平时训练时受伤的几率都是非常高的。

只要受伤，就难免感染，活的久的真都是大造化。

霍去病这一生，几乎干成了别人几辈子才能完成的大功业。

他似乎就是上天派下来收匈奴这个民族的。

关于他的死，除了透支论外有很多种说法，有说他受了匈奴的水源诅咒的，有说他被李广一家索命的（李广之子李敢迁怒文青让他爹迷路而打了卫青，他为了给卫青出气，射杀了李敢）等等。

但绝大多数的推测都离不开四个字：杀戾太重。

他的爸爸，那个当年的平阳小吏霍仲孺，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这么胡搞一通，居然搞出了这么一个灭绝他人种族的儿子。

他同样更不会想到，他踏踏实实搞出来的另一个儿子，会比他的这个私生子，更加的青史留名。

霍去病长大后知道了他的父亲，漠北决战出征时顺路到了平阳，霍去病便命下属将老爹霍仲孺请到休息的旅舍，跪拜道：“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大人子。”

没有尽过一天抚养义务的霍仲孺愧不敢应，颤栗叩头说：“老臣得托将军，此天力也。”

霍去病后来为霍仲孺置办田宅奴婢，并在领军回朝后将同父异母的弟弟带回了长安栽培。

这个弟弟，名叫霍光。

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年仅 23 岁的霍去病过世，陪葬武帝的茂陵，谥封"景桓侯"，取《谥法》“并武与广地”，彰显其克敌服远、英勇作战、扩充疆土之意。

这个亦臣亦子的孩子的过早离世使得武帝异常悲伤。

这颗绚烂的流星，那样耀眼，那样壮丽，那样令人扼腕叹息。

刘彻调来铁甲军，列阵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东的霍去病墓为他送葬，他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要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打通河西走廊的千古功勋。

去病死，无人再配冠军侯。

霍去病是最后一战，同样卫青也是最后一战。

漠北决战后，由于再无悍勇强敌，大将军卫青一直作为战神符号震慑四方。

王牌飞行员最终的归途都是金牌教练，谁也舍不得再让你上天。

十一年后，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去世，谥号“烈侯”，取《谥法》“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秉德尊业曰烈”之意。

汉武帝命人在自己的茂陵东侧 1000 米处特地为卫青修建了阴山形状的墓冢，以象征卫青将匈奴驱逐阴山，漠南无王庭的旷世功勋。

同年，汉武帝自登基之初第二次下《求贤诏》。

深谙政治信号的武帝寓意十分明显：我想我小舅子了。

卫青一死，朝中无贤！

在座的都是垃圾。

自公元前 140 年继位，至公元前 119 年漠北决战，汉武帝刘彻用了 21 年，彻底的获得了汉匈双方的绝对优势。

在他的手中，彻底的打垮了另一个凶悍，强盛的民族。

这个民族在后来的四百年中不断地王小二过年般循环着。

后来给咱当过晚辈，做过藩属，变成过工具，多肉麻的话（汉家长）都说出来过。

这其实是个伟大的民族。

但最终并没有在今天留下号。

而是融入在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幸，亦不幸。

但无论怎样，这都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安排了一个千古一帝，和两个千古无二的将军，在这个时间点，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他们的通力协作下。

一句极有力量的话，通天彻地的响亮着！

犯强汉者！

虽强必戮！

虽远必诛！